武俠世界

龍鳳鬥智（山貓王森故事之七） 王一龍·文

幾股流寇突然在魯山之南出現，其中一個女盜「火鳳凰」智勇雙全，要獨自攫取失踪三十年的金磚，不料他碰上了王森，於是展開連場鬥智，終於獲得「火鳳凰」的芳心，但最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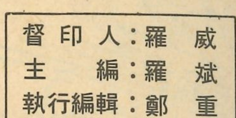
$4.00

第26年
21

編者話 王一龍撰寫的山貓王森故事，篇篇題材不同，故事每個獨立，是講述我國當年山東省一帶流寇猖獗橫行事蹟，眞人眞事，娓娓道來，記憶猶新。今期選刊的一篇∟龍鳳鬥智┐，情節上更加插了一段哀艷纏綿悱惻感人事蹟，內容說及當年魯山幾股流寇爲了攫取一批失踪多年的金磚，紛紛四出追尋，其中一個智勇雙全女盜∟火鳳凰┐，爲人手段兇辣，詭謀善變，可是却偏偏碰上了多謀擅計的山貓王森，於是精彩絕倫的故事就展開了，而且還引出一段有∟鐵漢┐之稱的山貓王森生平從未所遇的奇逢，也使他終生在腦海裡縈廻百轉，念念不忘，欲知整個故事眞相，請看本文。

** ** **

東方白繼∟劍魂┐之後，下期再度撰寫一篇∟鏢魔┐。他對俠情倫理故事之構思和描述，的確有獨特的一套，過去他的巨著如∟罩門┐、∟大漠悲笳┐等等，相信讀者也不會忘記，是篇∟劍魂┐內容叙述一個少俠，爲報一段奇仇，不惜以卵擊石而被害，竟然寃魂不散，致令奸人胆喪，後來……過程十分曲折離奇，百思莫解，下期刊出，便知端倪。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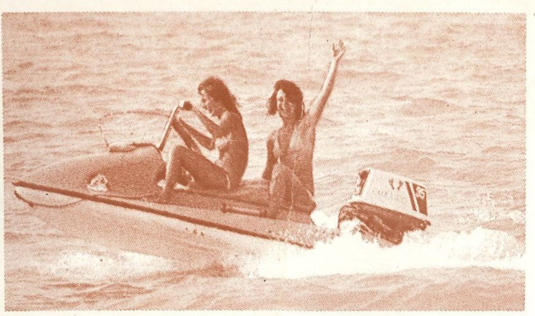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21期
（總號130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華旅行社·新系機構
聯合主辦

藍皮書讀者「泰國巨獎逍遙遊」



藍皮書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鑑於82年的泰國情人晚會盛況空前，聯同新華旅行社主辦泰國巨獎逍遙遊，歡迎讀友參加，在最佳最美環境歡渡繽紛的一週。

泰國除了芭堤雅風光明媚，還有新發現的旅遊勝地七岩，與世界知名的芭堤雅遙遙相對，海灘延綿數十里，金沙綠波，景物如畫，足以怡情悅性。

五星級的麗晶港灣大酒店，面對浩瀚碧海，環繞着兩個泳池構成的建築物，匠心獨運，房間附有欣賞海景露台，燈飾設備，幽雅別緻，使人有遠隔塵囂的快感。

無論在酒店的大堂、走廊、沙灘、泳池……或任何一個角落，都充滿浪漫氣息，有美相陪，更覺情趣倍增，最容易編織如詩如畫的愛情美夢……

至於"全家福"的大大小小親人，則家長固然可以在良宵美景裡忘掉一切煩憂，兒童亦不愁缺乏玩意，各適其式，爲平淡的假日增添姿采。

藍皮書總編輯偕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及本刊掌相專欄作家朱子丹隨團出發，免費替讀友看相。

全程住宿五星級酒店，遍遊曼谷名勝佛寺、華欣海濱勝地、七岩、芭堤雅、珊瑚島、東芭文化村、水上市場、鱷魚潭、皇宮……並欣賞泰國豪華夜總會的表演。

八月十八日晚上在曼谷最夠氣派的凱悅巴喇沙大酒店（HYATT CENTRAL PLAZA HOTEL），舉行盛大晚會（音响及燈光一流，足容三千嘉賓），司儀由藍玫瑰俱樂部主持人及泰國皇室司儀担任。出席嘉賓有泰國旅遊局首長、一九八四年度泰國小姐等。

全晚演出由泰國著名大樂隊伴奏，港泰名歌星及影視藝員表演助慶。

精彩節目還有泰國著名模特兒介紹時裝泳裝、芭堤雅人妖大會串、泰國各地土風舞、泰拳、劍擊、神秘表演、幸運大抽獎及致送紀念品給到會嘉賓，壓軸節目大放七彩烟花。

獎品豐富，包括新華旅行社送出：豐田牌STARLET三門轎車（價值港幣46950元）、日本本州六天豪華遊一名（3630元）、台灣環島七天豪華遊一名（2400元）、菲律賓七天豪華遊（1990元）。

港九著名酒家送出現金獎的，包括北園野味海鮮酒家、東海海鮮酒家、佳寧娜精品菜、香滿樓海鮮酒家、美麗宮酒樓夜總會、潮州城酒樓及鏞記酒家，各送出二千銖（筆劃序）。

曼谷送出的第一批獎品有，福安堂純正龍眼蜜（參加者每位一樽）、廣東生鍋禮券一萬銖、廻來寺富貴佛（每位一尊）、清邁THAI SHOP紀念品（每位一件）、曼谷皇冠珠寶行名貴寶石介指、十一間泰國豪華酒店雙人房三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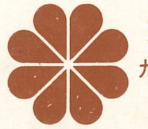


將贈送讀友的STARLET轎車

泰國七天巨獎逍遙遊（七岩、芭堤雅、曼谷），成人收費2630元、小童收費2430元（根據七月一日航空公司調整機票售價後的公價訂定）。出發日期由八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分批啓程。

藍皮書讀友巨獎逍遙遊
報名參加表格
姓名：
地址：
電話：

香港讀友報名處：



新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九龍尖沙咀星光行1106—1110室　3-678083-5　3-690283-6
香港德輔道中22號永安人壽大厦701室　5-210177-0
九龍旺角彌敦道636號銀行中心1408-9室　3-322627-0

泰國讀友報名處：
46/1, NANA NORTH ROAD. SUKHUMVIT 3,
BANGKOK, THAILAND.



奇故事／山貓王森傳

龍鳳鬥智

王一龍·文
可飛·圖

神秘女郎出現萊蕪城

萊蕪城雖不大，但來往的客旅甚多，因此一直十分繁盛。

中秋節已過，肅殺的秋風，將山下的草木，染成一團紅一團黃的，在騷人墨客的眼中，可能愁意撩人，但在一般人眼中，却是美麗的，起碼比春天艷麗得多，何況秋天不冷不熱，又無霏霏不絕的淫雨，正是出外的好日子，因此這一段時日，萊蕪城的過路旅客更多了，那些開門做生意的老闆們，更是忙得團團轉，但忙歸忙，却忙得開心。

黃昏，秋風吹來，已帶着一股涼意，但這個時候，進城找地方歇腳的却最多。

忽然石板街上傳來一陣清脆，而又急驟的馬蹄聲，路人聽見那馬蹄聲，頭也不回便立即找地方閃避。

那騎人馬立即自雜沓紛亂的情景中掠過，偶爾有人抬頭，只覺一團火在自己身邊閃過，快得像一陣秋風！只有站在遠處的人，看出馬上騎客，是一個身穿紅衣紅褲紅披風的姑娘！

最佳的是那匹馬，也不知是何處產的佳駒，渾身上下的鬃毛，似火一般紅，沒一根雜色！

那匹馬希聿聿地長嘶一聲，倏地立在吉祥客棧外面，四腳如鐵樁一般，釘在石板上，一動不動，當真動如脫兎，靜如處子！

旁邊有人讚道：「好馬！」那姑娘一翻身，已經離鞍落地，另一個尖腮的帶着幾分歪邪的語氣道：「就不知這匹胭脂馬，有沒有她胯下那匹馬的好！」

話音未落，只聞「刷」的一聲，姑娘手上那根馬鞭，已在他臉上添了一道血槽，頭也不回地道：「下次再敢對姑娘無禮，便將你的大牙拔掉！」

那漢子撫一撫臉上的血槽，推開同伴，怒道：「臭婊子，大爺雖然一向不打女人，但今天可要破一次例，除非你……」

那紅衣姑娘轉頭問道：「除非姑奶奶怎樣？」

那漢子嘻嘻一笑：「除非你讓大爺摸幾把！」

話音一落，又聞「刷」的一聲，那姑娘馬鞭捲飛，漢子雖然斜身閃避，但臂上仍着了一記，不由暴怒如雷，飛身撲前，喝道：「大爺今日不狠狠教訓教訓你，便是龜孫子！」

姑娘嬌軀一閃，馬鞭又抽向漢子的面門，那漢子頭一低，讓過了馬鞭，左手五指如鈎，抓向姑娘的右手腕，右拳直搗其胸。

他這一動手，便顯示起碼在拳腳上下過幾年苦功，旁邊看熱鬧的人，都暗暗替姑娘捏了一把冷汗。不料那姑娘輕輕一閃，右臂一掄，馬鞭又在漢子的肩膊上抽了一記。

漢子道：「你用馬鞭，算得了什麼英雄？」

姑娘後退一步，將馬鞭往腰帶上一插，道：「姑奶奶不將馬鞭收起來，諒你也不會服！」

漢子哼了一聲，又撲了上去，微微坐馬，長拳直掛，姑娘也不閃避，揮手將對方拳頭撥開，左掌倏地切在其手腕上！

漢子手腕只覺一陣酸麻，五隻手指再也合不攏來，急切間上身向後一仰，飛起一腳，姑娘比他更快，對方的腳未至，她小弓鞋一蹴，正中踢在其脛骨上，漢子站立不穩，一跤跌倒！

姑娘雙手在腰上一叉，冷哼一聲：「這樣的龜孫子，也太膿包了！」

那漢子顧不了什麼面子，在地上滾前，雙手向姑娘的雙腳抓去！

姑娘怒道：「你找死！」輕輕跳了起來，漢子長臂再抓，却讓姑娘抓住其手臂關節，隨即一腳踏在其胸膛上，漢子痛得呱呱大叫。

「你想不想姑奶奶饒你？」

那漢子色厲內荏地道：「臭婊子，你莫兇，俺白靈猴也不是好欺侮的！」

姑娘粉臉一寒，雙手一扳，漢子前臂骨登時脫臼，痛得他呱呱大叫起來，再也不敢說兇話，姑娘腳上不斷用力，冷冷地道：「姑奶奶這生殺的人，絕對少不了五十個，多殺你一個，也不用眨眼！」

看熱鬧的途人，見這麼一個漢子倒在女人腳下喘息，都感臉上無光，本來是同情她的，現在反而同情那個漢子，那漢子的同伴連吭也不敢吭一聲。

姑娘道：「你說俺是龜孫子，姑奶奶才放你！」

那漢子權衡利害，只好灰溜溜地道：「俺是龜孫子！」

姑娘哈哈一笑，鬆開腿退後，道：「算你姑奶奶今日心情好，就輕饒了你吧，要不然起碼要打斷你一條腿，滾！」

白靈猴自地上爬了上來，抱頭鼠逃，跑了幾步，又回頭問道：「你有種的便報上名來！」

「哼，連姑奶奶的底細也不知道，便想吃我的豆腐？操你娘的！」姑娘對說粗口好像是沒當一回事般：「你有種的，就找人來找姑奶奶的霉氣！」說着頭也不回地走進客棧，人未至，聲便先響了起來：「客棧內的人都死光了不成？怎地沒人來拉馬！」

客棧內的掌櫃及跑堂的都早已看到她，心中都盼這女凶星到別家去，無奈人家「吃」定了自己的店子，一個跑堂只得硬着頭皮出去，心中雖不高興，臉上裝出笑容：「這就來啦，姑娘只一個人住店？」

姑娘一瞪眼，道：「難道姑奶奶後面還有人？」

跑堂的吃了一驚，忙道：「小的眼瞎了，小的該死！」

姑娘見他一副驚恐之相，得意地笑了起來，忽然塞了一把銅板到他手中，道：「給你買糖吃，等下替姑奶奶拿一盆熱水進房，俺要洗澡！」

跑堂受寵若驚地看一看手中的銅板，半晌才懂得道謝，姑娘走到櫃台前，把馬鞭放在櫃台上，那枯瘦的老掌櫃一驚，抬頭涎臉道：「姑娘你住店？」

姑娘又瞪了一眼，道：「這時候不住店，難道是歇脚？要一間乾凈的大房！」

「有有！」老掌櫃立即轉頭叫道：「小樹子，快帶姑娘到東一號大房！」

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立即走了過來，哈腰道：「姑娘請跟小的進來！」姑娘對他的態度頗爲滿意，臉上綻出一個笑容，小樹子心中暗道：「他媽的，眞邪門，這婆娘凶起來時，那麼難看，笑起來又這般好看！」

儘管小樹子心中嘀咕，但臉上却不敢稍露一絲不敬，其實這姑娘的確好看得很，只是剛才那一場架，使人對她產生敬畏，直覺上便以爲她不好看了。

小樹子帶她進房之後，又提熱水壺，泡了一壺熱茶，再將毛巾送了進來，哈腰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姑娘道：「有事姑奶奶叫你！」

小樹子出去之後，剛才那位跑堂便扛着一隻大澡盆進來，注了熱水，加上清水，姑娘還不滿意，教他多拿了一隻澡盆兩桶水進來，有剛才那件事，還有誰敢說一個不字？跑堂一一替她辦妥才出去。

姑娘關上門窗，脫下內外衣裳，坐在澡盆內慢慢洗滌，想不到妯一身紅衣，皮肉却白得令人眩目，而且細腰高峯隆臀，不但臉蛋兒漂亮，身材更加出色。

她用毛巾慢慢擦背，忽然發覺有異，抬頭一看，只見窗紙上多了一個小洞，有一隻貪婪的目光在偸窺。

姑娘不動聲色，忽然一躍而起，拉開房門探頭而望，只見小樹子正抱頭鼠竄，她冷哼一聲，重新將房門關上，繼續洗澡，洗了澡後，姑娘大聲叫人，一個跑堂進來，姑娘正在梳頭，道：「叫小樹子進來把水扛出去！」

跑堂去後又來，道：「姑娘，小樹子說他有點不舒服。」

姑娘將梳子往地上一跌，道：「就算他着了癆病，也得進來，告訴他若惹得姑奶奶心頭火起，就是逃到天涯海角去，也要將他的眼珠子摘下來！」

那跑堂惶恐地應了一聲是，轉身三步併兩步地跑去，過了好一陣，才見小樹子驚恐萬狀地走了進來，霍地跪在地上。

姑娘道：「你怕什麼，把門關上！」

小樹子叩頭如搗蒜，哭聲道：「姑娘饒命，小的家內還有兩位高齡父母！」

姑娘啐了他一口。「姑奶奶最看不起磕頭虫！姑奶奶叫你做什麼事兒？」

小樹子想了一下，才爬了起來，把門關上，然後再度跪下，姑娘道：「你告訴姑奶奶，爲什麼要偸看我洗澡？」

小樹子嚇得直打哆嗦，只會說小的該死，姑娘霍地轉過身來，怒道：「你說不說？」

小樹子身子亂抖，低着頭道：「因爲小的從未看過女人的身子……眞的，這是首一次，俺下次不敢了！」

「既然未看過，爲啥到現在才發生第一次？」

「因爲……因爲剛才姑娘笑起來很好看……小的突然忍受不住……」

姑娘臉上又綻開一個笑容：「我只是笑起來才好看麼？」

「不是……全身都很好看……」

姑娘把臉一寒：「你說啥？」

小樹子身子一抖，猛地吸了一口氣，顫聲道：「小的說姑娘全身都很好看！」

「眞的嗎？」

「小的若騙姑娘，教我這生人都娶不到老婆！」

「好吧，你起來！」姑娘臉上的寒氣不見了，笑笑道：「你還想不想再看多一次？」

小樹子剛站起來，聽見這句話，幾乎一跤跌倒，忙道：「小的再也不敢了！」

「姑奶奶正是問你想不想，不是問你敢不敢，你老實說！」

小樹子又吸了一口氣才道：「小的心中很想……不過實在不敢……假如小的有機會服伺姑娘，就巳心滿意足了！」

「好吧，俺不怪你，你替姑奶奶揑揑脚趾，揑揑肩胛！」姑娘說着便躺到床上，見小樹子仍如石像般站着，不由嗔道：「姑奶奶說的話，你沒聽見嗎？」

小樹子這才如夢初醒，道：「小的願意服伺姑娘！」大步走前，伸手去揑她的脚，只覺她一對小脚又香又軟又滑，揑在手中酥到骨子裏去。

姑娘嗔道：「叫你揑脚趾，不是揑脚板，癡死你姑奶奶了！」

小樹子見她笑得甚是風騷，胆子漸大，態度也自然得多了。姑娘忽然道：「喂，你今年多大歲數？」

「小的二十二歲了！」

「二十二歲還未見過女人的身子？你沒去找窰姐兒嗎？」

小樹子臉上升起紅光，咬牙道：「小的不敢……也沒錢去！」

姑娘笑得花枝招展：「可憐的小子，沒一絲色胆，竟敢偸窺姑奶奶出浴，若不是姑奶奶今日心情好，你這對『招子』，算是廢定了！」

「小的也不知爲啥會不顧後果……姑娘你肯原諒俺嗎？」

「先原諒你一半，以後再看看你的表現！」

小樹子心頭砰砰亂跳，大着胆子問道：「姑娘要小的如何表現？」

「乳臭未乾，你別想到邪門上去，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小樹子心中有點失望，却忙道：「小的不敢！」

「好啦，搥肩膊吧！」

小樹子走到另一端去，雙手揑拳輕輕在姑娘肩上擂打着，問道：「姑娘您貴姓芳名？」

姑娘道：「你別得寸進尺！我問你，你在萊蕪城多久？」

小樹子道：「小的自小便在萊蕪城長大！」

「聯祥號的老闆你認識不？」

「你是說那家賣油米的聯祥號？那店子巳開了好幾年，怎會不認識？咱們客棧的油米也是光顧他們的！」

「姑奶奶是問你認不認識老闆！」

「認識認識，那老闆姓諸，叫合祥，他的姓很少見，聽說是從遠處搬來的。」

小樹子心神一定，話便多了起來。

姑娘道：「姑奶奶不是問這些！他爲人如何你知道不？」

小樹子沉吟了一下才道：「他人挺和藹的，生意也做得很好，他那店子一開，便把別家店子的生意搶走了大半！」

「人家不會找他霉氣嗎？」

「他又不是搶，只是價錢公道，所以顧客才改光顧他的！」小樹子忽然壓低聲音：「不過就算他們不服氣，要動粗，也未必會討好的去！」

姑娘「哦」了一聲，道：「爲什麼？那老闆很有兩下子嗎？」

小樹子道：「俺有幾次半夜回家，見聯祥號後門有很多人偸偸出入，進出的都是些彪形大漢，一望便知是學過武的！」

姑娘吸了一口氣，道：「那些人有什麼特徵？」

小樹子雖然有點奇怪，但爲討好她，不敢多問，只想了一會兒。「俺胆子小，不敢多看，只認得其中有一個瘦長身材的漢子，臉上有一團碗口般大小的靑痣，十分好認……嗯，幾乎每次那些人來，他都在其中！」

「小樹子，你最後一次見到他們是在什麼時候？」

「嗯，是上個月。」

「上個月什麼日子，你想一想！」

小樹子抓抓頭皮，想了一陣才道：「好像是廿七八的樣子，詳細日期俺記不起了！」

「他們來找諸老闆，是爲了什麼？」

小樹子道：「俺不知道！說來也奇怪，諸老闆那種人，怎會跟那種人來往？」

姑娘冷哼一聲，又問：「你們掌櫃跟諸老闆有來往嗎？」

「因爲生意上的，多少有點來往，但只是普通的應酬！」

「那些人有沒有來住店的？」

「沒有沒有！」小樹子再也忍不住地問，「姑娘，你問這個幹什麼？」

姑娘忽然翻身，將他的手撥開，道：「用不着你了，告訴你，姑奶奶跟你說的話，你一句也不得透露出去，就算是你們掌櫃問起，也不可說，聽見沒有？」

小樹子迷惑地道：「俺記着就是！」

「你最好記牢，要是說了出去，小心姑奶奶將你的子孫根切了下來！」姑娘忽然露出一個媚笑。「但你若聽話，說不定姑奶奶可憐你，會讓你嚐點甜頭！」

小樹子心頭怦怦亂跳，姑娘的食指在他額頭上戳了一下，道：「傻子，還在發什麼呆？快去替姑奶奶準備晚飯！」

「是，姑娘喜歡吃什麼？小的，小的請你！」

姑娘「噗嗤」一笑：「小猴兒，你請不起我！還是把錢拿回去孝敬你爹娘吧，要不就去窰子裏嚐嚐腥！拿最好的菜來，外加一壺酒！」

小樹子唯唯諾諾出去，心中狐疑之至，既猜不出姑娘對他是不是感興趣，也猜不出她到底是好人還是歹人，掌櫃及其他夥計問起，他也支支吾吾地應付去了。

飯菜還是由小樹子端進來的，姑娘道：「小猴子，你還是坐下來吧！」

小樹子如奉綸音，立即拉開板櫈坐下，姑娘挾了一塊鷄脯道：「張開嘴吧！」

小樹子依言將嘴張大，姑娘將鷄脯放進他嘴腔內，受寵若驚地嚥下，却嗆得咳了起來，姑娘笑得花枝招展，道：「今日客棧有什麼扎眼的人嗎？」

小樹子用力將鷄脯嚥下，巳漲紅了臉，道：「沒有，姑娘放心！對啦，你下午教訓的那個白靈猴，是本地的混混，有好幾個兄弟，姑娘以後可要小心點，免得吃虧！」

「哼，憑他那副德性，也敢來動姑娘？他動得了姑奶奶一根毛，姑奶奶便讓他白睡一覺！」

小樹子心頭又是一跳，不知爲什麼，聽了她這句話，心中反而有點不好過。姑娘又道：「小猴子，你帮我做一件事，行不行？」

小樹子一挺胸膛，道：「姑娘有事要辦，小的願意替你跑腿！」

「不用你跑腿，等下你藏在聯祥號附近，看看那些人來了沒有，假如又有三山五嶽的人來找諸合祥，你就來通知我！你不必多問，等下沒事做就去！吸，再張大嘴巴！」

小樹子又乖乖張開嘴巴，姑娘又抛了一塊鷄脯給他吃，然後趕他出去，臨走又交代，假如晚上沒有事不要來找她。

姑娘吃過晚飯，叫人將碗筷收拾好了，關上門吹熄燈，便躺到床上去。

老狐狸

那神秘女郎一睡如死，到了半夜，房門忽然被人輕輕敲响，她反應却極快，如兔子般竄坐起來，輕聲問道：「誰？」

只聽門外有人道：「獨木難支，衆志成城！」

姑娘道：「你是那一城的？」

「姑娘是那一城人，俺也是那一城人的！」

姑娘走前將房門拉開，只見門外站着的是吉祥客棧的老掌櫃，老掌櫃向她行了一禮，姑娘冷冷一笑道：「還不進來？」

老掌櫃走進房，順手將門關上，道：「外面無人！」

「有人諒你也沒胆子進來！坐吧！」

姑娘說罷便坐在床上。

老掌櫃則拉着一張椅子，坐在床前，道：「三姑來這裏是爲公還是爲私？」

姑娘悠悠地道：「你說呢？」

老掌櫃陪笑道：「老漢越老越糊塗，怎猜得出三姑的來意？」

姑娘冷笑一聲：「山東道上誰不知道宋斌是條老狐狸？」

掌櫃道：「三姑，老漢現在叫做沈祥福！」

姑娘又道：「不管叫宋斌也好，叫沈祥福也好，你就是你！好啦，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你什麼事來找姑奶奶！」

宋斌心中冷哼一聲：「這女魔好厲害，分明是她來找我，反問我找她何事！」當下笑道：「三姑，假如老漢今夜不來求見，你會不會怪我？」

「這句話笑裏藏刀，才像是宋斌的樣子！」

「老漢怎敢在三姑面前放肆？」

「諒你也不敢！」姑娘道：「諸合祥那裏有什麼消息？」

宋斌道：「最近他們那邊活動十分頻密，好像有什麼大事要辦！」

姑娘冷笑一聲，問道：「這是何時開始的？」

「去年底開始，今夏轉密。」

姑娘雙臂繞在一起，冷冷地道：「去年底發生的事，你爲何不報上去？哼！」

宋斌忙答道：「因爲當時還不能够確定……」

「幾時確定的？」姑娘柳眉一豎。「不會是現在吧？」

宋斌忽然跪下，道：「老漢不上報，那是爲了要將這消息告知您！」

姑娘眼珠子一轉，問道：「拿這種事來奉告姑奶奶，你也敢逞功！」

宋斌聽她語氣稍鬆，忙道：「三姑也知道老漢不做無把握之事。」

姑奶奶一低頭，目光落在宋斌臉上，這時候她的神態跟黃昏在店外教訓白靈猴的情況，完全不同，日間像一頭豹子，現在則像一條毒蛇。「現在有幾成把握？」

宋斌道：「七成。」

「起來說吧！」

宋斌站了起來，重新坐在椅上。「他們似乎已找到下落，大概這幾天就會動手了！」

「你如何知道的？」

「三姑勿以爲老漢年紀大了，一切便不行了！」

「好，你肯定他們還未動手？」

「還沒有，因爲諸合祥尚在他那爿店內！」

「他們不會悄悄動手，故意叫諸合祥留在店內，遮瞞咱們的耳目？」

宋斌笑道：「地點是諸合祥探到的，你說他會不去嗎？」

姑娘急吸一口氣，忙道：「地點在何處，你可知道？」

宋斌笑道：「三姑，老漢也想插上一手，分點油水！」

姑娘眉宇間的殺氣一閃即逝，問道：「你要在什麼候才肯說？」

「咱們一起上路？」

姑娘冷笑一聲：「你不怕得到手後，姑奶奶會甩掉你？」

「老漢所求不多，只求十分之一，但求能享幾年晚福，相信三姑不會連這點小恩惠也不肯施捨！」

「十分之一？你肯這般吃虧？」

宋斌哈哈一笑。「多要也許會將老命賠上，不如少要來得安穩和實際。」

「果然不愧是老狐狸的性格，什麼時候起程？」

「敵未動我先動，不過三姑黃昏前那一架，實在打得太不應該，一定會引起諸合祥的留意！」

姑娘反問：「白靈猴跟諸合祥可有關係？」

宋斌道：「他只是個小混混，諸合祥避免麻煩，有時會孝敬點給他兄弟買酒喝，但料他還沒條件攀上去！」

「姑奶奶就是要故意引起他們的注意！諸合祥知道你的身份嗎？」

「估計他會猜出來！」宋斌道：「老漢提議三姑明早離城，到外面跑一圈，然後再悄悄兜回來！」

「假如諸合祥在姑奶奶離開時動手，姑奶奶豈不是一場歡喜，一場空？」

宋斌道：「三姑只需出城，跑幾十里路，明晚再悄悄化裝回來，料他們不會在日間行動！」

姑娘想了一下，道：「好吧，姑奶奶且相信你一次，假如發現你騙我，你自己知道後果會怎樣！」

宋斌惶恐地道：「給天老漢做胆，俺也不敢騙三姑！」

「事成之後，姑奶奶分三成給你！不過這件事不許告訴老大他們！」

宋斌喜道：「老漢曉得，多謝三姑厚賜！」

「就這樣，姑奶奶明日上午離開，入晚之後再回來，你出去吧！」

宋斌站起身向她行了一禮才開門出去，姑娘關上門，想了一下才躺下床，她閉着雙眼不睡，心中不斷琢磨着這件事。

想着想着，她臉上忽然浮上一片光采，心中暗道：「姑奶奶若得了這筆財，便立即跑到上海，找個英俊的男人嫁了！」

原來這姑娘是大名鼎鼎的女强盜「火鳳凰」朱鳳，由於她在家裏排行第三，因此道上的人都尊稱她一聲三姑。

朱鳳不但武功好，槍法準，而且十分聰明，絕沒人敢以女流輩視之，栽在她裙下的男人也不知凡幾！

自從三十年前一批失踪的金磚消息，在幾年前傳出之後，强盜頭子馬東英便將她拉到身邊去，可是這消息却不只馬東英一個人知道，因此各山各路的英雄，都在打這金磚的主意，馬東英知道沒有必勝的把握，於是提議各路英雄聯合起來，實行見者有份，沒想到一呼百諾，竟然得到同道的讚成！

這個協議已有三四年的時間，但金磚仍不知在何處，可是這些人的心還未凉，依然密鑼緊鼓地找尋和打聽。

宋斌也是馬東英拉來的，這人以前是以擺「天仙局」出名的，凡是能擺天仙局的，必是腦筋靈活，思慮周密的人，宋斌更是其中的表表者，所以有了老狐狸的外號！

諸合祥原名諸大勝，他是另一股强盜頭子董彪的副手，雖說各路英雄同意聯合尋金，但這只是表面上的，骨子裏各有各的打算，董彪有個外號，叫「陰陽面」，因此朱鳳一聽到小樹子的描述，便知道那人的身份，董彪的特徵十分明顯，又是個通緝犯，他敢不斷露面來找諸大勝，證明對方可能有了比較確實的消息！

朱鳳決心走在他們之前，將那批金磚搶到手，除非萬不得已，否則她不想將消息告訴馬東英，可是董彪手下的人馬可不少，只她跟宋斌兩個人可以成事嗎？最重要的，是她不清楚對方的虛實和部署！所

謂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朱鳳既不敢肯定宋斌是否眞心跟自己擰在一起，又不清楚對方，這一局棋如何走？

朱鳳爲此幾乎徹夜不眠，次日小樹子又捧洗臉水進來，輕聲道：「姑娘，昨夜俺在聯祥號後面等了許久，都不見有人出入！」

朱鳳看了他一眼，淡淡地道：「眞的嗎？」

「眞的，俺不會騙你！」

「多謝你，替姑奶奶準備些吃的，順便替我多備一份乾糧！」

小樹子問道：「姑娘走了嗎？」他見朱鳳不答，又問了一句：「您……幾時再回來？」

朱鳳轉頭嫣然一笑：「幾時想念你，幾時便回來！」

小樹子一呆，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朱鳳道：「還不快去準備！」

小樹子高聲答應，快步而去，朱鳳「咭」的一聲，笑了出來。吃過早飯，朱鳳便收拾出房到掌櫃台上，宋斌正在算帳，那張算盤，打得震天價响，朱鳳問道：「房租多少？」

宋斌抬頭問道：「姑娘要走啦？」

「不走難道在這裏等過年？」

宋斌向她打了個眼色，朱鳳猜不出他的含意，要想問他，奈何旁邊又有夥計，只得付錢叫道：「姑奶奶的馬呢？上好了料沒有？」

一個夥計應道：「姑娘放心，剛餵好了？」

朱鳳出店翻身上馬，游目四顧，見遠處似乎有人在注意她，心中冷笑一聲，大聲問道：「那個白靈猴來了沒有？」

一個夥計立即應道：「今天還未見到他！」

「哼，他誇下海口要找我霉氣，他不來姑奶奶可不會等他！」朱鳳說畢便拍馬出城，向東南馳去。

宋斌只叫她順便到城外溜溜，但朱鳳馳了二十多里，便折回南方，宋斌有宋斌的打算，她有她的算盤，這是她昨晚想出來的，她不會單槍匹馬赴會，要找人接應及準備運載金銀的車輛，就得找幾個可靠的人，最可靠的人，莫如自己的親人！

朱鳳有位二姐嫁到萊蕪城東南六十多里的黃莊，知道她朱鳳的人不少，但却無人知道她家的情况，火鳳凰在山東道上，就像是團迷霧；很多人想親近她，又敬畏她；很多人想殺死她，又未能如願！她一向獨來獨往，行爲十分獨特，很多有勢有財的人想一親香澤，都栽在她手底下，但她有時候又很隨便，陪個普通的男人上床，她有時候斤斤計較，有時候又很有江湖義氣，她的朋友很少，但能成爲她朋友的，對她都是誠心誠意的！

朱鳳的二姐朱雀，跟她的性格便完全不一樣，她雖也有一身本領，却不想出名，甘願做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她二姐夫楊安家跟朱雀的性格倒十分相似，深藏不露，但朱鳳却看出他是個不平凡的人！

朱鳳費了好大的唇舌，朱雀兩夫婦才答應帮忙，當朱鳳到達萊蕪城外時，已是晚上十點鐘，這時候她早巳換了一套裝束，像個回娘家串門的小娘子，連馬匹也換了。她將馬匹寄藏在城外，然後才進城。

小城的百姓，一早便上了床，何况現在是深秋時節，天氣不冷不熱，最好睡覺，整座小城也似在沉睡中，街頭上，只偶爾見到一兩頭無家可歸的野狗走過，不見一人，朱鳳直赴吉祥客棧。

客棧的木門半掩着，朱鳳閃了進去，只見櫃台上坐着一個夥計，伏在櫃上睡着了，朱鳳半側着臉，用手輕輕敲着櫃台，那夥計一驚而醒，含糊地問：「大嫂要房子嗎？」

朱鳳心頭一跳，認出是小樹子的聲音，便揑聲道：「是的……我回娘家……想不到他們出去了……有房沒有？」

小樹子看了她的背影一眼，懶懶地道：「有，請大嫂跟我來！」他提着一盞燈向內走去，朱鳳低着頭跟在後面，到了一間廂房前，小樹子將門推開。「大嫂，你看這一間合意嗎？」

朱鳳忽然將他推了進去，小樹子一轉身，認出她來，巳讓朱鳳一手按住他的嘴巴，道：「別叫！」又用腳將門關上。

小樹子退了半步，問道：「姑娘怎地又回來了？」

「不行嗎？」朱鳳瞪了他一眼，道：「有幾句話問你，沈祥福呢？」

「沈掌櫃巳回家去了！」

「他不住在客棧嗎？」

「他在客棧附近賃了一棟小屋住！」

「帶姑奶奶去找他！」

「但……俺要看店！」小樹子問道：「姑娘認得沈掌櫃嗎？」

「當然！將店門鎖上，有事包在姑娘身上，快去！」

小樹子好像着了魔般，連聲應是，他帶朱鳳出店，將店門鎖上，引她到客棧後面去，朱鳳故意離他遠遠的，免被燈光照住，到了一棟磚屋前，小樹子便道：「姑娘，到了！」

朱鳳道：「敲門吧！」

小樹子輕輕敲門，可是拍了一陣，屋內仍無人應他，朱鳳眉頭一掀，走前用力拍起來，屋內好像沒有活人般。朱鳳見一扇窗子關不穩，伸手一扳，窗子便打開了，她抓住窗台，輕輕一扳，嬌軀便升了上去，向裏望了一下，便跳了下去！

屋子裏到現在都沒有反應，朱鳳取出一柄小型的手電筒，打亮一照，床上空空，不見有人，屋子裏的東西，頗爲凌亂，她不用看，也知道廳內也不會有人，不由怒罵一聲：「好狡猾的老狐狸！」

坐山觀虎鬥

朱鳳雙眼閃過一絲殺機，急吸一口氣，如一陣風似的，衝出廳，將大門拉開，只見小樹子惶恐地站在外面，朱鳳心頭一跳，忽然一把將他拉了進去，隨即將門踢上！

小樹子吃驚地道：「姑娘，您……」

朱鳳將油燈放在桌上，雙掌緊揑住他一對手臂的關節，小樹子一張臉立即蒼白起來。「小樹子，光棍裏滲不了沙子，你還是老老實實對姑奶奶招出來，宋斌去了那裏？」

「宋斌？誰叫宋斌？」

朱鳳手上再加了幾分力，小樹子殺豬似的叫起來。「你別跟姑奶奶耍手段，你還差得遠呢！」

小樹子苦着臉道：「姑娘，俺眞的不知道誰叫宋斌，叫俺怎帮你！」

「好，就算是眞的！」朱鳳放鬆了一點，和顏悅色地說道：「沈祥福到底去了那裏?」

「俺不知道，眞的！」

「眞的！」朱鳳冷冷地道：「告訴你，若惹火了姑奶奶，殺死你就像踏死一隻螞蟻！他對你說了些什麼話?」

「他只說他這幾天身子不大舒服，要休息幾天，叫俺多辛苦一點，俺可不知道他要出遠門……」

朱鳳問：「你爲啥會去留意聯祥號的諸合祥。」

「是……是沈掌櫃吩咐的，俺拿他的錢，不敢不去！」

朱鳳一瞪眼，聲音更冷：「昨晚你眞的什麼也沒有看見?」

小樹子身子一陣哆嗦，朱鳳拿出一柄盒子炮來，在手上玩弄着，小樹子顫抖更甚，囁嚅地道：「昨晚那個臉上有一團靑痣的漢子，又去找諸老闆……」

話音未落，朱鳳已摑了他一巴掌，怒道：「你今早怎樣對我說的?」說着抓起槍來，槍口指着小樹子的胸膛！

小樹子身子一縮，雙掌亂搖：「姑娘，請高抬貴手，不要開槍……這……這是沈掌櫃教俺說的！」

朱鳳冷哼一聲：「你爲啥將姑娘吩咐你辦的事告訴他?」

「是……是他問我的……我拿他的錢，不能不說！」

「好，你還知道那啥事兒?」

小樹子道：「我……我不能說……要不然沈掌櫃會解除俺的，俺家裏還有人要養！」

「但你若不說，姑奶奶一槍過去，莫說要養老母，連老母也再見不着！」

小樹子喘着氣：「其實今日聯祥號已換了一個掌櫃！」

朱鳳臉色一變，問道：「沈掌櫃幾時請假的?」

「姑娘一離開，他便請假了。」

朱鳳用力一拍桌子。「眞是豈有此理，讓姑奶奶見到他，不一槍將他幹掉了才怪！」

小樹子囁嚅地道：「姑娘可不能怪他，你離開後他怎通知你?」

「但是聯祥號今早換了掌櫃的事，你們是幾時知道的?」朱鳳見他答不出來，聲音一變，說道：「你一早便發現，是不是?」

小樹子想了一下點點頭，忙又道：「但姑娘沒問俺這個……」

朱鳳忽然走到小樹子身旁，小樹子縮到牆角，却讓她一把揪住，忽然在他臉上香了一下！放軟聲音道：「他們去那裏，你可知道?」

小樹子不知所措地道：「俺……俺不知道……」

朱鳳又香了他一記，問道：「你再想想，眞的不知道?既然不知道宋斌又請假作甚麼?」

「他說他不舒服……」

「老實說，你跟他說了些什麼?」朱鳳把臉一沉，又變了一個人似的，同時又將槍舉起。

小樹子道：「俺只把昨晚見到的，和聽的告訴他……姑娘你明鑒，你一個月給我一個大洋，專門在晚上去打探他們的行動！」

「你聽到啥，乖乖說出來，要不然姑奶奶今晚便送你歸西！」

「俺聽諸老闆對那個臉有靑痣的人說什麼魯山源泉對開兩里路，還叫他準備，那個臉有靑痣的說，明早就行動！」

朱鳳又問道：「你在啥時候告訴宋斌的！」

「昨夜俺便回來，剛好掌櫃自姑娘房中出來，俺告訴他之後，他便叫俺立即回家，而且不許告訴任何人！」

「今早他帶幾個人去?」

小樹子道：「俺不知道，眞的！」

朱鳳道：「姑奶奶今夜便留下你一條小命，萬一他回來，不許你告訴他，說姑奶奶來過！」

小樹子忙不迭應是，朱鳳收了槍，開門出去四週探望，只見小巷內不見一人，她快步穿巷而出，隨即出城，找了那匹馬上道。

朱鳳胯下的黑馬，大大不如她那匹紅馬，幸而夜裏路上沒人，是以速度仍然甚快，她馳了四五里路，忽然拐進一條村子裏，將馬放在林裏，徒步到一棟小磚屋前，伸手拍門。

過了半晌，屋子內有人開聲問道：「誰?」

「是七哥嗎?俺是你表嫂朱雀的妹妹朱鳳！」

門板打開，一個二十多歲，虎背熊腰的漢子走了出來，上下看了朱鳳幾眼，神色有點不信：「姑娘眞的是三姑娘，好像有點不像！」

朱鳳嫣然一笑，道：「你見過姑奶奶嗎?」

「聽說『火鳳凰』一身皆紅！」

朱鳳道：「因爲有要事要辦，不得不改變一下！」

朱鳳又說道：「七哥，二姐跟二姐夫明日便會來找你，煩你告訴他們，就說俺現在就趕去源泉對開二里處的地方，叫他倆速速趕去接應，就這樣吧，你都記住了嗎?」

那漢子叫陳權，聞言一怔：「三姑娘不進來過一夜?」

「不啦，俺得趕路，再見！」朱鳳說罷，甩頭便走，取了馬再度趕路。她一夜不睡，馬不停蹄地往北馳去，因爲宋斌他們已早她一天起程，不得不急趕，到了天亮，她人雖不累，但馬匹却受不住了，幸而她身上有錢，天亮之後，跟人換了一匹好馬，然後繼續前進。

由萊蕪到源泉有一百餘里路程，朱鳳雖然馬不停蹄，但到了源泉也已是黃昏，她找了一家旅館，先洗個澡，再吃了晚飯，然後徒步東行。

朱鳳不知道諸大勝、董彪和宋斌去了那裏，不過憑常理推測，必是靠近魯山，而魯山正好在源泉之東。

東行二里，已至魯山內，秋夜山風吹大了，吹亂了朱鳳的秀髮，也吹來了一陣人聲，朱鳳立即伏在一叢樹後，過了半晌，才發現人聲離此頗遠，便匍匐而行。

爬了十多丈，便聽見人聲：「姓宋的爲啥還不出現?」

另外一個粗獷的聲音道：「不必急，他的人已來了，他還會不來嗎！」

「難說得很，他是條出了名的老狐狸呢！」

「狐狸雖狡猾，也難逃獵人的槍！」

兩人輕聲笑了起來，朱鳳在這時候又發現，附近有很多黑影，知道他們都是董彪的手下，心中甚是奇怪：「他們爲什麼還不動手掘金磚，埋伏在這裏幹什麼?咦，莫非他們知道宋斌跟上來，所以要先殲滅他?」想到這裏，朱鳳嘴角泛起一絲冷笑，抬頭一望，見不遠處有道峭壁，高約十來丈，十分陡峭難登，不過她看了之後，便有了主意。

朱鳳悄悄後退，一退三十多丈，然後弓着腰小跑，繞了一圈，到峭壁後面，見有些樹籐，便小心翼翼攀登上去。

到了崖頂，居高臨下，下面的情況一目了然，只見峭壁之下，有六七個壯漢用鋤頭掘地，七丈後面的山石樹木匿了不少黑影，朱鳳心中想道：「宋斌這條老狐狸，這次完蛋了！」

她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悄悄匿了起來，打定主意坐山觀虎鬥。

山風越來越大，吹得草木沙沙亂响，天上星微月黯，幸而山下有篝火照明，因此下面一擧一動，都逃不過朱鳳的眼睛。

時間悄悄地流逝，董彪的人終於忍受不住了，慢慢向前移動，倏地現身出來，喝道：「都把手擧上來！」

那幾個挖掘的壯漢吃了一驚，轉過身來，擧目所見都是槍管，不由都拋下鋤頭，擧起手來，一個肥胖的問道：「兄弟，你們是那一條綫上的英雄！」

諸大勝冷笑一聲：「誰跟你們攀關係?宋斌在那裏?」

「誰叫宋斌?咱們可不知道！」

「不知道?弟兄們開槍！」

諸大勝的話一落，只聽一陣槍响，那幾個漢子慘叫着倒在地上，只餘一個，完整無缺地站着，但一雙腿却像犯了瘧疾一般抖個不停，半晌才大叫一聲：「大王饒命！」

諸大勝冷笑一聲：「現在你該說直話了吧?」

那漢子哭喪地道：「咱們幾時不說眞話，咱們眞的不認識宋斌嘛！」

諸大勝一怔，頓了一頓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咱們是附近的農夫……」

諸大勝臉色一變：「農夫跑來這裏幹什麼?」

「今日下午有人僱咱們來這裏掘地，還叫咱們換了衣服來的！」

「他教你們來送死，你們也肯?」

「大王，他付咱們一人一個大洋，這種美事，誰不肯幹?」

「那人是誰?」

「他沒說，咱們也不敢多問！」

諸大勝背後的一個漢子道：「不用問也知道是宋斌幹的?他媽的，他果然不愧是頭老狐狸！」

諸大勝忽然道：「住口！哼，好狡猾的宋斌，但咱們也不是省油燈！他一定在附近，弟兄們快散開找一找，就算他藏在洞穴裏，也要把他拉出來！」

他手下有十多個，立即兩人一組散開，諸大勝叫那個掘地的漢子蹲在山壁之下，他帶着兩個人走前問道：「你們可有挖到什麼東西?」

那農夫道：「什麼也沒有，他只叫咱們來這裏掘十個四尺深的洞，而且要在晚上掘，錢已付了一半，另一半等咱們掘好之後再付！」

「他人沒跟你們來?」

「沒有見到，剛才他有一個親信帶咱們來，但來了之後便不見了！」

諸大勝哦了一聲，抓抓頭皮，臉上有怒色，喃喃地道：「想不到他不中計！」

朱鳳在崖上聽得清清楚楚，心中暗暗冷笑：「你諸大勝要跟宋斌較量，還差一丁點！待姑奶奶看你們如何鬥法！」

話音剛落，諸大勝的兩個手下忽然跑了過來，道：「二哥，不好了，好像有人包圍着咱們！」

爾虞我詐

諸大勝問道：「眞的?你們看清楚了?有多少個人?」

「二哥，咱們看不清楚，好像有不少個！」

諸大勝叫道：「不好，咱們已中計了！」話音一落，忽然傳來幾個清脆响亮的槍聲，伴隨着槍聲的，是兩道慘叫聲！諸大勝的手下叫道：「那是老趙跟老黃的聲音！」

諸大勝道：「快找地方藏起來！」說着他便竄到一塊大石後面，這時候，槍聲越來越密了，像炒豆的响個不絕，教人心驚胆跳！

諸大勝道：「叫他們靠攏過來，不要過於分散！」

那兩個手下便大聲呼叫，諸大勝又道：「大家沉住氣，不用慌張，他們凶不了多久的！」

諸大勝這邊的人便開始擧槍回擊了，朱鳳在崖頂暗自高與，忖道：「你們殺吧，最好是兩敗俱傷讓姑奶奶撿個便宜！」

槍聲不絕，外面的人慢慢迫近，壓得諸大勝這邊的人探不出頭去。諸大勝大聲問道：「你們是那條綫上的！」

那邊有人回話：「咱們只在練習槍法，你管咱們是那條綫的！」

諸大勝咬牙道：「他媽的，別裝蒜，叫宋斌出來答話！」

那邊的人笑了起來：「宋斌跟你們有協議，是一家子的人，他會拿你們當槍靶嗎?」

諸大勝怒道：「不是他那狗雜種，還有誰！」

「狗雜種的是你們！爲什麼先射殺咱們的人?姓諸的，你也算是個人物，有了金磚的下落，不但不通知咱們，還設下圈套，要殺咱們?操你娘的蛋！虧你還有臉罵人！要不是咱們棋高一着，今日不是要

做了冤死鬼嗎？」

諸大勝探臂出去，開了一槍，喝道：「你是誰？快叫宋斌回話！」

那邊一連幾顆子彈射過來，諸大勝忙將手臂縮回去，那人又道：「他才不會跟你這個無恥的小子說話！」這人故意跟諸大勝扯話，是要分散諸大勝的注意力，他的同伴慢慢前進，將諸大勝包圍得更緊。

朱鳳在崖頂看得分明，不由暗嘆一聲：「照看宋斌該不知道諸大勝的詭計，但他能在事先準備好一切應變之法，反敗為勝，真不愧是個人材！不過讓這種人在身邊，始終是件危險的事！」

心念未了，宋斌的手下已將諸大勝的人壓縮在兩丈之內，看來已成甕中之鼈。朱鳳又忖道：「想不到宋斌這條老狐狸，這幾年招兵買馬，秘密建立勢力，讓他搜羅了不少人，看他手下的槍法，分明訓練有素！」

宋斌的手下大聲迫降，諸大勝冷笑一聲：「投降？笑話！要投降的是你們！弟兄們，大家沉住氣，他們就快完蛋！」

宋斌的手下道：「既然如此，就別怪咱們沒義氣！」

話音剛落，背後忽然響起一陣槍聲，伴隨的是幾道淒厲的慘叫，那漢子問道：「什麼事兒？」

諸大勝歡叫道：「大哥來了，大家準備反攻！喂，宋斌，你們的死期到了，咱們這一計叫做裏應外合！不怕你是老狐狸，也得栽在獵人的槍下。」

朱鳳在上面看得清楚，暗吃一驚：「料不到董彪也是個足智多謀的人，老狐狸這一次可遇上對手了，看看他還有什麼手段！」

宋斌手下吃背後的一陣冷槍，死了幾個，立即亂了起來，像無頭蒼蠅般，四處亂鑽，諸大勝便反攻起來，一看這形勢，便知道宋斌的手下垮定了！

戰況依然膠着，宋斌的手下經過一陣凌亂，又安定了下來，沉着回擊，朱鳳不由暗暗佩服宋斌之能，忽然她想到一個問題：「宋斌呢？他為何由頭至今還不出面？」心頭忽然一動：「董彪懂得反包圍，難道宋斌便不懂得？哼，他一定躲在什麼地方，另施妙計！」

想到這裏，朱鳳興緻勃勃，要看個究竟，到底鹿死誰手！她游目四顧，却找不到宋斌的蹤跡！

宋斌的手下雖然鎮定，但到底人數不如對方，而且腹背受敵，死傷漸多，董彪與諸大勝指揮手下加緊壓迫！

董彪看看大局已定，便道：「叫宋斌出來說話！」

諸大勝在遠處應道：「宋斌那老狐狸好像不在！」

董彪咦了一聲，忙道：「大家小心，提防那老狐狸使詐！」

宋斌手下的一個頭目程盛才哈哈大笑道：「姓董的，算你聰明！你們雖然人多，但這場爭鬥，比的不是人和力，而是智！你們人多，却不如咱們兵精，看看結果吧！」

董彪叫道：「先料理了這些人，再回頭對付老狐狸！」

話音一落，諸大勝那邊突忽然響起一個震天的爆炸聲，諸大勝剛好背靠山石，沒被炸死，但他那五六個手下却非死即重傷！

諸大勝不知道那枚炸彈自何處而來，連忙向旁竄去，準備跟董彪會合，程盛才等哈哈大笑，董彪大聲叫道：「大家小心，看看那狐狸在什麼地方！」

話音剛落，又一顆炸彈飛下來，「轟」的巨響聲中，董彪手下又倒了幾個，董彪忙道：「快散開，退後！」

與此同時，山崖忽然升起一枚信號火箭，「蓬」的一聲，在半空爆開！

程盛才等人一見，立即散開逃竄，朱鳳見那火箭是在自己附近飛起，心頭一跳，忖道：「莫非宋斌也匿在崖頂？」

山下的諸大勝也叫道：「大哥，老狐狸在崖頂！」

董彪道：「包圍過去，不要讓他逃脫了！」

朱鳳不敢怠慢，立即跑回崖後，只見一條樹籐晃動，心知必是宋斌下山，此刻只要她一刀斬斷樹籐，宋斌非跌個粉身碎骨不可，不過她沒這樣做，而等到樹籐停止晃動，再抓住另一條滑了下去。

到了下面，已不見宋斌的蹤影，不過由於董彪的人，從兩邊包圍過來，因此她估計宋斌必是向前逃跑，是以想也不想，弓着腰便向前竄去。

朱鳳跑了四五丈，便聽見董彪與其手下的脚步聲了，她不敢停留，繼續前進，往上攀登，幸而天色黯黑，她的行藏才沒暴露。

朱鳳直攀了十餘丈才在一塊山石後歇了下來，下面的人不停地叫罵着，朱鳳可沒心情料理他們，只注視身旁及身後，希望能找到宋斌的蹤跡，可惜天黑視綫不廣，加上山上岩石處處，難以找尋。

諸大勝問道：「大哥，咱們上不上去找了？」

董彪沉吟道：「斬草必須除根，否則傳到馬老大那裏去，將來難以交代！」

諸大勝道：「還有那隻『火凰鳳』，她去過萊蕪，找過宋斌！」

董彪道：「見到她，也不能放過！」

朱鳳暗暗冷笑：「你給姑奶奶端洗脚水還差不多！」

董彪道：「三個人一組上山，不要點火把！」

朱鳳立即又向上攀登，攀了七八丈，忽然上面有塊小石子溜了下來，她抬頭一望，見上面有個黑影在晃動，知道必是宋斌，便不慌不忙地跟着，為了避免讓他發現，朱鳳橫走幾丈，再跟上。

約再爬了十餘丈，已到一座山巒之頂，此處地平，有樹叢，朱鳳立即加快速度，只見宋斌閃進樹叢，她不敢進去，恐怕被他發現，便橫閃到一塊大石後，再慢慢向樹叢那方移動過去。

山上的風却十分猛烈，草木皆動，行動倒甚方便，朱鳳爬至樹叢對面的一塊山石後面，靜觀其變，就在這時候，宋斌又由樹叢溜了出來，快步奔跑。

朱鳳也忙跟着跑，宋斌不愧是老狐狸，不斷回頭顧盼，幸而朱鳳不敢太接近，又加上天黑，才沒被發現。

宋斌身形忽然消失，朱鳳吃了一驚，

連忙急追，忽然心頭一動，匿在一塊大石後，過了半晌再匍匐前進，原來此處有路下山，朱鳳望下去，一團黑影迅速向下走，便毅然追了下去。

到了山下，朱鳳又失去宋斌的身形，知道他必須是匿在附近的山石樹木後，便藏在石後側頭聆聽，山風吹來，忽然讓她聽到一個粗濁的喘息聲。

朱鳳冷哼一聲：「你雖是狐狸，奈何年紀已大，體力不濟！」當下循聲爬去，一直爬到宋斌背後一塊山石，等候良機。

宋斌喘息了一陣，再度站了起來，向朱鳳這邊走去，朱鳳暗暗冷笑，忽然在石級伸脚一掃，宋斌應聲倒地，他反應雖快，伸手去掏槍，無奈朱鳳比他更快，槍管已抵在他的太陽穴上。

宋斌這才看出是她，「是妳？」

朱鳳繳了他身上的槍，宋斌道：「三姑，可能他們就快來了，放我逃走吧！」

朱鳳冷冷地一笑。「別人不了解你，難道姑奶奶也不清楚你的為人？」她左掌在宋斌身上摸了幾下，又搜出一柄槍來。

宋斌苦笑一聲，道：「現在你該放心了吧？」

朱鳳退後一步，槍管仍然指着他，左掌却落在他襪子的部份上，又搜出一對精細的匕首來：「姑奶奶早知道你的技倆，人家狡兔有三窟，你比狡兔還狡猾！」

宋斌道：「老漢怎樣狡猾也瞞不過三姑你的一對利眼！」說着要爬起來。

「躺下，否則姑奶奶可要請你吃一頓『蓮子羹』！」

朱鳳又在他身上仔細搜了一陣，搜不出什麼東西來。「你的炸彈呢？」

宋斌苦笑一聲：「三姑明鑒，這炸彈可不好買，我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攪到兩枚，而且那東西又大又笨，若果還有的，你一眼便看得出來！」

「這可不一定！」朱鳳的左掌忽然落在宋斌的褲襠上，宋斌身子一抖，朱鳳道：「你別緊張，姑奶奶對老傢伙不感興趣！嘿嘿，這是什麼東西，人家只有一根，為何你多了一根？」

宋斌臉如死灰，說道：「三姑高抬貴手！」

「你以為姑奶奶不敢伸手進去嗎？姑奶奶什麼傢伙沒見過？」朱鳳說着解開宋斌的褲頭，伸手進去。

宋斌苦着臉道：「三姑高抬貴手！」

「摸錯了，不是便宜了你！」

「不……那是德國新製的『大白龍』，小心走火！」

「哦，『大白龍』是啥玩意兒，姑奶奶可要見識見識！」朱鳳瞟了他一眼，手掌故意掏錯地方，宋斌尖叫一聲，朱鳳咭咭笑道：「這不是『大白龍』吧，倒好像是『小黑蛇』！」

「那槍很容易走火，三姑你行行好，老漢以後都聽妳的了！」宋斌此刻在朱鳳面前已完全失去自尊，更莫說「擺威風」，逞心機了！

朱鳳心中冷哼一聲：「男人那德性，姑奶奶還有不知道的？」她故意道：「你老人家的小黑蛇出汗了，姑奶奶索性替你拉下褲子，讓它吹吹風吧！」

「够了够了，我的好三姑，老漢甘拜下風！」

「你瞞騙姑奶奶的帳，還未跟你算呢，現在只是跟你玩耍一下，你就受不了？嘿，瞧你這德性，還敢跟你姑奶奶鬥，我呸！」朱鳳又用力捏了幾下，宋斌立即喘起氣來。朱鳳看看要够了，才將他褲襠裏的那柄手槍繳了出來，那槍渾身銀白色，只有手掌般大，她將槍管對着宋斌，「這槍怎樣子玩？」

宋斌喘着氣道：「推下機頭，拉扳機就打，只能裝六粒子彈！」

「它有何好處？」

「聲音小，又輕，又容易收藏……咳，三姑如果喜歡的，老漢就送給你吧！」

朱鳳見好收篷：「姑奶奶却之不恭，這就謝了，你坐着說話吧！」她將槍收了起來，却又將宋斌身上的那兩柄槍和刀都插一在腰帶上：「老宋呀，姑奶奶看你不像掌櫃，倒像是個收買爛銅廢鐵的。」

宋斌討好地道：「誰碰在你手裏，不焦頭爛額的，什麼厲害的武裝，在你眼中都是破銅廢鐵！」

「廢話少說，金磚在啥地方，你老實說，咱們的協議仍然有效的，你佔三成，姑奶奶佔七成。」

宋斌道：「確實的地點，老漢也不清楚。」

「沒有我，憑你手下的幾個人，也能鬥贏董彪嗎？何況馬老大知道了之後，他對你也不會客氣，你以後呀，就別想再露面！」

宋斌嘆了一口氣，道：「我的確不知道！」

「那你來這裏喝西北風？」

「明知希望不大，也得來呀，免得事後後悔！」宋斌道：「若不是老漢早懷疑他們可能想利用這個機會幹掉老漢跟你，老漢又怎會作這樣的安排？」

「好，算你解釋得合理，姑奶奶且信你一次！」

「多謝三姑你明鑒，老漢一有確實的消息，一定告訴你！」

「別再跟我耍心機，操你的蛋，你想打探消息？你還敢回去？只要諸大勝對外一說，你的麻煩就一天也少不了！」

宋斌眼珠子一轉，陪笑道：「三姑，你聖明，你就可憐我這個老頭子，替老漢想想辦法吧！」

「得了，姑奶奶要你跟着我，現在就開始行動！」

「行動？」宋斌一怔：「三姑你有什麼行動？」

「姑奶奶正要問你，你猜得出來，也就罷了，猜不出來就送你上路，反正留着也是廢物！」

宋斌又嘆了一口氣：「老漢對着你，就像三歲小孩子跟大人鬥般，什麼力氣也用不上！」

「快說，姑奶奶數十聲，你還答不出來，就別怪我！」朱鳳又將「大白龍」掏了出來，「反正我也想試試這槍的威力！一、二、三……」

朱鳳只數到七，宋斌便道：「老漢想到了，你想一直跟着黃彪他們，對不？」

朱鳳冷哼一聲：「這本就是你的計劃之一，所以你不把他們消滅掉，要留下些

人，就是想跟着他們，因爲你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金磚！姑奶奶沒寃枉你吧？」

宋斌乾咳一聲：「三姑就是天上的神仙，老漢什麼心事都瞞不了你！」

朱鳳忽然壓低聲音，道：「他們來了，先躲起來！」

兩人退後幾丈雙雙匿在一塊大石後面，不久果然見到一行人自山上走了下來，只聽諸大勝道：「他媽的，讓那老狐狸溜掉！」

董彪冷笑一聲，「他現在已不足爲患，咱們只要把朱鳳那臭婊子跟宋斌合作，準備私吞金磚的事，告訴馬老大，他兩人以後都別想再露面！」

一個漢子道：「但咱們根本就看不見朱鳳。」

董彪冷哼一聲，罵道：「蠢貨，跟了我這許多年，連這個也不懂得！」

諸大勝說道：「妙，這是借刀殺人之計！」

董彪道：「朱鳳那臭婊子可不好對付，讓他們互相猜忌最好！而且她鬼鬼祟祟跑到萊蕪，必有目的，也不會寃枉她！」

朱鳳在暗處聽得清清楚楚，不由罵道：「姑奶奶操你爹的蛋，若不是瞧在金磚的份上，姑奶奶早就一槍斃了你！」

董彪說道：「咱們得提防老狐狸跟着來，分開上道，到目的地集合，然後再計劃，現在咱們不但要防着老狐狸，還得提防老狐狸把消息洩露出去，不能不小心一點！」

諸大勝道：「弟兄們都聽清楚了吧，路上小心，不可張揚，連酒也別喝，成功之後，你們還怕沒有機會玩樂嗎？」

衆手下轟應一聲，便出發了，宋斌等他們去遠，才問道：「三姑，咱們跟不跟？」

「再等一等！」

宋斌一怔：「聽他們的口氣，就可以肯定他們已經知道金磚的下落，可別失卻良機！」

「再想一想，董彪已經使了一次詐，難保他不使第二次！」朱鳳反問：「姑奶奶問你，他們爲何把話說得這般大聲？是要故意給我們聽到的嗎？」

宋斌一怔，不由語塞，直至現在他才開始佩服朱鳳。

合作

董彪等人已漸漸去遠，朱鳳仍坐着不動，良久才倏地站起來，道：「走！」

宋斌問道：「去那裏？」

「跟着他們！」

「你不是說他們有詐嗎？」

「正如你所說，明知機會不大，也得跟着去，免得錯失良機！」

宋斌微微一笑，道：「咱們分開跟踪，還是一起？」

「姑奶奶現在還不能相信你，所以一起行動！」

宋斌不敢反對，兩人快步追前，朱鳳問道：「老宋，你有幾個手下？」

「在今日之前有十五個，不過現在不知道還剩多少個？」

「你跟他們怎樣聯絡的？」

宋斌反問：「你想叫他們跟踪？」

朱鳳道：「咱們只能跟董彪，但萬一諸大勝不是跟他走在一起，咱們又分身乏術，只好請他們跟踪了！」

「老漢贊成！」宋斌反問：「三姑有沒有同伴？」

朱鳳反問一句：「你說呢？」

宋斌道：「三姑不會做沒把握的事，依老漢看，一定有不少人馬！」

「你錯了，姑奶奶的人只有幾個，不過幾個均是大將，跟你訓練的那些人不一樣！」朱鳳乜斜了他一眼：「不過你的人比董彪那干人好像還好一點！」

「多謝三姑讚賞！」

「你跟着姑奶奶，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三成對你來說已不少，你應該滿意！姑奶奶問你，沒有姑奶奶，你有幾成把握成功？」

宋斌想了一下，道：「約有四成。」

朱鳳轉頭問道：「有四成把握？你還有什麼安排？」

宋斌笑着道：「有時候，用腦好過用人！」

朱鳳知道他還不想說，便續問道：「假如加上姑奶奶，你認爲有幾成把握？」

「約莫有七成！」

「只七成？」

「因爲老漢還不知道三姑的同伴的本領，和你的安排！」

朱鳳叱道：「天下間沒有必勝的計劃，有七成已很足夠！」

宋斌笑道：「三姑聖明，非人所及，不過假如咱們再不加快步伐，這七成便要變成六成了！」

兩人快步追前，不久便發覺董彪的踪跡，他果然不與諸大勝一道，奇怪的是他竟然返回源泉，這時候天色已將亮，但亦是最黑暗的時候，到了源泉鎮，又再失去董彪的踪跡！

朱鳳問道：「老宋，這回又要看你的了！」

宋斌道：「咱們一人一邊，你守在東邊，老漢在西邊，無論他們走那一邊，都逃不過咱們的眼睛！」

朱鳳笑道：「不錯，就這樣決定！」

宋斌問道：「三姑不怕老漢一去不回頭？」

朱鳳還抽出那兩柄槍兩柄匕首與他，道：「你雖不服我，但你還會來的，因爲你知道我還要重用你，否則在你由崖頂滑下去時，只要我斬斷樹藤你便完蛋了！」

宋斌有點驚愕，朱鳳續道：「而你獨自行事，又難成功，看在那批金磚的份上，你一定會來！起碼在得到金磚之前，你在一定程度上會跟姑奶奶通誠合作！」

宋斌再一怔，半晌才哈哈乾笑一聲：「三姑眞是老漢的知己也，沒二話，老漢服你啦，咱們有消息後再聯絡！」他將刀槍收了起來，道：「多謝三姑信任！」說罷便快步竄出小巷。

朱鳳望着他的背影無聲冷笑，待他去遠，她也進鎮回到旅館，到房外見地上有一條紅色的扎髮繩子，便知道二姐朱雀她們來了！抬頭望去，斜對面那扇房門外，地上也有一段紅頭繩，便走了過去，輕輕在門板上敲着！

她五隻手指，有規律而又迅速地彈敲着，房門忽然拉開，開門的果然是朱雀！朱鳳一閃而進，朱雀立即問道：「有消息了嗎？」

朱鳳不答反問道：「二姐夫他來了沒有？」

「來了，他跟七弟同房就在隔壁！」

朱鳳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這才扼要地將晚間發生的事說了一遍：「二姐，你看董彪他們是不是使詐？」

朱雀道：「這個不好判斷，不過你說得對，盯着他有益無害，不過咱們得提防他還有人會跟在咱們背後！」

朱鳳道：「小妹就是要跟你商量這個，你們明日駕着馬車遠遠跟着，不要讓他們思疑！」

朱雀道：「就怕馬老大知道，咱們敵人一多，就不好辦了！三妹，這件事你得再仔細考慮一下，這可是玩命的事！」

「小妹還不知道？但我若不做件轟天動地的事，這輩子也算是白活了！」

朱雀嘆息道：「眞拿你沒辦法。」

「你跟姐夫要小心，小妹只怕連累了你們！」

朱雀笑着說道：「這個你可放心，二姐跟你姐夫也不是飯桶，你担心你自己才好！」

「得了手之後，小妹不會虧待你們……」朱鳳雙眼放光，道：「我想到上海去，好好地找個人嫁出去，洗手不幹了！」

朱雀笑着道：「要嫁人，就得去上海嘛？」

「總之山東呆不下去的了，我過不慣鄉下的生活，總得到大城市去！」

朱雀道：「難道你只想一個人去？」

朱鳳先是一怔，繼而喜道：「二姐，你肯陪我去？」

「你既然不能在山東呆下去，難道你姐姐姐夫便能住得安穩不成？」

「這就好，咱們索性叫大姐跟大姐夫一齊走吧！」

朱雀笑道：「瞧你，好像金磚已經到手般！」

「咱們要爭取時間，在馬老大和其他人到達之前下手！」

朱雀又笑了起來：「孩子話，這件事不由得咱們作主，要靠董彪！」

朱鳳這才醒起：「對啦，小妹還得去鎮外等董彪！」

朱雀笑道：「董彪二姐見過一次，臉上有一團青痣的對不？你先歇一會兒吧，二姐先替你去一趟！」

朱鳳道：「自家姐妹，我也不說謝了！」她走到床前，一歪身便躺到床上去。

× × ×

朱鳳醒來的時候，已是上午八點半，她吃了一驚，立即出房，隔壁那房的門也開了，探出一顆腦袋瓜子來，卻是陳權。

陳權陪笑道：「三姐要找表哥？」

「唔，表姐夫呢？」

「下去找二姐了，你請進來吧！」

朱鳳瞟他一眼，閃身進去，陳權立即將門關上，朱鳳見桌上有熱豆乳，油條大餅，問：「這是你吃的？」

「不，是表哥叫我買給你的！」

「你倒聽他的話！」朱鳳抓起一條油條，便塞進嘴巴。

陳權陪笑道：「表哥叫你再休息一下，有事他會上來通知你！」

「他叫你陪姑奶奶？」

陳權笑着說道：「這三個字才有點像你！」

朱鳳一怔，問道：「那三個字？」

「姑奶奶！」

「去你的！」朱鳳又瞟了他一眼，道：「姐夫叫你親近我？」

陳權見她問得率直，有點手足無措，

朱鳳又道：「他希望撮合你跟我？」

陳權乾咳兩聲，半响才道：「好像有點……這個……」

「什麼好像？壓根兒就是這個意思？你也不是死人，怎會聽不出來？」

陳權一吸氣，道：「這是他的意思，不是俺的意思！」

「這話才有點人味，老實說，你對我有沒有意思？」朱鳳啜了一口熱豆乳，頭也不抬地問。

陳權眞的受不了，笑道：「這種事又不是買賣，俺有意思，也得你有意思。」

朱鳳一挺胸脯，道：「別打岔，說你自己，你有沒有意思？」

陳權目光落在她胸脯上，心頭一陣燥熱，忍不住道：「像三姐這種人材，誰會不喜歡！」

「你也不是東西，你給我滾出去吧！姑奶奶再看到你，就吃不下！」

陳權臉色一陣青一陣白，胸膛急促地起伏着，噓了一口氣才道：「姑娘慢吃，俺下去走走！」說着連忙開門出去。

朱鳳輕罵，道：「不自量！」她又抓起油餅，送進嘴巴，剛吃了一塊，房門便敲響，朱鳳跳了起來，一陣風般衝前，將門拉開。「叫你滾，你又……」

話只說了一半，便忍住了，原來進來的是楊安家。楊安家臉上沒有表情，不溫不火地問：「三妹，你發什麼脾氣？」

「二姐夫，你出的餿主意？」

「董彪出城了，向東走！」

朱鳳跳了起來，道：「你先跟着，我先去找宋斌，回頭再追你們！」

暴風雨前夕

朱鳳仍然一副村姑的打扮，出房之後，立即向鎮東走去，到鎮外只見村後閃出一個人來，正是宋斌，他臉帶笑容問道：「三姑，可是有了消息？」

朱鳳道：「你昨夜睡得可好？」

宋斌乾笑道：「三姑好利的眼睛！」

「姑奶奶不管你睡不睡覺，總之有人替你看守便行！董彪去了那裏？」

宋斌笑道：「三姑何必明知故問！」

「你怕姑奶奶食言，所以也派人到鎮西，是不是？」

「不是，三姑你可別誤會了，老漢找到手下之後，派人去替你，好讓三姑養精蓄銳！」

「不管你用意如何，你該知道……」

宋斌截口道：「老漢知道，你倆由鎮西出去，俺的手下已跟上去了，老漢專誠在這裏等您！」

朱鳳道：「你有馬匹沒有？」

宋斌道：「在鎮西！」

朱鳳提韁撥轉馬首，道：「那姑奶奶在鎮西等你！」說罷拍馬而去。她催馬急馳，到鎮西果見有人拉着一匹馬，又見樹枝上掛着一條紅頭繩，她循樹枝的指向馳前，一口氣馳了七八里才追上朱雀。

朱雀問道：「三妹，你怎地至今才趕來？」

朱鳳道：「小妹去通知宋斌，董彪往那裏去？」

「由這條路直去，吺，前面那兩匹馬便是！」

朱鳳道：「二姐您躱在一旁等姐夫，別讓宋斌發現，小妹先追去！」她不敢追得太貼，與前面兩騎，始終距離十多丈，再馳了三四里，便聽見背後响起一陣急驟的馬蹄聲。

朱鳳回頭，見來的是位虬髯漢子，她看了幾眼便認出那是宋斌假扮的，便向他打了個眼色。

宋斌慢慢靠近朱鳳，道：「三姑好眼力！」

朱鳳道：「他們就在前面，咱們別追得太急！」

宋斌道：「看來那批金磚還是在魯山山區裏！」

兩人馳了一陣，前面馬路拐了一個彎，彎角處恰好有一座樹叢，朱鳳道：「快追！」拍馬當先馳去，轉頭樹叢，見前面那兩騎仍在十多二十丈處，一顆心才放鬆，仍然不疾不慢地跟着。

這樣走了個多鐘頭，雙方的坐騎體力已消耗得差不多，速度逐漸慢了下來。朱鳳忽然發覺有異，忍不住輕聲道：「咱們追了這麼久，爲啥他們連頭也不回？難道聽不到咱們的馬蹄聲？」

宋斌也詫異地說道：「瞧呀！唔……莫非他們故意要引咱們到什麼地方去，然後……」

朱鳳截口道：「有理，快追下去！」

宋斌尚在猶疑，朱鳳已催馬急行，宋斌沒辦法，只好也追上去。

前面那一對馬，也在此刻加快了速度，朱鳳一咬牙：「姑奶奶就跟你們鬥鬥騎技！」她抽出馬鞭，連下幾鞭，胯下馬匹洒開四蹄竄出，將宋斌抛在後面。

朱鳳再下幾鞭已追上前面那兩騎，這時候馬背的騎客才回過頭，朱鳳忽然一怔，一張小嘴張得老大！原來竟不是董彪！

朱鳳一怔之下叫道：「停！」

一個騎客問道：「姑娘啥事兒？」

朱鳳滿腹怒氣，沒處發洩，馬鞭一揚，抽向那人的肩上！那漢子虞不及此，被抽個正着，不由也怒道：「你這女人怎地這般不講理！」

另一個漢子忽然將馬拉橫，斜斜擋在朱鳳的馬前，朱鳳再一鞭抽去，那漢子上身在馬背上一伏，堪堪閃過，但朱鳳怎肯放手？左掌用力在那馬腹上一抽，那馬匹忽然長嘶一聲，人立而起，那漢子一不留神便跌落地上，朱鳳哈哈大笑。

另一位漢子也將馬勒停，罵道：「你這女强盗，到底想幹啥？」

朱鳳忽然抽出鎗來，喝道：「別動，把手舉起，要不然姑奶奶可不客氣！」

那兩個漢子都舉着雙手，宋斌拍馬而來，道：「啥事兒？」

「正要問他們，董彪去了那裏？」

一個漢子道：「誰叫董彪，咱們可不認識！」

朱鳳道：「看來姑奶奶要開鎗了！」

「你不能不講理，隨便殺人！」

「你以爲姑奶奶不知道你們的詭計，董彪分明已出鎮，他叫你倆先在樹叢內藏好，等他經過時，你們再騎馬出來，引開咱們！」

宋斌道：「一定是這樣，你們如果不說，只有飲彈的下場！」

那兩個漢子互相望了一眼，齊道：「的確是這樣，不過咱們不知道大哥去了那裏！」

朱鳳冷冷地道：「這種話連三歲小孩也未必相信！」

那兩個漢子叫了起來：「眞的，他昨晚就吩咐咱們在這裏等……咱們昨晚是經過這裏的，他便吩咐咱們留下來！」

朱鳳轉頭問宋斌：「你相信嗎？」

宋斌道：「老漢自然不相信！」說着便抽出一柄槍來，那兩個漢子霍地跪在地上，高叫饒命。朱鳳跳下馬，去搜他倆的身，他倆身上只有利刀，都讓朱鳳繳了。

朱鳳道：「把馬放下，滾吧！」

那兩個漢子連滾帶爬跑開，朱鳳重新跳上馬背，道：「咱們轉回去！」兩人返回樹叢，那裏還有董彪的踪跡？

這時候，宋斌的手下程盛才也來了，宋斌連忙問道：「你們有沒有看見董彪回去？」

程盛才說道：「不見，他不是在前面嗎？」

宋斌道：「三姑，要不要找一找？」

朱鳳道：「好，二個鐘頭之後，咱們再來這裏集合！」

宋斌與手下先向山邊馳去，朱鳳則向來路馳去。不久便見到陳權駕着馬車迎面而來，朱鳳匆匆交代了他幾句，便又往樹叢那裏馳去，她取道另一端，馳了一段路便到了一片田地，她心中忖道：「董彪是騎馬還是走路？」

假如董彪是騎馬的，便不能通過這片田，因此她又選了另一個方向，可是找了將近一個鐘頭，都沒有董彪的踪跡，只得回去。

首先見到的是陳權那輛馬車，她問道：「有沒有董彪的踪跡？」

陳權回答道：「咱們找過了，都找不到！」

「你將馬車駛到另一邊去，等下姑奶奶再去找你！」

陳權不敢跟她多說，唯唯諾諾便將馬車駛走。過了一陣，宋斌也單獨回來了，道：「老漢找不到他！」

朱鳳說道：「姑奶奶也見不到他的踪跡！」

宋斌道：「現在咱們去那裏？」

「你足智多謀，又長在萊蕪，情況比較熟悉，還是你主意吧！」

宋斌想了一下，道：「那夜諸大勝故意說出源泉這地方……源泉在魯山之西，莫非他們要去的是在魯山之東？」

朱鳳心頭一跳，脫口道：「有道理！咱們繞山過去，到魯東去找他們！」

宋斌道：「好！老漢得去通知那些手下！」

「各自行事，十五分鐘再來集合！」

× × ×

宋斌一路跟着朱鳳，表現十分恭謹，而朱鳳對他亦有說有笑，有商有量，跟在源泉的態度亦大不一樣。宋斌心中暗道：「想不到這女人倒也好相處，嗯，她是眞心要與老夫合作，還是故意痲痹我？」

朱鳳則完全沒打他的主意，態度越來越溫和。他們是由山南繞向山東的。山南最大的一個鎮叫沂源，兩人入鎮休息，等手下追上來，再作佈置。

晚上宋斌請朱鳳去喝酒，朱鳳欣然赴會，兩人好像倆父女般，到鎮上最大的一家飯館晚飯。宋斌點了幾個小菜，朱鳳又叫了一壺酒，酒菜送上來後，朱鳳親自替宋斌斟了一杯酒，舉杯道：「老宋，祝咱們合作愉快，一帆風順！」

宋斌道：「老漢也正想說這兩句話！」兩人一飲而盡，宋斌也替朱鳳斟了一杯，正想回敬，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馬蹄聲！

兩人都是聰明人，不看大門，先看後門及店內的情況。後門大概在灶房裏，店內的窗子則都關着，宋斌舉杯，輕聲道：「小心！」

朱鳳心中暗作準備，嘴上却道：「來，咱們再乾一杯！」

話音剛落，忽然有人接道：「嘿嘿，三姑娘爲啥不請俺喝一杯？」

宋斌轉頭一望，只見三條粗猛的漢子，正由大門走進來，帶頭那個正是馬老大的得力助手丁炎，饒得他平日足智多謀，這時候也嚇得說不出話來！

朱鳳的胆子比他大得多，堆下笑靨，道：「丁大哥，誰說不請你喝？快坐下來吧！跑堂的，再送幾副杯筷來！」

宋斌接道：「加幾個菜，再送兩壺酒來！老丁，你喝啥酒？」

丁炎看了他一眼，道：「嘿，今日是啥世道，連你這一毛不拔的也闊氣起來了？好吧，這是敬酒，俺怎能不吃？來兩壺高粱！」

宋斌陪笑着道：「誰敢請老丁您喝罰酒？」

朱風向他打了個眼色，要他少說爲佳，笑問道：「丁大哥，今日是啥風將你吹來的？」

丁炎哈哈一笑道：「三妹，你何必明知故問？你們兩個爲何來這裏？」

「嘿，丁大哥就會欺侮咱們女流之輩，是小妹先問你的，你還未答，就反問人家了！」

丁炎道：「大伙兒心知肚明，何必多說！」

跑堂的將杯筷酒壺送上來，朱鳳替他斟了一杯酒，側着頭問道：「老大也來了嗎？」

「還沒到！」

朱鳳道：「大家自己人，吃吧！」

丁炎嘿嘿笑道：「有些人就喜歡吃自己人！」

朱鳳詐作不知：「自己人不吃，吃外人，不怕被人笑嗎？」

丁炎將酒杯放下，抬頭道：「你倒坦白，俺還以爲有人故意來破壞咱們，原來眞有其事！」

朱鳳道：「丁大哥，你到底說的是什麼？小妹不明白！」

「別裝蒜，你三姑不是好惹的，但你敢跟衆兄弟爲敵嗎？」

朱鳳裝作吃了一驚，道：「你怎說到那裏去了？」

丁炎道：「俺不怕你在飯菜裏下毒，吃過飯再跟你算帳！」

宋斌見他來意不善，一顆心怦怦亂跳，誰知朱鳳把臉一板，沉聲道：「姓丁的，俺尊你一聲大哥，你別給臉不要臉，有話你就說，有屁你就放！別像婆娘似的，嘮嘮叨叨！」

「好哇，惡人先告狀！」丁炎怒道：「俺問你，你來這裏幹啥？」

「姑奶奶也問你一句，你來這裏又是幹啥的？」

丁炎一怔，道：「你來得，俺就來不得？」

「姑奶奶什麼地方不能去？我又不是你家的媳婦！你管得着嗎？」

「俺是管不着，但你可別忘記當年大家的協議！」

「姑奶奶犯了那一條協議？」

丁炎將聲音壓低：「知情不報。」朱鳳扯破喉嚨似的叫了起來，惹得其他食客都望了過來。「姑奶奶知什麼情不報？」

那個漢子道：「三姑不是想讓所有的人都聽見吧？」

「沒你插嘴的份兒，你給姑奶奶閉上鳥嘴！」

丁炎一張臉由紅轉青，由青轉白，半响才道：「金磚的下落！」

朱鳳哈哈大笑起來，丁炎一拍桌子，喝道：「難道俺說錯了？你笑什麼？」

「姑奶奶笑你頭大沒腦！」

丁炎臉色更是難看。「你眞以爲大爺怕你？」

朱鳳臉色一沉，道：「姑奶奶問你，你是聽誰說的？」

「這個你別管！」

「你怎不想想看，若果姑奶奶知道下落，還會坐在這裏喝安樂酒？還不帶人去挖掘？」

丁炎一怔，半响才道：「咱們就是不知道你葫蘆裏面賣什麼藥？」

「咱們是追諸大勝而來到這裏了，偏偏在路上給他們溜掉！」

丁炎問道：「爲啥要追他們？」

宋斌此刻已定下神來，道：「因爲咱們發現董彪去找他，剛好三姑來了，咱們兩個一琢磨，便悄悄跟梢！老丁，如果咱們知道他們是去挖金磚，而咱們又想獨吞的，會不帶人馬嗎？那些金磚，憑咱們兩個帶得了嗎？」

丁炎不由說不出話來，朱鳳冷笑一聲：「你中了人家的反間計了！」

丁炎道：「俺不相信！」

「不相信？你年紀不大，倒是個老頑固！說老實話，這些話是不是諸大勝告訴你的？」朱鳳見丁炎點頭，便繼續說下去。「如果他不是心生異志，爲啥要現在才告訴你？爲啥他不跟着咱們，反是咱們跟他？你怎麼不想想！」

宋斌再加一句：「老丁，咱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但也想得到，得了手之後，沒辦法走出山東！」

朱鳳見他不說話，便又說道：「你說呀！」

丁炎道：「既然是這樣，爲啥俺來了，你們不說？」

「嘿，這算是惡人先告狀吧？咱們請你坐下喝酒，再慢慢說話，雖知道你櫈子還沒坐暖，就亂轟了！」

「好，俺暫時相信你們！」

宋斌還想再說，朱鳳巳說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姑奶奶巳把話說清楚了，如果你不相信的，可以跟着咱們！」

丁炎臉色一變，堆下笑容道：「三妹，是俺不對，俺敬你一杯，向你陪罪！」

朱鳳瞟了他一眼，道：「小妹就喝了。」她一仰脖將酒喝乾，站了起來：「姑奶奶要去解手，你們不相信的，可以跟我去！」說着頭也不回地走向後堂了。

丁炎與手下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都坐着不動。宋斌心頭怦怦亂跳，這場干戈雖巳平息，但他隱約覺得這只是暴風雨前夕！更加凶險和痳煩的事，可能就在後頭！

朱鳳到後廂，見沒人跟着，抬頭一望，後牆頗低，她急衝兩步躍起，雙掌在牆沿上一扳，嬌軀便輕輕地翻了出去！

酒館後面是條窄窄的小巷，由於飯館整天沒停火，油烟又多，一般人都不走這小巷，因此沒人經過。朱鳳兜到前面，悄悄將門口石階下的那條紅頭繩栓了藏好，然後由原路回飯館。

丁炎見她只去了一會兒便回來，也沒懷疑，五人邊吃邊談，氣氛逐漸融洽，會帳時，丁炎爭着付錢。丁炎跟着他倆回旅館，住在同一層樓，而且丁炎還跟宋斌住同一間房！

宋斌急得要死，苦沒辦法撇掉丁炎，跟朱鳳商量，好不容易，等他半夜上茅厠，才得機溜到朱鳳的房外敲門，不想朱鳳也還未睡，門板一响便開門了。

宋斌一閃而進，苦着臉道：「三姑，咱們怎辦？」

朱鳳道：「既來之則安之，以不變應萬變！」

宋斌道：「但如果他一直跟着咱們，可找不到董彪！」

「一不做，二不休！」朱鳳臉上閃過一抹殺機，說道：「明早看姑奶奶眼色行事！」

「大白龍」

朱鳳故意睡到日上三竿，才施施然下床，呼跑堂送洗臉水，她梳洗了之後去找丁炎，丁炎正在房中與宋斌抽着烟。「三妹，咱們還在等你吃早飯了！」

「嘿，誰叫你們等的？嗯，別出去吃了，叫人去買些吃的回來就是！」

丁炎道：「俺請你去吃麵！」

「姑奶奶有話要對你說，在房裏比較方便！」

丁炎便叫了一個手下去買乾糧，轉頭問道：「三妹，你有啥話要說？」

「小妹年紀小，出道日子還短，有件事要請教丁大哥！」朱鳳含笑道：「咱們跟着董彪和諸大勝，一直來到魯山之南，但半途却失去他們的踪跡，你說他會去那裏？」

丁炎忙問道：「你們怎麼會被他溜掉的？」

宋斌便將董彪在樹叢後換人的經過說了一下。丁炎變色道：「他們一定有什麼陰謀？」

宋斌問道：「會不會是他們巳找到金磚？」

「有可能，咱們快去告訴老大！」

朱鳳道：「也有可能不是，他們只想消滅咱們！」

「哼，他有此本領嗎？」

「要想一口氣殺掉咱們，他自然沒有本事，但逐個擊破便綽綽有餘了！」

丁炎想了一下，道：「三妹你認爲他們要誘殺你們兩個？」

「有這種可能！現在不是兩個，而是五個！」

丁炎臉色一變，冷笑道：「沒這樣容易！」

「也許是他們的確有了金磚的下落，所以要先將咱們殺死一些，才動手去挖金磚！」

丁炎道：「金磚他們動不了的！」

朱鳳含笑問道：「你有啥好辦法？」

「老大一定有辦法對付他們！」

宋斌道：「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先找到董彪及諸大勝！可能他們先引開咱們的注意，而另派人去挖金磚！」

丁炎道：「老宋，你是出了名的老狐狸，主意該由你出！」

「但咱們現在人手不足，除非分開去找他們！」

丁炎眼珠子一轉，道：「咱們三個一道，你們兩個一道，一齊去找，同時找人去通知老大！」

朱鳳道：「派誰去通知老大？外人可不行，萬一他們表面上答應，骨子裏却不讓老大知道，咱們可是白費心機！」

丁炎立即對另一個手下說道：「老黃，你吃了早飯就回去！老高留下來協助咱們！」

朱鳳道：「丁大哥，小妹跟你一道，老宋跟老高一道走，你看行不行？」

丁炎想了一下，道：「也好！」

說着老高巳買了些糕點油條回來，五個人匆匆吃飽，宋斌便道：「三姑，老漢跟老高向北行，你跟老丁向南搜查，老黃則去報訊！」他說了又向朱鳳打了一個眼色。

朱鳳點點頭，心中暗罵道：「這老狐狸倒會挑輕揀重！」因爲沂源之北是魯山山區，宋斌要解決老高，很容易做到不露痕跡，而南方則大多是居住區域，殺人雖然容易，但要做得乾淨，就困難得多了，而且還有一個老黃要解決！

丁炎沒有意見，當下訂下三日後再回沂源交換消息，五個人便出發了。由於馬東英在沂源的東南方，所以老黃跟他們一道走，但只能半天的路，雙方便要分手。

朱鳳一直在盤算這個問題，要在上午將他兩個都一齊解決，否則，等到分手之後，

便可能找不到老黃了，只要老黃回到馬東英的身邊，危機便大了。

朱鳳還有一個希望，最好出城時能與二姐聯絡上，然後由他們負責解决老黃，可是一路上都見不到朱雀他們三人，更要命的是，丁炎與老黃似乎有了默契，他倆有意無意地將朱鳳一前一後夾住，朱鳳假如用冷槍幹掉前面的老黃，自己也難免要吃丁炎的冷槍；若回頭射殺丁炎，又顧不了前面的老黃。

丁炎見她沉吟不語，忍不住道：「三妹，你在想些什麼？」

朱鳳心頭一跳，却裝出冷漠的神情。「沂源之南這地方有多大？憑咱們兩個人，要去找一個董彪，難道不用動腦筋嗎？假如他藏在什麼地方，就算再多二倍人，也不容易找得到！」

丁炎道：「三妹，你一向主意最多，依你看，咱們該怎辦？」

朱鳳瞪了他一眼，道：「你以爲姑奶奶的主意是上天賜的嗎？是想出來的，你自個爲什麼不動動腦筋？」

丁炎尷尬地一笑，道：「俺沒你的本事！」話雖如此，他仍然保持在朱鳳背後的位置，朱鳳恨得牙癢癢的，但又奈不了他何！

老黃則仍慢條斯理地走在前面，良久，丁炎忽然問道：「三妹，你想到了沒有呀？」

朱鳳轉頭問道：「難道你巳經想到了嗎？」

「俺有一個提議，只怕說了出來，三妹要笑俺！」

朱鳳道：「你幾時怕過我？說吧，姑奶奶絕不笑你！」

「像咱們現在這樣，一定找不到他！」丁炎道：「俺提議咱們沿村莊找尋！第一，最低限度，可以避免他們在背後放冷槍；第二，董彪絕不會在荒野路上等咱們，匿在農莊內的機會比較大；第三：萬一他眞的會在郊野上出現，咱們也可以看得到！」

老黃道：「俺第一個讚成！」

朱鳳心中暗道：「誰不知道？哼，丁炎是不是懷疑姑奶奶要殺他？」可是她又提不出反對的理由，只好道：「這建議很好，咱們就先走到左方那條村子去吧！」

老黃立即撥馬改道。田間小道甚窄，不但不能並肩馳馬，甚至馬匹也不敢急行，對朱鳳的形勢更加不利。

到了那村子，三人策馬在村裏走了一匝，然後繼續前進，時間逐漸流逝，朱鳳還想不到辦法，甚是焦慮。

中午，到了一條大村，想不到那裏竟有一間簡陋的飯店，三人入內吃飯，老黃吃了飯，立即站了起來道：「大哥，三姐，俺先走一步！」

丁炎道：「你走吧，俺會帳！」

朱鳳道：「咱們也走吧！」

丁炎道：「不，走了半天，再歇一下，說不定晚上還得在郊外過夜！」

「枉你是男子漢，也這般沒用！」

「三妹不是說用腦想，才是最好的方法嗎？」丁炎笑道：「咱們先估計一下，董彪會走那一條路，然後再上道！」

朱鳳道：「這一帶的情況，咱們不熟悉，說不定他有什麼拜把兄弟，住在這裏，往村裏一藏，咱們根本找不到！好辦法姑奶奶就沒有了，不過倒是還有一個笨辦法！」

丁炎問道：「什麼笨辦法？」

「就是將勤補拙！」朱鳳一本正經地道：「咱們坐在這裏，他根本不會自己鑽出來，站在你面前！」

「但這個……」

朱鳳站了起來，道：「你不走姑奶奶自己走，晚上再來這裏集合！」

丁炎沒辦法，只好叫跑堂的算帳，他付了帳之後，便與朱鳳出店。出了村子，遠遠見到老黃的背影，朱鳳心中冷哼一聲：「他走得倒快！哼，再快姑奶奶也追得上你！」

走了一陣，行人巳漸稀，丁炎忽然道：「這裏是有座茅厠，三妹你等等，俺進去解個手！」

朱鳳心中暗喜，道：「好吧，速去速來！」

丁炎一閃進茅厠，朱鳳便跟着竄進，心中想道：「你以爲姑奶奶不敢進去？」她掏出宋斌給她的「大白龍」，悄悄閃進茅厠。

丁炎正對着尿缸撒尿，淙淙的水聲，將朱鳳輕微的脚步聲蓋住，到他發覺不對時，後腰上巳多了一根冰冷的槍管！

丁炎雖然不如朱鳳的足智多謀，但他總算也是見過風浪的老江湖，一想便知道是誰了，只見他身子一震，將尿忍住，道：「三妹，你怎地跟俺玩這個把戲？」

「你繼續撒吧，這樣蹩着不舒服！」

「您的槍不拿開，俺撒不出來！」

「那麼你也不用再撒了！」

丁炎一驚，忙道：「這裏人來人往的，你不怕讓人發現？」

「哦！謝謝丁大哥的關心，小妹心領了！」

丁炎忙又道：「三妹，你心中打什麼主意，俺知道，咱們一齊合作吧，你要大份，俺拿小份！」

「做你娘的春秋大夢！」

「俺一個子也不要，甘願替你做個跑腿！」

「你還不配！」

丁炎一聽，知道沒有轉圜的機會，正要拚死掙扎，不料朱鳳也不想再躭擱，食指一扣，「卜」的一响，只見丁炎身子一抖，接着便軟軟的癱倒。朱鳳還怕他未死，又補了一槍，然後將他身上的錢摸掉，施施然出去。

茅厠外面有人要進來，見朱鳳自裏面出來，有點奇怪，忍不住多看她幾眼，朱鳳怒道：「看什麼？女人不能上茅厠嗎？」說着翻身上馬，向老黃的方向追去。

她馳出十多丈，才聽到茅厠裏的驚呼聲，她急馳二十多丈，便見到老黃的背影，朱鳳想了一下，冒着讓老黃思疑的危險，急馳而去。

當朱鳳到老黃背後二十丈時，老黃便發覺了，驀地轉過頭來，詫聲問道：「三姐，你……丁大哥呢？」

「丁大哥不知是不是吃錯了東西，吃飽飯之後，就說肚子不舒服，走到半路，他便說要去茅厠，可是等到現在他還沒出

來，你快進去看看！」
　老黃不能盡信地道：「是眞的嗎？」
　朱鳳道：「你不相信就算了！但萬一丁大哥有什麼事，你可要負責！」
　老黃道：「俺怎能負責？俺巳跟他分手了！」
　「可是你見死不救！姑奶奶要救他也不行，姑奶奶是一個女人，怎麼能去茅厠的？」
　老黃心中暗暗冷笑：「你什麼地方不敢去的？」他想了一下，道：「那好吧，請三姐在前面帶路！」說着他手巳落在腰間的槍柄上。
　朱鳳冷笑一聲：「你這算是什麼？胆小鬼，也不怕丟人！」她左手一拉馬韁，那馬慢慢地轉着身，就在這時候，她忽然一彎腰，身子伏在馬腹後！
　老黃反應也快，拔槍而出，砰的一响，子彈射在空處，他眼利，見朱鳳的槍自馬腹下伸出來，忙再扣動扳機，「砰！」子彈射進馬腹裏，那馬負痛，狂跳起來！
　與此同時，朱鳳的槍也叫响了，但老黃早巳甩蹬滾身，跳落草叢裏！
　朱鳳也跳落地，滾在一棵樹後，老黃「砰砰」兩槍，子彈都在她肩旁擦過！
　朱鳳探頭回了一槍，但老黃同樣亦匿在樹後，子彈嵌在樹幹內！
　老黃叫道：「朱鳳，你這臭婊子，今次死定了！丁大哥一定被你害死了，你以爲馬老大還會放過你嗎？」
　朱鳳冷冷地說道：「如果姑奶奶連你也打死，將你的屍體拿去餵狗，他會知道嗎？」
　老黃打了一下哆嗦，色厲內荏地道：「你打不死俺的，你敢過來嗎？」
　朱鳳笑道：「咱們耗着吧！姑奶奶有兩柄槍，子彈比你多，最後你還得乖乖投降！」她嘴上說得輕鬆，心中却不斷地盤算着。
　老黃一探頭，她便一槍打了過去，他怕消耗子彈，不敢輕易再冒險探頭回擊，因此朱鳳便利用這點，快步竄到另一棵樹後去，再向旁竄到第三棵樹後。
　老黃久久沒聽見槍聲，忍不住探頭出去，開了一槍，又不見對方回擊，不由叫道：「臭婊子，你在那裏？」
　朱鳳不答，老黃心中越發慌張，繼續罵道：「妳不敢回槍，就是承認自己是臭婊子！」
　朱鳳臉上閃過一抹殺機，老黃找不到她的踪影，心頭怦怦亂跳，一顆腦袋，搖來晃去，怕朱鳳突然在自己面前出現，他等了一陣，終於忍不住站了起來，猛地奔向另一棵樹後！
　不料這却更加接近朱鳳，就在他在樹後探頭探腦之際，朱鳳倏地閃出，一掌切在他手腕上，老黃出其不意，嚇了一跳，手槍跌落地上，他一驚之後，急忙後退，朱鳳飛起一脚，將他踢倒！
　老黃一挺腰跳了起來，叫道：「臭婊子，老子跟你拚了！」一拳搗出！
　朱鳳身子微微一閃，趁他站脚未穩，一拳搗在他胸膛上，老黃蹬退了兩步，朱鳳迫前，左掌一揮，「啪」的一聲，在他臉上摑了一掌，「你敢再罵一聲，老娘便要你死得更加痛苦！」
　老黃像發了瘋的野狗，上前要摟抱朱鳳，朱鳳雙臂一張，一提膝，撞在他小腹上，老黃額上冷汗爆出，痛得彎下腰去。
　朱鳳連續幾拳擊在他後背上，老黃跌落地上，和身一滾，抓住朱鳳的褲子，用力一扯，朱鳳下意識地一退，「嘶」的一聲，褲管巳被抓破，她一怒之下，掏出「大白龍」開了一槍，老黃登時不能動彈！
　朱鳳殺死了他，怒氣仍然未息，忍不住伸脚在他身上踢了幾脚，罵道：「打死你，倒便宜了你！」她剛收起了槍，便聽到一陣匆促的脚步聲，待他要找地方躲藏，巳來不及了！
　只見屋後奔出幾個漢子，朱鳳一見，臉色登時變了，原來帶頭那個正是馬東英的手下的第一親信，馬海！
　馬海也是馬東英的堂弟，他在馬東英面前說一句話，頂得別人十句！
　馬海見到樹下的情況，臉色也是一變，澀聲說道：「朱三妹，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你爲什麼不問他！」朱鳳一時間想不到藉口，只得胡謅一番。
　馬海怒道：「他巳讓你打死了，還能說話？」
　「你沒看見姑奶奶的褲管破了嗎？」朱鳳的腦筋果然靈活，這刹那間便想到藉口：「想不到這小子，竟然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馬海一怔，道：「你說什麼？他，他想……」
　「他想强姦姑奶奶，姑奶奶一槍斃了他，還不是便宜了他！」
　馬海語氣稍軟：「他怎敢强姦你？」
　朱鳳道：「俺騎馬來到這裏，碰到他，他便對姑奶奶風言風語，姑奶奶耻笑他幾句，不想他竟然動傢伙，要不是姑奶奶見機得快，早死在他槍下了！你們瞧，那匹馬就是讓他打死的！」
　馬海道：「老黃雖然好色一點，但他胆子一向不大，只喜歡去逛窰子，不喜歡採花，他怎會……」
　他旁邊一個漢子道：「現在他人巳死了，任憑她怎樣說都沒有人證！」
　不料，話音剛落，樹上忽然傳來一個聲音：「這話就錯了，俺可是個人證！」
　馬海與朱鳳一齊將槍抽了出來，喝道：「誰？滾出來！」
　樹上的人道：「慢來，你們都把槍收起來，俺才敢下去！」
　朱鳳道：「你不下來，難道姑奶奶不會用槍迫你下來嗎？」
　那人道：「眞是好人難做，好吧，醜婦終須見家翁，俺來也！」颼的一聲，只見樹上跳下一個穿白唐裝衣服的人來。
　朱鳳道：「你到底是誰？幾時躲在樹上？」
　那人笑嘻嘻地道：「俺在上面睡覺，讓你們的爭吵聲吵醒的。」
　馬海道：「先報上名來！」
　「你們是要聽俺的名字，還是想知道事情始末？」
　馬海的手下說道：「二哥，先聽他說說！」
　馬海道：「好，你說吧，如果胡說八道，老子的子彈可不認人！」

　那人轉頭道：「姑娘是由這邊來的是不是？」他指一指朱鳳的去向，朱鳳心頭一怔，不知他葫蘆裏面賣什麼藥，只好含糊地應了一聲，那人又道：「這個死人則是由這邊來的！」他又指向朱鳳來的方向。「他們一個由這邊來，一個由那邊來，正好在這裏碰上了！」
　朱鳳心中忖道：「這人是胡謅的，還是故意替姑奶奶遮瞞？」當下語氣巳稍軟：「你快說下去，免得別人誤會我！」
　那人道：「你一見他便叫道：『喂，老黃，你匆匆忙忙的要去那裏？』」
　馬海道：「老黃怎答她？」
　那人轉頭對朱鳳道：「姑娘，你也太不該了！」
　朱鳳伸手暗暗握住槍柄，冷冷地道：「姑奶奶什麼事不應該？」
　馬海道：「你別管她，快說她怎不應該？」
　「那老黃還沒答覆她，這姑娘便道：『哎唷，老黃，最近長帥了！』那人故意學女腔，忸忸怩怩地道：『你別害咱們女人！』老黃問：『俺怎樣害你們女人？』姑娘道：『害她們爲你相思呀！』老黃笑道：『可惜三姑你不會爲俺相思！』姑娘又道：『你連姑奶奶的豆腐也敢吃？』」
　他說到這裏，馬海的手下巳忍不住笑了起來，那人轉頭道：「姑娘，你這是放火嘛，婦道人家，說這種話，實在太不應該！」
　朱鳳暗暗舒了一口氣，沉聲道：「姑奶奶的事，你管得着？」
　馬海道：「後來呢？」
　「老黃道：『不吃白不吃！』姑娘道：『今天看你順眼，不跟你計較，你以後最好小心一點！』那老黃不知死活，又涎着臉道：『三姑，您既然看着俺順眼，就成全俺一次吧，俺想你想得快瘋了！』姑娘火了，大聲道：『什麼？你要姑奶奶陪你睡覺？』」
　他說到這裏偸眼瞧了她一下，見她神態舒坦，便說得更加活靈活現，「老黃說：『不敢，是俺陪你睡！』姑娘哼了一聲：『我操你娘的蛋，也不去瞧瞧鏡！』老黃下不了台，就道：『你別神氣，聽說瞎眼的漢子你也陪過了！』大概這種瘡疤，姑娘不想讓人揭吧，就摑了他一巴掌，呶，你們瞧老黃的臉蛋還有指痕哩！」
　朱鳳心中又是感激又是生氣，馬海他們都去檢查老黃的屍體，那人突然回頭向朱鳳扮了個鬼臉。
　馬海道：「再說下去！」
　「姑娘摑了他一巴掌，他就老羞成怒了，掏出槍來開了一槍，將那馬打死了……後來他們你一槍，我一槍，打得不亦樂乎，嚇得俺在上面不敢下來，以爲可以看一齣野鴛鴦荒郊大戰，那知道變成血染田陌！」
　朱鳳罵道：「你嘴裏乾淨一點，要不然姑娘就要你的命！」
　「姑娘，這眞是好人難做呀！」
　馬海站了起來，道：「你的話，有幾成是眞的？」
　「你不相信，眞的也會當假的！還問俺幹什麼？」那人有點忿憤。
　朱鳳道：「馬老二，我朱鳳會無端端殺人嗎？你回去問老大去。」
　馬海哼了一聲：「喂，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大白龍！」那人神氣地道。

英雄救美

　大白龍這三個字一出，馬海脫口道：「你眞的是大白龍？」朱鳳想起宋斌給她的那柄槍，不由哈哈地笑起來。
　那人望了朱鳳一眼，道：「大白龍這三個字，雖不是响噹噹，但你應該不會陌生！」原來山東有兩個喜穿白衣白褲，神出鬼沒的，人家都稱他白龍，但兩位白龍很容易混淆，所以先出道那位，年紀又較大，便冠以一個大字，後出道那位，便只能冠以小字了。
　大小白龍有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獨行大盜，而且難分正邪，雖然幹的都是沒本錢的生意，但偶爾也會做些刼富濟貧的事，他倆名頭雖大，但認識他們的人却極少，原因是他倆平時都以眞名示人，做案時幪上汗巾，却自稱白龍，所以也可以說是神秘之至的人物。
　除此之外，尙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甚驕傲，做案時不但穿白衣，而且留下白龍的標誌，官府多方通緝追捕，都讓他們逃脫。
　當下馬海道：「你眞的是大白龍？聽說你平時不以大白龍名號示人的，今日爲什麼一反常態？」
　大白龍冷哼道：「聽說馬老二與官府沒有來往，俺不用担心被你出賣，不過俺還是要聲明一下，希望你們代守秘密。」
　馬海的手下道：「最近半年沒有你的消息，咱們還以爲你已被局子裏的人抓去了。」
　大白龍又哼了一聲：「那些飯桶，抓得到俺？假如他們抓到俺，還有不大事張揚，出榜安民的，俺不過是去了一趟上海罷了！」
　朱鳳問道：「你去上海做案？」
　「那是人家的地頭，俺才沒那麼笨，是去花錢！」大白龍嚮往地道：「不去大上海走走，豈不是白活？」
　朱鳳又問了一句：「上海眞的是那麼好？」
　大白龍道：「十多層高的樓房大廈，你們見過沒有？電車、大百貨店、跑馬場，還有那些外國人的排場，嘖嘖，眞是百聞不如一見！」
　朱鳳不屑地道：「哼，臭美，上海那麼好，你又回來？」
　「哎，上海是個銷金窩，什麼都要錢，鈔票花光了，能不回來？」大白龍抬頭望天，神經地說道：「老實說，只要俺有了錢，一定要再去，而且想辦法在那裏生根！」
　朱鳳心頭一動，不再說話，大白龍道：「嗯，你們沒事了吧，俺也要走了！」
　朱鳳說道：「馬老二，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認爲姑奶奶殺了他是冤的，你就擺下道子吧，要動刀動槍或者拳脚，隨便你！」
　馬海吸了一口氣，說道：「到時候，如果老大問起來，希望你能够向他解釋一

下。」

「不用你說，姑奶奶也會對他說去！」朱鳳先下手爲强：「你們要去那裏？」

馬海道：「出來溜溜，哎，聽說老宋不在萊蕪，他去了什麼地方？」

「姑奶奶又不是他老婆，怎知道！」朱鳳說着牽了老黃的馬，跳上馬背向來路走去了。

馬海在後面問道：「三妹，你要去那裏？」

「姑奶奶本來也只出來溜溜的，不過現在可有了目標！」

「什麼目標？」

「跟着大白龍，看他攪什麼鬼？」

馬海沉吟了一下，對手下道：「咱們將老黃埋了吧！」

他一個手下輕聲罵道：「這騷娘子也眞狠，他奶奶的，見到大白龍就好像三魂不見了六魄似的，敢情是動了春心！」

朱鳳追到大白龍身後五丈，大白龍忽然站住：「姑娘你敢跟着我？」

朱鳳哼了一聲，道：「姑奶奶怕你什麼？」

大白龍吃吃笑道：「你用不着怕俺，不過俺有點替你担心。」

「担什麼心？」

「你不怕去茅厠的人，認出了你，大聲一叫，馬海知道，俺再帮你，他也不相信！」

朱鳳臉色微微一變：「姑奶奶幾時求過你？偏你自獻殷勤！」

大白龍笑道：「眞是好心不得好報，那你跟着吧！」他洒開大步而行，嘴裏吹着口哨，走了一程，已遠遠見到那座茅厠，而茅厠外面，還圍了很多人，朱鳳胆子雖大，這當兒也猶疑起來，不知還跟不跟他。

那知大白龍知趣得很，忽然向左一拐，喃喃自語地道：「你到底是位姑娘，俺何必令你難做？」

朱鳳心中有氣，可是左右都是阡陌，馬匹不能通過，只好也向左轉去，大白龍喃喃地道：「俺活了這般大，還沒試過讓姑娘跟着，眞是過癮呀！」

朱鳳再也忍不住，雙脚一夾，馬匹竄前，馬鞭一揮，向大白龍後肩抽去，大白龍背後好像長了眼睛，忽然向前奔跑，朱鳳那一鞭便落了空，她怒道：「好，看你的腿快，還是姑奶奶的馬快！」

大白龍大聲叫道：「救命呀……救命呀！」

田裏的農夫都抬起頭來，有幾個好事的跑了過來，問道：「什麼事？」

朱鳳大聲罵道：「姑奶奶的事要你們管！」

大白龍苦着臉道：「您高抬貴手，饒了俺吧！」

朱鳳哼了一聲：「好吧，這次姑奶奶記上了，下次你再敢亂說，姑奶奶就不饒你！」

大白龍哭喪似的道：「什麼胡說八道，自小訂的親，問你幾時才肯過門，也要打！」

朱鳳大聲道：「你說什麼？你再敢說，算你有種。」

大白龍道：「好啦好啦，俺的好妻子，你別發脾氣，你一發脾氣，俺就連飯也吃不下了！」

那農夫見他們是一對活寶貝，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朱鳳氣得銀牙緊咬，又不敢當衆動武，只好道：「快走！」

大白龍大喜道：「表妹，你肯原諒俺啦？」

朱鳳怒道：「你再敢胡說八道，姑奶奶就斃了你！」

大白龍忙道：「好好，體貼的話兒，咱們回家後再說！」說着便替朱鳳拉着馬韁走前，「表妹你坐穩呀！」

朱鳳忍着氣：「等下你就知道姑奶奶的厲害！」走了一程，朱鳳馬鞭悄沒聲息地一捲，不料大白龍適時鬆了馬韁，鞭子抽在馬頸上，那馬一吃痛，突然竄跳起來，幸而朱鳳馬上功夫了得，才沒有被掀下來。

大白龍在後面叫道：「表妹，你等等俺！」

朱鳳抽出槍來，叫道：「你眞的不怕死嗎？」

大白龍驚叫一聲：「大白龍，別開玩笑！」

「你知道這是大白龍就好，姑奶奶正要試試，是我這大白龍厲害，還是你那大白龍厲害？」

「當然是你那大白龍厲害，俺在上海見得多了，唏……」

朱鳳忽然收起槍來。「姑奶奶不跟你玩了，你過來吧！」

「你會打我，我不過去！」

「你眞的不過來？」

「是你要跟着我的，可不是俺要跟着你！」

「你再不過來，姑奶奶就開槍。」

大白龍嘆了一口氣，道：「那沒有辦法啦！」他裝作提心吊胆地走上前去，朱鳳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大白龍一呆，喃喃地道：「表妹，你眞美！」

天下間的女人，恐怕找不到一個，不喜歡人家稱讚她美麗的，何況朱鳳的確是個美人，當下强忍着心頭的喜悅，板下臉道：「你敢再胡說！」

「寃枉，這是俺的心裏話，你的確是美呀！這算是胡說嗎？」

「姑奶奶不跟你歪纏……」朱鳳頓了一頓，才說道：「想不到你這個人也挺怪趣的！喂，姑奶奶問你，你爲什麼要替我圓謊？」

「我不忍你這朶鮮花似的姑娘，死在馬海槍下！」

「哼，還不知鹿死誰手呢！嗯，你這句話，三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三歲小孩子，當然不懂！」

朱鳳臉色稍霽，問道：「你眞的去過上海？那裏生活怎樣？」

「好，就像天堂！不過什麼都要錢，有錢就像天堂，沒錢就是地獄！」

「你不是說要在那裏生根嗎？有什麼辦法？」

「俺本來有個計劃，在山東『賺』一筆錢，到上海結婚……對了，上海人不興叫娶老婆，他們叫結婚，這是時髦！」大白龍道：「結了婚，做點小生意，就不用

憂愁吃喝的啦！啊，你坐過小汽車沒有？嘟嘟，像飛馬一樣的快！不過我現在要改變計劃了！」

朱鳳訝然問道：「你不去上海嗎？」

「去，不過要在山東結婚！因爲俺到現在才知道咱們山東也有漂亮的姑娘！」

朱鳳嫣然一笑，道：「誰肯嫁給你這呆鳥！」

「表妹你太令人失望了！」

「你又胡說！」朱鳳聲音雖高，却不嚴厲。「上海的路，你都熟？」

「當然囉，半年時間了！不論是市裏的，還是外灘，都瞭如指掌！」

「那半年，你都幹什麼的？」

「嘿，節目可豐富了，上馬場、上舞廳、泡澡堂、遊山玩水，再呆上幾年也不膩！」

「上海的女人漂亮嗎？」

「不錯！可是所見的都不如你！」

「哼！你要死！連姑奶奶的豆腐也敢吃！」

「姑娘你問這許多，敢情也想去上海？那好哇，咱們一起去，俺義務做你的响導！」

「別臭美，誰要你帶路！姑娘有錢，還怕沒路可走？」朱鳳問道：「你要去那裏？」

「去沂源。」

朱鳳心頭一動，問道：「去沂源幹什麼？」

「你走你的，俺走俺的，姑娘問這個幹什麼？」

「不說就算了！」朱鳳心中想道：「這人敢情是在裝傻……嗯，莫非他也是爲了那批金磚的？」想到這裏，她立即警惕起來。

兩人默默地走着，朱鳳雖然急着回去，但却捨不得放馬而馳，大白龍道：「假如俺能跟姑娘一齊騎馬就好！」

朱鳳哼了一聲，雙脚一挾，那馬便竄前去了，大白龍大聲在後面叫道：「喂，表妹你等等我！」

朱鳳抽了幾鞭，馬匹絕塵而去，心中想道：「等姑奶奶試試他！」她一口氣馳回沂源，日頭還未下山。

到了旅館，宋斌既未回來，連朱雀他們三個的踪影也沒有，她有點焦急，在鎭裏找了一下，才回旅館洗澡。一倚在澡盆裏，腦海裏不由浮上大白龍的影子來。「這小子說的是眞還是假的？」

她目光落在自己的軀體上，心底泛上一陣驕傲。「看他那色迷迷的熊相，哼……他大白龍也不是無名之輩，只是他想吃天鵝肉，還得姑奶奶同意！不行，他越想要，姑奶奶越要吊吊他！」

朱鳳吃過晚飯，不見宋斌回來，心中暗道：「那條老狐狸不會因爲探到消息，而甩掉我吧？」她越想越覺得有可能，忍不住插上槍，悄悄溜出旅館。

街頭上還有行人，朱鳳到飯店、旅館外面去溜躂，希望找到紅頭繩，可惜到處都找不到。朱鳳想了一下，決定北上找宋斌。

她回旅館牽了馬，便向北前進。今夜天上有月，走夜路的，方便得很，朱鳳放馬而馳。

馳了五六里，路上已沒行人，路旁的樹木也漸多，路也崎嶇起來。朱鳳晚上喝得湯多，有點便急，到了一樹叢林，便下馬將馬匹縛在樹上，然後入林便溺。

剛蹲下不久，忽然聽見馬匹的嘶叫聲，朱鳳吃了一驚，顧不得只溺了一半，連忙拉好褲子，匿在樹後探視。

那馬只叫了一聲，便沒有聲息，她暗道：「也許馬兒被黃蜂叮了一口吧，別疑心生暗鬼！」

可是她到底不放心，抽出匣子炮，慢慢出林。

到了林外，那馬匹已不見，朱鳳知道不妙，只聽到一個人叫道：「朱丫頭，你已經被包圍了，快投降！」

朱鳳反應極快，食指一扣，發了一槍，同時急忙又鑽進樹林！與此同時，對面樹上响起一陣槍聲，子彈「刷刷刷」地射在她剛才所站的地方。

朱鳳連忙跑步向另一端，不料，到了樹林的邊緣，那邊也响起一陣槍聲，朱鳳匿在樹後，心頭怦怦亂跳，不知來的是什麼人。

過了一陣，她再也忍不住，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朱鳳，乖乖的你就把槍抛出來，擧着雙手出來！」對面樹上有人叫道：「要不然，宋斌就是你的榜樣！」

朱鳳心頭一跳：「莫非老宋已給他們幹掉了？」當下又問道：「你們是董彪的人？」

「咱們是什麼人，根本不要緊，要緊的是你的命！還不快投降！」

「姑奶奶投降有什麼好處？」

「免你一死！」

朱鳳「咭」的一聲笑了出來：「姑奶奶把槍丢掉，更加生死由人！」

「不投降，死得更慘！」

朱鳳已探準這人藏在什麼地方，倏地自樹後竄出，「砰」的發了一槍，慘叫聲過後，便是「蓬」的一道重物墮地聲！

朱鳳竄回樹後，林外才响起一陣激烈的槍聲。朱鳳悄悄爬上樹。外面的人，不斷叫喊，朱鳳充耳不聞，沉着應變。

她經歷的風浪也不可謂不少，但這次最要命的是她失去坐騎，否則憑她的槍法和精湛的騎技，大有機會逃脫！

朱鳳越想越是發怒，不禁後悔單身在夜間上路，現在唯一的希望，便是二姐他們能及時趕到，助自己一臂之力，希望能趁亂脫身！

希望總歸是希望，惡劣的形勢仍未改變；就在這時候，朱鳳發覺外面的叫喊聲已停止了下來，她心頭一喜，暗道：「莫非他們跑了？」

此念一起，她又推翻了自己的看法，董彪既然想置她於死地，又怎會無端端跑了？但爲什麼沒有一絲聲息？朱鳳想着，心底忽然湧上一陣恐懼！

暴風雨前的寂靜，最令人心驚！

朱鳳悄悄自身上取出一條細繩子來，那繩子的一端，繫着一隻小鈎，一對眼睛向四處瞄射。忽然她發現幾道黑影，自林深處閃了出來。

朱鳳咬一咬牙，暗道：「姑奶奶就算死，也要找幾個墊背的！」她瞄了準，「

砰砰」兩槍，幹掉二個人！

當那二個漢子倒地之後，對方才回槍，可算黑暗中看不清楚，二來朱鳳已利用那條繩子盪到另一棵樹上去，回手又發了一槍！

那幾個未死的漢子立即匿在樹後高聲呼叫：「她在這裏，還未逃！」

朱鳳心頭一動：「原來他們以爲姑奶奶已經逃脫了！早知不開槍！」

隨着那些漢子的叫聲，林外又閃進幾個黑影來，朱鳳忽然溜下樹，拾起一塊石頭，向另一棵樹拋去，石頭擲中樹枝，枝搖葉動，幾個漢子探頭出來發槍，朱鳳乘機又幹掉一個！

她發了槍之後，又換了一棵樹，但對方也乘機前進，有人道：「將她包圍起來，活活困死，不用急，不用怕！」

朱鳳心中罵道：「操你娘的蛋，不怕死的便來吧！」話雖如此，但她面對死神，饒得她平常大胆，這時候也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黑影越來越多，槍聲也越來越密，朱鳳越打越退，不久已退至樹林的另一端，就在此刻，背後也響起一陣槍聲，朱鳳和身在地上一滾，匿在一塊石頭後面，擧槍回擊，她連發三槍，中了兩個，可是仍沒法將對方的氣燄壓下！

林中的人叫道：「好啦，她四周受包圍了，咱們迫過去！姓朱的，你乖乖投降吧！」

「做你媽的大夢！」朱鳳探頭發了一槍，可是如今她四面受敵，再無險可守，一顆心急得幾乎由口腔跳了出來。

她呆了半晌，決定冒死衝出去，她身子一動，槍聲便響了起來，子彈「颼颼」地在身旁擦過。

與此同時，她頭頂上忽然飛過一顆黑黝黝的東西，接着背後便響起一個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震得她幾乎失去知覺，而槍聲也在這刹那停了一下，接着便是此起彼落的呻吟聲！

緊接着又是一陣嘹亮清脆的槍聲，但子彈却不是射向她，而是掃向林外的那些人身上，混亂中，有人叫道：「姓朱的同伴來了！」

朱鳳跑到一塊石頭後面，一邊探頭發槍，一邊忖道：「莫非是宋斌來了？這老狐狸還說炸彈已用光了！」

她心念未了，前頭又響起一個激烈的爆炸聲，黑暗中閃過一道亮光，天動地搖之後，大地一片寂靜！

這兩枚炸彈似乎將所有的人全都震慴住了，朱鳳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突然長身向外竄去，樹林之外是一條小路，路旁不遠之處，又有一叢樹林，只要衝到那裏去，雖然未必能够脫險，但起碼可以暫時脫險！

她剛跑了十來步，還未到樹林，便聽見一個人叫道：「姑娘，這邊來！」話音一落，一梭子彈，向她身後掃去！

朱鳳只見旁邊一棵大樹後面，伏着一個黑影，那人掃了一梭子彈之後，轉身便跑，朱鳳在這時候，早已沒了主意，不由自主地跟他奔跑！

那人並不入林，反向林旁跑去，那裏繫着一匹馬，黑暗中看不清楚到底是什麼顏色，而背後又開始傳來稀稀疏疏的槍聲了！

那人解下馬韁，翻身上馬，叫道：「上來吧！」

朱鳳像受了催眠一樣，跟他上了馬！那人雙脚一挾，馬兒便洒開四蹄向前飛馳而去！

馳了一陣，背後的槍聲已聽不到，估計已脫險，朱鳳一顆心才逐漸放鬆，夜風吹來，撲打在臉上，有點疼痛，但朱鳳反而覺得充滿生機！

那人只顧策騎，朱鳳忍不住問道：「您是誰？」

那人哈哈一笑，頭也不回地道：「你是該猜得出！」

朱鳳心頭一動，猜到了幾分，却故意道：「姑奶奶一向不喜歡瞎猜，你不說便算了！」

那人輕輕一嘆，道：「俺兩番救你，你就算不喜歡俺，就算不說聲多謝，語氣也該溫柔一點！」說着回過頭來，赫然是大白龍！

兩人同馬而坐，他這一回頭，鼻尖幾乎擦到她的鼻頭，不知爲什麼，朱鳳已會過不少男人，但這時候，芳心忽然怦怦地跳動起來！

「表妹，你爲什麼不說話？」

朱鳳忽然輕輕摑了他一巴掌。「你雖然救過姑奶奶，却不能吃我的豆腐！」

「俺冒死救你，你連一句表妹也不許俺叫，咳咳，這有什麼價值？」大白龍剛說畢，朱鳳忽然跳下馬背，他忙問：「喂，你要去那裏？」

朱鳳頭也不回地走了，大白龍道：「姑娘，你的子彈已不多……」

朱鳳倏地回頭道：「但要殺死你還足够！」

大白龍笑道：「殺死俺，於事何補？就怕他們追上來！」

「他們走路沒這麼快！」

「你以爲他們沒有安排人手，埋伏在附近？」

朱鳳心頭一震，嘴上仍冷冰冰地道：「姑娘的事，不用你管！」

大白龍低聲道：「姑娘你要去那裏？俺送你一程吧！」

朱鳳心腸一軟，心中已十分願意，臉皮還放不下來。「你是誠意的，還是另有目的？」

大白龍語氣有點不悅。「俺有啥目的？最大的陰謀，不過是殺死你而已，但假如我要殺你的，又何必救你於先？」

朱鳳道：「好，姑奶奶相信，但你也該告訴我，爲啥兩番三次救我？」

大白龍抓抓頭皮，道：「這問題叫俺怎樣答你？這個……咳咳，姑娘是聰明人，其實你應該明白俺的心意的！」

朱鳳心頭一甜，垂下螓首，接着毅然道：「好，姑奶奶便乘你的馬！」她左掌在馬背上一按，身子便翻了上去。

大白龍策馬而行，問道：「姑娘，你要去那裏？」

朱鳳幽幽道：「姑奶奶也沒去處！」



大白龍心頭一跳，忽然將馬勒停，道：「你連要去那裏也不知道？」

朱鳳嘟着嘴，道：「姑奶奶本來要去找宋斌的，但他現在又死了，而……」她本想說不知道二姐的下落，但話至嘴邊便又忍住。

大白龍道：「宋斌？是不是有老狐狸之稱的那一個？」他見朱鳳應了，又問：「他甚麼事死的？」

「剛才聽他們說的！」

「你找他有甚麼事？」

朱鳳冷哼道：「你眞以爲救了姑奶奶兩次，姑奶奶便甚麼事情都得告訴你？」

大白龍嘆息道：「看來姑娘還不能相信俺？」

「相信你甚麼？」

「相信俺對你沒惡意！」

「人心隔肚皮，姑奶奶怎能相信你？」朱鳳幽幽道：「何況大白龍是怎樣子的人也沒人知道，誰知你是不是假冒的？」

大白龍哈哈笑道：「好，假如俺是假冒的，你認爲俺的眞正身份又是甚麼？」

朱鳳沉吟了一下，道：「假如你是官府的人，便不可能救姑奶奶，你若是董彪的人也無可能，除非你是……」

大白龍道：「我便是我，大白龍！不過希望姑娘在別人面前別叫我大白龍！」

「那叫你甚麼？」

「隨便你叫！」

「姑奶奶叫你龜孫子，你也會應？」

「你叫俺甚麼都沒問題，但不能汚辱到我的父母！」

「好，那姑奶奶便叫你大傻瓜吧！」

大白龍哈哈笑了起來：「大傻瓜勇救聰明的美人，傳出去一定成爲佳話！」

朱鳳粉拳在他後背擂了一下，嗔道：「你要找死？你在諷刺姑奶奶？」她擂了之後，才發覺一件不尋常的事，忖道：「姑奶奶爲啥打得這般輕？」

半晌，她見大白龍默默無語，不禁問道：「你生氣麼？小氣鬼！」

大白龍道：「誰說俺生氣？俺高興還來不及哩！」

「啥事兒這麼高興？」

「姑娘……你態度對俺好了許多！」

朱鳳臉上突地升起兩團紅暈，幸而四處漆黑，不虞被人發覺，她等心跳恢復正常之後才道：「你敢再無禮，姑奶奶便一槍幹掉你！」

大白龍心中忖道：「風聞這婆娘，隨便得很，不時跟男人上床，怎地俺吃她點豆腐，她便生氣？嘿嘿，九成是假正經，唉，女人眞他媽的麻煩！」當下道：「姑娘饒命！」

朱鳳「噗嗤」一笑，嗔道：「眞是大傻瓜！」話出口之後，芳心又怦跳起來。

大白龍忽然又說道：「老天爺最好不要亮！」

「天不亮有啥好？哼，當然囉，你幹的是沒本錢的生意，天黑正好行事！」

「不是，俺是怕天亮之後，你便要離開俺！」

朱鳳芳心又是一跳，罵道：「這是姑奶奶最後一次容忍你！」

「好好，俺不再說廢話！姑娘，咱們去那裏，你出個主意好不好？」

「先去沂源吧！」

「你不怕再碰到馬海嗎？萬一讓他知道你幹掉丁炎，可不好辦！」

朱鳳想道：「他怎會知道姑奶奶幹掉丁炎？哼，看來這小子並不傻！」她想了一下，道：「大傻瓜，你爲啥來這裏？」

「俺要去沂源找個朋友，誰知道他去了五井，所以便買了匹馬趕去了！」大白龍回頭道：「姑娘，你還去不去沂源？」

朱鳳還得回去跟朱雀他們會合，當下道：「誰說不去？馬海是啥東西，姑奶奶要怕他！」

大白龍一撥馬首，放馬馳去，道：「咱們快點回去，天還未亮，最好由俺先進鎭，看看馬海在不在那裏，然後出來通知你，好讓你有個準備！」

朱鳳芳心一陣甜蜜，嘴上却淡淡地說道：「隨便你！不過最好能在天亮之前趕

朱鳳忍不住回頭問：「你是誰？」

到！」

「好！」大白龍應了一聲，便拍馬急馳。那馬多馱了一個人，速度甚慢，到達沂源鎮，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他們在這時候進店，正是神不知鬼不覺！

到了一間客棧前，大白龍下馬進去開房，又拿了位住客登記册翻看了一下，不見有馬海的名字，這才出來，帶朱鳳進去，兩人開了相連的兩間房，臨進房時，大白龍道：「明早俺先下去查一查！」

朱鳳知道他要查甚麼，仍然冷冰冰地道：「你喜歡找事做，誰管得了你？」她關上房門，脫了鞋子，和衣躺在床上，她一夜緊張，身子雖然疲乏，但却毫無睡意，腦子裏一直盤旋着大白龍的影子。

自十六歲失身之後，跟她上過床的男人，少說也有十多二十個，可是却沒有一個是她眞正喜歡過的，那是她眼角高！她心目中的對象，不是有錢有勢，而是英俊瀟洒、風流倜儻。而且還得本領高強，最低限度也得跟她半斤八兩，更重要的一點，他在人前要像一頭威風的雄獅，但在自己的面前，要像聽話的小狗！

大白龍高大英俊，言談風趣，前面兩個條件可說頗爲合格，但他的眞正本領如何，朱鳳還不知道，至於最後的兩條件如何，就還得考驗！

大白龍也沒睡，他關上門之後，擦了把臉，便又悄悄開門溜出旅館，過了十分鐘就回來，這次他一躺上床，便呼嚕呼嚕地睡着了。

大白龍只睡了三個多鐘頭，當他九點鐘出旅館時，已是精神煥發。他仍穿着那套白色的衣褲，抽着烟在街上溜躂。這時候，鎮上的人都已開始忙碌地工作，人來人往的，十分熱鬧。

他在街上走過的情景，却讓朱鳳在窗隙處發現，心中甚覺好受：「這儍瓜果然言而有信，嗯，他對姑奶奶之好，眞的是……是喜歡我嗎？還是另有目的？」

正在心神恍惚之際，忽然又見大白龍走了回來，但在旅館外面，却讓人截住，朱鳳心頭一跳，忖道：「他跟誰接頭？」忙將窗子推開，探頭望下去。

只見一個漢子對大白龍哈腰行禮，態度十分恭敬，當他轉頭的時候，朱鳳發現他，赫然就是白靈猴！她心頭怦然一跳：「他倆怎麼會在一起？哼，莫非有甚麼陰謀？」

她心念電轉，決定下去偸窺，連忙揷上槍，外加一件披風開門出去。到旅館外面，朱鳳探頭外望，大白龍與白靈猴走向一家茶館，白靈猴到茶館外面時，轉頭四望，朱鳳連忙縮回旅館，心中暗道：「白靈猴鬼鬼祟祟，一定有甚麼詭計！」

朱鳳見他們進來茶館，便快步走過去。到茶館前，却不進去，在窗外偸窺，找到大白龍跟白靈猴的位置，便輕輕轉移，到他倆座頭的窗外，伏在窗台下偸聽他們說話。

只聽白靈猴道：「老大，您上次『賺』了那筆可不少，還拿了賈老財的那隻明朝花瓶，到上海賣，俺以爲你不回來了，沒想到在這兒碰到你！嗯，你回來也不去找我！」

「錢花光了，不回來怎成？」大白龍道：「俺聽人家說你在萊蕪混，可是又找不到你，想不到你轉到這裏來！這向可好嗎？」

白靈猴嘆了一口氣，道：「不用提了，俺是被迫轉移的！」

大白龍問道：「是誰迫走你的？」

「大哥，你一定要替俺出頭，教訓那丫頭！」

朱鳳忖道：「哼，你以爲有大白龍替你撐腰就行？」

大白龍道：「到底是誰，你先說個清楚！」

「就是那『火鳳凰』朱鳳！」白靈猴咬牙道：「大哥如果不替俺出面教訓她，俺就別想再回去混了！」

「朱鳳？」大白龍哦了一聲：「你怎會惹上她的？」

白靈猴頓了一下才道：「俺那時候不知道她便是朱鳳，撩了她幾句，便招來她一頓臭打，使俺臉上無光，只好乘夜溜出萊蕪城！」

大白龍嘆了一口氣，道：「你惹到別人還不要緊，惹到她可就……」

白靈猴忙問道：「大哥，難道連你也怕她？」

朱鳳連忙豎起雙耳靜聽，只聽大白龍又長長一嘆，半晌才道：「不是俺怕他，而是……咳咳，俺希望她能做你的大嫂，這叫俺……」

朱鳳心頭一跳，暗罵道：「癩蛤蟆也想吃天鵝肉，你想得倒好，姑奶奶就肯做你的老婆？」可是心底又泛起一種奇怪的感覺，只覺芳心大亂，幾乎聽不到他們的話。

白靈猴呆了半响才道：「大哥，你喜歡她？」

「咳，他媽的，你輕一點說不行？」

白靈猴道：「那女人玩玩就可以，怎能做老婆？」

「誰說不能做老婆？她論面貌，身材、武功，機智，她都是上上之選！」

朱鳳心頭一甜，暗道：「想不到這儍瓜還有點眼光！」

白靈猴道：「但這女人野得很，而且聽說還跟不少男人上過床！」

朱鳳心中幾乎將白靈猴的祖宗罵遍，忙聽大白龍怎樣答他。大白龍哈哈大笑：「她野，難道俺就不野？她跟不少男人上過床，俺也跟不少女人上過床，公平得很！只要她以後能夠眞心對俺，又有何不可呢？」

朱鳳芳心竊喜，幾乎想對他說：「你若能眞心待我，姑奶奶便嫁給你！」

白靈猴呆了一陣，才陪笑道：「大哥高見，的確不同凡响！既然大哥你喜歡她，俺以後見到她，便向她道個歉，日後也好相處！」

「就怕她不要俺！」大白龍喃喃地嘆息着，朱鳳聽了心頭更喜，大白龍又道：「喂，可有找到甚麼羊牯？」

白靈猴將聲音壓低，但朱鳳因爲靠得近，所以仍然聽得清清楚楚。「俺在萊蕪探到一個消息，三十年前失踪的一批金磚，好像有了下落了！」

大白龍語氣充滿喜悅。問道：「在啥地方？」

「俺不知道！不過爭奪這批金磚的人可不少，董彪諸大勝是一批，馬東英馬海是另一批，還有其他人馬的，那朱鳳可能也是爲了金磚而來萊蕪的！大哥，你想不想撈一把？」

朱鳳暗道：「想不到這小猴子，消息倒也靈通！」

大白龍「哦」了一聲，道：「這是眞的？」

白靈猴想了一下才道：「大概有七八成！」

大白龍道：「這是一條財路，不過要想得手，可不容易……不過，這個機會俺絕不會放過……」

白靈猴道：「俺也讚成，只要咱們沾到點邊兒，也就不愁吃喝的了。」

大白龍頓了一下才道：「你有多少人可用？」

白靈猴說道：「小弟所認識的人不太多。」

「兵多沒用，俺要的是良將。」

「大哥去上海之後，俺認識一位好漢，這人做案十分乾凈，而且沒人認識，最是好用！」

「他住在那裏？」

「就住在這附近，俺這幾天就住在他家裏的，等下俺帶你去見他！」

大白龍道：「俺也有一個朋友是住在五井的，如果有他帮助，成功的機會多了幾分，你那朋友叫什麼名字？」

「他叫楊基……」

大白龍說道：「好，你在這裏等我，我得先回旅館一下，然後咱們才一齊去找他！」

他一頓又道：「你可有見過羅海？」

「俺在鎮上住了幾天，都不見！」

「董彪的人呢？」

「也沒見過！」

朱鳳見他們的話就快結束，便弓着腰竄出，一口氣跑回旅館。心中仍想着剛才的情景，她不知道大白龍是不是眞心愛她的，但却相信他是眞的大白龍。過了一陣，房門就被敲响，朱鳳芳心怦然而跳，吸了一口氣，故意用冷漠的語氣說道：「誰呀？」

「請客官開門，咱們送開水來！」

朱鳳微微有點失望，懶洋洋地走去開門，忽然她心頭一動，站在門板後面偸聽，外面那人道：「請姑娘快開門！」

朱鳳說道：「姑奶奶不用開水，免了吧。」

「咳，這是本店的規律，客官不開門，俺不好向掌櫃交代！」

朱鳳心頭又是一動，忽然伏在地上，由門下的縫隙處望出去，只見外面有好多對鞋子，她心頭怦怦亂跳，知道來的必定不是跑堂，若不是馬海他們，便是董彪的手下！但無論是那一方的人馬，都可肯定沒有善意，就算是馬海，他若不是心存歹意，便不必用跑堂送開水的名義，騙她開門。

朱鳳呆了一下，站了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子，就在此刻，房門巳砰砰地被人用力撞着，朱鳳見窗上有鐵柵攔住，知道無路可逃，便抽出槍來，準備在對方衝進來時，便與他們拚個死活。

房門「勒勒」地响着，朱鳳暗暗咬牙：「大儍瓜爲什麼還不回來。」

心念未了，房門巳被撞開，朱鳳一梭子彈掃了過去，可是却沒人進來，朱鳳一呆，又不敢貿貿然出去，匣子炮的子彈巳用完，只得抽出只剩四顆子彈的「大白龍」出來。「有種的便進來吧！」

話音剛落，門外忽然飛進一團黑黝黝的東西，朱鳳心頭一跳，飛身跳到床後伏下。

刹那間，只聞「隆」的一聲巨响，震得朱鳳雙耳嗡嗡作响，木床「蓬」的一聲塌下，房內立即充滿硝烟味，嗆得朱鳳忍不住咳起來。

房外有人道：「那賤人還未死，快衝進去！」

另一個道：「不！反正還有炸彈，再請她吃一枚，豈不省事。」

朱鳳被震得全身乏力，連槍也提不起來，聞言不由暗暗叫苦：「想不到姑奶奶今日要死在這裏，操他娘的蛋，大儍瓜死去了那裏？」

合伙

忽然走廊上傳來一陣清脆的槍聲，接着有人道：「快躲避！」

槍聲停止，朱鳳舉袖拭去被硝烟刺激而流的淚，慢慢坐了起來，只聽外面有人叫道：「姑娘，三姑奶奶……」

朱鳳一聽，彷似在大海中撈到一塊木板，忍不住大聲叫道：「大儍瓜！姑奶奶在裏面！」

「你放心，俺來救你！」

「你快進來呀！」朱鳳在這時候巳失去了往日的威風，忍不住用哀求的口吻叫着。

「你鎭靜一點，俺的人就到！」大白龍在走廊的另一端大聲叫着。

話音一落，走廊上又傳來一陣「卜卜」槍聲以及旅客們的尖叫聲，朱鳳站在門後，不敢探頭出來觀望，這是她第一次面對死神，也是第一次感覺到死的恐怖。

槍聲又停止了，接着走廊上傳來一個輕微的脚步聲，朱鳳緊張地舉起槍來，只聽大白龍在外面問道：「三姑奶奶，你在裏面嗎？」

朱鳳心頭一寬，立即自門後竄了出去，大白龍一怔，說道：「俺差點給你嚇死了。」

朱鳳冷哼一聲：「胆小鬼！」

大白龍道：「快走吧，他們可能還在附近。」他伸手抓住朱鳳，拉着她向外奔去，出了旅館，大白龍仍不停步，一直來至一條小巷內，匿在一棟石屋後才停了下來。

朱鳳溫順地立在他身後，大白龍忽然想起一件事，自懷中掏出一包東西來，道：「俺差點忘記了，你拿去吧！」

「什麼東西這般寶貝？」

「是肉包子，你還沒吃早飯吧？」

「難怪你這般遲才回來，算你啦。」

朱鳳道：「你先拿着，等下再說。」

「三姑奶奶，這槍給你！」大白龍又拿出一柄匣子炮來，雙手端給朱鳳。

這次朱鳳却不拒絕。「你以後別叫我

三姑奶奶！」朱鳳聲音一改以往，又輕又低。

大白龍雙眼仍注視着前面，輕輕問道：「那叫你什麼？」

朱鳳說道：「難道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嗎？」

「咳咳，俺怕你會罵我。」

「傻瓜，」朱鳳輕罵一聲：「姑奶奶叫你叫，難道還會罵你？」

「是！朱鳳，你知道剛才那些要炸死你的人是誰嗎？」

「是誰？姑奶奶正想問你。」

「是馬海？」

「眞的？」

太白龍冷冷地回答道：「俺騙你幹什麼？」

「哼，他好大的胆子！下次撞在姑奶奶的手中，便要他百倍償還！」

大白龍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咱們能不能離開這裏還成問題哩。」

「你是說馬海他們已經派人封鎖沂源鎮。」

大白龍道：「絕對有可能！」

朱鳳又冷哼一聲：「姑奶奶正愁碰不到他們！」

大白龍微微一笑，朱鳳怒道：「你笑什麼？你以爲你救過姑奶奶，姑奶奶便要聽你的指揮？」

「俺沒這樣想過，也不敢干涉姑娘的行動！」

朱鳳甩頭轉身，可是剛抬起脚步又停了下來，現在敵人在暗處，又不知有多少個人，她可沒有把握離開這裏！就在這時候，屋後又竄出一條人影來，赫然是白靈猴。

白靈猴見到朱鳳，哈腰道：「三姑，小的上次瞎了眼，請您大人大量，原諒小的一次。」

「哼，死猴子，你來這裏幹什麼？」

白靈猴道：「大哥，附近沒他們的人，請跟我來。」

大白龍道：「好，你帶路。」

朱鳳道：「且慢，你要去那裏？」

白靈猴道：「三姑，小的有一位朋友住在附近，咱們先去那裏歇一下。」他十分機伶，不說躲避，而說歇脚，朱鳳便揮揮手，示意他帶路。

白靈猴十分靈活，穿過兩道小巷，便到了一棟舊屋前停了下來，伸手在門上扣打，動作十分有規律，不久門便開了，白靈猴首先進去，大白龍與朱鳳忙也閃了進去。

朱鳳見裏面有個不高不矮，面貌普通，但身材十分壯健的青年漢子，白靈猴道：「這是三姑奶奶朱鳳！」

朱鳳道：「你便是楊基？」話出了口，她才覺得失言，可是已收不回來。

楊基道：「你，你認識俺？」

朱鳳笑道：「不，姑奶奶只聽過你的大名。」

大白龍哈哈笑道：「既然這樣，那就好辦，楊兄弟，咱們是被人迫進來的！」

楊基道：「小猴子已對俺說過了，俺答應合伙。」

大白龍道：「好，大家合作，就不怕不成功，不過單只咱們三個還不夠。」

「聽說你還有一位朋友，他是住在五井！」

「是的，他叫梅大堡。」

朱鳳道：「喂，你們說完了沒有？」

「啊，對了，你還未吃早飯！」大白龍又拿出那包肉包子來」

朱鳳往椅上一坐，抓起一隻肉包子，塞入嘴巴，白靈猴連忙斟了一杯熱開水來，朱鳳瞪了他一眼，哼道：「不用你獻殷勤！」

楊基道：「你們呆一會兒，俺子出看看。」

大白龍道：「最好弄一輛馬車來。」

× × ×

楊基去了一個多鐘頭才回來，說道：「俺不見有陌生的漢子，也許他們已經離開了。」

大白龍道：「還是小心一點的好，馬車找到了沒有？」

楊基道：「馬車可有不少，但都是沒篷的！」

白靈猴說道：「那麼就天黑之後才出鎭吧。」

楊基道：「俺去準備馬匹。」他問朱鳳：「三姑要不要馬匹？」

朱鳳說道：「姑奶奶加倍向你買一匹馬。」

楊基笑道：「三姑是巾幗英雄，俺怎會賺你的錢！」說着又出去了。

白靈猴說道：「俺出去買一些酒肉回來。」

屋子裏只剩下朱鳳與大白龍，大白龍低頭不語，朱鳳道：「你嫌姑奶奶碍着你嗎？」

「不是……俺在想着事。」

「想娶老婆？」

大白龍笑笑。「想賺點老婆本！」

朱鳳頓了一下問道：「你怎不問姑奶奶要去什麼地方。」

大白龍道：「咦，作夜你不是警告過俺，叫俺不要管你的嗎？」

朱鳳咬咬牙，說道：「姑奶奶的事，你當然管不了，不過想不到你眞的這般聽話。」

大白龍道：「朱姑娘，俺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的，不知你……」

朱鳳心頭一跳，雙頰泛着紅暈道：「你，你說吧！」

「朱姑娘跟宋斌屢次遭人暗害，是不是因爲金磚的事？」

朱鳳心頭一凉，冷冷地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假如你是爲了金磚奔波，俺建議咱們合作。」

朱鳳冷笑一聲：「姑奶奶爲什麼要跟你合作。」

「姑娘獨自一個，可以對付那麼多的敵人嗎？」

「誰說姑奶奶一個人？」

「哦，原來姑娘還有同黨，不知有多少個？」

「這些事，不用你管！」

大白龍說道：「俺不敢管你的事，不過是誠心邀請你合作，這對大家都有好處的。」

朱鳳哈哈笑道：「有什麼好處，本來

是姑奶奶獨佔的，却要分一些給你，對姑奶奶有什麼益處！」

大白龍說道：「姑娘不要忘記，現在不但是董彪要殺你，連馬氏兄弟也不容于你，以你那單薄的力量，可以與他們對抗嗎？」

「姑奶奶有這種信心。」

大白龍嘆了一口氣。「姑娘這是故意跟我嘔氣，若不是俺幾番適時在場，相信你現在已無機會說這幾句話了！」

朱鳳臉色一變：「姑奶奶沒叫你來救我！」

大白龍笑笑，說道：「姑娘眞善忘，剛才……」

「剛才姑奶奶可有叫你救嗎？」

大白龍一想，剛才她果然沒有叫自己去救她。當下說道：「算俺記錯！嗯……但以這形勢來估計，姑娘的前途實在不樂觀！」

「你多管閑事！姑奶奶自己活得不耐煩，我就是想讓人打死！」

大白龍倒了一杯開水，一口喝乾。忽然道：「姑娘且坐一下，俺昨夜沒睡過一覺好覺，我要進去歇一下！」說着進房去了。

朱鳳大怒，叫道：「你還不出來？」

大白龍在房裏沒答他，朱鳳道：「你再不出來，姑奶奶便殺進去！」

大白龍聲音自裏面傳出來：「俺正在換褲！」

朱鳳一怔，很想離開這裏，但又的確担心馬海的人還伏匿在附近，終於忍了下來，過了一陣，大白龍還不出來，朱鳳忍不住又道：「你到底出不出來？」

房內沒有應聲，朱鳳心中暗怒：「豈有此理，你眞以爲姑奶奶不敢進去？哼，什麼樣子的男人，姑奶奶未見過？」說着抽出那柄「大白龍」，推門進房，只見大白龍躺在床上，蓋着一張薄被，好像睡着了。

朱鳳大步走前，提槍對着大白龍，眼光落在他那張俊朗的面龐上，心頭忽然一軟，垂下手，正要收槍，大白龍忽然睜開雙眼，道：「姑娘如果要殺死俺的，現在正是最好的機會！」

朱鳳又提起槍來：「你以爲姑奶奶不敢？」

「你有何不敢？殺死了我，立即離開，對你來說，根本輕而易舉！」

朱鳳道：「你有什麼遺言？」

大白龍想了一下，說道：「俺只想問你一句話，你打死了俺之後，不知會不會後悔？」

朱鳳冷冷地道：「姑奶奶做事，從不後悔。」

「會不會想起俺？」

「姑奶奶……」朱鳳心跳加速，頓了一下才道：「姑奶奶若打死你，你會不會恨我？」

「俺若死了，到那時候還有什麼恨啊愛啊的？」

朱鳳咬一咬牙，忽然收起槍來，微微低下頭。「姑奶奶放你一馬，報答你救我……但下不爲例！」

大白龍笑道：「俺知道你咀上說得凶，但心腸却軟得很！」

「誰說的？」

大白龍雙眼睜得老大。「難道你心腸也很凶？」

朱鳳輕哼一聲，說道：「姑奶奶的心腸如何，以後你就知道！」她頓了一頓，忽又問道：「你要跟姑奶奶合作，條件怎樣？」

大白龍回答道：「通誠合作，等到成功之後，看誰的作用大，然後再按功勞分攤！」

朱鳳想了一下，忖道：「這也好，說不定到時候，姑奶奶來個反臉不認人，也少點話說！」當下道：「你的建議十分合理……嗯，你有什麼計劃？」

「按照事態的發展而作安排，現在說了也沒用！」大白龍坐了起來，道：「第一步便是先找到董彪他們的下落！」

「你知道他現在在那裏嗎？」

大白龍想了一下，道：「十有七分是在魯山山區裏，姑娘又有什麼見解？」

「姑奶奶等你先表現表現，不行的時候，再看我的！」朱鳳明明也是心中無底，却故意留了一手。

大白龍喜道：「這樣說來，姑娘已答應跟咱們合作？」

「有一件事，姑奶奶得先跟你說個清楚的，就是你那裏不管有多少個人，只能夠算上一份，姑奶奶這邊也是這樣，公不公道？」

「好，沒二話，咱們就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大白龍自床上跳了下來，叫道：「俺又可以去上海了！」

白靈猴的聲音自外面傳了進來：「大哥，啥事兒這般高興？」

大白龍道：「朱姑娘答應跟咱們合作了！」

白靈猴推門進來，忙又退了出去，道：「對不起，俺不知道你們兩個在房裏，咳咳……」

朱鳳啐了一口。「死猴子，你說什麼？」忽如一陣風般衝了出去，在白靈猴耳朶上扭了一下，她第二遭感到羞澀，第一次是她破瓜的時候！

白靈猴忙叫道：「小猴兒下次不敢！」說着探頭進房向大白龍打了個眼色，大白龍對他無聲地一笑！

跟蹤

不知是馬海的人已經撤退，還是楊基安排得巧妙，大白龍等四人安全離開沂源鎭，漏夜策馬北上。雖然一路馬不停蹄，但因馬劣，到達五井，天已入黑。

楊基道：「大哥，咱們一齊進去還是由你先去？」

大白龍道：「俺先去找他，你們去買些吃的吧！」說着首先進村，來到一棟土屋前，伸手敲門，若留心的話，便可聽出，他敲門輕重有緻，緩急有度。

半晌，木門拉開，探出一個剪平頭裝的青年來，這青年渾身帶勁，幾乎有使不盡的勁般。大白龍向後看了一下，立即閃進。

那青年「蓬」的一聲，將門關上，道：「隊長，俺等了好幾天了，怎地到現在

才來？俺還以爲您出了事哩！」
大白龍瞪了他一眼，道：「早吩咐過，別叫隊長，小心功虧一簣！」
那青年笑笑，道：「現在沒人嘛！」
「就怕你叫溜了嘴！」
「是，俺記住了！大哥，情況到底怎樣？」
「他們都來了，朱鳳也在裏面，咱們按照原訂的計劃跟編好的『台詞』進行！」大白龍道：「俺去帶他們進來，嗯，咱咱們還沒吃飯，先弄點吃的吧！」
「大哥，老胡跟小黃他們呢？」
「他們不能露面！」大白龍站住：「他們在附近嗎？」
「在村裏頭，不過沒我的命令，他們不會過來，您放心！」
大白龍嗯了一聲開門出去，那青年便忙進灶房燒火。原來眞正的大白龍在半年前，已被偵緝大隊長「山貓」王森秘密逮捕了，由於他名頭雖响，但認識他的人卻不多，因此王森認爲可資利用，便將消息卡住，除了偵緝大隊的少數幹部之外，外人並不知道！
如今的這個大白龍，其實是王森所扮的，這青年則是他的最得力助手小虎子，楊基則是楊鎮，小混混白靈猴，很早便跟偵緝大隊搭上了關係，是偵緝大隊的「綫眼」。
那天白靈猴吃朱鳳一頓臭打，沒處出氣，便去找王森，告知萊蕪城內的情況，王森早就聽到山東省裏三山五嶽人馬，找尋金磚的消息，估計朱鳳秘密來找宋斌，必有所圖，因此訂下一計，要利用朱鳳的關係，一方面殲滅這些人，另一方面起回失踪的金磚！
這個計劃看來有欠光明，但是面對凶殘狡猾的流寇强盜，也就不能計較這許多了！
過了十分鐘，木門又再响起，小虎子立卽打開門，哈腰說道：「大哥，你們請進！」
衆人入了屋之後，小虎子又多點了一根蠟燭，白靈猴道：「梅大哥，這些酒由你拿去吧！」
小虎子道：「俺做菜的本領差得很！還是請朱姑娘辛苦一下吧！」
朱鳳笑道：「你叫姑奶奶燒槍，還容易過燒菜！」
楊鎭道：「俺平素也是自己弄飯吃的，梅大哥，俺帮你煮吧！白靈猴，你帮俺洗菜！」
王森笑道：「姑娘連飯也不懂煮，將來怎樣嫁人？」
「誰要嫁你？哼，有錢你怕請不到人來煮？上海沒傭人嗎？」
王森笑道：「你說得也有道理，不過若果找不到董彪他們，這場美夢便要落空了！」
朱鳳道：「吃過飯之後，你陪姑奶奶跑一趟！」
「去那裏？」
「難道只你才有朋友，姑奶奶便沒有了嗎？離此五里之處，有姑奶奶的一個朋友！」
「他是誰？」
「高得福！」朱鳳道：「這人跟馬老大及董老大都有來往，也許他會知道董彪的去向！」
「就怕他不肯說！」
「所以要你陪姑奶奶去，他不肯說，咱們不會迫他說嗎？」
王森笑道：「俺聽您的指揮！」
朱鳳小嘴一撇。「你可以不聽！嘿，你以爲姑奶奶不知道你的居心嗎？擺出一副笑臉，百般奉承姑奶奶，其實你只是想得到那批金磚！」
王森道：「金磚誰不想要？你以爲俺會相信你是眞心跟俺合作的嗎？你不過也是爲了那批金磚，而且是形勢惡劣，不得不如此！」
「好啊！咱們的協定大可以取消！」
「你又何必生氣呢？咱們互相利用罷了！」
朱鳳頓了一頓，忽然抬頭問道：「假如你得了金磚，會怎樣做？」
「不是說過了嗎？到上海享福去！你不想去嗎？咱們可以一道走！」
「你不想娶老婆了？」
「俺不想一輩子做光棍，但也要人家肯嫁給俺！」
朱鳳咬一咬牙，不再說話，王森入灶房捧了茶壺茶杯出來，替朱鳳斟了一杯茶，道：「姑娘如果是累的，喝了茶就瞌一陣吧，晚上咱們還有任務！」
朱鳳問道：「你睡不睡？」
「睡！」
朱鳳喝了一杯茶便走進房去，王森却伏在桌上睡着了。三個男人在灶房內弄了近兩個鐘頭，總算將飯菜弄出來了。王森叫白靈猴叫醒朱鳳，五個人便圍着桌子吃喝起來。
小虎子頻頻勸酒，朱鳳酒到杯乾，王森道：「朱姑娘，咱們還有任務，回來再喝！」
朱鳳正要回他幾句，但是話到嘴邊，又忍住了。五人匆匆吃了飯，王森向他們交代了幾句，小虎子遞上香烟，朱鳳也叨了一根，她抽了兩根烟，才與王森拉馬離開。
夜裏沒有行人，五六里路，很快便到達。兩人將馬栓在樹旁，聯袂進村，朱鳳輕聲道：「高得福不好對付，你得小心一點！」
王森關心地道：「你也得小心！」
朱鳳含嗔瞪了他一眼，「你是爲了我，還是爲了金磚？」
「兩者都有！」
朱鳳哼了一聲，上前敲門。過了一陣，裏面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誰？」
「高大哥，是朱三妹！」
「哦？」裏面的人顯然十分驚奇：「三更半夜你來幹啥？」
「無事不登三寶殿，有點事兒要跟您商量！」
「啥事兒？」
「高大哥，你這樣子也算是待客之道嗎？」
「對不起，現在不比尋常，你得先透露一點！」
「哼，你怕姑奶奶殺了你？告訴你，是爲了金磚來找你的！」
「金磚？金磚什麼事？」

「你不開門俺不說！」
過了半晌，門打開，露出一個中年漢子來，腰帶上插着一柄槍，見到王森，臉上有警戒之色，問道：「這是誰？」
王森抱拳道：「小弟大白龍！」
「你是大白龍？」
朱鳳冷哼一聲：「如假包換！」
高得福上下看了王森幾眼，冷笑一聲：「俺上次見過的大白龍，可不是這個樣子的！」
王森心頭一震，臉上鎭定如恒，心中迅速將他跟大白龍談話的情況想了一下，記不起大白龍是否跟高得福見過面，當下一邊暗暗戒備，一邊笑道：「高兄記性太好了！但小弟幾時見過你？」
高得福哈哈笑道：「你忘記了嗎？上次咱們在袞州見過面！」
王森哈哈笑道：「小弟到現在還未去過袞州！」
「閣下記性太差了！」
王森心中已有了底，知道他只是在試探自己，因此道：「高兄不必用這種方法試探，你若不相信俺，就等於不相信三姑奶奶。」
高得福道：「小心駛得萬年船，莫怪莫怪！」
三人進了屋，王森與朱鳳才知道裏面還有三個青壯的漢子，人人臉上均有警戒的神色，高得福道：「三妹找俺有甚麼指教？」
「姑奶奶一向不喜歡拐彎說話！咱們是來找你商量找尋金磚的事！」
高得福雙眼瞇成一綫，道：「你知道金磚的下落？」
王森道：「這是後話，現在要找金磚的人可不少，咱們互相合作，對雙方都有利！」
「哦？怎樣個合作？」
「條件可以慢慢再談，問題是高兄有沒有興趣？」
高得福乾笑一聲：「咱們怎知道你們有沒有誠意？」
朱鳳道：「沒有誠意，三更半夜來找你幹甚麼？」
高得福看了手下一眼，道：「若果連金磚的下落都不知道，還談什麼合作？」
朱鳳道：「咱們自然有幾分把握才來找你，就怕高大哥你不肯說而已！」
高得福一怔，問道：「說什麼？」
「董彪的下落！」
高得福吸了一口氣，道：「董彪的下落跟金磚有甚麼關係？」
王森道：「高大哥眞的不知道？」
「俺知道，還用得問你們嗎？」
「高大哥跟他的關係怎樣？」
「不太好，但也不太壞！」
「俺看也不會好，因爲他並沒有帶你上路！」
高得福臉色一變，脫口問道：「莫非董老大知道金磚的下落？」
「高大哥聖明！」
朱鳳見高得福眼珠子亂轉，忙問：「高大哥一定知道他的下落！」
高得福略一沉吟，道：「俺不知道，而且俺也安份得很，雖然對金磚感興趣，但俺對生命更加感興趣！」
朱鳳還要說話，却讓王森的眼色止住。「高大哥不再考慮一下？」
高得福道：「多謝兩位的好意，可惜高某怕死得很。」說着站了起來。
朱鳳道：「高大哥，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若怕死的話，還會做强盜？」
高得福臉色又是一變，王森忙道：「既然高大哥沒興趣，咱們何必强人所難？還是去找別人吧！高大哥，後會有期！」他抱一抱拳，拉着朱鳳離開。
朱鳳埋怨他道：「你明知他在說假話，要不是你拉我出來，姑奶奶就一槍將他打死！」
王森道：「打死了他，咱們怎能找到董彪？」
朱鳳十分聰明，一聽就明白，脫口道：「你要跟踪他們？」
「不錯，咱們現在立即回五井找白靈猴他們，然後叫他們跟踪，咱們再跟在後面！」
兩人解韁上馬，立即往來路馳去。朱鳳心中忖道：「姑奶奶以爲這小子傻乎乎的，原來並不傻，姑奶奶可也得小心一點，免得着了他的道兒……哼，大不了，姑奶奶在背後給他一槍，把他幹掉！」
王森那知她心情這麼複雜，只低頭策騎，一口氣馳回五井，立即叫醒白靈猴他們，道：「高得福知道董彪的下落，楊兄弟跟梅兄弟你們跟踪他們，俺跟朱姑娘在後面，小猴子居中策應！」
楊鎭跟小虎子二話不說，帶上武器便出屋，五人重新上道，朱鳳走在最前面，到達高得福居所附近，天已將亮，五人藏好了馬匹，在樹下打瞌睡。
天剛濛濛亮，朱鳳便發覺高得福的家門開了，她悄悄對楊基道：「他們如果出村，你倆悄悄跟下去，別讓人家發現！」
「如果他們不出村呢？」
「不會不出，高得福出了名的愛財，他不會甘心放掉機會！」朱鳳很有把握。
過了一陣，高得福果然帶着他三個兄弟牽馬出村，向西北馳去！

情愫暗生

王森道：「你倆準備！」
朱鳳道：「高得福疑心很大，你們要小心他拔槍，他是出了名的無聲狗！」
楊鎭道：「多謝三姑奶奶提醒，咱們會小心應付！」他與小虎子拉馬出林，過了一忽，白靈猴也出去了。
王森道：「你再歇一下吧！」
朱鳳瞪了他一眼：「你看不起咱們女人？」
「那俺可要睡了！」
「不行！姑奶奶不睡，你就不能睡！」朱鳳瞟了他一眼：「姑奶奶開始對你沒信心了！」
「因爲俺貪睡？」
「不是，是因爲你太聰明，姑奶奶怕到時候，你會撇下我！」
王森笑道：「你比俺更加聰明，到現在俺還未見過你的人，說不定在咱們找到金磚，他們就會突然出現，在俺背後來了一槍！」
「你一直跟着姑奶奶，可有發現俺悄

悄離開過你一步？就算姑奶奶要叫他們殺你，也得去下命令！倒是你帶着幾個人在身邊，姑奶奶沒安全感！」

王森笑道：「俺一直在你身旁，有甚麼事，你大可以拿俺做人質，甚至幹掉俺，你還怕什麼？」

「這可是你說的！」朱鳳忽然露出一個笑容：「假如姑奶奶一槍打死你，你不會瞑目吧？」

王森痴痴地道：「原來你笑起來這般好看，像一朵花般！嘿，你爲甚麼不多笑幾次？」

朱鳳嗔道：「姑奶奶爲甚麼要笑給你看？呸，你以爲你有寶？臭美！」話雖如此，心中却是甜滋滋的。

王森道：「你不笑就算了，也許等找到金磚時，你會笑得更好看！」

「眞的找到金磚，姑奶奶再笑給你看！」朱鳳心中却想道：「到那時候，你已經變成一個死人了，還看得到姑奶奶的笑容！」

不料王森忽然長長一嘆：「就怕那時候，俺已看不到你的笑容！」

朱鳳心頭一跳，故意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死人還看得見東西嗎？」王森道：「鳥爲食亡，人爲財死，董彪，再加上馬老大他們，可不是容易對付！」

「你害怕的就別去！」朱鳳跳上馬背：「走吧，再不起程就追不上了！」

王森只得也跳上馬，跟着朱鳳出林，出了樹林，遠遠只望見白靈猴的背影，像一顆花生米，兩人拍馬追前，前面的路忽然拐彎，白靈猴的身影便消失在樹後，有了上次追失董彪的經驗，朱鳳連抽幾鞭，馬匹去勢更疾。

不料前面那一段路彎彎曲曲，路旁的樹木又濃密，不但沒了高得福、楊鎭等人的踪跡，連白靈猴也看不到！

王森道：「快追！」

話音一落，在前方忽然傳來一道槍聲，王森道：「在那邊！」可是右邊也傳來槍聲！

朱鳳道：「姑奶奶去右邊，你到左邊去，有情況就大聲呼叫！」

王森應了一聲，便向左邊竄去，那裏是片荒蕪了的旱地，夾雜些樹木及野草，却不見有人，王森抽出槍來，匿在樹後注視四周的變化。

深秋風急，吹得那些野草都伏下腰來，就在此刻，王森發現一條人影在四丈外的一棵槐樹後竄出，向遠處奔去，看那人的身影，肯定不是同伴，王森毫不猶豫，舉槍追下。

剛跑了幾步，背後忽然傳來一道槍聲和朱鳳的尖叫聲，王森一怔，忖道：「莫非這人用的是調虎離山計？」心念一動，立即向後跑去。

到了公路，王森便發現有好幾個人影，匿在樹後向朱鳳攻擊，王森剛走了一半，一個漢子便回首開了一槍，王森不敢怠慢，和身在地上滾開，匿在一塊石頭後面，他首先轉首望後，背後無人，便舉槍還擊，開了三槍，擊斃兩個，其他漢子吃了一驚，紛紛轉身回擊。

王森伏在大石後，高聲叫道：「老楊，你帶一批人向左，老梅帶人由右邊攻進去！」

他叫了之後，又迅速探頭過去，發了兩槍，兩槍皆中，如此一來，那些漢子都知道他不是好惹的，都轉到樹後去了，王森趁此機會彎着腰，自石後竄出，衝到一棵樹後，颼颼的子彈擦肩而過，這處離對方只有兩三丈遠，而對面樹林內仍不時傳出槍聲，王森稍稍放心，因爲這證明朱鳳還未死！

王森心念電轉，一時間想不到辦法救朱鳳，正在思索間，又聞朱鳳叫道：「大白龍，你死了去那裏，還不來救我！」

王森權衡了一下朱鳳的重要性，忽然蹲下身，拾起一塊石頭，脫手拋出，叫道：「炸彈來了，快捂着雙耳！」

那些漢子一聽見炸彈兩個字，早已魂飛魄散，那裏還顧得分辨是眞是僞？都紛紛避開，王森竄了出來，向林內奔去，奔跑之間，還乘機擊斃一個敵人！

那石頭落地之後好一陣，沒有反應，有個胆子較大的，回頭看了一下，發現那是塊石頭，便叫了起來：「他媽的，是石頭！」

衆漢齊叫道：「操他奶奶的，捉到他要活活把他打死！」可惜王森早已竄進林裏。

王森一入林，見裏面野草及膝高，草叢中有不少墳堆，他不知道朱鳳在那裏，便向一堆土墳跑去，那知墳後有人，聽見腳步聲，探出了頭來，見是王森，開了一槍。

王森反應極快，滾進草叢，回了一槍，那人把頭縮進墳後，王森見機不可失，自草叢中竄了起來，那漢子的腦袋剛自墳頂露出，王森食指一扣，子彈在他額頭開了花，漢子叫了一聲，腦袋在墳後消失！

王森去勢不停，一躍躍過土墳，落在後面，立即伏下，只見那漢子已經氣絕，王森移開他五指，繳了他的槍，叫道：「朱姑娘，朱姑娘！」

對面一座土墳後面傳來朱鳳的聲音：「大傻瓜，姑奶奶在這裏！」

王森又問：「你沒事吧？」

朱鳳哼了一聲，只道：「快將他們幹掉！」

王森暗哼一聲：「誰不想？咦，聽她的語氣，莫非掛了彩？」他邊想邊注視周圍的情況，見有不少人在墳後及樹林探頭探腦，忙又叫道：「朱姑娘，你沉住氣，咱們的人就來！」

他爲了將對方的注視力吸引到自己這一邊來，又開了幾槍！只聽一個沙啞的聲音道：「大白龍，不關你的事，你給俺滾蛋！」

王森認出他的聲音，哈哈笑道：「原來是馬二哥，幹嘛老是要殺人的？」

馬海道：「大白龍，你兩番三次破壞俺的好事，是不是跟姓朱的姘上了？」

朱鳳罵道：「操你娘的蛋，閉上你的鳥嘴！」

王森故意跟他拖延時間。「就算俺跟她姘上，又有什麼不對？俺還未娶，她又未嫁，男歡女愛，天公地道，敢情你是呷醋呀！」

馬海呸了一聲：「他媽的，那賤人陪

俺睡，俺也不要，大白龍，老實說，咱們只要她的命，放你一條生路，大家留下情面，以後還好說話！」

「如果俺不離開呢？」

「就連他也殺了！」

「要俺離開也行，你們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他媽的，你還敢提條件！說！」

王森含笑道：「讓俺帶走她！」

馬海放聲大笑：「做夢，你準備吃『蓮子羹』吧！」

「大白龍就在這裏，有本事盡管放過來！」

有一個漢子道：「二哥，咱們抄他後面過去！」

馬海道：「好，你帶幾個人抄過去，諸位弟兄聽着，咱們不要妄動，將他們困死，他們沒辦法逃出去！」

王森暗暗吃驚，朱鳳又叫道：「大傻瓜，你聽見沒有？還不快想辦法！」

馬海的手下都笑了起來：「大白龍，你莫自作多情，人家只不過當你是個大傻瓜！」

朱鳳罵道：「操你奶奶的，你們都是龜孫子！」

王森却想道：「這婆娘一向都是心高氣傲的，爲什麼現在這般沉不住氣？」他舉頭回望，「砰砰」兩槍，子彈在他頭上飛過，他忙縮了回去，馬海與他的手下都匿在樹後，使他沒法可施，心中又害怕對方抄到自己後面來，腹背受敵，到時候，不但救不了朱鳳，還得賠上自己一條命！

王森百思無計，忽聽到一道槍聲，連忙探頭出去，原來馬海已帶着手下慢慢爬前，一部分圍向朱鳳，一部份向自己這方前進！

剛才那槍肯定是朱鳳發射的，馬海的手下見她探頭，紛紛還擊，王森冒險竄到另一堆土墳後面，開了兩槍，再向第三堆土墳奔去！

他一動，槍聲便响，迫得他只好伏在地上爬動，慢慢向朱鳳靠攏。

馬海叫道：「大伙兒加緊包圍，把他倆困死！」

話音剛落，背後忽然傳來了幾道槍聲，夾雜着淒厲的慘呼，王森估計必是白靈猴回來，立即雙槍齊發，「砰砰」一陣槍聲响後，又喊道：「兄弟們，將他們包圍住！」

馬海也叫道：「大家沉住氣，他們來的不會很多人！」不料左後方又有一排子彈掃了過來，一聽槍聲，便知道來的可不少人，嚇得馬海連忙匿在土墳之後。

王森乘對方慌亂之際，幾個起落，躍到朱鳳身旁，只見朱鳳臉色青白，左腿用布條紮住，還滲着血水，他伏下身道：「你掛彩了？」

朱鳳咬一咬牙，說道：「你沒眼睛看嗎？」

「嚴重嗎？」

朱鳳說道：「死不了的，子彈不在裏面！」

王森道：「再忍耐一下，咱們的人來了！」他探頭出去，連發幾槍，馬海的人已逐漸退了開去，但另一方的槍聲仍响個不停！

馬海的人本來有十五六個，但被王森與朱鳳先解決了好幾個，現在又吃了一陣冷槍，再丟下幾個人，只剩下六七個，知道大勢已去，連忙找路逃跑，可是在三方面的槍火環顧下，連頭也抬不起來，那裏還逃得了！

馬海忽然大聲叫道：「大白龍，咱們談和！」

「談和？」王森哈哈一笑：「把槍拋過來，舉手走過來！」

馬海道：「咱們一齊去尋找金磚好不好？」

王森道：「這是以後的事，你不拋槍投降，咱們就送你上西天！」

忽然有人接道：「不錯，不拋下槍，便別想活命，咱們已將這裏包圍，你插翅也難飛！」

朱鳳臉色一變，喜道：「是宋斌的聲音！」

馬海道：「宋斌，你胳臂外彎，跟朱鳳勾結外人，殘殺兄弟，你還是人嗎？」

宋斌用一陣槍聲回答他，馬海連忙又伏在石後，王森加緊壓迫對方投降，覷得眞切，一槍幹掉一個流寇，馬海見又死了一個手下，鬥志全失，便叫道：「停止！咳咳，咱們投降就是！」

宋斌喝道：「拋掉槍，站起來！」

馬海道：「假如咱們拋掉槍之後，你們食言，咱們不是死得很冤？」

宋斌冷笑一聲：「你就是不投降，咱們也有辦法，送你們去找閻羅老子！」

馬海無可奈何，只好道：「兄弟們，都把槍拋出去吧，咱們不跟老大合作，跟他們合作了！」他說着首先將槍拋掉，高舉雙手站了起來，其他人都紛紛效尤。

王森道：「走到中間！」

馬海帶着五個手下向三方面的中間走去，尚未站定，只聽一陣清脆的槍聲响起，伴着宋斌的獰笑聲，馬海跟手下都倒了下去，馬海躺在地上，用盡最後一口氣道：「宋斌，你這婊子養的食言！」

宋斌冷冷一笑：「你是馬老大的堂弟，豈會誠心跟咱們合作，何況上次你差點要了老子的命！」他說着又補了一槍，馬海登時氣絕。

王森眼珠子一轉，忖道：「這人又凶殘又狡猾，還是小心爲上！」心念一動，便伏了下去。

宋斌叫道：「大白龍，朱三姑，敵人都死光了，你們出來吧！」

王森與朱鳳交換了一下眼色，朱鳳叫道：「老宋，咱們怎知道你會不會又來那一招！」

宋斌道：「咱們已經說好要合作的，你佔七成，俺佔三成！」

「你大概心中不服氣吧！」

宋斌道：「老漢難獨自成事，不服氣也得跟三姑合作，何況大白龍還有人在旁邊，咱們若敢對你們下毒手，也怕他們的冷槍！」

大白龍想了一下，道：「好吧，咱們三方面可以再商量一下合作的條件！」說完扶着朱鳳站了起來，宋斌立即熱情地跑了過來。

朱鳳道：「叫你的手下退後！」

宋斌向手下揮揮手，程盛才立即帶他

們離開。宋斌問道：「三姑你受傷了嗎？嚴重不？」

「子彈沒留在裏面！」

宋斌道：「老漢身上有傷藥在！」說着掏了出來。

朱鳳道：「你們退出去，只留下大白龍一個幫姑奶奶包紮！」

宋斌應了一聲也退了出去，朱鳳道：「傻瓜，扶姑奶奶到隱蔽的地方去！」

「是！」王森爲了跟朱鳳打成一片，故意說些風流的話兒，但他本人並不風流，聞言不由猶疑了一下。

朱鳳嗔道：「死人，有便宜給你檢，還不過來！」

王森又應了一聲，才扶着朱鳳到一處樹木較密的地方，朱鳳道：「替姑奶奶解下褲子來！」

王森吃了一驚，雙眼睜得圓大，朱鳳紅着臉啐了他一口。「你怕什麼？姑奶奶不會吃掉你！」

王森雙手發顫，有點手足無措地，弄了好久，才解開朱鳳的褲頭，朱鳳「噗嗤」一笑，道：「你不是第一次吧！」

「咳咳，當然不是……不過替像你這樣漂亮的姑娘……却是第一次！」

朱鳳的褲子脫下，露出一對晶瑩剔透，滾圓細嫩，修長有緻的玉腿來，饒得王森定力够，這時候他心頭也忍不住一蕩，朱鳳格格一笑，道：「傻瓜，你看够了沒有？還不快替姑奶奶敷藥！」

「俺的媽呀，你的大腿怎地這般好看的！」

朱鳳聽過無數男人說過這種話她都一笑置之，只有這次她却心跳加速，她忽然覺得雙脚有點發軟，身子一歪，也忘記附近還有不少男人，便斜靠在王森的懷裏！

王森腦海裏嗡地一响，低頭一看，只見她發青的臉龐，泛着紅暈，額角隱見汗跡，鼻翼噏動，小巧的櫻桃小嘴，微微張開，隱隱露出裏面的貝齒，十分誘人，這剎那，連他也忘記了自己的任務！

四周死一般寂靜，王森雙耳只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三方合盟

良久，還是王森首先在「春夢」中清醒過來，他猛吸一口氣，輕聲道：「姑娘你站穩，俺要蹲下去！」

朱鳳也突然一醒，連粉頰也漲紅了，緩緩點頭，將手搭在王森的肩上，王森慢慢蹲下去，端出草紙，先將傷口附近的血跡抹乾淨，只見傷口頗深，血水仍不停地沁着，沿着大腿淌落小腿，再滴在地上！

他心中忖道：「這婆娘連哼也沒哼一聲，難得！」心中忽然泛起一股惺惺相惜的感覺，再吸一口氣，然後慢慢地替她敷藥及包紮，待弄好這一切他又將她褲子拉起，縛了好一陣，才將褲頭紮緊！

「姑娘，你還疼不？」

「死人，你這時還叫姑奶奶姑娘？」

王森心頭一跳，結結巴巴地問：「不叫姑娘叫什麼？」

「隨便你，叫阿鳳，叫妹子，叫三妹，叫……」朱鳳眼睛落在地上的枯葉，不敢看他，「甚至你叫姑奶奶賤人，也好過叫姑娘！」

「咳，叫你賤人怎會比姑娘好？」

「叫姑娘有什麼好？叫賤人起碼比較親密！」

王森嘆息一聲，道：「那麼俺叫你三妹吧！」

「扶着姑奶奶出去，免得讓他們說閑話！」

王森嗯了一聲，扶着她慢慢地走着，心中却十分奇怪：「這婆娘怎地害起羞來，她幾時怕過人閑話？」

朱鳳放軟身子，與王森貼得密不露縫，輕聲道：「大傻瓜，姑奶奶有幾天不能騎馬！」

「不知他們有沒有馬車……」

朱鳳截口道：「哼，瞧你一副聰明相，原來眞是個大傻瓜！」

王森一呆，半晌才道：「那你找個地方歇幾天吧！」

「你陪我？」

「咳，俺陪你，那麼高得福那邊又怎辦？」

「你想甩掉姑奶奶，獨自吞掉那批金磚？」

王森苦笑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俺可猜不出你的啞謎！」

朱鳳咬一咬牙，道：「死人，你不會扶姑奶奶乘馬車嗎？」

「這……咳咳，俺那有這個艷福！」

朱鳳小指頭在他額上戮了一下，道：「你別賣乖，姑奶奶要跟你去上海，別半路甩掉我！」

王森裝出一副驚喜的神色，心中却暗暗叫苦，走出公路，只見宋斌的人都收了武器，拉着馬，站在一旁，朱鳳道：「老宋，你死去了那裏？」

宋斌嘆了一口氣：「俺那天跟三姑分手後，到下午便解決了那小子，不料被馬老大的人發覺，被他們苦追，老漢兜了一圈，改向南逃，不想又讓馬海追上，幾乎死無葬身之地，幸好，吉人天相，絕處逢生，俺的手下趕到，打開一個缺口，今日才可以跟三姑見面！」

朱鳳道：「你眞命大呀！」

王森道：「老宋，請你派人收屍，順便將他們槍彈繳來！」

宋斌叫程盛才去了，問道：「大白龍，你的手下呢？」

「九成是去追人了！」

宋斌目光一亮，接問道：「去追什麼人？」

王森說道：「咱們還是先談合作的事吧！」

宋斌道：「好，你提條件。」

朱鳳說道：「每方三成，剩下的一成，到時候看誰的功勞大，便由那一方多得！」

宋斌道：「老漢舉雙手讚成，不知道白龍兄意思怎樣？」

王森道：「三成已經足够咱們快活半輩子，有什麼不好的？何況人多成功機會更高！」

宋斌道：「一言爲定！」

王森雙掌一拍，叫道：「小猴子！」

只見遠處的一棵大樹，跳下一個瘦削的漢子來，正是白靈猴，王森立即迎了上去，宋斌一愕，忙道：「這小子是他的人嗎？」

朱鳳倚着樹，道：「不錯，你在萊蕪這許多年，竟然不知道，算是瞎了眼！」

宋斌目光一閃，偷偷注視他們在說話，王森走到白靈猴的身旁，問道：「他們呢？」

「是老胡帶來的人，俺怕他們會被老狐狸認出來，先叫他們退開了！老胡親自去跟小虎子聯系！」

王森用讚許的語氣道：「想不到你這小猴子，腦袋這般靈光，大有前途，你快跟上去，叫小虎子別在宋斌面前露面，那老狐狸眼睛很利，小心被他看出破綻！」

「知道！俺這就去！」

「還有，俺現在跟宋斌和朱鳳合作，把消息告訴他們！」

白靈猴忽道：「大哥，剛才俺發現遠處有一輛馬車，老是在附近兜圈，不曉得是啥來路！」

「駕馬車的是什麼人？」

「二十來歲，面生得緊，而車廂包得緊緊的，看樣子不是馱着貨的，就是載着人！」

王森眼珠子一轉，道：「你去吧，這件事交給俺！」他走到宋斌跟朱鳳面前。「金磚的下落好像董彪知道，咱們的計劃是跟着高得福，現在他就在前面，咱們跟上去，就能够找到董彪！」

宋斌面上浮上興奮的神光：「事不宜遲，咱們快追！」

王森道：「不宜人多，你向你手下交代一下，免得打草驚蛇！」

宋斌欣然下去，朱鳳輕聲問道：「這者狐狸會眞心跟咱們合作嗎？」

王森笑笑：「暫時相信他！三妹，後面有一輛馬車，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人？」

朱鳳道：「快扶姑奶奶去看看！」

王森扶她走了過去，朱鳳叫道：「一家親，共進退！」她連呼多遍，遠處樹林中便駛出一輛竹篷馬車，駕車的正是陳權。朱鳳道：「果然是姑奶奶的手下！」

一忽，馬車到跟前，陳權跳下馬，扶朱鳳上車，王森恨不得她早點離開自己，當下道：「三妹，咱們在前頭再見！」說罷便走到自己的坐騎旁，解下馬韁，翻身上馬，朱鳳的坐騎，却被陳權拉走。

王森來到前面公路，只見宋斌已騎着馬，在前面等待，他雙手送上兩柄匣子炮，王森接過，問道：「有沒有子彈？」

宋斌再取出一包子彈，王森將自己的兩柄槍裝滿，道：「你等一等！」他策馬向後馳去，將槍彈交給陳權，然後追上宋斌。兩人聯袂而馳，過了一陣，便見到白靈猴迎面馳來。

王森忙問：「是不是有新情況？」

「高得福他們停下來吃午飯！」

「離此多遠？」

「在七里外的一座小鎭，老梅他們已在附近守着！」

王森看了一眼宋斌，道：「咱們慢慢跟上去吧！」

宋斌道：「老漢同意！」

王森道：「小猴子，你再去聯系，順便替咱們買點吃的！」他自懷內摸出一枚大洋，拋給白靈猴，白靈猴接了錢又向前急馳去了。

宋斌望着他的背影，道：「白龍兄好厲害呀！幾時安排了一個人在咱們萊蕪城，把咱們都騙過了！」

王森道：「俺一向獨來獨往，不過有一次由他提供消息，咱們幹了一宗案子，他得了甜頭便老是要跟俺，見面便呼大哥，但俺自在慣了，不管他，獨自去了一趟上海，最近回來，無意中碰上他，因爲金磚才作第二次合作！」

「原來如此，不過白龍兄好像還有一批手下？」

「一個是俺的朋友，一個是白靈猴的朋友，他們都有幾個弟兄，他們不算是俺手下，不過是合作發財而已！」

「如此他們又怎會聽你的命令？」

「沒辦法！」王森悠悠地道：「在一羣人中，總要有個領袖，他們要推選俺，俺只好當仁不讓，宋老兄的手下可不少，而且聽說全是親自訓練的，比起你，小弟可是大大不如！」

宋斌笑道：「老漢爲了賺一筆養老金，不得不拚上一條老命！」

「不單止拚老命，還得花一筆錢，去養他們！」

宋斌尷尬地一笑：「這是投資，要想賺大錢，不得不花些小錢，像白龍兄不用花錢，便能賺錢，老漢羨慕得很！」

說着又見白靈猴回來，他帶了一包饅頭，一包鹵牛肉，王森分了一半給宋斌，問道：「小猴子你吃過沒有？」

「吃過兩個饅頭！」

王森拋了一個給他，道：「俺吃不了這許多個！」

宋斌也遞上一個，說道：「老漢年紀大了，吃得不多，您來回辛苦，多吃一些吧！」

白靈猴對他眨眨眼，道：「宋大爺今日怎麼這般客氣？」

宋斌行若無事地道：「以前你想不勞而獲，老漢不給你好面色，那是應該的，而現在你是憑自己努力吃飯的，也是應該的！」

白靈猴笑道：「老爺子口才第一，俺說不過你！」

三人一邊說一邊任由馬匹慢慢走動，王森問道：「他們走了沒有？」

白靈猴道：「俺來的時候，他們正要會帳！」

「他們都吃了沒有？」

白靈猴知道王森是問小虎子他們，便道：「都吃過了！俺追上去跟他們聯系一下！」

王森道：「辛苦你了！」

白靈猴去了之後，宋斌與王森也慢慢前進，走了一轉，王森回首，見背後那輛馬車仍然不即不離地跟着。

白靈猴走了一陣，忽然急馳回來，叫道：「大哥不好了，高得福跟梅大哥們被馬老大圍住了！」

王森面色一變，道：「帶路，快去救他們！」

宋斌道：「白龍兄你先走一步，老漢去通知手下趕上來！」

王森沉吟了一下，道：「好吧！」雙脚一挾馬腹，跟着白靈猴向前急馳。過了

一陣便遠遠聽到槍聲。

王森急忙問道：「白靈猴，老胡他們呢？」

「是他們通知俺的，他大概已先帶人去了。」

身份暴露

王森一馬當先，道：「小猴子，你下馬前進！」他抽出雙槍，只用脚控制馬匹，伏着身急速馳前。

到了一座山包下，只見下面有數十個人匿在石墩樹後，不斷向上開槍及爬動，而山上也有人向下開槍，王森的馬到，立即有人回身向他射擊，可是王森的馬快，那些子彈都射在馬後去了，反而王森雙槍齊發，一連幾槍幹掉三個馬東英的手下！

他馬匹一掠即過，王森竄出了幾丈後，輕輕一撥馬身，繞着山包飛跑，他在馬背上不斷發槍，就在此刻，伏在暗處的胡平原跟黃成，也指揮偵緝隊員向馬東英的手下攻擊！

剎那間，槍聲卜卜，密得如同炒豆。

王森充份利用他超卓的騎馬技術和準確的槍法，一口氣幹掉七八個馬東英的手下，山下的形勢登時改變，山上的高得福和小虎子等五個人也趁機反攻。

馬東英不愧是一方之霸，這當兒仍然沉得住氣，大聲喝道：「大伙兒沉着氣，咱們的人還比他們多！」他不斷地吆喝着，同時組織反攻！

「砰」的一聲，他伏在石後向王森發射，王森眼利，一見他探頭出來，便藏身在馬背後面，馬東英一槍落空，第二槍又响，這一槍子彈射進馬腹，那馬一吃痛，先嘶一聲，人立而起。

王森失去重心，吃馬匹一抛，雙脚立即離蹬，幸而他身手敏捷，凌空卸勁，以肩落地，順勢滾開，匿在一棵大樹後面。

胡平原恰好藏身在他身邊，見狀關心地問：「隊長，你沒事吧？」

王森道：「你們得小心宋斌，他認得你！」

胡平原道：「咱們都幪着臉！您請放心！」

「宋斌的人馬一到，你們就撤退，不能留下任何會引起他懷疑的東西！」

胡平原應了一聲，吩咐黃成注視來路，這時候，馬東英腹背受敵，丟下了十多具屍體，還有不少個受了傷，士氣大挫，龜縮在石後面。

王森心中忖道：「他們人多，這山包又不大小，始終會讓他們逃脫，得想個辦法，將他的人先消滅一部份，到時候才不會太過吃力！」當下他叫道：「馬老大，董彪知道金磚的下落，你不去找他，反而跟咱們糾纏什麼！」

馬東英想了一下，道：「咱們都收兵吧，俺放開一個缺口，讓山上的人下來，你們退後一里，大家不傷和氣，免得讓董彪一個人佔盡便宜！」

「你先把槍拋出來，咱們才讓你們離開！」

馬東英笑道：「笑話！你別以為老子會怕你們，俺只是不想損傷太大，否則早已衝出去了！」說着他忽然大聲叫道：「弟兄們，找機會突圍，三個一組，十個一隊，兜到他們背後去！」

他這一叫，馬東英的手下便開始分頭聚集，準備突圍，山下的人立即開槍，可是由於他們只有六個人，所以子彈早已消耗得七七八八，火力不足，便讓馬東英的人突圍，胡平原這邊的八個偵緝隊員，立即集中火力，向這隊人開火，那幾個突圍的人，在開闊地，沒處躲藏，被掃倒了好幾個，然後被他們走脫了兩位！

與此同時，黃成忽然道：「老胡，有一彪人馬來了。」

王森叫道：「好，馬東英，咱們答應你的條件，講和！」

馬東英道：「俺先放你們山上的人下山，你呼叫吧！」原來讓小虎子他們下山，最低限度可以減至腹背受敵之苦！

王森向山上呼叫了幾聲，高得福便帶着三個手下首先下山，小虎子及楊鎮緊跟其後，他們到了樹林，王森便吩咐胡平原帶人先退，自己與小虎子押後。

走了一程，王森回頭見馬東英也帶着人向另一邊前進，便對小虎子及楊鎮道：「你們去追他們！」

小虎子及楊鎮應聲而去，王森又忙喝住他倆：「你們知不知這董彪的下落？」

小虎子搖搖頭，王森一揮手，他們便去了，王森回頭要找高得福，誰料背後只有四匹空鞍的馬！

高得福那裏去了？王森一呆，隨即想到一個問題，不由自艾自怨起來：「唉，俺怎麼沒想到這個人疑心十分大？他一定是想甩掉咱們！哼，他們沒馬，還怕追不上！」

他拉一拉馬，向另一旁馳去，這匹馬是馬東英的手下留下來的，衝鋒陷陣慣了，十分聽使喚，乖巧地受控制。王森馳了幾步，便見到四匹人馬向宋斌的人馳去，他忽然又想到一個問題：「不好，莫非小虎子被他認出身份？」

想到此，他一驚非同小可，立即拍馬追下去，可是高得福已很接近宋斌，假如高得福真的認出小虎子的身份，那麼連帶自己的身份也會被揭穿，再追上去，很可能連自己也有危險！

怎麼辦？王森回頭望向胡平原他們，但他們又已去遠，要呼叫也聽不到，王森咬一咬牙，抽出槍來，拚命拍馬急追，高得福聽見背後的馬蹄聲，知道有人追上來，也拍馬催騎！

王森「砰砰」連發兩槍，子彈射不到高得福，卻把他掀落地上，王森催馬不停，雙槍連發，一取跌落地上的高得福，一取其手下！

「砰！」那手下中彈落馬，另外兩個則提槍回身還擊。王森伏下腰，向高得福馳去！

高得福被跌得發昏二十一，過了好一陣才逐漸定下神來，剛才王森那一槍幸好沒射中他，但剎那間，王森已衝了過來。

宋斌正帶着手下乘馬而來，見狀連忙止住手下前進，大叫道：「大白龍，啥事兒？」

王森還未答，高得福已叫了起來：「他，他不是大白……」話音未落，「砰」的一聲，王森已一槍擊中他的咽喉！他毫

不猶疑，一梭子彈掃了過去，那兩個高得福的手下，慘呼着跌下馬去！

王森收了槍，道：「宋老哥，你們怎地現在才趕到！」

宋斌面色晴陰不定，冷冷地問道：「你為什麼要殺死他？」

王森雙眼緊瞪着宋斌，反問一句：「俺為何不能夠殺死他，他又不是咱們的盟友！」

宋斌說道：「你殺死他，總要有個道理！」

王森吸了一口氣，道：「因為他發現了俺的朋友追踪他們，將俺一個朋友殺死了，俺難道不該為朋友報仇？」

「真的是這樣？」宋斌側着頭問：「嗯，俺剛才好像聽見他臨死前叫了一句什麼話……」

王森心頭怦怦亂跳，道：「俺聽不到，嗯，他呼叫什麼？」

宋斌頭不轉後地道：「小程，剛才高得福叫些什麼？」

程盛才道：「他說他不是大白……」

王森心情更加緊張，却裝作毫不在乎地道：「不是大白什麼？」

程盛才看了宋斌一眼，道：「他的話分明說你不是大白龍！」

「俺不是大白龍，那是誰？」

程盛才道：「他還未說，你便將他一槍打死，咱們怎知道？」

王森道：「俺就是大白龍，老宋你相信不？」

宋斌冷冷地道：「老漢只想問你一句話……」他忽然轉頭望向四周，兩旁沒人，但背後却有轔轔的馬車聲，「你打死了高得福，咱們去何處找董彪？」

王森道：「俺相信他們一定就在這附近，等下俺的人回來，大概便知道！」

「馬東英呢？」

「俺是跟他交換條件，他放走了山上的高得福跟俺的朋友，咱們退後讓他們離開！」

「為何你要放掉他們？」

「俺想跟着他們，因為我相信馬東英親自出馬，他一定是有了董彪的下落及去向！」王森裝出一副忿憤不平的樣子道：「不料在俺分派手下的時候，高得福竟殺死了俺的一位朋友，搶了馬車逃跑！」

宋斌臉色變動了兩次，才帶笑道：「原來如此，假如馬東英知道董彪的下落，姓高的對咱們來說，的確已無用處，殺得好！」

說着陳權那馬車已停了下來，朱鳳探頭問道：「什麼事兒不走？」

王森淡淡地道：「高得福已經死了，咱們在追查馬東英的去向！」

「誰打死他的？馬老大幾時來過？」

宋斌道：「高得福是讓馬老大殺死的，馬老大剛才離開！」

王森道：「老宋你不用替俺遮瞞，高得福因為殺死俺的朋友梅大堡，所以俺殺死他，為友報仇！」

朱鳳又道：「馬老大知道董彪的下落嗎？」

「以他的為人，若不是有了確實的消息，他不會親自出馬，還帶了數十個人，浩浩蕩蕩的！」王森道：「俺知道他們的去向，你們跟着俺來吧！」說着他拉着馬，不徐不疾地在前走着。

宋斌道：「小程，將屍體收拾一下！」他拍馬追上王森，與他並轡而馳。

王森心中暗道：「這老狐狸分明已經懷疑我，為何還要跟我在一齊？哼，俺可得小心一點！」

馳了一陣，見一騎遠遠迎面而來，王森心頭怦怦亂跳，暗道：「千萬別是小虎子！」

不久，那馬已來至近處，却是白靈猴，他一顆心才鬆了下來，叫道：「可是有消息？」

「他們進山了，小心得很，咱們不敢迫得太近！」

「在那個方向？」

「由此直行就是！」

王森說道：「你再去探消息，咱們繞路上山！」他向白靈猴連打眼色。「叫他們不要放鬆馬東英，有情況仍然由你來聯繫！」

宋斌呵呵笑道：「辛苦你了！」

白靈猴說道：「不辛苦！」回身又走了。

衆人走了一陣，已到魯山山脚，王森道：「馬東英就在上面，咱們在旁邊上去吧！」

宋斌道：「俺沒意見，就怕朱三姑腿傷不能爬山！」

朱鳳在車廂內道：「誰說不能？上，一齊上！」布簾一掀，車廂內走出一男一女，臉上都是塗着鍋灰，遮蓋了本來的臉目，扶着朱鳳下車，朱鳳道：「七哥，你留在山下跟他們聯繫，那上去他們可找不到！」

陳權心中有點奇怪：「還有誰要聯繫？」但他那天吃過她的苦頭，不敢再輕易說一個不字，却不知道這是朱鳳的疑兵之計！

衆人下了馬之後，宋斌亦留下一個手下照顧馬匹，然後一齊上山。

朱鳳雖然行動不便，但止了血後，加上她體質好，休息了一陣，精神恢復了不少，而她二姐及姐夫一人一邊架着她，行動仍然甚快，王森及宋斌暗暗驚奇。

再走了一程，已上了一座山峯，王森忽然道：「咦，原來他們在下面！」說着向下面一指！

宋斌沿着他手指所指之處望去，果然見到遠處山谷裏有數十人圍作一堆，有的還在放哨。王森道：「大家退後幾步，免得被他們發現！」

衆人退後，宋斌道：「看他們的樣子好像要在那裏過夜，咱們便在這裏歇一夜吧！」原來這時候天色已逐漸黑了。

朱雀拿出一包乾糧來，道：「大家都餓了吧？一齊吃！」

宋斌看了一下，沒有伸手去拿，王森哈哈一笑，取了一塊油餅塞進嘴裏嘴嚼起來，朱鳳微微一笑，道：「大傻瓜，老宋害怕有毒不敢吃，你多吃點吧！」

宋斌道：「誰說老漢害怕？」說着也拿了一塊油餅吃了，他心想王森既然吃了油餅沒事，他拿油餅，自然也安全。

朱鳳拿了一個窩窩頭，用手慢慢拿着吃，她二姐夫楊安家拿了一個小帳幕來，

找了幾根樹幹支架起來。宋斌道：「這位兄弟倒想得周到！」

朱鳳冷冷笑道：「姑奶奶找的人，個個都可以以一抵百，什麼人材沒有？」

王森接道：「所以這次咱們一定會成功！」

宋斌忙道：「這個自然，兄弟們，咱們也找個地方睡吧！」

朱鳳道：「大傻瓜，你就跟咱們一起吧！」

王森搖搖頭，指指宋斌，意思是說要監視宋斌，嘴上却道：「老宋，咱們可要找人值夜，要不然他們如果在半夜上路，咱們可不知道！」

宋斌道：「你放心，這件事就包在咱們身上！」

由於連日來衆人都在追踪及打鬥中渡過，身心都十分疲乏，因此，天色黑齊不久，除了當值的外，都睡着了，王森也不例外。

深秋山風熠熠，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王森忽然被一陣冷風吹醒，他本是倚着一棵大樹睡覺的，而且背風，但醒來之後，却下意識地向後一望，無意中發現有一條黑影爬向帳幕，黑影到了帳幕之外，便停了下來，嘴巴裏响出咕咕的聲音，聲音輕重緩急有緻，王森心念一動，悄悄睜開雙眼注視，却原來是宋斌！

剎那間，一個念頭浮上他腦海裏：「宋斌這時候找朱鳳什麼事兒？」

只見營幕掀起一角，宋斌便爬了進去，王森猛吸一口氣，也輕輕走了過去，地上雖有草，幸而風大，將他的腳步聲遮蓋住！

只聽朱鳳聲音甚不耐煩：「你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宋斌「殊」了一聲：「輕聲一點，老漢是有一件事要告訴三姑，免得日後你說老漢違背協定，而這件事又不能讓別人聽見！」

朱鳳耐着性子道：「你說吧！」

「大白龍不是大白龍！」

朱鳳的聲音充滿驚詫之味：「你說什麼？」

「老漢說大白龍是假冒的！」

「你怎知他是假冒的？」

「剛才他追殺高得福，高得福臨死前喊了這麼的一句！」宋斌將下午王森殺死高得福的情況說了一遍。

王森心頭怦怦亂跳，更加屛息而聽，半晌朱鳳才道：「高得福十分狡猾卑鄙，他說的話，不能作準！」

宋斌却道：「老漢却認爲他的話，極爲可信！」

「姑奶奶想聽聽你的鬼道理！」

「老漢猜想高得福必是發現了他的身份，所以才突然離開他們，三姑娘，你想想……」

朱鳳截口道：「但你我都未見過大白龍！」

「三姑別急，且聽老漢繼續說下去！」宋斌道：「大白龍沒有露出馬脚，而露出馬脚讓高得福發現的，必是他的手下，否則大白龍既然要追殺他們，爲什麼不帶着手下，可見有蹊蹺！」

「你再說下去！」

「是什麼人令到高得福，忽然轉身逃跑的？」

朱鳳頓了一下才反問：「你一向足智多謀，姑奶奶正想聽你說！」

宋斌沉聲道：「老漢懷疑他是局子裏的人，說不定便是偵緝隊的頭目，他利用沒人見過大白龍的弱點，化名混到咱們裏面來，三姑，你除了白靈猴之外，還見過他什麼手下？」

朱鳳「啊」地叫了一聲，沒立即答他，王森只覺四肢冰冷，差幸自己無意中聽到他們的說話，否則眞是做鬼也不明白。

作繭自縛

剎那間，王森心念電轉，不斷盤算着，現在擺在他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其一是偷偷溜下山，其二是出面否認此說！

第一個方法最安全，但要借助他們的力量消滅流寇，起回金磚的計劃，便功虧一簣了。第二個方法比較積極，但却有危險性，因爲假如他們不相信，自己將死無葬身之地！

正在猶疑不決之間，只聽朱鳳道：「這是你自己猜測的？」

「不錯！」宋斌語氣充滿自信：「但老漢認爲有七成把握不會看錯！」

朱鳳忽然大笑起來：「猜測的怎可說不會看錯！」

宋斌咳了一聲：「三姑，您是聰明人，相信也會懷疑他！事實上咱們根本沒人在這之前見過他！」

朱鳳斷然道：「姑奶奶相信他，也相信白靈猴，你不用白費心機！」

宋斌一怔，聲音帶着納悶：「三姑這話是什麼意思？」

「姑奶奶的意思明白得很，姑奶奶相信他，而認爲你是怕分薄了金磚，所以才來挑撥離間！」

王森聽後暗暗舒了一口氣，更加屛息靜聽，只聽宋斌叫了起來：「有他加入，老漢那一份並沒少，若他眞的是大白龍，對老漢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俺爲什麼要挑撥離間？」

「姑奶奶不知道你的用意……」

宋斌截口道：「老漢是爲了自己和三姑您的好，才來說這些話的，請您不要誤會！」

朱鳳淡淡地道：「多謝你，姑奶奶認爲你別太多疑心，因爲既然是盟友，就不應該太多猜疑……」她頓了一頓，續說下去：「假如你覺得他有可疑的地方，有兩條路讓你選擇！」

宋斌忙問：「那兩條路？」

「第一，你退出，咱們各自發財，第二，留心他的行動，但仍然繼續眞誠合作，你先考慮一下，明天再回答姑奶奶！」

宋斌久久都不出聲，朱鳳又道：「夜深了，你出去吧，免得讓他看見，反而疑心咱們！」

王森知道他們的交談完畢，連忙閃開到營幕的後面，他剛藏好了身形，宋斌便出來了，他向四周望了一下，忽然抽出槍來，向王森打瞌睡的那個地方，躡手躡脚走去。

微弱的月色，將宋斌的身形拉得長長

的，照在地上，王森不用探頭也知道他走過來了，心頭登時緊張起來，投影還見到一柄槍，看來宋斌不想遵照朱鳳的意思辦，而是想先下手爲强，採寧願殺錯，不願放過的手段！

這短暫的時間，王森要立即作出決定相應的行動：一是逃，一是殺死對方，而這兩個行動，都會引起難測的後果。

時間眨眼即逝，宋斌已經來至身旁，王森要逃跑已無機會，只得採取第二個方案！

宋斌持槍的手剛自營帳後探出，王森右掌劈出，正中其手腕，宋斌的槍剛離手，王森左掌五指已抓住他的臂，將他拉了過來！由於他這一記速度極快，宋斌來不及有所反應，王森右拳已狠狠地擊在他太陽穴上！宋斌哼也沒有哼一聲，便暈死過去。

王森閉氣聽了一下，見營幕內沒有聲音，便把宋斌拉到崖邊，一脚將他踢下山，估計宋斌必死無疑，便仍坐到原處。雖然殺死了宋斌，而朱鳳對自己又不懷疑，但王森仍然沉思了很久才敢睡。

天還未亮，王森便被一個叫聲驚醒：「不好啦，咱們老大不見了！」

王森眼珠子一轉，道：「你們老大去那裏？」

程盛才回答道：「俺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王森道：「也許他下山谷去探馬東英的虛實去了！」

「俺正想告訴你，馬老大他們已經在拔營，咱們是不是也立即跟上去？」

說着營帳裏傳出朱鳳的聲音：「啥事兒大驚小怪的！」

王森心頭一動，道：「你問朱姑娘吧，也許他知道你們老大的去向！」

程盛才不知道王森是借他試探朱鳳的心意，便問道：「三姑，咱們老大不見了，您知道他去那裏嗎？」

「幾時不見的？」朱鳳聲音十分冷淡，「他是你們的老大，你們都不知道，姑奶奶又怎會知道？」

王森微微放心，接道：「三妹，馬老大他們拔營了，咱們怎辦？」

朱鳳的聲音透着幾分嬌嗔：「死人，你幾時這般尊重姑奶奶的？你說吧！」

王森道：「咱們仍然緩緩跟着他們前進！」

「但老宋不在，他手下肯不肯跟着咱們？」

王森看了程盛才一眼，程盛才猶疑不決，王森道：「程兄弟，你留下一個弟兄在這裏跟你們老大聯絡吧，其他的都跟咱們上路，總之事成之後，俺跟朱姑娘仍然分三成給你們！」

程盛才看了手下一下，便留下一個手下，其他人都準備上路，朱雀夫婦出營，收了帳子，王森見朱鳳仍坐在地上，便關心地問道：「三妹，你的傷口怎樣？還疼不疼？」

朱鳳瞟了他一眼，似另有含意地道：「怎麼又不見你問我，爲啥今天一早大獻殷勤？」

王森心頭一跳，忖道：「莫非她已知道俺幹掉宋斌，但她爲啥不當衆揭發？吱，難道她已看了上俺？」他心念一閃即逝，臉上露出個笑容：「俺怕你跟不上！」

「你是害怕姑奶奶碍着你們發財嗎？」不用担心，對於發財，姑奶奶是不甘後人的！」

說着，朱雀及楊安家已收拾好了一切，衆人便起程，繞山而行，跟着馬老大，由於他們居高臨下，所以不用跟得太貼，也不虞被對方撇掉！

朱鳳傷口雖已止了血，但仍需要楊安家夫婦架着走。王森雖然走在前面，但對他們夫婦，甚是留心，走了一程，背後忽然有人呼叫，原來是白靈猴追上來了。

王森轉身迎了上去，白靈猴先遞上一大袋乾糧，道：「大哥，這是給你們充飢的！」

王森道：「辛苦你了！」摸出兩個大洋給他，白靈猴老實不客氣地收了。王森輕聲問：「有沒有新情況？」

白靈猴道：「老胡已發現董彪他們的方位……」

王森大喜，問道：「在那裏？」

「就在前面不太遠的地方，聽說他們正在發掘，看來地點沒錯！」

王森聲音壓得更低：「叫小虎子他們不用再跟馬老大，最好將他們引去，讓他們跟董彪先幹一場，咱們再坐收漁利。」

白靈猴道：「大哥，俺剛才在山上發現宋斌的屍體……」

王森道：「輕聲點，是俺幹的！因爲他已窺破俺的身份，你順便告訴小虎子他們小心應變，俺怕宋斌將這個消息告訴他的手下！」

白靈猴吃了一驚：「那麼你不是很危險？」

「俺會小心，不用担心，快去！」

白靈猴走後，王森拿着乾粮過來，交給程盛才，道：「派給弟兄們！有個好消息，剛才白靈猴說董彪的人馬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

衆人都歡呼起來，王森忙道：「輕聲一點，莫讓馬老大的人聽見，咱們要等他們雙方幹上之後，再下去收拾殘局！」

王森走到朱鳳的面前，朱鳳不待他開口便道：「你說的是眞的嗎？」

王森裝出一副驚詫之至的神情來：「您怎會這樣說？」

朱鳳道：「拿兩個饅頭給我！」

王森向程盛才要了幾個饅頭，吩咐他們吃了再上路，因爲已知道董彪的去向便不用急着去。他把饅頭遞給朱鳳，不料朱鳳又道：「扶姑奶奶到一邊去！」

王森心頭怦怦亂跳，小心翼翼扶朱鳳到旁邊的一塊石頭前，朱鳳道：「到後面去！」

王森又乖乖扶她坐在大石後面，道：「三妹爲啥喜歡到這裏吃？」

「你坐下來嘛，你怕姑奶奶會吃掉了你！」

王森懷着一顆忐忑的心坐下來，朱鳳道：「你老實說吧，宋斌是不是被你幹掉了？」

王森忙說道：「豈有此事？俺爲啥要幹掉他？」

「很難說！」朱鳳瞟了他一眼，道：「其實你應該知道！」

「俺應該知道？」王森裝出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態：「難道你認爲他是下山通風報訊？」

朱鳳雙眼睜得老大，上下望着他，王森心中暗暗吃驚，臉上鎮定如恒。朱鳳道：「姑奶奶希望你不會騙我，否則俺可要讓你害慘了！」

王森心頭一震，「俺騙你啥？」

朱鳳將手上的饅頭塞進王森的嘴裏，幽幽地道：「不用再說了，姑奶奶相信你就是！不過……」說着故意放軟身子，靠在王森堅實的胸膛上。

王森心頭怦怦亂跳，顫聲問道：「不過甚麼？」

「不過……」朱鳳雙頰忽泛上一陣紅暈：「不過你去上海可得帶姑奶奶去！」

王森心中暗暗叫苦，嘴上不得不敷衍她：「眞就怕你不肯跟我去！」

「大白龍，姑奶奶這次是認眞的……雖然我以前因爲失身給一位堂叔叔，之後便一直自暴自棄，跟很多男人上過床…但姑奶奶以後一定改過，完全聽你的話！」

王森忖道：「俺的『美男計』已經成功，不過將來只怕更加痲煩了！」

朱鳳見他不語，又道：「你是不是心中不舒服，以後姑奶奶准你偶然到外面找女人，不過却不能拋掉姑奶奶，這樣該公平了吧？」

王森見她說得詞意殷切，更加叫苦不迭，那裏還說得出話來？只見朱鳳仰起臉來，道：「你怎地不說話？你假如還不相信我的，姑奶奶便把我應得的那一份金磚給你，不過我二姐及二姐夫那一份，你可不能動！」說着將王森含在嘴裏的饅頭拿了下來！

王森乾咳一聲：「俺不敢……」

「你是不敢去找別的女人，還是不敢拿姑奶奶的錢？」

王森只好道：「俺不敢去亂找女人……不過你的錢，俺是大丈夫，也不能拿你的！」

朱鳳小指頭在他額上輕輕一戳。「算你這小沒良心的，還有點良心！」說着她將自己的面頰貼在王森的胸膛上，伸出右手輕撫着他的左胸。

王森又覺溫馨，又覺難受，鼻端嗅到她身上的香氣，心頭突突亂跳！他吸了一口氣，輕聲道：「三妹，有人……咳咳，怪難爲情的……咱們還是趕緊吃東西吧，免得趕不上馬老大！」

朱鳳有點不高興，說：「你討厭姑奶奶？」

「不是……」王森更加手足無措。

朱鳳道：「既然不是，你又不是未沾過女人的身子，還怕甚麼難爲情？」

「但……但俺不慣在別人面前跟女人親熱！」

朱鳳這才快快坐直起來，王森一回頭，便見到朱雀那副微笑的神情，他心頭更覺煩躁，便默默地吃着饅頭！

朱鳳忽然又問：「大白龍，你是不是打算吃掉宋斌那一份金磚？」

王森道：「沒有這回事！」

「你不用怕，眞要那樣做時，通知姑奶奶一聲就行！姑奶奶也希望你多賺一點，咱們好在上海天老地荒！」

王森心頭發苦，深深後悔自己當初訂下這『美男計』，如今是作繭自縛了！

程盛才叫道：「大白龍大哥，咱們走了吧？」

王森正要站起來，冷不防被朱鳳在他頰上吻了一下，他只覺被她吻過的地方好像烙鐵燒燙，又一屁股坐了下去！

火併

當王森等人走了一個小時，便聽見前面傳來一陣響亮的槍聲！

程盛才叫道：「他們幹起來了！」

王森故意道：「不知道咱們是不是已經趕上，佈置好一切。」

程盛才喜形着色地道：「俺相信一定是的！」

王森道：「三妹，你在這裏等，俺跟程兄弟跑上前看看！」

朱鳳溫順地道：「好，咱們在這裏等您，你倆小心一點！」

王森與程盛才快步而行，走了一程，槍聲已越來越淸晰，只是空谷迴音大，聽來雖近，實際上還頗有一段距離，何況山巒起伏？

再走了一陣，槍聲突然消失，程盛才發現有一條路通向山下，便道：「白龍哥，咱們由此下山吧？」

王森道：「好，你去帶他們來，俺再去前面看看，不知是否已經結束了！」說着跑步向前。山巒起伏，但幸而有條小路，還不太難走，王森一口氣跑了三里多，便見下面一座山谷，空氣中飄着硝烟味。

王森立即伏下觀望，只見對面山腳下，草地有被挖掘的痕跡，谷中怪石密佈，石後都伏着人。王森估計是董彪與馬東英的人馬，却找不到自己的手下，看來他們藏在附近靜觀其變。

這次撲滅幾股勢力大的流寇，本可向上面申請調動大隊人馬，可是這些人神通廣大，以前幾次圍剿，都被其逃脫，其中有一個原因是他們嗅覺敏銳，偵緝人員雖然衣著與常人無異，但仍常被其發覺，何況大隊人馬出征，勞師動衆，風聲早洩，更易令對方有所準備，所以是次王森才改變戰略，帶十二個手下。這十二個全是精英，可以以寡敵衆，王森最大的策略是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及貪財的劣根性，促使他們自己火併一場，再由自己帶同手下，收拾殘局。

現在勝利已經在望。但王森一反常態，這次竟沒有以前那股興奮的心情，相反一顆心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連精神也沒法集中，腦海中不時浮上了朱鳳的倩影。

山谷中偶而會傳來一兩道槍聲，估計他們都在商量應付的辦法。王森立即往來路跑去，到了那條小路旁，朱鳳和程盛才等人早已守候在那裏，程盛才問道：「白龍哥，情況怎樣？」

「他們在前面的一座山谷對峙，咱們現在趕去正是時候！」

朱鳳道：「且慢，如果他們達成協議，共同挖掘，咱們豈不是好夢成空？」

王森說道：「這個你不用担心，到分配時，他們一定會再度衝突，就算其中一

方面滿足，另一方面也未必肯放棄全得的機會！」

朱鳳笑着說道：「你總有你的道理！走吧！」

衆人下山，途中王森又問程盛才：「程兄弟，假如老宋不在，你可否代表你那些兄弟？」

程盛才轉頭看了背後一眼，傲然道：「當然可以！」

「他們都聽你的指揮？」王森續道：「那麼事後俺便把其中的三成交給你，不過老宋那一份你要留給他！」

程盛才說道：「這個白龍哥你可以放心！」

王森又問他們跟了宋斌多久，平日幹些什麼，程盛才一一告訴他，王森知道他們爲惡不多，心中暗打主意。

到了下山，前面又傳來槍聲，衆人加快速度走前，看看到了山谷附近，忽然見到白靈猴在石後爬了出來，向王森招手，王森連忙走上前。「裏面情況怎樣？」

「剛才馬東英殺了董彪的幾個人，後來他們便對峙起來，馬東英見偷襲沒法得手，便提議共同挖掘金磚，理由是假如金磚的傳說是假的，那麼這一仗便打得太寃了！」

王森問：「董彪同意不？」

「當然同意，可是剛掘到金磚，董彪便先幹起來了，嘿嘿，馬老大也不是省油燈，早有準備，立即指揮以子彈回敬，打得好不熱鬧！」白靈猴說得眉飛色舞：「現在他們的人都不到一半了！」

王森却問道：「掘到金磚了？共有多少？」

「不知道，剛掘到一點，他們便幹起來了！」

王森點點頭。「通知小虎子及老胡，將人分成兩隊，俺若向天連開三槍，便一齊動手，快去！」白靈猴走後，王森又走回去。

程盛才忙問道：「白龍哥，有什麼情況？」

王森笑道：「好消息，他們掘到金磚，現在又打起來了，各自死了一半人馬，咱們現在正是時候！」

程盛才甚爲興奮，連忙大聲道：「弟兄們都聽見沒有？掘到金磚了，大伙兒衝呀，幹掉董彪跟馬東英，金磚便是咱們的了！」

朱鳳向王森招招手，王森走前，她問道：「可是眞的？」

王森道：「俺有騙你的理由嗎？」

楊安家跟朱雀目光也爲之一亮，問道：「他們還有多少人？」

「合起來也該還有九十個，就怕還有別人匿在附近！」王森目光觸到朱鳳含情脈脈的眼神，心中忽生不忍，忙道：「你身上有傷，等下守在一旁就好，不要衝鋒陷陣！」

朱鳳心頭甜滋滋的，道：「你也要小心！」

王森應了一聲，又向楊安家夫婦道：「兩位也不是道上的人，玩命的事還是謹愼爲要，而且三妹還要你們保護，你倆做個樣子給人家看就好！」說罷走前領隊而行。

楊安家望着王森的背後，輕輕地道：「他這樣說是什麼意思？莫非不想分三成給咱們？」

朱雀說道：「人家人多勢衆，咱們少分一點，也是應該的，俺反覺得他的人不錯！」

朱鳳雙眼泛着得意之色。「當然，能讓姑奶奶看上的，還錯得了嗎？」

楊安家眉頭一皺，道：「但俺總覺得他不大像……」

朱雀道：「不像什麼？」

「他的殺氣不重，不像是一個流寇頭子！」

朱鳳道：「誰說他是個流寇頭子？他只是個盜賊而已，他跟俺有個共同點，『賺錢』用腦多於用力，咱們快走吧，不然跟不上了！」楊安家跟朱雀忙緊着她走。

快行兩里，白靈猴又出現了，道：「大哥，前面便有人，在這裏埋伏吧！」

「是些什麼人？」

「還探不清楚，大概是些知道消息的人吧！」

「有多少個？」

「大概二十個左右！」

王森道：「好，大家就伏在這裏，俺跟你去前面看看！」他回頭對程盛才道：「朱姑娘受傷不方便，這裏的事就交由兄弟你處理了，有事俺會派白靈猴來通知你們！」

程盛才忙表示遵令，王森便彎着腰跟白靈猴前進。

走了幾丈，白靈猴輕聲道：「老胡他們伏在另一端！」

「谷裏的情況怎樣？」

「還在打戰。」

「咱們不可露出行跡，免得引起對方團結！」

再走了一程，果然發現山腰處的大石後有人探頭探腦，王森連忙拉着白靈猴匿在石後，問道：「你有沒有槍？」

「剛才小虎子哥已給了俺一柄！」

「好，咱們慢慢前進，最好在石後停腳！」王森說罷便首先竄到前面那塊石後，他們向斜前方前進，因此所處之地勢漸高，最後更筆直攀高，將另一班土匪踩在脚下，可是就在這時候，傳來兩道槍聲，王森連忙伏下，背後却傳來白靈猴的哎唷叫聲，他吃了一驚，忙問：「小猴子，你怎樣啦？」

白靈猴竄了過來，喘着氣道：「沒事沒事，他媽的，剛才嚇了俺一大跳。」

王森見他臉色青白，知道他未經歷過這種場合，第一次心中難免有懼意，也不笑他，只道：「你守在這裏，不要開槍！」說着他又衝到另一塊大石之後，隨即馬不停蹄，飛到第三塊石後，這次又招來幾顆子彈，幸而都落在他背後。

這地方已可將山谷的一切盡收眼簾，董彪與馬東英的手下，仍不斷地互相攻擊着，但由於雙方都藏在石後，死傷頗微。

王森看了一下，便看出董彪的人較多，那是因爲馬東英的左右兩員大將都已死了的關係，一忽，便見到諸大勝帶着人，藉石頭的掩護，而向馬東英迫過去。馬東英忽然叫道：「停，董老大，咱們談和好不好？」

董彪在遠處問他：「談和對俺有什麼好處?」

「讓你多佔點便宜，你佔六成，咱們佔四成。」

「哼！不行，你們佔兩成，咱們佔八成。」

馬東英的手下立即叫罵起來，馬東英道：「三七分賬吧，你別迫人太甚。」

董彪道：「好，你們把槍都拋過來，咱們才談和。」

馬東英的手下又破口大罵，馬東英不愧是首領，比較沉得住氣，道：「大家都把槍拋出去，這才公平！」

「不，俺的條件到此爲止，肯不肯由得了你。」

馬東英不由怒道：「你們的人雖然多了幾個，但也不一定就會贏。」

「那就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馬東英知道談判不成，便連忙分派手下分散抵禦，董彪立即下令加緊進攻，槍聲又密集起來，又死傷了一批，所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馬東英的手下雖然較少，但爲了那些金磚，雙眼都發紅，拚命抵禦，董彪要想勝利，可也不容易，不過他的形勢終歸較好，漸漸將對方迫到谷中間去。

就在這時候，山腰中的土匪也慢慢行動了，他們分批下山入谷，剛好處於董彪的後面，但仍未有行動，王森在上面看得清楚，忽然拾起幾塊拳頭大的石頭，向董彪人馬拋去。

董彪的人被驚動，便發現了敵蹤，立即轉身攻擊，可是那些土匪以逸待勞，加上地形有利，槍戰一開始，便掃倒了董彪好幾個手下。

王森見到得手，心中大喜，忙叫白靈猴下山去找程盛才，叫他們帶人過來，他仍匿在石後，抽出槍來，注意對面山的情況，同時跟在白靈猴後面下山！

白靈猴還未走落平地，對面山腰便探出兩個人來，手上都提着長槍，王森眼明手快，「砰砰」幾槍射出，將那兩人擊斃，叫道：「小猴子，快！」

白靈猴飛快地往外跑去，王森則衝上對面山，繳了那兩個土匪的長槍。

山谷內的槍聲越來越密，王森跑過去居高望下，只見馬東英見對方來了敵人，也立即乘機反攻，董彪腹背受敵，死傷頗重，但那些土匪並不單只打董彪，見到馬東英的手下也照樣一槍過去。

王森權衝一下，便將長槍架在石上，瞄準一個土匪，一槍打了過去，「砰」的一聲，正中一人，那人哼也來不及哼一聲，便一命嗚呼了，王森拉動槍栓，又開了一槍，再幹掉一個，這時候土匪羣中才有人回身反擊，但王森又藏在石後。

董彪見土匪出現混亂，乘機找尋好位置躲藏，才得以喘一口氣，王森在石後估計谷中的人，不會超過四十個，已有七成把握制勝，但仍希望他們再大打一場，免得己方有所死傷，便轉着腦筋思索良策！

白靈猴已引着程盛才等人跑過來了，朱雀、楊安家及朱鳳則走在最後面，王森立即自山上衝了下來，道：「裏面打得正激烈，三方人馬殺個不亦樂乎，咱們再等一下再進去。」

衆人臉上都露出興奮的神色，過了一陣，裏面的槍聲已經逐漸稀疏了，代之而起的反而是一片喊殺聲，程盛才雙眼露出興奮的神光，說道：「他們的子彈已經用光了。」

王森道：「現在衝進去！」他轉頭對白靈猴道：「你陪三姑娘守在這裏，如果有人過來，立即通知咱們。」他說罷便率先衝了進去。

朱鳳又是感動，又是怨恨，怨恨自己受了傷，沒法在這時候大展身手，她叫了一聲：「喂，大傻瓜，姑奶奶還未殘廢！」可是王森與程盛才等人已經進谷了。

朱雀道：「三妹，你安心在這裏吧，料他不會撇掉你的。」

朱鳳又羞又嗔地道：「姑奶奶才不怕會被他撇掉！」

朱雀與楊安家進谷之後，白靈猴要扶朱鳳坐下，卻讓朱鳳推開。「姑奶奶不用你扶！」她走到一塊大石後坐下，掏出那柄「大白龍」來，轉頭見白靈猴伏在另一塊石頭，心頭有點不忍，叫道：「小猴兒，你過來。」

白靈猴呆呆地問道：「三姑娘，你喚俺過來?」

「這裏只有你跟我，不喚你喚誰?」

白靈猴懷着忐忑的心情走了過去，乖乖坐在她旁邊。朱鳳問道：「姑奶奶問你幾句話，你可得老實告訴我。」

白靈猴心中發虛，結結巴巴地問：「三姑娘請問吧，俺知無不言。」

幸而朱鳳以爲他害怕自己，才不疑心，笑道：「姑奶奶不是要殺你，你不用怕，告訴我，你認識大白龍有多久?」

白靈猴道：「快兩年了。」

「你跟他熟不熟悉?」

「俺以前跟他合作做過一宗案子，咳咳，他很有義氣，又守信用，事成之後，眞的分了三成與俺！」這些「台詞」，早已編好，所以白靈猴說得十分流利，「後來跟他見過幾次面，俺要跟他發財，他不肯，今年初他去上海了……」

朱鳳截口問道：「他以前有沒有女人呢?」

白靈猴心頭一跳，忖道：「原來她要想知道的是這個！」當下道：「大哥外表看來好像很風流的樣子，其實他絕不好色，俺跟他在一起時，不見他有女人，也不見他去逛窰子！」

「眞的?」

「俺騙你幹什麼?也許俺不在的時候，他獨自去，不過這俺可不知道。」

朱鳳眼珠子一轉，半晌又道：「他眞的是大白龍?你沒騙姑奶奶?」

白靈猴心頭一跳，忙道：「眞的，俺不騙你。」

「假如姑奶奶發現你騙我的，便要你的命，」朱鳳頓了一頓又道：「你說，他是不是眞的喜歡姑奶奶的?他……他有沒有跟你說過?」

白靈猴心頭又是一跳，暗覺好笑，忙道：「有，他跟俺說過了，他說他希望你能做我的大嫂，不過你們如果去了上海，丟下俺一個，可孤零零的，俺……嘻嘻，俺可不大讚成！」

「你找死！」朱鳳含嗔罵了一句。

白靈猴笑嘻嘻地道：「除非大嫂替俺向他求情，叫他帶上俺，其實俺也不是一無用處，也可以替你們跑跑腿！」

朱鳳道：「不用求，他若不帶你的，姑奶奶帶你去。」

白靈猴幾乎笑刺了肚皮：「你奶奶的，你可想得眞美，俺若是跟着你，就算倒足一輩子霉！」

朱鳳又問：「他還跟你說些什麼?」

白靈猴道：「她說你外表凶巴巴的，其實柔情如水，又智勇雙全。」

朱鳳心中暗道：「想不到他背後說得風流，當着面却會害羞。」

心念未了，谷內的槍聲，忽然密集起來，白靈猴興奮地道：「打起來啦。」

朱鳳担心地道：「不知危不危險?」

白靈猴笑道：「你放心，他是天上的武曲星下凡，誰殺得了他！」

鐵漢柔情

王森衝進山谷，見他們早已集中到谷中去，便向後揮手，示意程盛才等人先伏在石後，過了一忽，王森見董彪他們還不知道死神已至，便慢慢爬出，仍匿在石後，等候最好的時機。

他約莫估計一下，谷中的人所剩已不足二十個，便取出長槍，瞄準一個土匪，「砰」的一聲，發了一槍，那土匪後腦開花，一聲不響便歸西了。

這邊冷槍一起，馬老大等人還摸不清發生了什麼事兒，王森又掏出手槍向天連發三響。

緊接着，程盛才等人都紛紛探頭出去，舉槍射擊，而對方那邊的老胡及小虎子也立即配合，火速下山，把董彪，馬老大及土匪們卡在山谷中間。

宋斌果然是個好手，程盛才等人的槍法都很準繩，幾乎彈無虛發，殺得對方一個措手不及，由於土匪們最靠近他們，因此這陣子冷槍，幾乎將他們消滅光！

馬老大叫道：「老董，咱們先幹掉外人再說吧！」

董彪道：「俺讚成！」吩咐手下轉身應戰，但王森等人早已迫進他們身後三丈之內，各佔一個有利的地方，董彪與馬東英轉身應戰，仍沒法打開局面。

王森道：「他們的子彈已不多，大家不用急，慢慢來，困也把他們困死。」

董彪問道：「你們是誰?」

程盛才叫道：「咱們是宋斌跟大白龍的弟兄。」

董彪冷笑一聲：「馬老頭，原來你早巳衆叛親離！」

馬東英咬牙道：「朱鳳那賤人呢?」

朱雀道：「她早在你後面，還要取你的狗命。」

王森趁他們說話，又竄到前面那塊大石後面，雖然招來一陣槍聲，但却射不到他，朱雀關心地問道：「你沒事吧?」

王森道：「沒事。」他知道自己的手下經過長途追踪，連日來沒睡過好覺，沒吃過好飯，因此速戰速決，便會減少損失，是以他不斷拋石挑逗對方，引他們開槍，可是這個方法起初還有點作用，後來他們便索性不理了。

王森便又繼續前進，朱雀十分聰明，與丈夫一直保護他，有人探頭出來，他倆便一槍撂過去，迫得董彪的人都不敢輕易露面，王森迅速接近對方，突然在石後站了起來，發了幾槍，附近石後的兩個人，立即報銷，等待他們驚醒回擊，王森又伏了下去。

小虎子與胡平原的進展也很快，同樣迫得馬老大的人龜縮在石後，小虎子他們的人比王森這邊的多，而且久經訓練，因此，勝利成果更大，眨眼間，馬東英身邊只剩下三四個人。

朱雀與程盛才見對方反擊無力，也逐漸迫上去，不一會兒，董彪的人跟馬東英的人，後背已貼着後背，龜縮在一大方圓之內。

王森叫道：「董彪，馬東英你們還是乖乖投降吧！」

董彪罵道：「放屁！」

馬東英則問道：「咱們投降有什麼條件?」

王森道：「你們有什麼要求?」

馬東英笑道：「你們打算分多少給咱們?」

王森道：「免你們一死。」

董彪道：「那就免談。」

王森冷笑一聲，說道：「那你們就受死吧！」

程盛才道：「白龍哥，不用跟他多說，咱們幹掉他們吧！」

王森道：「且慢！」他又大聲叫道：「你們聽着，不管馬老大及董老大投不投降，只要你們投降，將槍拋出來，咱們便饒你們一命。」

董彪叫道：「誰敢投降，俺便先斃了他。」

王森再叫道：「誰打死董彪與馬老大有賞。」

程盛才吩咐手下一齊叫喊：「打死董彪及馬老大有賞！」

董彪與馬東英都驚慌起來，大聲呼喝，以震懾手下，小虎子那邊也相繼迫降，胡平原道：「你們爲老大賣命，有什麼價值，就算不死，也拿不到金磚。」

話音剛落，只聽「砰砰」幾聲槍响，接着有幾個漢子站起來，叫道：「咱們打死老大了，投降！」

王森叫道：「先將槍拋出來！」

那些漢子果然都將槍拋了出來，王森問道：「都出來！」

只見石堆中走出七八個漢子，王森道：「還有沒有人?」

那些漢子都說沒有，王森站了起來，朱雀忙道：「白龍哥，小心他們使詐。」

王森道：「不用怕！」舉步前進，但對面的楊鎮巳先他一步，跳了進去。

楊鎮道：「裏面沒有活的！」

王森道：「立即去挖掘金磚，提防等下還有人來，梅大堡請你帶兩個弟兄守在谷口。」

小虎子帶人去谷口，程盛才急不及待地帶人到山脚，執起鋤頭，拚命掘挖，王森與楊安家也跟着上去，胡平原也帶着人，暗暗戒備，不時瞟向王森，要看他的眼色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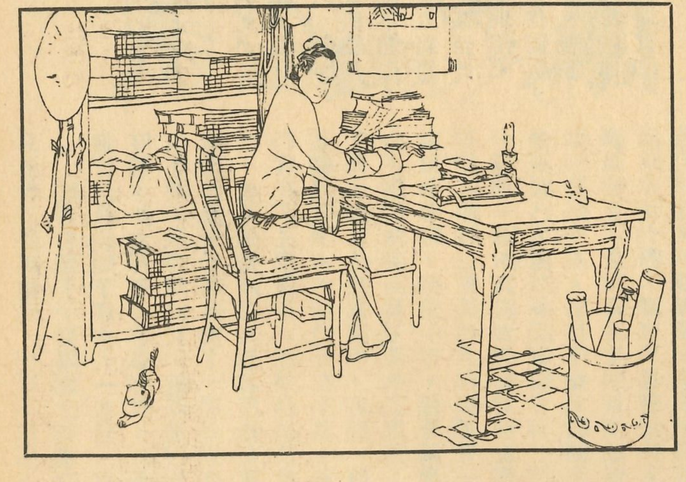
朱雀心情雖然興奮，但她仍怕最後會

民間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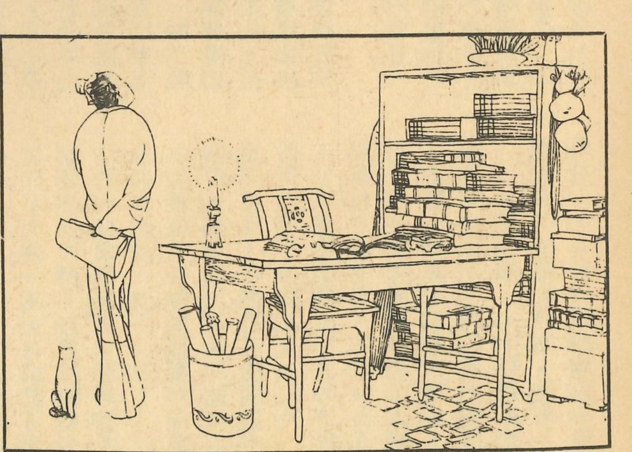
書生爲何敢起程

王曉微．編繪

1　宋朝有位書生，平日常誦讀大詩人蘇東坡的詩文，對他敬慕不已。



2　他很想去登門求教，但又担心像自己這樣一般的書生，蘇東坡不一定願意相見，便寫了一封信去求見。



3　沒過幾天，書生接到了蘇東坡的回信。他拆開一看，信中只寫了一個"寬"字。

4　書生苦思了很久，終於悟出這個字的眞意。他高興萬分，便整裝啓程，前去求教蘇東坡了。請猜猜，這位書生爲何敢作此抉擇？（答案見本期）

發生變故，因此，連忙出谷，將消息告訴朱鳳，朱鳳喜道：「咱們終於成功了！」

朱雀輕聲道：「愚姐却怕臨時會有變化。」

朱鳳哦了一聲，便掙扎着站了起來，道：「小猴子你守在這裏，姑奶奶進去看看！」朱雀扶着她進谷。

一進谷，便聽到程盛才大聲叫道：「又有一箱，快打開來看看！」

王森道：「不急，先將鐵箱全掘起來再說。」

又掘了一陣，王森道：「將鐵箱搬到谷中去，別碍在這裏！」說着他首先抬着一隻鐵箱走到谷中，朱鳳已走了過來，王森顧着向朱鳳點頭打招呼，却看不見附近一塊大石旁有一具「屍體」忽然復活，手上的槍，自壓在身上的另一具屍體臂彎透了出去。

原來這人便是馬東英，他剛才中了手下一槍，只是受傷，還未斷氣，熬到現在才準備幹掉王森！

王森彎下腰，手指掐住鐵箱上的鎖，用力扭動，就在此刻，馬東英的槍膛已對着王森，心中暗道：「操你媽的，你心計這般狠毒，煽動俺手下殺死俺，哼，你先去見閻羅王吧。」他慢慢扣動扳機。

不料朱鳳就在這個時候走了進去，馬東英要想鬆開食指再尋機會，但他受傷已好一陣，體力衰弱，連帶神經也不受控制，只聽得「砰」的一聲，子彈已經穿膛而出！

子彈不偏不倚地自朱鳳的背後貫進，朱鳳身子向前一俯，王森連忙扶住她，滾落地上。

馬東英正想發第二槍，但朱雀比他更快，「砰砰」的一聲，子彈射在他槍管上，手槍被擊飛三四尺外，朱雀一個虎躍竄出，一脚將馬東英身上的屍體踢飛，槍管指着馬東英，馬東英緩緩閉上雙眼。

朱雀大聲道：「三妹，你親自來報仇吧！」

王森拉着朱鳳落地，左掌自然地按着她的後背，但掌心却摸到一團濕濡濡的粘液，他吃了一驚，叫道：「三妹，你受傷了！」

朱鳳雙眼忽然滾下兩行晶瑩的淚珠，有點傷感地道：「大傻瓜，姑奶奶不能陪你去上海了。」

王森道：「你不會死的！」

朱鳳輕輕搖頭，說道：「你不用安慰姑奶奶，姑奶奶能死在你身上，也該瞑目了。」

王森心底升起一股從未有過的感受，澀聲道：「你是替俺死的，俺一定要救活你。」

朱鳳笑笑道：「姑奶奶……被你救過幾次，救回你一次，天公地道，你不用傷心。」

王森一陣衝動，將她抱得更緊，朱鳳忽然問道：「大傻瓜，姑奶奶是個壞女人……你是不是眞的喜歡我？」

王森毫不猶疑地點點頭，道：「你只是自小走進歧途而已，人並不太壞！」

朱鳳臉上再露出一個笑容，再問：「你是不是大白龍？」

王森不忍再騙他，坦然道：「不是……對不起，俺爲了完成任務，不得不騙你，你能原諒我嗎？」

朱鳳道：「姑奶奶早巳相信宋斌的話……不過姑奶奶也不知爲甚麼不忍揭穿你，不過你在現在肯坦誠告訴我姑奶奶，姑奶奶已很高興……」

王森道：「俺告訴你，俺是……」

朱鳳忽然俯下頭來，櫻桃小咀蓋在王森的咀上。

王森只覺體內升起一道熱流，顧不得旁邊有人，熱烈地跟她擁吻起來。

良久，王森忽然覺得朱鳳的唇角，越來越冷，不禁捧起她的頭來，只見朱鳳早巳氣絕，她雙眼輕輕閉着，臉上泛着滿足的神色，王森忍不住叫道：「三妹，你醒醒！」

朱雀聽見王森的叫聲，連忙走了過來，王森不覺淚流滿面，喃喃地道：「三妹死了……」

朱雀大叫一聲：「俺殺死馬老大，替三妹報仇。」

王森忽然推開朱鳳的屍體，跳了起來，叫道：「不，應該由俺親自來殺死他！」他也不用槍，走到馬東英身前，俯身提起馬東英的身子，只打了兩拳，馬東英巳口吐鮮血氣絕，但王森仍不停手，直把馬東英的骨頭，打斷了七八根才住下手來，坐在石頭上喘氣。

王森的手下全未見過他神情這般癲狂的，又是驚訝，又是黯然，半晌，胡平原才走前問道：「你沒事吧！」

王森搖搖頭，胡平原再問：「下一步怎樣，請下命令。」

王森呆了半晌，才說道：「由你主意吧！」

× × ×

太陽巳經靠近西山，天上紅霞鮮艷，王森仍呆呆地站在一堆土墳前，谷內的屍體早巳收拾好了，金磚亦巳裝上了馬車，董彪及馬東英未死的手下，都被麻繩綑綁起來。

站在王森後面的，是楊安家跟朱雀夫婦，谷內的人雖不少，但死一般寂靜，良久，朱雀才道：「王隊長，舍妹認識了你，是她的福氣，你，你請寬懷吧，人死不能復生！」

王森道：「你們夫婦不曾爲惡，只是爲了貪點財而巳……咳……你們走吧！」

楊安家看了妻子一眼，說道：「隊長請保重，咱們走了！」他拉着妻子出谷而去。

程盛才問道：「白……王隊長，咱們呢？」

王森頭也不回地道：「有兩條路可以讓你們選擇，第一，便是跟俺回去，接受審訊，俺估計你們就算坐牢也不會太久了，第二，接受訓練，將來成爲治安部門的一份子，俺優待你們，除了憐才之外，還因爲你們尚無大惡，希望你們能够戴罪立功。」

程盛才等人齊聲表示願意接受訓練……衆人開始出谷，王森走在最後面，不時回頭用留戀的目光，望着那堆土墳，一陣秋風吹來，黃沙蔽空，把王森等人的身形都遮蓋了……

（全文完）

湖海恩仇錄

七聖梟雄

海浪·文
可飛·圖



毒梟雖毒　難逃報應

聲威鎮八方，洛陽大俠經宗岱死了。消息傳出，江湖轟動，沒人可以解釋，當今之世，還有誰能在比掌之下，將經宗岱擊成重傷，傷重至死的。

有許多好朋友該來奔喪，該來打聽個確訊。現在，洛陽來了不少江湖朋友，當他們看到了主持喪事的是另一位中州大豪齊君壽時，不少人是目瞪口呆。經宗岱的女兒洛陽有名的美女玉鳳凰經碧霞，在孝帳中扶住二個弟弟哭，十問九不答，也不知是眞的不清楚，還是她有所隱瞞。至於經宗岱的二個孩子，可憐，大的一個巳十八歲，天生的痴症。小的一個年才十五，說他大，實在算小，說他小，可也該懂事了。唉……或者，經宗岱他生前作了些孽，因此，除了這個女孩子，男的可沒生得好。因爲，小的一個也看來有些莫明其妙的。

反是齊君壽他可眞不錯，忙裏忙外，迎親接友的，安排得萬分熨貼。至於爲什麼讓他出現經家，他是說得清楚：「誰叫咱們是親家……哦！奇怪了，齊家與經家幾時成了親家的？再說，齊家也祇不過近三年才崛起於江湖的，並且有不少人對齊家有所懷疑，懷疑他們來路不正，甚至於，他不可能是白道上的英雄，反是與黑道有些牽連的朋友。說老實話，經宗岱同黑道上的朋友，涇渭之間，分得甚清。他生前與齊君壽是僅止於點頭之交，今日，他們成了親家？有幾個與經宗岱是好朋友的，全有了個問號。

唉！奇怪了。洛陽經家喪事完畢，有幾位是最後問了經夫人一些話，更是諄諄叮嚀，如有所命，不必客氣。可是，經夫人在哭，很苦痛的哭，她祇有一句話：「路上保重，千萬保重！」

也不知是經夫人別有所指，更不知他們實在不注意保重，經宗岱生前最至交的七個朋友，有六個是死在半路。祇有一個丁介，他算是死在家中。可惜，他一回家中，經巳無法開口，像中了重傷；丁介的胸前有掌印，也像中毒，死是渾身發黑。

這件事也在江湖上激起了另一個漣漪，可是，誠如嵩陽大俠許文瑜說得那樣，事不關己，何必多惹煩惱。

對啊！人，處身江湖，總得記住那句諺語吧：「是非祇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十四字算來是老得能掉了牙，但是，有道理，挺管用。試看，咱們的許文瑜是多麼的太平無事？更有一件可貴處，他老人家，一回家中，立即就有人送來十罎酒，酒是瀘州最好的老窖頭麯。許文瑜是好酒的啊！這名酒送與酒客，實是得其所哉。更且，許老得了這十罎酒之後，馬上翻造門面，然後，聲明歸隱，不理世事。看來，他是有足够的收入，支付他的開支了！那裏來的？沒人知！

第二年，傳來了經夫人自殺的消息。在下半年，又傳出了經宗岱的白痴兒子，莫明其妙，失足落河而死！這二件喪事，可沒再引起江湖的轟動，好如人總歸難免一死，一份人家，辦過一件風光大葬，是該消失在人生的舞台上了，其餘的事。唉，誰理得了那麼多？

其實，在這短短的連頭帶尾的二年間，與經家有親戚關係的人，差不多個個步入了厄運。經宗岱的大舅何必信是飲酒引發癲疾死了！小舅子何必仁是登山失足，跌成終身殘廢。連襟范汝周家中失火，滿門燒死……這，表面上看來，是家運不濟，可是，稍加注意，其中何嘗沒有文章在。就算人生本是那麼一回事，一生下來，就面對死亡。先死後死，祇不過是閻王爺的帳本排列。但是，死得如此頻繁，好好經家人，自從經宗岱死了之後，拚命的向前爭；爭先恐後的向鬼門關報到，你說是不是怪事？

齊君壽是越來越忙碌，也越來越富泰！還有，他對江湖朋友是越來越客氣，結交就越來越廣闊，名氣也越來越大！大豪變成了大俠。不，可以說，中州地面，齊家是一個大戶。自從他的兒子齊清與經宗岱的女兒成婚之後，更是聲光喧赫，引人欽仰。

不過，有件事却令人奇怪，經宗岱的其中一個兒子死了，却並未引起齊家的注意。反而，在經碧霞的閨房中，齊清與他的新婚妻子在談話！

「誰將小瑾放出去的？我不是再三的關照你，暗中有人，暗中有人啊，唉，那可怎辦？我怎能對得起在天的岳父母之靈？你看，你看，又是一條命，經家有甚大不是啊，唉！」齊清幾乎哭出來了！

「我不知……」經碧霞是三個字。祇有三個字她是最熟悉。現在，她那美俏的面龐上，有股僵硬的神色。唯一的兄弟的死訊傳來，本在梳頭的人，竟然失手打碎了那面、她母親的遺物——寶馬鏡。人，整個僵了，不會哭，也不會笑。因此，即使是丈夫的說話，她也祇能回答三個字！

她依稀記得，從父親死時說這三個字，一直說到今天。突然，她凄然一笑道：「該說完了！」

齊清是心事重重的，看了自己妻子一眼，這樣個美貌的女人，爲什麼變得如此的不可思議？一直以來，他以爲自己是充滿幸福，現在，他不禁苦笑了。我算是個什麼？她的丈夫，抑或對頭？

這兒是勒馬集，一個小小的鎭，却也是個不小的鄉鎭。有幾個乞丐兒在這裏唱着化子腔，希望博得善長人翁的慈心。但是，奇怪的是，他們對自己行中人，却是毫無善意。譬如：這個身材瘦削，又且滿面疤痕的少年，他們不讓他乞討，又不讓他開口，當他們得到了施捨時，可又不肯分給他一份。天時雖値秋令，少年的破衣落索，巳難以抵禦秋風的吹襲了。然而，他是冷冷的，坐在一角。既不與他們爭，也不同他們吵，看着進出的客人，怔怔的，呆呆的……一言不發。有時，眞能讓人當他是個死人。

「嘷！可不准你們再欺侮人，每人一份，人人有份，二個肉包子一份！」是集上的包子舖伙計，拿了一個龍屜的包子來分！現在，總算令少年有了些吃的東西……可是，一個包子還沒吃完，一個包子又讓個化子頭搶走了。

這就引起少年的不滿，他開口了：「我不拿我不該拿的，可也不能讓人搶到手中的東西。」這是他的聲明。化子頭能聽他這一套？不聽，好，打架。

可憐的是，少年不是一個和一個打，他是一個人和幾個化子打啊！當然打不過。但是，他不理捱打不捱打，他好像拚了命，他祇要拿他的一份，打倒了，他爬起來，面青鼻子腫，不理，不理，一撲再一跤，也不理，他要拿回來，他名份下的包子。

最後，化子頭看來是怕了，也可能他打不下手了，好吧，反正勝利是屬於自己的，又何必再張撻伐？包子，反正是該屬於他的，看在他死纏爛打，不怕捱打的份上，還給他，算了，算了……

少年是取到了包子。呃，怎麼攪的，他不吃了？啊！給那隻癩皮狗……

「我寧可餵狗，我也不能讓你們欺侮人！」

好，又打了起來，這次可是揪翻在地，往死命裏的打！打！打！少年是本來沒吃飽，又且打過一架，巳消耗了不少體力，現在，他是被打得眼前金星亂冒。口中發甜……看來，他會死了，他笑了，死了也好……他昏了過去。

依稀，他讓人翻了個身！依稀，有人在問他！不過，他是什麼也不知道。祇覺得人，飄啊飄的……喔，大概是眞魂出了竅了吧……大概……可以找到……娘……娘……他喃喃的唸着。然後，一些也不知道了。

一陣劇痛，呃，他醒了，頭還有些沉，眼前！呃，漸漸的，漸漸的看清了，他再用手摸了摸，是床！唉，能再睡在床上，多好啊！突然，他想起來了，他是個化

子，那能睡在床上？

「爺爺，他醒來啦！」是個女孩子的聲音。然後是履聲橐橐的，他看到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影，再看清，龐眉皓首，白鬚如銀……一個老爺爺。

「你別起身……嗯，我看你，可不是個沒來由的人啊！那會在乞兒隊中打滾？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裏？」

老人一連串的詢問，少年祇是苦笑。然後是一句話，三個字：「不知道！」

老人可就有些不喜歡了！那會有人連自己姓名也不知道的！

嗨，孩子起身了，他渾身痛得難受，但是，他掙扎着，他向老人跪地叩頭，然後一言不發，他想走了。

「且慢！」老人可火了，「那有你這樣的人的？什麼？在我眼前稱英雄？」孩子苦笑着，搖了搖頭。「那麼，爲什麼我問你話，你不好好的回答？」孩子笑了。在他以爲，他已經很好的回答過了，你還想怎樣，你以爲我英雄？我不承認。事實俱在，他沒有落到如此地步，他還有什麼英雄可稱？打，也給人打了，死不了，唉！爲什麼不讓我死？突然，他劈口一句：「爲什麼不讓我死？」

老人可眞讓他給氣得咽住了。在他看來，簡直是問非所答啊！你……老人眞想抖手一巴掌！不過，他恐怕是氣過了份，突然揚聲大笑起來了。

少年可就來了氣了，有甚麼好笑呢？人，在求死，你……也因爲一直來，他受盡了折辱，不過，從來沒人問這問那。他捱過打，人家也不必問他該不該捱打，反正瞧着自己不順眼，好，好，就打了。有人叫他扮這裝那？他不幹，好，又捱打。有人將好好的食物拋在地下，叫他拿起來吃，他又不願意，好，又捱了打，反正，他，打是捱了不少。可從沒人與他說話，反正，把他當作了畜牲，以爲他是不會講話的兩脚畜生……因此，他也不必自覺爲人，也就不想講話。今天，老人說話，他自以爲代自己的身份答了話，老人不滿意，他笑了……當然，他看得出也聽得出，老人對自己是十分不滿意。

「我承認了我是畜生還不成？」少年是拋出了這一句氣話。

「啊……」老人可怔住了。突然，老人是沉聲地說道：「我幾時將你當作了畜生？」

老人的說話令少年怔了一怔……他呆呆的看住了對方，現在，他是看住了老人的打扮。一身黃綢面的夾袍，雲履白襪，並且，用手捋鬚時，手指上的一隻板指，綠得耀眼，分明老人是個巨商大賈，而在顧盼之間，又別有一股威嚴，可能是個巨紳豪門，退休的紳襟……不過，奇怪的是，像他這種身份的人，那會照顧到自己這種小化子？

少年是多歷事故，因此，他不得不對世事有種意外的猜度……所以，他是看了老人好一會，這才搖了搖頭，本來，他有說話的衝動——事實上，他是非常想與人攀談攀談，現在，他又制止了自己！

不過，老人何嘗不是個多歷事故的人？他當然看出了少年決不是個化子。並且，身上一定負有極大的仇怨，還有他的仇家一定是個極有勢力的人……他的流落他鄉，奔走江湖，他是在找機會？找門徑！在江湖上，最怕就是這種苦心孤詣的人。因爲，他們已盡輸所有，他們唯一的賭注是條命！而將命作孤注的人，一定是任何困苦都難壓倒的！因此，老人是希望伸手管一管這件閒事……

不料，就在此時，有敲門聲！一陣極沉穩的語聲傳來：「山東大老，馬老爺在嗎？」嘔，老人不禁面色微變，自己這次出門，是遊山玩水，祇帶了個小孫女出門，那會一到了河南境內，就能爲人發現？此人是誰？

幾句交談，來人已進了門。正是最近聲勢如日中天的齊家手下——摩雲雕曹七益！

曹七益在江湖上也是個老行尊了啊，那會在齊家門下，當個知客……這個被尊之爲山東大老的馬紫峯，可有些摸不着頭腦。

曹七益還是這樣的談笑風生，並且，在臨走之時，他是恭送禮儀。說是奉命而來，如果，馬老大不喜歡，或者別有他意，希望他別難爲自己。反正馬老大走得到洛陽，請馬老大親自交付還齊君壽。曹七益的說話是萬分客氣，十分盡禮，令個馬老大無法推搪。何況，齊君壽所送的又是馬老大性近之物；一副圍棋……別小看這副圍棋，單就這兩隻棋盂，就是一對寶物……用整塊田黃石雕出。至於這黑白子，則是天生的玄晶玉，及雲白玉，車工之精，簡直令人咋舌。每顆子的大小輕重，絕無分別，這祇可用四個字形容其價值：「連城之寶」。

馬老大是連聲道謝，曹七益是哈哈一笑，揚長而去，老人是進入內房，只見孫女馬琦兒一個人在想心事。咦，那個小化子呢？

「走了！」馬琦兒冷冷的說着。

「走了……爲什麼不留他？還有，他爲什麼走，從那裏走，到那去？」

老人問了幾個問題，嘿，可奇怪，孫女是對他冷冷的，從牙縫中迸出三個字來：「不——知——道——」語調就同小化子一模一樣。

老人是毫不動容，祇是哼哼一笑道：「你讓他走了？」

馬琦兒點了點頭。

老人又是哼哼一笑道：「你是將他往死路上推了！」

馬琦兒不禁直跳起身：「爺爺，你說什麼？我把他往死路上推？爲什麼？呃……你說話啊！」孫女兒向老爺爺撒嬌了。不料，老人是冷冷的，比冰還冷的說出了三個字：「不——知——道——。」

馬琦兒幾乎讓老爺爺氣了個眼睛發白。一賭氣，她一揪頭，一噘咀，鞋也不脫，往床上一倒，睡了，孩子算是生了老人的氣了。

「看來，你還挺關心這個孩子。」老人說着，孫女不開聲：「你想救他啦？」孫女依然沒個下文：「唉…遲了就怕來不及了。」琦兒跳起來了：「爺爺！你說什麼？你，壞爺爺，琦兒不理你啦！」

「你又幾時理過我啦？」

「眞，爺爺，他……眞的有事……你

看出來啦？」

「你爺爺在江湖上人稱什麼？」

「這！人稱璇璣子！這可有什麼關係了？」

「你爺爺素稱鑒人辨色！嗯，我看見孩子，就知道，孩子有極大的苦怨！」

「老大眞不愧稱璇璣老人！」

「是那位好朋友？」

「摸天雕侯六！」

「哈哈哈，侯六爺！在這個小小的勒馬集，你們可來了不少人啊，看來，全是齊大爺的命令！」

「你老聖明！」

「明也不太明白，聖是更稱不上，六爺有什麼吩咐？」

「老大爺，吩咐我那敢吩咐您啊！我敢反了皇帝，也不敢反了你啊，祇不過，我弟兄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而已。老大爺，如果沒什麼事，其實，我們不說您也該看出來了。勒馬集是個小地方，沒什麼可玩的——早些離開，與您老沒什損失，反而，敝上是衷心感謝。」

「看來是來趕我走了！」

「不敢！」

「好，我這就走，並且，我是再不履中州之地，成嗎？」

「多謝老大！多謝老大……」

馬老大是面色不變，立卽對孫女說道：「琦兒，咱們走吧！」琦兒還想有所詢問，可是老人却不許她開口。然後他叫來了伙計，預備打發店錢，不料店飯錢早已有人會了鈔。老人是冷靜的點了點頭，然後，手携小孫女走了，而一副價值連城的圍棋是放在桌上——

琦兒是大爲不滿於老人。因爲，她是跟隨老人出門來遊山玩水的啊！順便，她還想管幾件閒事，打幾個不平的。現在，老人却讓人家嚇走了。她那會心甘？在路上，她幾乎與老人吵了架，可是，當老人一見那個少年時，他是一言不發，將個少年拖了就走。

少年是摸不着頭腦，琦兒可更弄不明白。這又是爲了什麼？少年本來還想掙扎，但是，老人是用了獨門手法，將少年的脈門扣緊了！不走不行……

老人行路如風，並且，一手一個，兩個孩子，就算不是太重，到底是携了二個包袱啊。但是，老人的步法，簡直是令人震驚，疾如飛鳥，堪堪可與之相比。

一望無際的平原，老人鬚髮飄飄，大袖搖搖，好一位神仙中人！但是，前面，却有着陰絳的一羣人——老人是冷冷的說道：「你們怕不怕打架？」

小琦兒是幾乎想拍掌叫好，而那個少年是滿面惘然的望着老人。說實話，到現在，他還是不能明白，老人爲什麼抓了他就走。

「馬老爺子！」是曹七益的叫聲！

「呃！曹七爺！什麼又來了？啊，侯六爺，你也來啦。什麼，老頭子有什麼地方沖撞了你們！要這樣的半途攔截啊！你們叫我們離開勒馬集，老頭子奉命即走，什麼？你們希望老頭子怎麼做才行啦！」

「萬分感謝老爺子。給我們的面子。祇是，呃，可能我們說話沒點本領，也可能是，我們辭不達意……現在，算是再來補充一句！」

「哦！大概是不准我帶走這個大孩子了！」

「對，老爺子聖明……」

「可是，曹七爺，你剛才不曾和我提說這件事吧！」

「是！我……」

「侯六爺更沒有提說過！」

「是，是我的疏忽。」

「好，姓馬的是說一是一。」

「久仰大名……」

「那麼，老頭子可也有個請求。」

「請教！」

「請您們讓路，至於這個孩子，我既然已經帶上了，就得帶了走。還有，請你們記住，姓馬的是不想得罪人，可也不喜歡有人來得罪我。老頭子出手管的是你們並未提說過的事。那麼，出了手，而您們想阻止我，哼哼——我的意思，你們該明白了吧！」

當然明白，阻止，就得打架，曹七益、侯六是不能馬虎了事。而且，他們全知道老人的脾氣，如果他說要打，不打也不成。再說，自己奉命守住這個少年，讓少年離開了勒馬集，自己也實在對不起東家，說打，就打吧！

中州雙雕！侯、曹兩人是個個擅長居高臨下的飛鷹身法，更精鷹爪、雕撲之技。兩人的手底下功夫，實可算是江湖上有名的能手。何況，帶來的七星門下。個個擅長七星劍法，以九個人圍攻一個老人，一個小女娃，而二個人還得照顧個少年，自己是該穩操勝劵。雖然馬紫峯是江湖享盛名達五十年的前輩人物，但是，廿年來，已經沒人聽說老人出過手，即使老人功力不弱，自己這批人是年輕力壯啊！對！出手！

「刷刷」一陣响，這七個面色冷漠的玄門修士，七柄長劍已分點住老人的前後左右。

老人是微微一笑道：「先將小孫女送出去，再來打過！」

語聲未畢，七星門下七煞劍客，莫明其妙的祇覺得眼前一花，各人的長劍不知爲什麼東西一壓一點，七個劍客幾乎把握不住長劍。就在他們面面相覷之時，眼前人影一晃，發覺老人已彈出老遠。突然，又是一聲笑聲傳來，人，又在他們的劍陣之中了。

七煞劍客是見機極快，並且，心意相通，再不怠慢，各人之長劍抖動，四十九朶劍花，將老人全身罩了個密不通風。任何一等一的好手，根本無法可以脫出了這天罡劍陣。何況，每個人的七點劍光，基本上是照顧了對手的七個穴道。

這是青城劍派的殺手神招——該說明白了，眞正的劍法、拳法，有那一招不是制敵死命的重招，不過，青城派是玄門修士的一宗，雖說；他們是道家，講究清靜無爲，但是，他們却崇尚於凍魔誅妖，對於妖魔對手，他們可是絕對不會手軟，更且是招招無所不用其極的。

七煞劍陣用的是七星劍法，而七星劍法是每一劍，每一招，全是抖起七點星光，而每點星光全是可以令人魂消魄散的兇招——七人七星！照例說；極少有人能脫

出了其劍光籠罩之下的。

世事往往有不少是出人意表的，老人是個極具身份氣度的前輩人物，雖說，在如此輕靈狠辣的劍招下，越是凝重，越易中招，不想，不太對頭，老人是冷冷的出手運指，記住，他祇是用手指而已。他手指點到那裏，就是一陣星雨！奇怪，那會有星雨，是七星星光爲其手指抖亂了，更聽得幾聲驚叫中，血光迸現。

雙雕是遲了一步，可看清了眼前的驚人心胆的一面。老人看來祇出過三個招式，更看不清他是用的什麼手法，七星煞手莫明其妙的，自相殘殺，其實，就因爲他們的出手太快太辣，太輕太靈，老人的天玄指是引劍帶劍，引招返招，七星煞手又是自恃太甚，可憐，就這樣的，互相爲反尅之招，而來個你殺我刺，全部完了蛋！

雙雕允稱其爲「雙刀」！發現老人不出手，實在出乎意外，他倆是互打招呼，想來個溜之大吉！但是，老人早有預謀，這件事他不能留下半個活口，他不能自貽伊戚。所以，雙雕是互分東西想走時，老人巳一聲長嘯，侯六首先覺得勁風撲面，一抬頭，看見一條黃影，巳當頭撲下。本來，雙雕本身就是擅長雕飛鷹撲之技，那想到，他飛身斜竄之時，自以爲輕功不弱，大可脫出重圍，不料，老人的輕功更可怖，而帶來的這一股勁風，令他大爲吃驚。這不是人，簡直是……現在，他實在無法可以想出個適當的形容詞來，必須對敵，然後，覓取脫身之道！

老人哈哈一笑道：「侯六爺，咱們是有過一面之緣，老夫算是向你求個情！」

侯六一凜，老人在鬧什麼鬼？突然他又有了個希望，憑這樣拖延時光，曹七弟是可以安然脫身了！

「曹七爺是不太賣交情的……因此，唉……」

嘆什麼氣？啊！侯六耳聞一聲慘號，是自己老盟弟曹七益的聲音啊—他不能循聲四顧！好，曹七益在慢慢的倒下來—面前，是那個小女孩—

一個莫明其妙的恐懼感，由心底泛起，什麼？曹七弟如此功夫，他竟然不敵個小女孩？他面有憂色的看住了老人。

「好，侯六，你說吧！」

「叫我說些什麼？」

「爲什麼追殺這個少年？」

「我們並不想殺他。」

「喔！」老人微微笑了笑道：「那麼，看住他……」

「對了。」

「爲什麼？」

「不希望他東闖西蕩……」

「喔……」老人是有些恍然大悟的樣子，「他是誰？」

「我也不清楚。」

「嗯……」老人有些怒意，這是什麼話，扣住個孩子，而不知他來歷，這可是豈有此理？

「說實在的，我們也祇是奉命而爲而已！」

老人是在沉思，雖然，他是以機智聞名江湖，善於思索而爲人欽敬，但是，今天，他看清了些問題內容，可又有些說不出的蹩扭勁來。

因爲，這個故事有部份的紐結，糾纏不清，爲什麼不殺了他？爲什麼不讓他走？有着個陰謀，可惜，陰謀的本身又是爲了什麼？

「侯六，那麼，我可不能再留你在世上。」

侯六可就難以明白，自己爲什麼該死？耳邊却傳來了老人的語聲，也就是說：他的答案！「我不喜歡留下個舌頭！」舌頭，喔，他不希望風聲外洩，侯六是廢然一聲長嘆。他是不願再出手，明知不是老人的對手！突然，他的眉心一涼，一縷陰寒之氣入體！漸漸的，他撲倒在地！翻了一個身，他雙眼注視着老人——爲什麼？他們！死在一塊兒—爲朋友？爲江湖道義？他眞想不明白。

老人可不這樣想，慢慢的轉過身去，他走到了孫女的面前。然後，對少年看了一眼，祇見少年是面色陰沉的看着他—老人是倏的一伸手，手掌巳按在少年的胸口，微一運勁，少年是大叫一聲，人直摔出老遠。

「爺爺，你幹什麼啊？」琦兒是馬上的撲過去，將少年自地上扶了起來。「壞爺爺——壞爺爺——」

老人可是面色鄭重的看了少年一眼，冷冷的問：「你是經宗岱的兒子？」

少年險些閉過氣去，現在，他依然怔怔的望着老人，他想不出他該如何回答他才好？

老人是沉思了一陣，慢慢的走近了少年身邊：「你想報仇？你想找尋門路？但是，我問你，你能走得多遠？你能走得出他的網羅？想想清楚，再回答我話！」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三句話，九個字，其實正是三個字。知道，可他又知道些什麼？老人對少年饒有興味的注視着，半晌，半晌……

「唉……」少年嘆了口氣：「我到了勒馬集，我才算看清了。其實，我根本沒走得出老賊的手掌心！我不走了，我不想走了！不是我不想報仇，而是我根本無法可以報得了！其實，我聽到了斬叔叔的死，韓叔叔的死……我巳該明白了，我無法鬥得過他，人，不到萬分無路之時，是不會走回頭路的，不到黃河心不死！不！我應該留下來，等死！」

少年的說話是充滿了哀愴之情，不像個少年該說的。但是，老人是明白了，他冷冷的看了他一眼，「你敢不敢闖？如果敢，站起來，走！」

「我不能害你們。」

「我怕人家害嗎？哈……」

洪笑聲中，老人携了孩子走了。

× × ×

是春光明媚的時間，燕子巳開始歸來的季節。在官驛道上，有一人一騎，人，是個並不起眼的少年，但是，他的穿着打扮，顯示出他不是個普通的人。至少，是官宦家的子弟，連那匹馬也是金銀轡頭，連個鞍荐也看得出，價值不菲。可是，此地不至於有什麼宵小强徒，也可能那些小賊爲這聲勢所懾，不敢打他的主意。不過，有不少的江洋大盜啊！他能不怕。喔！他本身有來歷，甚至於是達官老爺，更可能有暗鏢保護着他。

但是，此君的面色不對——陰沉沉的，眞能絞得出水來！爲什麼？不清楚。突然，前面出現了兩個打扮得挺神氣的管家，一見這少年，兩人是搶步上前，噢，看得出，兩位管家身手不凡，看清了兩人的太陽穴，個個是高高凸起，對！是個會家，並且，還是個不乏的好手。

奇怪，兩個會家，見了那少年，可是恭恭敬敬的，扣停了馬，然後，垂手低頭，宛如下屬見了主人那樣，而少年看來是早巳熟悉了這一套，他翻身下馬，不太靈活。也可見，少年至少不是個具有驚人功力的江湖好手。

「唉，我看也不必再嚕嗦什麼了！請吧！」

「是！是！小人怕公子找得麻煩——請！」

兩個家人是低頭在前引路，至於那匹馬當然由一個家人牽走了。

走，走，走，路是不太多，但是，走的是幽僻的山徑。少年是沉着的跟隨在後，面上現出些笑——苦笑！事實如此，一路來，由山東，越河北，一直到此地——山西省境，他是沿路爲此種人物招待。他巳經有了厭惡之感，一切是帝皇之供奉，他以爲，帝皇也不過是這些待遇而巳。但是，自己，祇是個少年，一個什麼也沒有的少年。僅憑仗了一面三寸來長的碧玉令符，就讓這些隱名或不隱名的江湖衆客亂了天那般。

他又想起了那個黑煞神，別看他生得又黑又粗，不，此君可是個內秀啊！心細如髮。可是，唉，爲什麼啊，一切是最好的，酒、菜——連女人。但是，自己是個受人之託，而一無挑剔別人的意圖，他全部推拒了。因爲，他早巳說過：無功不受祿，奉命留宿，越簡單越好。至於女人，嘿嘿！自己豈是個以色自娛之人？

他們是將美女送入了房。

「如果，你將我趕出房門，那麼，就是我的死期到了。公子，你能親手殺了我？」女人是嬌媚的，說這幾句話時，她可是眼波轉動，聲音如巫山猿啼，如杜鵑泣血。但是我笑了。好吧，反正是房間極大，他睡下了，至於她，由得你，反正，自己問心無愧，你喜歡睡在那裏就那裏。

唉，一會兒說冷，一會兒說怕，一會兒說什麼一見鍾情，反正我全當是耳邊風。你喜歡睡在床上，睡吧！我坐一個通宵，唉，她到底是意圖個什麼？

一站又一站，他是最後想出個辦法，一到就說倦。不論是青天大白日，他先打個瞌睡——睡睡，如果沒有女人來煩，好，睡個好覺。有女人，他反正巳有經驗，坐通宵，就這樣捱到了此地。

「以前，老爺子派來的使者，全是如此招待的啊！公子，我們可不敢壞了這規矩。」

「是你的，還是老爺子的。當然……也得問問我啊！我是不是也會服從這個規矩！」

好了，在折入山西省時，一切依舊。而美女的供奉可沒有了！少年依然是鬧了個滿身不舒服……

現在，總算是來到了目的地！五台山境的豆村壩。這兒就有自己需求見的人；五台派的太上掌門，田玉琪！兩個管家當然是他從前的部屬之類。少年可心中明白，自己所憑仗的是碧玉令符。否則……他不禁笑了笑，笑得挺苦澀。因爲，他該知道，自己是個窮途末路的落魄子弟而巳。

現在，他是奉命唯謹的，隨同兩個管家，走入了一個看來是山洞的門前。管家是肅客入內，一推開小門，走入了個曲折蜿蜒的山道，才十來步路，眼前一亮，豁然開朗，前面有一座金碧輝煌的宅第，出現在少年的眼前，而台階上，立着不少人，幾乎有不少他認識的，是沿途所遇見的，自命爲碧玉令主人的下屬。

爲首一個面色紅潤，豹頭環眼的老人，笑哈哈的搶步上前，自動報名：正是那個想見的田玉琪。少年是希望馬上辦妥了事，他希望立即回頭走路，趕回山東！可是，田老人是將少年迎入了大堂！祇見當中一塊匾，寫着三個筆力雄渾的篆字：「武成堂」。

武成堂上今天可誰也不提武功、技藝、門派、拳脚等事。說的是笑話、恭維話，田玉琪殷勤佈菜！少年是又祇有苦笑的份了。他不善飲酒，他更不喜什麼活剜肉，活去掌等等名餚。他巳再三說明，自己決不是個老饕；更不是個酒徒；青菜淡飯好，勉强的有些鷄鴨魚肉也成。這樣的排場，他受不了。

可是，田老人却說：今天不醉不歡，非醉不可！

少年是冷冷的，看了衆人一眼，然後，他雙手擧杯，說聲：「恕難從命！」飲了一杯後，將個酒盅一拍，碎了！這是一只極好的翡翠嵌玉杯，少年是硬生生的打碎了它，這巳可看出，他的心不忿來！

田玉琪是陰沉沉的看了少年一眼，然後，冷冷的說：「衆位兄弟，看來，公子是不肯救我們了……」

「不，田老，我看，公子是不知其中曲折——我們祇能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是那個少年見過的大名府首富，玉蝙蝠費天君。

當場有不少人附和此議。

少年可看到了眞正的動機一面了。事實上，他一路來，他受盡人間難得之享受，殷勤的招待，他心中明白，其中定有玄虛。但是，少年是明白江湖中人，最怕的是「風聲外洩」，更怕有人不合作，他不禁苦笑了笑道：「且慢！」他首先阻止了人們的喧嘩，然後冷靜地說道：「我不希望知道你們太多的事，我也不能爲你們做什麼事。當然，我相信，這會引起你們的不安，可是，我以我死去的父母作誓，我決不會洩漏一點半星的事；你們的事……如果，你們不能相信，那麼……」他又笑了笑，笑得如此的苦澀：「我，命祇一條，送給了你們——以了此案，如何？」

「好死不如惡活！」「何必言死？」「有事好商量。」「何必想到死了？」「我們有事求你……」諸如此類的說話，你一句，我一句的亂成一片！

「不許吵！」田老人突然一聲怒吼，將各人鎭住。然後他對少年侃然說道：「你是中州大俠經宗岱的後人！你父親死得不明不白，你希望報仇？對是不對？」

一叠聲的詢問，令個少年儍住了眼。

不錯，他是經宗岱的孩子經小瑾，爲了報仇，他不惜毁了面容，他希望脫出對頭的勢力圈。不錯，父母親是死得不明不白，據姐姐說：那個齊君壽的嫌疑最大，可惜，人家是處心積慮，圖謀了有一段極長時間。當其發作，可就一發中的，更且羅網密佈，自己一門，就此爲其控制在手！

姐姐是含垢忍辱，爲求保存經氏一脈，她毅然下嫁齊君壽之子齊清。希望他們手下留情，別將自己也毁了。但是，能嗎？她自己也知道，太渺茫。故而姐姐是千冒奇險，將自己放出了門，更施展輕易不用的暗器天蝗釘，將監視自己的惡徒打入了渭河之中，自己則毁容出奔。

如此苦心孤詣，當然想報仇啊！

「小朋友，並不是老夫潑冷水，還有，你——你的對頭是個極工心計的武林大豪。憑山東老爺子，他一個人極難能料理此事。當然，馬老爺子也根本不會去招惹對方。小朋友，這可是兩全其美之妙計啊！嗯，我們——你瞧，我們可也算是人多勢衆吧！我們祇有一個要求，就是，殺了馬老頭子！我們——」

「你們說什麼？」少年看到了陰謀的目的了。

「我們必需殺了馬老爺子。瞧，我們——每一年得供奉他，孝敬他一百萬兩銀子。一百萬兩，哼哼！我們可算是代他賣命了。並且，誰要是有了特別的收入，他是一點也不會放過的——珍寶，古玩……全得上繳。我們被迫被苛待已有十來年了啊！小朋友，怎樣，我們是被逼無奈！」

事情算是眞相大白了。這些湖海豪客，他們可說出了心中話。千句併一句，他們不甘被壓，他們可要反抗。

「田老前輩！」小瑾是冷靜的說着：「你們是怕馬老爺子啊！你們這多人是鬥不過他的啊。唉！田老前輩，爲什麼要這樣做？你就不怕馬老爺子在我身後，也不怕我——向他報告。」

「你根本沒時間！」

「好吧！大可殺了我！」

「爲什麼如此固執，我說過，馬老頭子他不會代你做什麼事的啊！」

「江湖上，以信義爲重。雖然，我沒學過家傳武技，但是，我依然是個江湖子弟。我能受人之託，而不忠人之事？姑不論我能報得大仇與否，也不必想馬老爺子他能不能代我報仇，或授我武技。我的命是他所救，我如不遇他老人家，二年前，早已死了！」

「小朋友，我祇求你代我做一件事，輕而易舉的事啊！」老人已顯示了他手中的黃紙包。「這是收束功力的奇藥，我們出了十萬兩銀子買來的，向滄州百草仙子買來的靈藥！」

「那位前輩借我兵刄一用。」少年是越發冷靜了！看得出他是想一死了事。

「眞的如此固執？」

「如能臨崖勒馬，唉！」他說到勒馬兩字，他突然想到了勒馬集，他鎭靜地說了下去：「最好！別將自己陷於萬刼不復之地。」

「哈哈哈」一陣長笑傳來，一瞬間是鬧了個全體肅立。少年是聽得出，馬老的笑聲，他果然來了！突然，他首先雙膝跪地：「老爺爺……我明知是人微言輕，我也知道，我不配代他們——這許多前輩求情。但是，我該什麼說呢？老爺爺！你每年派來的人……也太……狗仗人勢……」

少年說出了口却怕了。他自知用辭不當！不過，言出如箭，可又收不回來。他祇能硬了頭皮：「他們——可不該諸多苛求啊！他們是在代爺爺你樹敵啊！老爺爺！」

「是嗎？他們代我樹敵？」馬紫峯是一邊笑，一邊走了進來，他對少年是萬分慈愛的說道：「你以爲他們無罪——」

「是——祇少，他們是發洩心卄的積怨而巳，唉！這多前輩就想不到您會跟踪而來？」

對啊！孩子可挺機靈呢！

「饒了他們吧！」

「誰該不饒呢？哈哈——田老弟，你看如何？」

石破天驚，當場衆人是鬨笑聲起，將個小瑾弄了個莫名其妙。

又是幾陣香風傳來，出來了十幾個美貌少女，個個向馬紫峯請安：「哈哈，你啊！蜈蚣仙子，怎樣？老夫的眼光不太錯吧！」

少年是渾身是汗，因爲，這十來個少女，他全見過面，更且有個同房之雅，那個所謂蜈蚣仙子的，更是大胆，曾經怕得抱住了自己，他的面是紅了一陣又一陣！

「經兄弟，你起來啊！」蜈蚣仙子在叫他。可是，他是越發脹紅了臉，手足無措的。

「說說咱們同房之事。哈哈，果然是一點也不洩漏出去！我可是記得小兄弟你是說過：此事有關姑娘你的清譽，上天在上，小子是永不會對外洩漏半點，哈哈：：」她是笑得多麼暢快啊，「可是，小兄弟，你可知道，如果你稍有不規之擧動，你是不會見到你的老爺爺了啊！」

什麼？如果我……他不禁看了她一眼，眼中有些不滿之意：「你別白眼對我啊，我可是奉命而行啊。說實在話，你在一路上，步步是陷阱啊，你別看我，該看你的老爺爺啊，咭咭咭！」

少年是個有頭腦的小輩人物。巾突然的明白，這一路上，說什麼錦衣玉食，說什麼送懷投抱，這全是老人的考驗。也站起了身，他不知該說什麼才好。田玉琪、費天君，還有那些個好朋友；野頭陀法無，鐵劍門掌門玄陽子，夜行客計百變……再加上蜈蚣三女，恒山四劍，他們可將個少年擁住了，一個個向他伸起大拇指。

「從來沒有個使者，也從來沒有這般的招待。你們是試驗小可。」他苦笑了，笑得更爲難看。

「沒人會看不起你，沒人會將你件事置之不理了！孩子！我們該走了！」

「不留下來敍敍舊？咱們哥兒有不少年沒見面了啊！」

「不了！該代孩子有個打算，老頭子可預約了你們，孩子出面時，你們可得照顧他一二。他的對頭是個工心計又具實力的好手！嗯——」

巴山劍客 尋仇被毀

洛陽的中州大豪齊君壽是越來越不可

思議了，他的爪牙越來越多了，勢力範圍也越擴越大，有不少江湖名門大派，也入了他的門下，齊君壽現今算是正式的豎立了他的牌號：「青龍帮」，如果對江湖門派稍有涉獵的，就會想起，卅年前，爲衡山派掌門鐵臂神鐮呼延均可挑了的，黃河邊一個小門派，就叫做青龍帮，難道，齊君壽同他有關連？

不久，又有消息傳出，衡山派爲人挑了，並且，在衡山總壇的十三名長老，沒半個脫出此厄，祇有一個弟子是看清了掌門師長朱艮琴用血寫的字：

「殺我者：斷魂——」

斷魂什麼？沒人知！不過，每個長老的胸口，都有着一個清楚的掌印，深滲入肉，掌印是中心有碧光，漸漸向四週化開，碧色越淡，黑色越深，透着幾分陰森鬼氣了，難道這是斷魂掌？

其後是黃河的十三門帮派，有的是向齊君壽送了門帖，有幾個死了個乾乾淨淨，就算稍有殘剩，也落得個孤魂野鬼的，不敢在江湖上露面。

明眼人是看出了其中的蹊蹺，齊君壽可能是個主動人物，可惜沒點根據，何況，齊君壽是如此的謙恭有禮……即使有人向他提起了，他可是顧左右而言他，嘻嘻哈哈的，讓人摸不着個底。

但是，最近，江湖上的掌門人却頻頻變換，誰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更說不出個原由來，難道是變了，世風日下，而將掌門人也當作了普通人般，殺的殺，廢的廢，當然，其中一定有人在暗中操縱，主持。然而，此人又是誰，沒人知，當然，也有幾個明眼人在注意，查探，即使沒有確切證據，不過，人們巳開始疑心到了齊君壽。

齊君壽照例矢口否認，可是，他的口風語言之間，却有意無意的流露出他的看法，一種幸災樂禍的看法。

今天，江湖上有名的巴山劍客林大槐來拜訪齊君壽，由於林大槐的師弟迴魂三劍宋之善，莫明其妙的爲其門下廢了，林大槐是因有事青海，他最近回到巴山，這才發現巴山寒劍門主者宋之善巳被人毁成了個殘廢，現任的掌門是自己的師弟，也是宋之師兄苗慶。

他記得清楚，苗慶曾經犯過門規，爲先師幾乎廢去武功，逐出門牆，全仗宋之善再三苦求，才算免去廢武功一關，而今日，他竟然自鳴爲掌門？

當他看到宋之善時，他大爲震怒，原來，宋之善巳手脚主筋被挑斷，連舌頭也給人斷了，現在，他祇是個可憐的殘廢，在掙命，在等死……林大槐就算是羽門清修之士，涵養極佳，試問，他又怎能看着風度不凡，處事有方的三師弟，掌門主者落得個如此下場了。

他與二師弟苗慶翻了臉，他要苗慶說出眞情實況，苗慶來個扯皮，好，動了手，現在，苗慶巳是巴山冲靈觀的觀主，他手下有着人手，林大槐即使功力深過苗慶甚多，可惜他是難能討得了好。

林大槐是個堅毅不拔之人，當然，他不能佔得上風，他可以走，走了之後，他可以找朋友，在江湖上，林大槐爲人忠和祥厚，他有不少好朋友，可是，當他找齊了朋友，再來冲靈觀時，祇剩下幾個火居道士，其他，除了宋之善，僅剩的一個小弟子司光和外，全走了個乾乾淨淨，據說：出外化緣，當然他們是去避他的風頭。

司光和可是說出了實情，師父如何比劍不勝，如何被苗慶凌辱斷筋……司光和說出了苗慶和洛陽齊君壽有聯系時，司光和可橫劍自刎了。

林大槐是明白了司光和所以不死，司光和的師兄，巳爲苗慶及其徒黨斬盡殺絕，他是求有個說明，不希望師父死得不明不白。

林大槐葬了司光和，然後與點蒼三英，雲南大俠段勛趕到洛陽了，向齊君壽詢問究竟，可惜，齊君壽先是推脫個一乾二淨，其後他翻了臉，說林大槐上門找事，要他留下他的寶劍，好，說僵了，出手吧，可是，齊君壽却冷冷的說道，「憑你與我交手，配嗎？」一邊說邊拍掌，立即有個家丁打扮的人，萎萎縮縮的，站在齊君壽面前，當他聽到齊之吩咐，要他與巴山劍客比劍時，也是恭恭敬敬的應聲，然後回過頭來，看了林大槐一眼，林大槐立即發覺此人之眼神如冷電，分明是個高手，他，那會裝扮成個家丁模樣來欺辱自己。

林大槐是心中有氣了，可不得不把氣强忍下去，將自己的三劍陽解下，不驕不狂的，立了個門戶，至於那個家丁又如何？可能是他希望觸怒林大槐，也可能是戰略，他是冷冷的，輕視的，隨便擺了個門戶，揑了個劍訣，林大槐是不敢托大，引劍發招，他是用了畢生的功力，因此，巴山寒劍門中的精粹劍招，如挾勁風，如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霹靂般的，向那個喬裝成爲家丁的劍客捲來——

不料，十數招後，明明是林大槐困住了家丁的啊，突然，一個踉蹌，咦，林大槐是個清修羽士啊，他那會如此的底盤不穩……咦！更不對，林大槐是莫明其妙的蹲下了身。試問在性命交撲之情況下，那能有這種出人意外的錯失的？家丁打扮的殺手，本來已是個弱者了，何況，他是心中有數？刷刷刷，一劍刺出，林大槐是早已發覺，自己的要穴全在劍光的籠罩下。

「快投降吧！」是家人的冷冰冰的語聲。

投降？林大槐是心中忍潮起伏……他呆呆的看住了點住自己琵琶骨的劍尖。

「如果你想活下去，就點頭，否則，哼哼！我就廢了你的武功。」

「齊君壽！」林大槐怒聲叫着。

「大胆，齊帮主的法號，也是你叫得的？」

「我……幾時中了你的毒……」

「毒……出手！」正是齊君壽的呼斥聲。

一片血光，幾聲慘哼，林大槐是爲家丁打扮的劍手，快如閃電的幾點，琵琶骨斷了，四肢的筋脈也被挑斷了，然後，顎骨已被拉下，口中一凉，血水直噴，林大槐是明白，自己也步了師弟的後塵，變成了廢人一個。

「哼哼！林大槐，是你不想好好活下去，那可不能怪我，人來，將他送給他的朋友。」

齊君壽是冷笑了笑，然後，林大槐已爲人平放在塊木板上，兩個人將木板挑了就走，很快的，來到了洛陽城中著名大客棧，會賢館，林大槐是看見了自己的好友，雲南大俠及點蒼三英。

奇怪的是，他們早已知道林大槐的結局，相互看了一眼，然後，僱來了一輛大車來，將他扶上車，向巴山進發。看來，自己得與宋之善成了一對活寶貝，他哭，可憐的是，眼淚也沒有了。

一路上，眞是沿路風光，到那裏也有人招呼，落店、飲酒、吃飯，不必化一個子兒，多好啊，但是，林大槐是心中明白，自己的朋友可能已被收買了。

不，他弄錯了，雲南大俠可是將他送上冲靈觀時，見到苗慶一班人，他立即爆發了，他抖了底，然後，他想發英雄帖，就算苗慶他們想與他們打，也可以，但是，這件事他們是一定要抖落個一清二白。

雲南大俠段勛是深悉雲貴邊疆，各種苗、蠻人等的下毒、落蠱之手法，因此，他是斷定了林大槐是中了毒。其實，林大槐早就知道自己是中毒，可惜，他不明白自己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中的毒。

自己是未飲過一盃酒，更未飲過一盃水，他那會中毒？還有那個齊君壽難道是下毒的能手？是五聖七佛門中的弟子？不過，五毒七佛門早已消聲匿跡了幾百年了啊！那會突然出現的？

江湖上果然開始傳出了這件事，齊君壽善於下毒。這一來，非但鬨動了武林，也更令人們研究出來，齊君壽與不少武林人物之死，有了關連，但是，又出了件令人難明的事故，段勛與點蒼三英的武林英雄帖撤出，竟然無人應命，細一打聽，有不少人在半路上，有的死於非命，有的半途而廢，據半途而廢的人說，他們是爲人强行勸阻回轉的，並且，死的人都是分明中毒，但是，齊君壽却安坐家中，也可證明，齊君壽决不是個五聖七佛門下，至少，他不會下毒。

齊君壽可是風度非凡的，邀請各路，各名門正派的掌門人齊集洛陽，他再三說明自己的不是，說甚麼樹大招風，說甚麼厭倦江湖，然後，當了這些掌門人，金盆洗手，以後，青龍帮算是交給了他的長子齊清。

人們對齊君壽是萬分欽佩，還有不少正派人士認爲，齊君壽是以退爲進，奇怪的是，從此一役之後，有不少正派人士，對齊君壽是異口同聲的，說句了不起，其中眞正的原因，可沒半個人能說出所以然來。

不料，半年之後，却有了件令人震驚之事發生了，隱居北邙，經已被人忘懷的玄陰門下，蚩尤旗解恨世死了。爲人震斷了十三根脅骨，而屍身邊却有一張血書，上面寫了五個大字：「青龍帮謀主。」

這簡直是挑起了個新的波瀾來，什麼？江湖上魔君，人稱蚩尤旗解恨世竟然隱居在北邙？並且，還是青龍帮的謀主？如此說來，齊君壽又該如何？

齊家根本沒有人理會這件事，這就說明了，此事是個栽禍嫁災的手法，可是，是誰有這大的本領了，能得個卅年前令人聞名喪胆的毒手魔君殺了，並且，更是將他震斷了十三根脅骨，誰也有個耳聞，即使沒與此君交過手，會過面，解恨世的本領，爲人，他豈是一般人能將其毀了的。並且，近身出手，用重手法將其脅骨震斷的？

誰？現在，江湖上的知名人士全在研究，殺人者是那一個？

齊家是否眞的毫不理會？不，外弛內張，事實上，這幾日，即使是帮中人來請示什麼，商談什麼，就可看出來，目前的當家是十分謹愼小心，不是眞正的熟人，並且忠誠一無可懷疑者，齊清是絕不輕易召見。最近，就算是些小的指示，也得轉輾再三，才發佈下來，更令人奇怪的是，八月本來爲青龍帮的大日子，可是，齊清却傳令屬下支部，不必大事慶祝，也不必專程前來洛陽，爲甚麼？齊清說是老父近來精神不佳，不想再用俗事世務，麻煩他老人家，即使有人起疑，青龍帮的帮規是，奉命唯謹，多問賈禍，所以，人們是離開了總壇，帶了滿腹的不滿意。

至於青龍帮的總壇，目前是看來一無事故，但是，警衞是加派了不少，還有，帮中十二長老全已來到了總壇，或明或暗的監視着整個總壇。

齊清，這位現任帮主，他是神色不定的，步入了內室，突然，他咀邊露出了一些獰笑，然後施施然的踏進了房，這兒，他經有二年多沒來過了，爲甚麼？他有所厭倦？不，他實在不想太緊張，今夜，他是奉父命而來，他必須有所了解，因爲，老父的再三教誡，令他更有了心驚肉跳之感。

「啊……是大姑爺！」一個青衣在驚叫。

「靈芝姊，今夜小姐心神如何？」

「依然如此。」

「喔！唉！」齊清的嘆氣聲是眞誠的，因爲，他娶了經碧霞，名義上是七八年的夫妻關係，但是，近來，他眞怕總有一天，他會莫明其妙的死在他妻子手中，爲甚麼？他說不明白，但是，從她的眼神中，他可是看得出來，她是有着一股令人難以解釋的狠毒之意。

他步入了房中，他有些怔住了，變得太多，也變得他幾乎不能認識了，這那裏是一個閨房，這是一間冷冰冰的，陰森森的地獄變相所在。

鼻端依稀聞得一陣檀香味，他心頭一凜，他想退出去，耳邊又响起了老父的關照：「必需問清，媳婦她是否自己出手，殺了步謙。」

步謙是誰殺？當時，沒人知道，直到小瑾，他的小舅子在勒馬集失踪，各人才開始對此事注視起來，不過，老人却又有些別的推測，因爲，在勒馬集失踪的是個滿面傷痕的小伙子，不一定是小瑾了，如果，步謙不是爲經碧霞所殺，那麼，這個小伙子不會是小瑾。

「娘子，」在黑暗中，齊清看到了碧霞的背影，他非常想去抱抱她，實在，碧霞是太美了，可惜，也太沉着，厲害了。她是死命的求自己，也求老父，放過孩子一條小命，老父是答應了，自然，在當時的情形下，誰又能比得過老父的財勢來！

但是，小瑾失踪了。

但是，找了幾年，石沉大海，眞的是失踪，還是另有別情？他們無法明白，老父說：「最怕的是不明不白。」不錯，是該怕糊裏糊塗啊，何況，現在，死了個重要人物，蚩尤旗解恨世。

洛陽的有名美人經碧霞，這幾年可變得令人詫異，如果不說明，她依然是個活人，眞能把如她當作個傀儡來看待，膚色毫無血色，白得連脈絡全能看得見。一雙大眼睛，呆澀木僵的，你敢懷疑瞳仁可以是晶球，而且，決不會有淚水出現。

人，瘦了，可決沒有像她那種瘦，瘦得可悲，或者是可怕。站在那裏，眞怕一陣風來，能將她吹倒，也可以將她攔腰吹折……

這那能算是個人，這簡直是具行屍，是個走肉而已。

齊清也是萬分的凄然，這個自己曾經迷戀過的美人，他低頭，他簡直不敢抬頭正視。

「你不敢看我了？你們是成功了，何必慚愧！我已經如了你們的意，變成個病美人了，說什麼含寃報仇，忍辱殲惡，我是辦不到了，經家是完了，其實，我早就該看清了你們的算計，我也早就該拚……何必要到如此地步，這個……」她說着說着，提起雙手，向自己週身看了看：「人不人，鬼不鬼……哈哈哈——」一陣狂笑，然後，她是聲嘶嘘嘘的坐了下來，冷冷的說道：「大少爺，你來，又有什麼好主意了？」

齊清是明白的啊，所謂「好」主意，是句反話，也就是說：她已看出來，自己的出現，一定是對她不好，大不好。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霞妹！」

「哈哈哈……」碧霞好像聽到了十分蹩扭、有趣、且又充滿了詼諧，挖苦的笑話似的——引起了她的狂笑。

「世伯伯死了——」實在怕她中間打擾，他突然的插了一句。

「誰？」

「解恨世！」

「啊！」經碧霞怔住了，好像她是讓件不可預知的奇事震住那樣。她驚喜交集，可是，突然，莫明其妙的哭了起來，她是哭得那麼傷心。

「你這是幹嗎？」

「我恨自己，不能手刃親仇！」

「你知道誰是兇手？」

「我心中有數，早已有所察覺，祇是沒有確實的證據。其實，你們又何嘗不知？這些假做作，眞謀劃，欺侮寡孤兒是無可閃避……」

「霞妹——不必多說其他，我祇是問你，小瑾是不是你送出去的？」

「你問過我了啊——在——五年前，對了，五年前，你不是問我，誰送走了小瑾，我說不知道，你說小瑾死得慘，面容被剁。父說，可能其中有詐。但是，不論如何，小瑾是死了，死了——我也就心灰意冷了，中了你們的計了，說什麼福壽榮養膏——將我作賤成這副樣子。」

「可能沒死！」

「啊！你說什麼？」

「勒馬集的死人事，太奇怪，我們經已派人到山東去，暗訪馬紫峯。整整一年了，就沒見過小瑾出現。我們才放心，也眞相信小瑾是死在河南境內，當時，我是死勸活勸父親，爲了你，我可能做了件大錯事。」

「你後悔了？」

「看你如今的模樣，你能叫我不後悔嗎？」

「是我願意與鬼爲隣？不，是你們！是你們！」

「唉！」齊清是長嘆一聲道：「霞妹，祇求你一件事，萬一，瑾弟歸來，你不見面便吧，見面之後，無論如何，讓我先見一面，以免事情越變越不可收拾。」

「瑾弟還會歸來？歸來還會來看我？即使他來，我也沒臉見他啊！」

說是這樣說了，不過，她却有股莫明其妙的激動，她不敢見兄弟，可急求見兄弟。是的，瑾弟，來！快來見姊姊一面，姐姐有不少話得提醒你，第一句話：「小心，毒！」

碧霞是個饒有心計的人，因此，也祇有她是依稀的看出了此地人與毒物的關連，也更看出了齊君壽的陰狠毒辣，還有，二個不出面的婦人。

一想起這二個婦人，她的心中就有着不可控制的恐懼感。正因爲這樣，她才乖乖的奉命唯諾，吸食了福壽榮養膏——這個慢性的毒藥，還有，她看到了不少武林中的名宿，有的化裝爲家人厮養之輩，有的化粧成江湖豪客之徒，代他們辦事，所謂辦事，殺人，或殲滅一個門派。有不少次，他們去慶功，而顯示的戰利品有寶劍、寶刀、拳譜、秘笈，然後，又一個新的

掌門出現了，而新的掌門又必須聽命於青龍帮。

突然，她想到了父親之死！分明是先中了毒，然後有個三不知的人物出現，與父親對掌！父親眞力受牽制，受約束，當然不是對手，死了。

他們來做好人，其實在登記！

然後是殺戮，一個又一個的被殺！父親生前的好友。

母親看出來了，她要自己忍辱偸生，可惜，她自己却因闖關而死。

齊君壽是不露面，齊君壽還得做好人，可憐的是，自己這一家可就毀了個兜底翻。

總以爲瑾弟已死，什麼？可能沒死？

解恨世死了，那個兇手，那個老賊手中的七首，他死在誰的手中？還有殺他的人還挺有頭腦，因爲，解恨世是隱身在青龍帮中的要人，有多少殺人勾當，由他一手包辦的。如果殺解恨世的是自己胞弟！那麼，她眞想叫一聲：「皇天有眼，報應不爽。」

奇怪，解恨世死了半個月了，可就沒有第二件事發生，殺人者宛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是偶然，是解恨世招惹生事，還是與經家之事，根本不相干？

齊家是開始有所鬆懈時，在四川，却傳來了齊君壽好朋友，子午劍却希正的死耗。這可奇了，在洛陽殺了人，十幾天內趕到了四川萬縣再殺人？是一人，還是另有別人？但是，當報訊者說明：「死者脅骨被外力震斷，而別有血書一紙，『青龍帮殺手』。」

齊君壽即使老奸巨滑，饒是他多歷事故，可也讓這個消息弄得心煩了。因爲，又一次的提起了青龍帮，這是極有可能最後將自己陷入深潭！當機立斷，他馬上派出快馬傳訊，要青龍帮的其餘十一長老，立即趕到洛陽聚合。

所謂聚合，當然是計議針對此人之道了。

消息可越來越不對勁了，隱居雲南哀牢大山中的崆峒棄徒，天元神掌閔鯉死了。死者的脅骨被外力震斷十三根，死者身旁有血書：「青龍帮第一尊者。」

好了，即使你故作鎮靜也好，佯作無事也罷，江湖上不能不沸沸揚揚。至少，人人有了個疑問，難道，青龍帮的勢力眞的如此可怖！除了河南，他們能在四川伏下暗樁，雲南也有！

正當你們有所猜度之時，又一件兇訊傳來了。在由通陝入洛的秦嶺山道間，鐵門長老韋健，率領門下七大弟子全部死於非命，個個是脅骨震斷，而韋健的身邊有一血書：「青龍帮左使。」

韋健巳是個難鬥的人物，何況，還有他的七大弟子，那一個沒有特殊的技業，個個人稱江湖一流高手，那會全部死去。而且，震斷脅骨，奇怪！不，簡直是可怖，江湖上，幾時出現過這樣的人物——殺人喜歡震斷別人的脅骨的？

人們是不清楚，齊君壽他可是萬分的明白，因爲，祇有他明白，經宗岱之死，是死於震天手下，也是震斷了脅骨，現在，有人來報仇了，而主角分明是經家的後裔，奇怪，經家的人不是巳經死光死淨了？突然，齊君壽是想起了一個人，何必信一家。

不過，短短幾年啊！並且，要學成如此神乎其技的功夫，談何容易？而被殺的全是江湖上的殺手，幾對一，換言之，死一個好手，你可以懷疑幾個圍攻一個，當然，這也是難以解釋的一件事，我那會結怨於幾家！即使是有，自己做事，最擅長是嫁禍於人，或者，一無痕跡可追尋到自己身上，而何必信，何心仁，可能自己是有所疏漏，不，經家大小姐在，自己把她當公主般的奉養，何況，名義上，她總是自家的媳婦啊，那會自己人打起自己人來，決無此事。

那麼，又是誰？並且，一下子毀了八個之多！

一定得請兩位神者有所劃策。看來，也祇有這兩位神仙般的藥王——當然，也可稱之爲鬼魅般的殺手。可以料理這件大事。

「死了那麼多人？」

「是啊，大仙姑！」

「還稱我大仙姑！哈哈，老了！」

「不！不！不！在我的心中，你倆那會老！」

「哈哈，姑不論如何，你對咱姊妹，總是一片眞心。二妹，你說是不是？看來，咱們是該得出出手！尤其是，這多年的虔心修煉，終於煉成了九仙散！」

「咭咭！」這笑聲却充滿了誘人的氣息，齊君壽聽說九仙散，他可是心中暗暗一凜。這是一種祇聞其名，而未見其實的毒藥，能殺人於無形無聲。並且，令人防不勝防，根本也無可防。本來，這兩個人巳經是通身是毒，不過，毒物至少有形有跡，可追可查，唯有九仙散，如果九仙散的成功，那麼，連萬毒之王的神鴆石，也可一些看不出，聞不出，甚至於嘗不出個所以然來。更有一個可怕處是，死人也無可查出其淵源來。

以後殺人，更加難以捉摸，也難可查緝。

拍手聲响中，有兩個青衣丫頭走了進來，奉上了茶——啊，到現在才想起送茶，該死，兩位仙姑是笑了笑。對齊君壽道：「不敢喝茶？」

當然，他是不敢喝，老實說，一進門，他是萬分的注意，別說吃吃喝喝，連任何的氣息，他也是運用內功呼吸，希望有所警覺。

兩仙姑是談笑自若，毫無所知的——不想：那個大仙姑是說了聲：「老齊啊，你還是怕這裏的一草一木啊，你啊，唔，我們早巳向魔神罰過誓了啊，我們決不會親手殺你的啊，哈哈哈——再說；你巳將你的妻子餵了神魔，我們是再不會對付姓齊的——二妹，你說是嗎？」

「咭咭咭……」祇有笑聲，並不說話，看來是默認了。

「你以爲不沾此地一草一木，不飮不食可以免得了死，不！老齊啊！你看，這兩個人又怎樣？」

什麼？這兩個……丫環又怎樣了……呃——眞奇怪，爲什麼面露强笑，不言不語……

「青蓮、玉菡，你們——你們——啊！」最後一個啊字，是由齊君壽的心底泛出來的，他突然巳看清了，兩個丫環莫明其妙的死了——而且，死得如此詭秘，難道這盤，盃有毒，當她們捧入來時，他是用了雙仙傳授的辨毒法，看得清清楚楚，根本無毒粉，毒液之跡影！那麼……

「她倆是聞到了茶香——」

「什麼？茶香，那麼喝茶的……」

「喝茶的反而無碍，因爲我們巳將解藥混入茶中。你不是沾了一沾唇？其實，一沾之下，你巳略具解毒之功，快喝茶，如果，你不希望變成個死人。」

啊，什麼？這——齊君壽可不敢再躭誤時間，滿滿的吸了一盃茶。

大仙姑是微笑了笑道：「你可見識了九仙散的功效，厲害了吧！」

九仙散——這就是九仙散！

不錯啊，這就是九仙散，它的香氣，它的無形無聲的氣味，就可以殺人了，誰，又會防到這一着，下毒下到了這個地步，試問，你怕不怕！

青蓮、玉菡二個丫環又有什麼罪？並且，再買入二個丫環，能如人意嗎？兩個丫環，至少巳跟隨了雙仙七八年了啊，她們一直奉命唯謹，一直來辦事勤勉，一直兢兢業業，小心在意，可是，死了，爲什麼？

「讓你看看九仙散的威力啊！」

就爲了這些？不至於吧？

「咭咭咭——」第二位仙姑在笑，看來她巳看清了齊君壽的心意，大仙姑這才長長的噓了一口氣道：「好吧！實說吧，她兩個看清了我們煉九仙散的一切，我們可不想秘法外洩，如此而巳。」

「辟毒珠能否尅制九仙散？」

「當然能够啊，九仙散祇是將毒物煉得更純，更具威力，至於辟毒珠是我教中的至高無上的辟毒寶物。」

「如此說來，你倆會將九仙散交給我了。」

「我們會交給你。」

突然，兩聲驚叫聲中，齊君壽是大笑聲中：「我——成功了，我——大功告成矣。」

黑暗中，這兩個七聖五佛門下僅餘的弟子，算是讓齊君壽制住了。然後，他是滿懷高興的離開了，這個陰森可怖的所在，在他以爲，算是毀屍滅跡。並且，他又取得了萬毒至尊的九仙散，他不必再依賴兩個苗女。爲了表示自己的大方，他毀了兩人的脈穴，讓她們軟禁在此！等死！然後他該準備應付强敵之擧。

不料，當他才離開此地不久，立即有個女人影子入了這個佈置陰森奇特的地穴。她見到了兩個苗女，她是本想來尋找證據……她巳心有決定，死也得有個申明，讓江湖人物對齊君壽有個眞正的認識。不料，她却見到了兩個被毀了大穴的可憐苗女！

她就是經宗岱之女經碧霞。本來，她以毒物纏身之人，是抱必死之心而來，不料，反而因禍得福。

齊君壽是根本想不到經碧霞會出去，因爲，福壽榮養膏是種慢性毒物，而被纏上之後，根本無法擺脫絆覊。所以即使是後院報來，大少奶失了踪，他也是滿有把握的認爲，不出三日，她是會爬回來求他的——

可是，別的麻煩事巳找上了門。

武林大門派中嵩山、武當、峨嵋、少林，連崑崙派也派了人來。說明了，他們爲代江湖申張正義，而找上了他。事實俱在，齊君壽之與七聖五佛門中有牽連，巳是公開之秘密。還有，不少是顚覆的門派，分明，他們全是在先中毒，然後被消滅，即使是另有新掌門，而新掌門一定與他有着某種牽連。

這一次這些前輩人物之來，有備而來——因爲，他們誰也清楚齊君壽與江湖上最擅於下毒之妖魔門戶有聯繫。故所以，他們全是抱定了主意，吃自己帶的酒食之物，稍有異樣，立即動手！

不料，他們却忘了，齊君壽取得了萬毒至尊九仙散。而這個無色無味，毫無異樣的毒物，祇憑着一絲烟氣，就能將他們迷住了！

少林的無畏大師，武當的青蓮子，嵩山的大嵩陽掌黃淳，等等，等等，全讓這無色無味的毒藥困住了。

齊君壽是必需自己親自下手！他是陰狠冷酷的笑，他說明，爲求不風聲外洩，他必須將他們的手足筋挑斷，割去舌頭！然後，他會將他們當作「嘉賓」，供養至死。

這幾位武林前輩是聽見了他的自述，也感到了他即將對自己所下的毒手，他們是痛恨自己的不謹愼——但是，事到如今，又該怎辦？

「齊老賊！你好狠毒！」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啊，喋……」

「以前，江湖上所有的風波、陰謀，全與足下有關？」

「說什麼與我有關！全是老夫的策劃，挑動！」

「經宗岱是誰所殺？」

「當然與我有關！」突然，齊君壽有所警覺，是誰在詢問啊！分明、此人中氣不損，不像中毒？不，不可能啊！又一眼，祇見自己埋伏密佈的大廳右側小門中，有一黑布幪面的黑衣人，手中執一奇形怪狀的火炬，冷靜地步入。齊君壽心中一凛，而幾聲噴嚏之聲，此起彼落，不好，在施毒者看來，最可怕的是中毒者打噴嚏。其實，中毒者是百脈被阻，百穴被禁，而噴嚏却是打通經脈的唯一要着，如今分明是有人來解毒。

地下諸人，全是江湖前輩，那會不明其中原由，不過，不明白，打岔者是誰？而今來的黑布幪面人，又是誰？當然，此事暫且擱他一擱，受盡委屈，這幾位武林前輩又怎能放過了這個江湖巨獠！

齊君壽用毒多年，想不到一念之差，毀了七聖五佛門下苗女，立即遭報。當然，他不會相信自己能遭報，但是，今天那會出現了如斯的局面？目前，首先得弄清了，這個火炬，他看出來，火炬是解毒之上因。

「你是誰？你……」

「七聖五佛門下，第四代主者！」

「什麼？」齊君壽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第三代主者，爲你所害，她倆在垂死前，突明因果，她倆見我到達，立即傳其門下心法。並將七聖門下經典慨授，更要我向神主起誓，不准再以用毒害人！又將爾歷年來，巧取豪奪各門各派之罪行見告……」

「這兩個死鬼……可惡……」

「對武林人士來說，是大幸……齊君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日，我雖不能手刃親仇！」

「你是誰？」

「經——碧——霞——」黑衣人慢慢的揭去了幪面黑布，一張蒼白的面孔，在衆人面前出現。

「哈哈哈……你難道忘了，你身中七葉罌粟之毒？」

「七聖門善於下毒，却不可不知，也善於解毒、療疾！」

「姊——」一聲洪亮的，微帶哭音的呼叫聲……衆人也早已聽出，分明是剛才與齊君對話的人……果然，衆人眼前一亮，祇見一個青衣人，由人衆中突出……

經碧霞想不到有人叫自己……換言之，這一聲「姊」叫的是她，齊君壽可是老奸巨滑，一見有人姊弟會面，他是一聲狂笑中，衆人立覺老賊想溜，其中大嵩陽手黃淳是輕功最高，反應也最快，他是看出老賊神色有異，立即出手相阻，不料，勁風突來，眼前可是一花一凛，老賊忽然不見了。

有機關，衆人怒吼着。

那個青衣人却是冷靜的說道：「老賊週身是毒，居地也就得充滿陷阱，否則，他能睡得着……」

「可是，追！」

「放心，他跑不了！」衆人也已看清了那個萬字門的名宿：繞指柔陸正元，不，他不是陸正元，面具揭去，眞相立現，原來是個看來才二十來歲的，滿面疤痕的少年。

「是瑾弟！」

「是，姊姊……你……」

衆人已有一大半人看出來。此人是經宗岱的後人，經曉瑾。他們姐弟會面，說個不完，難道、這些湖海前人，就陪着他倆敘家常？雖然，他們是爲經碧霞所救，不令他們身受酷刑，甚或毀了整個門戶。但是，必須報仇，必須抓住齊君壽啊！

齊君壽是個陰狠厲害的人，何況，他手中有了九仙散，放虎歸山，勢必令他們永難有覺好睡。神出鬼沒的，焉知幾時他會找上了你？因此，青蓮子是首先開了腔：「小俠，咱們必須除此巨獠。」

經曉瑾是萬分有把握的，對衆位前輩唱了個羅圈喏道：「列位前輩，此地，早已爲我的朋友，嚴密監視！至於老賊及其爪牙，無人能脫出重圍。」話聲未畢，祇聞四週砰砰聲中，長窗突卸，而整個大廳已似赤裸的，向空抬起。又是一聲震，屋頂四散，向底層包去。而在底層之一角，却發現有人狼狽奔出，看清楚，是齊君壽的下屬，本來，埋伏四週，有所企圖。現在，看情形是爲某種情況所逼了出來，其中，有齊清在。

「小老弟，咱們可將這批王八旦趕了出來，還有，你那殺父仇人，齊君壽、丘炳煌，伏聲揚……也夾在人堆中，你得好好找找……」

「多謝列位大叔大嬸……」經曉瑾是一回頭，對衆俠道：「在下有個不情之請……這三個，乃是殺我父，陷我親屬的兇手，我必須親手料理。」

衆人當然明白，此人是有備而來。至於監視這批惡賊的，可是誰？當他們發覺，是山東武聖馬紫峯爲首時；有不少人更得想起了他的朋友；個個是武林中怪人，不太願干涉世事的江湖奇士。他們對經曉瑾不由大感奇怪！他那會令得這個老人動了心？

齊君壽是對經曉瑾看了一眼。他何嘗不明白，今日，他是難討得了好，不過，他是冷笑了笑道：「小經，我佩服你，苦心孤詣，這多年來，老夫也算做盡了壞事，在你們眼中，我是個毒手惡獠，不過，事到如今，我認了命了，你來拿……」

「別自命英雄了，老賊，你們三個，打我一個也行，如果，你們能夠勝得過我，這兒的前輩，決不會阻攔你們，而我、你之間，再擇時間，重新比劃……你看如何？」

「哈哈哈……好……但願你們言而有信。」

「瑾弟，老賊週身是毒，你且服下這辟毒珠。」

「不必，看他的毒物，可能令我中毒……」經曉瑾是微微一笑。脚下立了個門戶，一個鬆懈平常的門戶，在場的那一個沒眼光！一看少年的門戶，個個打了個突！什麼名堂，對此强敵，如此輕敵？

不料，人們的思維未定，那個伏聲揚却已悄沒聲的猱身而上，衆人不禁異口同聲叫了起來。原來，伏聲揚乃是江湖上失踪多年的飛血子！他那江湖上恨之切骨的天星奇門手！殺人於無聲無息，而今，他又來個偸襲，身法之快，簡直如閃電驚雷，眩人耳目。衆人想出手阻攔，業已不及，而經曉瑾還在面對齊君壽講大道呢。

呼叱聲中，衆人眼前一花，如此厲害，輕靈迅捷的天星奇門手，不知什麼一來，脚步浮浮的，如被酒醉的，跌、撞、歪、搖……而經曉瑾是面色鄭重的，雙掌一陰一陽互相搖動……武當門的青蓮子首先看出來，少年的手法，有幾分與本門的「亂環訣」相似……伏聲揚已然爲少年的一股，渾圓勁力，將他牽引得東歪西倒了。

丘炳煌是再不怠慢，身形一動，已加入了戰圍。他希望憑仗自己的混元掌力，減削伏之壓力。不想，你不加入正好，一加入，少年的雙目精光四射，將伏聲揚向丘炳煌推去，奇怪，伏聲揚是個隱名的殺手，陰狠的豪客，他那會毫無抵抗的，容人推來推去的？

丘炳煌根本沒有看清，不，連在場人，除了少林、武當兩位長老，略有所知的，看清少年出手，簡直快得不可思議的，已暗中制住伏聲揚之大穴外，沒半個人可以看出來。少年的出手非但强勁，更且是擅於隔空打穴！

伏聲揚那裏想得到，自己一個偸襲不成，反而成了對頭手中的兵刃，丘炳煌是越加難明所以！伏聲揚那會這樣的，反打自己人，待到發覺伏之神色有異時，呃！

一聲悶哼，咯咯一連串的骨折聲，丘炳煌右脅已然中了重招。而眼前却看到了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似乎噴出火花的看着他。不！他……依稀又看見了經宗岱的眼光……自己憑仗老齊的毒藥，壓制了經宗岱之功力，讓他毀於自己的震天掌力下，將他的脅骨震斷，而今……

又是一聲長號，「嘭」的一聲，伏聲揚也被摔在一邊！左手護脅，分明，他也爲少年震斷了脅骨。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經曉瑾眼中有淚，但是，這兩句話，依然是一字又一字的噴出。

遠處傳來個少女聲：「老賊，想溜，告訴你，四外全有人監視，你走不了——好，瑾哥哥，交給了你啦！」

原來，老賊齊君壽，鬼計多端，並且，善於觀風使舵，看出大事不妙，他是預備拋下二人走，不想爲個少女阻住了，他是迷彈幾下毒霧，希望能毒死少女，可是，少女渾若不知，祇是指手劃脚的招呼曉瑾，老賊心中又是一怔！背後，却傳來了少年的語聲：「報應到了！」

齊君壽是無法可細辯少年的言中深意。他必需搶先發招，他必須殺出重圍。憑仗自己的毒藥，他是龍形五行掌法中，夾雜着毒粉、毒霧，他以爲，少年無論如何逃不脫爲毒霧包圍之苦。

可是，少年是面色鄭重的，搶先，爭前！招招是挾勁風而臨，滿以爲對方越是用重手，越是容易中毒，並且七竅首先無法避免，應該……五官有痲癢之感了，呃！奇怪，自己的眼、鼻、耳、口……不對，眼有些糊塗！鼻依稀聞得腐屍之味，耳發痲、口發甜——中毒，自己，那會自己中毒……突然，心頭一凉！啊……這……一股凉氣……寒勁！由心頭蔓延全身……抖戰……開始抖戰……寒氣走到那裏，寒戰立即延到那裏……中毒。

他想大叫，可是，叫不出，全身慢慢的癱瘓！他想求饒，口不能，叩頭，身子已不聽話—四肢也僵住了！心中明白，作孽……作孽……

「瑾弟……我是代師門清理門戶！」是經碧霞的語聲！清理門戶，他突然想到地穴中的苗女，他認命了。

「老賊，你中的是七聖門中最低微的毒，天蠍毒……你該明白了，師門的最低微的毒，正是最高九仙散的尅星，可惜你沒聽清兩位師主的說話—」

他祇有抖的份，他知道，他要抖戰至死，自己的師門，仗以爲毒江湖的苗女，死了。可是，在死前，他收了一個尅星。耳邊傳來一聲又一聲的慘叫，包子，門人，清黨，全在正派人士的刀劍下送命。自己得抖戰至死……

報應！報應！他默默的唸着二個字：

「報應！」

經曉瑾與馬紫峯的孫女馬琦皃陪了碧霞走了。走向天南。因爲，碧霞是七聖五佛門的唯一主者。她得主持師命：「善用毒，更善於療毒。」

其他，不是他們想干涉的，也不讓他們干涉。江湖上，却是少了一個巨孼，這可是事實。

（全文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主管：　經辦員：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主管：　經辦員：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瑾脅持皇上出走，被小子和張丹截住，徐廷封、鍾大先生、寧王、蕭三公子等人都已趕至，劉瑾一看見寧王，才知上當，皇上也看出寧王的用意，心照不宣，封建皇朝的黑暗，都是烏鴉一般黑，劉瑾弄權至此完結，淩遲處死，遺臭萬年，一代奸宦，蓋棺定論，寧王的陰陽面孔，皇上不敢將他揭破，適値徐廷封進宮，辭退五軍大都督之職，便將心事坦告，而寧王亦心知肚明，暗中離開京師，皇上採納徐廷封建議，調王守仁返京，監視寧王。徐廷封隨師父鍾大先生到百花洲，應南宮世家之約，南偷也跟踪南宮世家南下……

誤會難解釋　龍杖殺南偷

姜紅杏怎會錯過這個機會，一雙袖劍當先扎出，凌空一個翻滾，接踢出一着魂裏脚，那三寸金蓮的頂端赫然嵌着一截利刄，一彈而出，若是踢中，傷得絕不會輕。

唐月娥的軟劍緊接刺到，謝素秋凌空一掌亦向南偷天靈蓋印下。

南偷一個身子半空中騰挪，從容不迫避開，却已不能不落下來，謝素秋三人緊接攻到，招式都用得很險很兇，彷彿與南偷有深仇大恨。

南偷何等經驗，交手幾招便已察覺，心中奇怪，只道是什麼地方發生了誤會，要解釋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够解釋得來，也看出沒有解釋的機會。

以他的身手要應付謝素秋三人並不是一件難事，只是狠不起心下殺手，打起來難免有些吃力。

他也知道不能够惡戰，看準機會，抓穩那刹那空隙，「鯉魚倒穿波」，徒掌劍下翻滾穿出，躍向旁邊一條樹木橫枝，老太君一直旁邊看着，也就在這個時候才出手，天馬行空般一跨即至，龍頭杖擊的不是人，是那條橫枝。

這一擊南偷實在意外，身形才落下便被那條橫枝受擊的一震彈開，他的反應絕無疑問很敏捷，凌空再翻身，再往上拔起。

老太君亦已準備那一擊反震之力彈起來，凌空再一杖擊出，正抓穩了南偷舊力已盡

新力未生的那刹那，無論角度速度也都是南偷意料之外，所擊的部位也是，不是要害，只是南偷的右膝。骨碎聲响，南偷的右膝迎杖而碎，他居然忍得住沒有痛嚷出來。

老太君龍頭杖還有變化，「神龍擺尾」杖尾接戳在南偷的左膝上，南偷的左膝亦迎杖而碎，一個身子終於「蓬」地摔在地上。

「好本領——」他雙手支地，掙扎着便要爬起來，老太君龍頭杖已到了他面前。

「好身手——」再一句，他一個身子便倒翻。

龍頭杖更快，一探撞在他胸膛上，只撞得他一個身子飛摔了開去，倒飛丈外再撞在一株樹幹上，「蓬」然有聲，貼着樹幹摔下來。

他一口鮮血噴出，左手立即拉下了腰間的一個皮囊，右手隨即探進去。

「小心暗器！」唐月娥脫口一聲，到底是從唐門暗器世家出來，第一個念頭便想到了暗器。

南偷探手抓出來的却是一隻灰鴿子，手一揚，那隻灰鴿子便飛出去。

老太君四人無不一怔，要截擊的時候那隻灰鴿子已經在黑暗中消失。

「倒要看那一個能够趕得及來救你一命！」老太君抓着龍頭杖迫前去。

南偷吐着血一笑。「我只要消息能够送出去，怎還敢奢望有人來救？」

「消息送給那一個？」老太君追問。

「你追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南偷笑應。

「死到臨頭還是口不擇言。」老太君龍頭杖一送，撞在南偷的胸膛上。

南偷的胸膛立即塌下去，一口鮮血狂噴，氣絕身亡，他一向小心，經驗又豐富，這一次却陰溝裏翻船，非獨看不出是一個陷阱，連性命也因而送掉了。

唐月娥謝素秋不由自主的偏開臉，不忍卒睹，老太君龍頭杖收回，歎道：「他們連孤寡也不肯放過，我們若是還狠不下心腸，便只有賠上性命。」一頓喃喃接問：「南宮世家又還有多少條性命？」

姜紅杏咬牙切齒的應一聲：「先下手爲强，莫教他們看低了南宮世家。」

「還不是時候。」老太君搖頭。

到底什麼時候才是時候，又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 × ×

小子第二天正午才跟着那隻灰鴿子找到樹林子，灰鴿子身上並沒有字條什麼，只是頸上掛着白蓮教的教主信物碧玉令。

南偷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塊碧玉令，雖然不知道會不會落在南宮世家的手上，還是要送出去他才能够安息，也幸好他隨身帶着那隻灰鴿子。

那隻灰鴿子絕無疑問是稀有品種，接近通靈，將小子引到這個樹林子來。

南偷的屍體並沒有給弄走，也沒有被移去，看見南偷的屍體，小子當眞是晴天霹靂

，還以爲做夢，到完全肯定，不由得肝腸寸斷。

生活在一起那麼多年，雖然不停的互相捉弄調笑，到底是父子一樣。

小子不習慣流淚，這時候，到底忍不住淚流披面，痛哭失聲，一面瘋狂的搖撼着南偷的屍體，嘶聲悲呼是那一個下的毒手。

死人當然不會回答，那隻灰鴿子也不懂得說話，到小子完全冷靜下來的時候，已經接近黃昏。

他挖了一個深坑，將南偷的屍體葬下，叩過頭才帶着那隻灰鴿子離開，他相信人死入土爲安，却不在乎其他的形式，這當然也是南偷平日教導他的。

在他的心中現在就只有兩件事，一件是追查兇手，還有一件就是那塊碧玉令，南偷並未對他提及碧玉令的重要，但臨死之前仍然不忘要那隻灰鴿子，將那塊碧玉令送出去，可見那塊碧玉令的重要。

兇手在那裏？碧玉令有何秘密？雖然只是兩件事已足以令小子頭昏腦脹，出了樹林子，不由得有天地之大，不知道何去何從的感覺。

× × ×

出現在雲來客棧的時候已經是入夜，小子並不倦，疲累的只是一顆心。

一步才跨進，店小二便將他截下：「你進來幹什麼？」

「這間不是客棧。」

店小二上下打量着小子。「你不是進來行乞的？」

小子這才在意自己一身泥汚，懶洋洋的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這個難道還不夠我住宿一宵。」

店小二眼睛一亮，隨又搖頭道：「你就是肯付錢也沒用，我們這個客棧已經全給包起來，不招呼別的客人。」

「你這是故意跟我爲難？」小子的心情已經不大好，怒火這下子更就不由自主的冒起來，當胸一把抓住那個店小二。

「事實是這樣──」店小二急嚷。

「什麼事？」南宮博就在這時候走出來，一眼瞥見小子，一怔，脫口一聲：「是你？」

小子一樣奇怪，方要說什麼，那個店小二又嚷。「南宮公子，你來得正好，這個人怎也不相信你們南宮世家已經將我們這間雲來客棧包起來，一定要入住……」

南宮博淡應：「這位公子是我們南宮世家的朋友。」接笑顧小子道：「進去說話──」

店小二怔住，小子也沒有再爲難他，鬆手將他推到一旁，跟着南宮博走進去。

× × ×

謝素秋、唐月娥、梅傲霜、鍾木蘭、明珠都在客棧的大堂內，看見小子，無不奇怪，從小子口中知道南偷被殺，更露出驚訝之色。

謝素秋唐月娥雖然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時候亦不得不裝作毫不知情的樣子。

明珠第一個接上話。「以南偷老前輩的武功經驗，殺他的一定是一個高手。」

「不管他有多大本領，除非不給我找到，否則我一定跟他拚一個死活。」小子咬牙切齒的。

謝素秋眉頭一皺。「你心目中有什麼人是值得懷疑？」

「沒有。」小子拭着那一把亂髮。

「那可有什麼綫索留下。」南宮博接問。

小子搖着頭從腰懸皮囊中取出那隻灰鴿子。「只有這隻灰鴿子，是牠引我找到去，相信也只有牠看到兇手的眞面目。」

謝素秋唐月娥看見那隻灰鴿子，再聽小子那樣說，不由都心頭一懍，有意無意的相顧一眼。

那隻灰鴿子也不知道是否眞的認出了謝素秋唐月娥，眼珠子不住轉動，「咕咕」的叫着。

謝素秋唐月娥也有一種被那隻灰鴿子盯着的感覺，謝素秋還能夠裝作若無其事，唐月娥却已不由自主的偏過臉去，不敢正視那隻灰鴿子。

謝素秋亦可謂反應敏銳，有意無意橫移兩步，正好擋在唐月娥身前，一面道：「可惜鴿子不懂得人言，也沒有人聽得懂鴿話。」

小子歎了一口氣。「師父生前最喜歡的就是這隻灰鴿子，留着也沒用，我正要將牠放走，讓牠喜歡飛到那兒去便到那兒去，有空便飛到師父墳前伴伴師父。」

「好主意。」謝素秋看着那隻灰鴿子也實在混身不舒服。

小子隨即一揮手，那隻灰鴿子飛起來，從謝素秋唐月娥身旁飛過，穿窗飛進夜空中。

謝素秋這才眞的放下心來，接問小子：「你現在又有什麼打算？」

「在京城，這些日子師父跟鍾大先生往來甚密，也許在鍾大先生口中能夠知道多一些有關師父的事，對追查兇手多少也許會有些帮助。」小子的眼中閃現出希望的光輝。

明珠插口問：「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去？」

「當然是越快越好。」小子站起來：「反正這附近只有這一間客棧，我……」

明珠揮手截住，「這麼晚了，你還是在這裏住宿一宵，明天再作打算。」

也不等小子答覆，明珠轉問南宮博。「四叔，你看怎樣？」

南宮博彷彿在考慮着什麼，一直都沒有再說什麼，聽得明珠問，如夢初醒的應道：「好──」

小子沉吟着：「就是怕打擾──」

南宮博截着道：「我看你也不是這種斤斤計較的，大家都是江湖人，又何必客氣，我們若是有什麼綫索，也會立即通知你──」

× × ×

話是那樣說，南宮博並沒有那樣做？安置了小子，立即往見老太君。

謝素秋已經侍候在那裏，看見南宮博進來，好像知道南宮博有話要對老太君說，借個藉口離開。

老太君目光落在南宮博面上。「聽說你答應了讓小子留下來。」

「只是住宿一宵。」

「聽說他的師父給人殺了。」

「不錯，我還答應了想辦法替他追尋

兇手。」

「哦──」老太君笑笑。「這幾年你爲南宮世家也够辛苦的了，娘親已經一把年紀，百花洲論劍之後，也該退隱，南宮世家也該交給你打點的了。」

「孩兒經驗不足，有很多事情，有心無力。」南宮博長歎一聲。

「你說到那裏去了？」

「這麼多年，孩兒仍然找不到南宮世家的仇人。」

「總會找到的。」

「就是因爲孩兒無能，要娘親濫開殺戒，錯殺許多無辜。」南宮博顯得有些衝動。

老太君一怔。「你是說……」

南宮博期期艾艾的。「南偷──」

「你以爲南偷是我殺的。」

「孩兒斗胆，胡亂推測。」

老太君笑了。「有一個你這樣精明的兒子，我其實應該非常高興。」

南宮博怔怔的望着老太君。

「不錯，南偷是我殺的。」老太君面色一沉，雖然有些衝動，但這個人屢次偷入南宮世家，顯然意圖不軌，事實亦是死有餘辜。」

「可是──」

「你心地太善良了。」老太君歎息。「江湖陰惡，有時候你就是不開罪別人，別人也會來找你痲煩的。」

南宮博無言，把頭垂下，老太君接道：「也罷，娘親答應你以後手下留情就是了。」

「孩兒也只是爲了南宮世家……」

「我明白。」老太君轉問。「那個小子是你留下來的？」

南宮博心頭一凜，脫口一聲道：「娘親──」

老太君雙掌一拍，謝素秋應聲推門進來。

「傳我說話，任何人也不得爲難小子。」老太君這樣吩咐，待謝素秋離開了才再問南宮博：「這你滿意了。」

「多謝娘親。」南宮博一顆心也這才放下來。

× × ×

小子沒有留在房間內，才進去不久便給明珠悄悄的叫出去院子，京城一別他原以爲總有好一段日子不會遇上明珠的了，那知道這麼快便又相見，若不是南偷的死，絕無疑問他一定會非常高興。

明珠當然很明白他的心情，但要問的還是問：「找到了殺師父的仇人你會怎樣處置？」

「殺掉他爲師父報仇。」

「之後又怎樣？」明珠追問。

「浪跡江湖，四海爲家。」小子信口回答。

「沒有其他的事了？」

「將武功練好，看如何在江湖上闖出一個名堂來。」

「沒有了麼？」明珠已開始有些不高興。

小子沒有在意，搖頭，還要說什麼，明珠已經背轉身去，他也到底是一個聰明人，立即明白，緊接道：「有空的時候，我一定會到來探問你。」

明珠轉過身來，幽幽的看了小子一眼，輕歎一聲。「你難道沒有考慮到我們這樣見面，始終不是辦法。」

「那應該怎樣？」

「這樣好不好，你拜我娘親爲師，不就可以留在南宮世家了。」明珠面上終於露出了笑容。「娘親一向疼我，一定會答應的。」

「這個──」小子突然搖頭。「我暫時還是不能够……」

「又是什麼原因？」明珠大發嬌嗔。「你是不高興跟我在一起？」

小子慌忙解釋。「實不相瞞，我還有一件事必須先解決。」

「是什麼事？」

「現在我還是不淸楚。」

「你就是要欺騙我也該找一個比較好的藉口。」明珠又背轉身子。

「這是事實，師父臨終將白蓮教的碧玉令掛在那隻灰鴿子脖子上送來給我，一定有原因的。」小子探懷拿出來了那塊碧玉令。「你看──」

明珠回頭看一眼，那塊碧玉令一看便知道不簡單，她雖然不知道是否白蓮教的碧玉令，也看不出有什麼作用，却也不能不相信小子的說話。

「既然你眞的有事在身，那先去將事辦妥好了。」明珠也到底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

小子鬆過一口氣，將碧玉令放回懷中，他一心只在明珠，並沒有發現姜紅杏躲藏在一旁花木叢中偷窺。

看見那塊碧玉令，姜紅杏目光大盛，看樣子便要撲出去搶到手，但到底沒有。

× × ×

知道明珠與小子幽會的還有鍾木蘭，明珠回到房間，鍾木蘭赫然就坐在床上等着。

「五嬸──」明珠很奇怪。

「將門關上再說話。」

明珠依言將門關上，來到鍾木蘭面前，鍾木蘭這才問她，道：「你方才到那兒去了。」

「只是到外面走走。」明珠顯得有些兒心虛。

「明珠，難道連我你也相信不過？」鍾木蘭輕歎了一口氣。

「我去找小子。」明珠垂下頭，終於說實話。「我們什麼也沒有，只是……」

「不用說五嬸也明白，五嬸是過來人，又怎會不明白你的心情？」鍾木蘭歎息着。「只希望你不會重蹈五嬸的覆轍。」

明珠怔怔的聽着，突然道：「小子可是一個眞正的好人。」

「你們的家世看來都未免有些懸殊，老太君一定會反對。」

「難道連見面說話也不可以？」

「做女人無論如何都是吃虧的。」鍾木蘭又歎息一聲。

明珠沉吟着輕聲問：「那我應該怎樣做才是？」

「能够避免最好便避免，萬不得已，只好看上天怎樣安排了。」

明珠垂下頭，鍾木蘭接問：「方才你去找小子，可有讓別人看見？」

「應該不會的。」

「以後更加要小心了，給我知道不要緊，要是給她知道……」

「她是那一個？」

鍾木蘭沒有說是那一個，只是道：「總之你記着，南宮世家上下這麼多人，不一定全是好人的。」

明珠且沒有再問，也許她明白鍾木蘭的為人固執，也許已心中有數。

這一夜絕無疑問是明珠有生以來最難過的一夜，思前想後，好不容易才等到天明。

× × ×

小子大清早便向南宮博告辭便離開，明珠雖然趕得及送行，但碍於南宮博在旁邊，亦無話說，那一份依依不捨在眼神中却已表露無遺。

南宮博沒有再挽留，對小子他是有一份歉疚，他雖然知道殺南偷的兇手，總不能對小子說出來，至於小子以後是否能够追查到南宮世家，到時候又有什麼變化，固然不能够肯定，也是他能力以外，不是他阻止得來。

小子並不知道昨夜與明珠一別之後，還有那許多事情發生，一步一回頭，看着明珠，心頭雖然有一份悵惘，到底還是甜絲絲的。

× × ×

心情影响，小子走得並不快，可是到中午，亦已遠離雲來客棧，也覺得有些疲倦，正要在路旁樹蔭下休息片刻，便聽到了一陣很奇怪的聲音。

他分辨得出那是什麼聲音，循聲望去，果然看見一個人在那邊的另一株樹下搖着紙扇，那個人竟然是白蓮教五燈使者中的藍燈使者藍定儒却是他意料之外。

他一個身子立即彈起來，身後即時一聲：「阿彌陀佛——」

應聲回頭望去，黃燈使者無心手抓禪杖赫然正立在他身後，接來一聲嬌笑，却是從樹上傳下來，仰首上望，那坐在樹幹上的不就是紅燈使者？

小子目光一轉再轉，身子滴溜溜的打了一個旋子，藍定儒看在眼內，這才道：「你放心，五燈使者只來了我們三個，這難道還不足够。」

小子冷笑。「你們要替劉瑾報仇？」

藍定儒搖頭，道：「劉瑾已經伏誅，人死不能復生，我們又怎會做這種無聊的事情。」

紅燈使者笑接：「我們也是因為各為其主才結怨，大局既定，這個怨當然亦一筆勾銷。」

小子一怔。「你們不是告訴我只是湊巧路過，不是專誠在這裏等我？」

紅燈使者應道：「這裏其實不大合適，既無椅也無桌，但既然你在這裏停下來，也就在這裏解決算了。」

「還是衝着我來的。」小子接問：「倒不知又是什麼過節？」

「沒有過節。」無心一聲佛號。「我們只是想向你借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小子一時間的確省不起。

「碧玉令——」藍定儒手搖摺扇。「這東西對你並無用處，一場相識，你又何不做這個順水人情？」

「碧玉令。」小子不由自主的手按腰間皮囊。「是那一個告訴你們碧玉令在我這裏？」

「只要你承認碧玉令在你身上，那一個說的還不是一樣？」紅燈使者「格格」失笑。

小子隨即問道：「是你們殺死我的師父？」

無心一聲佛號。「白蓮教敢作敢為當然也敢認，可惜不是。」

「你們多少當然也知道一些。」

「可惜不知道。」藍定儒笑笑。「碧玉令你留着並無好處，何不送給我們？」

小子也笑了。「你們要動手，可以動身了。」

「書生，是不是——」紅燈使者笑罵。「敬酒還是沒有人喜歡喝的。」

藍定儒搖頭。「這也是和尚同意。」

無心「啊呀」一聲，突然一把抄起禪杖，向小子攔腰掃去，禪杖既重，也有一段距離，可是他語聲甫落，人與禪杖便到了。

小子更快，無心「啊呀」一聲出口，他身形便已展開，箭也似一旁射出，禪杖隨即擊到，正好將他方才靠着的那株樹擊斷。

斷樹倒下，截住了藍定儒的身形，紅燈使者凌空欲追，亦為斷樹所阻。

小子與陸丹可以說完全是兩種人，陸丹就是明知道拚不過也要拚到底，小子則是堅持好漢不吃眼前虧，萬不得已一定要吃才吃下去。

他算得這麼準非獨無心意外，就是藍定儒紅燈使者也一樣，三人一定神，小子已遠在十丈之外。

無心一聲「追——」倒提禪杖追出，藍定儒紅燈使者應聲從無心左右追上。

對方若是只得一個人，小子一定毫不考慮的躲進樹木叢中，但對方三個人而且都是高手，要瞞過他們的眼睛談何容易，所以小子索性什麼也不管，盡力往前奔。

藍定儒紅燈使者輕功很不錯，無心雖然提着那麼重的一條禪杖，亦沒有落後多少，可是要追上小子，三個人都不免要花上一番氣力。

小子吃虧在已經趕了一段路，周圍又大都是平地，否則要將追來的三個人拋下，也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現在則非獨不容易，而且逐漸被追近了。

四個人的額上都已冒出汗珠，氣力不住的消耗，完全沒有補充的機會。

再穿過一個林子，一面峭壁擋在前面，小子暗歎一聲：「天亡我也——」正要回身拚命，突然發現右側不遠處的峭壁上一條裂縫，心念又是一轉。「天無絕人之路——」向那條裂縫竄過去。

那條裂縫也有丈許寬闊，前進三丈，當中一個丈許高下的石刻猴子！雙手捧着一個石盤，上放石桃送前！就像要送給來客品嚐也似的。

小子看也不看，一躍從石猴頭上躍過，繼續往前奔。

藍定儒紅燈使者無心三人相繼追到，看見那個石刻的猴子，先後都停下腳步。

「這莫非就是仙桃谷？」藍定儒一面細意打量那個石刻的猴子。

「別管那許多，碧玉令要緊，」紅燈使者舉步從那個石刻的猴子左側奔過。

一陣怪嘯聲即時响起來，千百塊石頭同時凌空擲落，紅燈使者手急眼快，探手接下了要擲到身上的幾塊，一個身子連隨倒掠回去。

那些石頭暴雨也似一陣灑過便停下，三人抬頭望去，只見峽道左右峭壁上大大小小的都是猴子，也不知有幾千百隻，手上都抓着石塊，金睛火眼的瞪着他們。

藍定儒看着搖頭苦笑：「我以為只是傳說，原來真的有這個地方。」

紅燈使者目光一轉。「我們總不成怕了這些猴子。」

無心一聲佛號。「這些猴子有多大能耐？牠們的主人才叫麻煩。」

藍定儒打了一個「哈哈」。「江湖上傳說，仙桃谷的猿長老一身本領，不容易應付，但到底有如何本領，可是沒有人知道。」

無心也打了一個「哈哈」。「那是你孤陋寡聞。」

「和尚到底知道多少？」

「其他人不說，少林派的心禪長老提到這個人據說也是大搖其頭，可惜到底是如何厲害，談到他的除了搖頭並沒有人進一步說明白。」無心一聲佛號：「不過以貧僧所知心禪長老並不是一個怕麻煩的人，其他談到這個人的亦大都耐性很好。」

藍定儒搖着摺扇。「心禪長老的厲害，兩位教主却是清楚的。」

無心接問：「書生的意思是我們最好回去請示一下。」

「最好當然是我們三個人隨便一個先進去看看，先知道到底是如何厲害！可惜我們三個人都不會這樣做。」

紅燈使者笑了笑。「我本來會的，但現在聽你們這樣說，還是放棄了。」

無心連聲「可惜」又問：「不知道那個小子跟猿長老是什麼關係。」

藍定儒沉吟着：「多少應該有些關係的，總不成只是這麼巧跑到了這裏來。」

「管他那許多？知道他人在這裏，兩位教主面前，有一個交代便是。」無心轉身便走。

藍定儒紅燈使者亦舉步，那些猴子沒有再擲石塊下來，也沒有任何的表示，那個石刻的猴子好像就是牠們的標識，只要來人不越過那個石刻，猴子牠們亦不會採取任何的行動。

× × ×

出了峽道，豁然開朗，是一個谷地，到處都種着桃樹，也不知幾千萬株，高大得出奇，結滿了桃子，也攀着不少猴子，不少攀着樹籐飄來蕩去。

小子幾曾見過這樣的地方，正覺得奇怪，一團東西便迎面蕩來，看動作與猿猴無異，到他看清楚那是一個穿着衣服的老人，已被那個老人抓起來，往桃林深處蕩去。

那個老人身材短小，雙手却奇長，過膝幾及半尺，尖咀削腮，怪模怪樣，令人有滑稽，却並無邪惡的感覺，出手的迅速更令小子歎為觀止，他雖然看出那個老人並無惡意，却也不願意被人當小鷄般抓着，可是才要抵抗，便已給抓起來。

老人五隻手指將他抓着，其中的兩隻手指都是那麼巧正抓在他的穴道上，只覺得酸酸軟軟，說不出的舒服，一些也不覺得難受，也就索性放鬆身子。過盡了桃林，前面一幅高出了很多的平地，之上一幢以樹木架成的屋子，形狀很特別，老人也就在屋子前落下，將小子抛在地上。

小子一下子「骨碌」天爬起來，隨即一聲：「多謝老前輩救了小子一命。」

「江湖上的人都叫我猿長老。」

小子顯然並無印象，嬉皮笑臉的道：「江湖上的朋友都是叫小子做小子。」

「好小子——」猿長老繞着小子一轉。「根基不壞啊，是那一個門派的？」

「那一個門派也不是，只是在街頭賣藝的。」

「是麼？」猿長老有些懷疑的。

「要是你老人家不相信，小子這就表演給你看。」

「那一個要看你表演？」猴長老「咭咭」的笑着：「管你是那一個門派，老夫將你送上門來，就是我的。」

「我不明白——」

「那用心聽着，我這個老頭兒練的乃是大聖神功，身形步法本來只得六十四個變化，經我加以研究改進，現在變化已經有三百八十四種，但只要你按着三三虛實相隔，六六陰陽互配的方式攻守，應該可以支持一段頗長的時間。」

「我更加不明白了。」小子搖着頭：「你老人家跟我說這些，到底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要你可以支持多一會，若是幾下子便給我打翻在地上，有什麼趣味。」

「你是說要跟我動手過招？」

「天下之大，沒有比這裏更好的地方了，我這個老頭兒既然懶得外出，要找一個動手的對象又談何容易。」

小子反顧猿長老，搖頭。「你已經這麼一把年紀，又救過我的命！打傷了你，我於心不忍，何況我還有要事趕着去做，就此謝過，小子告辭走了。」

說走他真的舉步便走，一步才跨出，猿長老雙手一抖，那一直提在手中，藉以飛越林木的樹籐便毒蛇也似向小子飛纏過去。長籐數丈，看似要纏向小子的雙腳，可是到小子拔起身子，那條長籐「拍」的從地上一彈而起，便纏住了小子的脖子，小子反手正要將籐圈解開，一個身子已被猿長老拉飛回去，脖子雖然沒有給拉斷，也絕不好受。

「明知道我這個老頭兒手腳痕癢，要找人打架，你這個沒良心的竟然見死不救？」猿長老怪生氣的。「你若是不跟我動手，我這便要你的命。」

他隨即雙手交替，那條長籐迅速繞着小子幾匝，將小子綑了一個結實。

小子不禁啼笑皆非：「將我放開再說吧。」

「你是肯動手的了？」

「若是我將你打倒怎樣？」小子喘着氣問。

「你喜歡怎樣便怎樣，難道我還有本領阻止？」猿長老笑過不絕。

「若是打敗了？」小子問。

（未完・廿四）

新派俠情　中篇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七色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飛白在白石山待了三天，向瓊天逸士、青衣美婦學了玄妙神功，多羅葉掌，然後下山，他們又防止九毒書生找麻煩，給雲飛白三粒解毒丹，防止萬一，果然不出所料，九毒書生在半路攔截，順利通過，不致受毒，雲飛白趕到巢縣，打了尖，繼續上路，路過宿頭，來到一座莊院，寫着：「西山別業」四字，上去叩門借宿，原來這座莊院是江湖藥王掌門之第，藥王失了踪，只有老夫人和看門的老蒼頭薛大奎，還有一個青衣小婢，老夫人答應借宿，晚上雲飛白發覺劉一帖和羅五常要脅老夫人交出掌門印信和百草經，二人各不相讓，爭吵起來……

西山窺毒門　取得百草經

雲飛白眼看兩人爲了保管一本「百草經」引起爭執，繼而動武，心中暗道：「他們互爭『百草經』，各不相讓，莫非這本『百草經』，有什麼隱秘不成？」

劉一帖急忙身子一蹲，前半招使「童子拜觀音」，後半招「大鵬展翅」，雙掌往外疾分，但聽「拍」「拍」兩聲，四條手臂，交叉格住。

劉一帖左足站樁，猛地飛起右腳，踢向羅五常前胸。

羅五常急於後退一步，左掌疾拍劉一帖踢來右腳，身形半旋，右拳跟着搗向劉一帖右腰。

兩人一上手就互使殺着，拳風腿影，呼嘯有聲，恨不得立時把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

兩個人立時滾到地上。

劉一帖身子較瘦，自然比羅五常靈活，一個翻身，將他壓在身下，但羅五常死命抓住他的脖子不放，雙手用勁，漸漸收緊。

劉一帖被他雙手勒住頭頸，滿臉脹成了紫醬，却用膝蓋猛力壓住他小腹，右手一翻，從靴筒中拔出一柄小刀，狠狠的朝羅五常頭臉扎了下去。

只聽一聲輕哼，羅五常已經從側滾出，劉一帖一刀扎下，身子搖了兩搖，就撲倒在地，一動不動。

這下看得雲飛白暗暗吃驚，心裏暗想：「羅五常雙手明明緊勒着劉一帖的脖子，劉一帖怎會踣地不起，難道是被他勒死的？」

羅五常拍拍雙手，已經站了起來，他似乎對二師兄的踣地不起，覺得十分得意，嘴角間隱隱噙着勝利和殘酷的冷笑。

劉一帖仆在地上，一直都沒有再爬起來。

老夫人面情凝重，冷聲道：「翠兒，妳去看看，劉二老爺傷在那裏？」

翠兒答應一聲，俏生生走到劉一帖身邊，蹲下身去，伸手一翻，劉一帖身子早已僵硬，一下翻了過來，只見他臉如土色，眼珠突出，這一翻動，嘴角間緩緩流出黑血！

翠兒攢攢眉，抬頭說道：「回老夫人，劉二老爺已經嚥了氣，好像是中毒致死的！」

老夫人道：「中的是什麼毒？」

翠兒又看了劉一帖屍體一眼，才道：「好像是見血封喉的毒藥暗器。」

雲飛白聽得又是一怔，適才兩人互相糾纏，羅五常只有兩隻手，緊勒劉一帖脖子，那裏還有第三隻手使得出暗器來？

老夫人朝羅五常哼了一聲，冷冷說道：「藥王門歷代祖宗，以行醫濟世，一向嚴禁門人弟子，不准使用毒藥，不准使用暗器，你居然把祖宗遺訓，忘得一乾二淨了！」

這幾句話聽得雲飛白對老夫人肅然起敬，心想：「藥王門弟子，雖是跑江湖的走方郎中，被人目爲下五門的人，却想不到門規之嚴，名門正派也不過如此了。」

羅五常站在旁邊，對老夫人說的話，却似充耳不聞。

老夫人又道：「妳把毒藥暗器給我找出來。」

翠兒口中應了聲「是」，低着頭在劉一帖身上仔細檢視了一回，終於看到後腦髮似有一點針孔大的血珠，她探手入懷，摸出一塊黑色磁石，放在劉一帖的後腦，緩緩朝上吸引。

這樣過了好一會功夫，才從傷口吸出一支比牛毛略粗的鋼針，已經黏在磁石之上。

翠兒站起身，把磁石送到老夫人面前，說道：「回老夫人，這支毒針，是小婢從劉二老爺腦後『玉枕穴』起下來的。」

老夫人哼了一聲，突然目射精芒，朝廳外喝道：「什麼人到西山別業來施放毒針？旣已出手，那就不用躲躲閃閃了。」

雲飛白心中一動，暗道：「對啊，這支毒針，不可能是羅五常射出的，薑果然是老的辣，自己就應該想到的，却沒有想到！」

就在此時，只聽大廳外有人乾咳一聲，嘿然道：「歐夫人，果然瞞不過妳的眼睛，在下那就只好進來了。」

一個青衣人立即隨着話聲，施施然從大廳門前走了進來。

這人一身青衣，臉色青中透黃，目光灰黯，使人看了，有一種說不出的森冷之感！

雲飛白心下一怔，暗道：「這人一身青衣，和在插花廟見到的青字三號開碑手任天壽，青字五號甘祿堂差不多，莫非會是九毒門的人？」

老夫人目光緊盯着他，冷冷的道：「朋友是那一條綫上的？」

青衣人冷冷的道：「在下在那一條綫上，都無關重要。」

老夫人目光一凝，問道：「聽你口氣，好像有重要的話要說了？」

這句話，說得簡單，但拿揑得極準！

雲飛白聽得暗暗佩服！「這位老夫人果然不愧是老於江湖，要言不繁。」

「沒錯。」青衣人話說得極慢，聲調極爲陰冷，緩緩說道：「不知歐夫人想不想聽？」

老夫人道：「朋友請說。」

青衣人道：「歐夫人可知在下爲什麼要用毒針殺了劉一帖嗎？」

老夫人道：「你說呢？」

青衣人沉聲道：「因爲劉一帖和別人做了一筆交易，對方答應出三千兩黃金，收買貴門的『百草經』……」

老夫人目中神光一動，問道：「是什麼人出這麼高的價錢？」

青衣人道：「這個……恕在下無可奉告？」

老夫人道：「那麼朋友殺他的目的又何在呢？」

青衣人森然一笑道：「在下是爲了阻止他們這樁買賣。」

老夫人道：「朋友阻止這樁買賣，不惜出手殺人，總也有目的吧？」

「歐夫人說對了。」

青衣人森冷一笑道：「在下願意出五千兩黃金，向歐夫人收買此經。」

站在一旁，好久沒有開口的羅五常忽然大聲道：「你不是也答應出三千兩黃金跟兄弟收買的麼！」

他和劉一帖爭着保管「百草經」，原來也是爲了三千兩黃金！

青衣人回頭冷冷的道：「你手上並沒有『百草經』。」

羅五常一張白淨團臉脹得發紅，大聲道：「只要老哥支持兄弟，兄弟絕對可以取到『百草經』。」

青衣人道：「支持你取到『百草經』，不如在下直接跟歐夫人談判。」

羅五常怫然道：「談生意總有個先後，老哥過河拆橋，太不夠意思了。」

青衣人冷然道：「你站到邊上去，交易談成了，少不得有你的佣金。」

羅五常問道：「那有多少？」

青衣人道：「一成，五百兩黃金。」

「只有五百兩？」

羅五常似是嫌五百兩太少了，陪着笑道：「這樣好不？老哥再加一點，二成，一千兩。」

青衣人道：「那要看歐夫人肯不肯答應呢？」

「肯！肯！」羅五常瞇着眼，嘻的笑道：「大嫂爲人一向大方，小弟抽二成回佣，沒有問題。」

老夫人冷哼一聲道：「可惜老身沒有『百草經』。」

青衣人乾笑一聲道：「歐夫人那是不肯了？」

老夫人道：「老身沒有『百草經』，你要我拿什麼東西賣給你們？」

青衣人大笑道：「歐夫人是藥王門掌門人的夫人，歐承基執掌藥王門四十年，歐夫人會不知道貴門『百草經』放在那裏麼？」

老夫人道：「老身從不過問藥王門的事，拙夫藏在何處，老身不知道。」

雲飛白暗哦一聲，忖道：「方才劉一帖進入大廳之時，曾抬頭望着樑上得意的一笑，可見劉一帖是知道『百草經』藏在樑上的了，劉一帖若是不死，五千兩黃金的誘惑，他一定會說出來了。」

青衣人一雙灰黯的眼睛中，閃動着死灰般的光芒，沉笑道：「在下若是取出一件東西來，歐夫人大概就不會推說不知道了。」

老夫人冷聲道：「朋友有什麼東西，比五千兩黃金還要貴重嗎？」

「那當然！」

青衣人道：「歐夫人看了自然會知道的。」

他說話甚是緩慢，話聲一落，緩緩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用古銅色緞子包裹的小包，托在掌心，緩緩送到老夫人面前。

老夫人目光一接觸到這古銅色的緞子，神色不禁大變，坐着的人似乎微微震動了一下，吩咐道：「翠兒，去接過來。」

翠兒答應一聲，走前一步，伸手取過來。

老夫人又道：「打開來。」

翠兒小心翼翼的把古銅色緞子小包，打了開來。

雲飛白不知那小包中包的是什麼東西，探首瞧去，原來那塊古銅色緞子，不過尺許見方，好像是從衣襟上截下來的，裏面一層是香灰色的襯裏，包在這塊緞子中間的是二寸來長，略呈三角形一塊刀尖，雖已削斷，但在燈光之下，還閃閃發光，如果沒有削斷，應該是上好的一柄百練鋼刀。

老夫人目光一注，身軀隨着起了一陣顫動，雙目一抬，凜然道：「拙夫是你們刦持去的？」

青衣人翻了一下灰黯的眼珠，森然笑道：「歐夫人認出來了？」

「拙夫身上穿的長袍，和他使的藥王刀，老身自然認得。」老夫人接着道：「老身是問拙夫怎樣了？」

「不錯，這塊古銅色緞子是從貴門歐掌門人身上割下來的，這一截刀尖，也正是歐掌門人藥王刀的刀尖，在下送來，只是爲了取信於歐夫人而已！」

青衣人冷冷一笑接着道：「但在下可以奉告歐夫人，歐掌門人目前還很好。」

老夫人道：「你此話怎說？」

青衣人徐徐說道：「在下說的是目前，以後如何，那要看歐夫人的了。」

老夫人道：「你這話是威脅老身？」

「那倒不是。」

青衣人道：「在下是跟歐夫人來談買賣來的，只要歐夫人點個頭，不但奉上五千兩黃金，在下同時也可以保證歐掌門人安然歸來。」

老夫人道：「朋友既是和老身買賣來的，老身也想知道這出得起五千兩黃金的大老闆是誰？」

青衣人道：「在下此來，就是代表咱們老闆，歐夫人和在下談就是了。」

老夫人道：「你在九毒門中是什麼身份？」

青衣人一呆，嘿然道：「歐夫人怎知在下是九毒門的人？」

老夫人哼了一聲，才道：「是朋友那支毒針告訴老身的，此事關係拙夫安全，老身自然要知道朋友在九毒門中的身份，夠不夠和老身談判，說出來的話，夠不夠份量？」

青衣人道：「在下既然奉命而來，自然夠份量了。」

老夫人堅持道：「朋友要和老身談判，必須先說出你的身份來。」

青衣人略現猶豫，才道：「五毒使者青字第一號，夠了吧？」

老夫人搖頭道：「你只是秦妙香手下一名使者，能担得了多少責任？」

「歐夫人說對了！」

又有一個人從廳外緩步走入，這人身穿藍布長衫，臉色微黃，疏眉凹目，頦下一部連鬢蒼鬚，面含笑容，拱着手道：「兄弟大概夠資格跟歐夫人談買賣了。」

雲飛白看到此人，心中不禁一動，這人正是在白石山假冒瓊天逸士的藍衫人，只是他當時頦下是一部黑鬚，如今變成了連鬢蒼鬚，記得美婦人說過，他是南山十戾中的老二第五曦（第五是姓）。

青衣人倏地回身喝問道：「你是什麼人？」

第五曦嘿然道：「憑你還不配問老夫的名號。」

「叮！」一支發藍的牛毛般鋼針，隨着他話聲，從他藍布長衫中滑落地上，他理也沒理，只是朝夫人拱拱手道：「歐夫人，兄弟也出五千兩黃金，收買『百草經』，同時還可以保證把令夫救出來，歐夫人意下如何？」

青衣人眼看自己打出的一支餵毒飛針，居然被對方護身眞氣震落，心知來人武功極高，但他仗着九毒門的威名，並未把對方放在眼裏，冷哼道：「閣下胆敢和九毒門作對？」

第五曦一揮手道：「老夫和歐夫人說話，那有你插嘴的份兒？」

青衣人明明看他朝自己揮手，要待閃避已是不及，砰然一聲，一個人像稻草人一般，被凌空摔出去一丈多遠，跌倒地上，一時竟然跌坐在地，再也站不起來。

老夫人緩緩站起身來，朝翠兒吩咐道：「翠兒，妳把這包東西放在案上，點上香燭。」

翠兒聽得一怔，望望老夫人，叫道：「老夫人……」

「妳不用多說。」

老夫人目含淚光，凄然道：「老爺子不回來，老身只有望他一角衣襟，一截斷刀，拜祭一番了。」

雲飛白聽得一怔，暗道：「她丈夫未死，她如何要祭拜衣襟，斷刀呢？」

第五曦怔怔的道：「歐夫人……」

老夫人道：「你不用多說。」

第五曦道：「妳丈夫落在九毒門手裏，只要妳跟本門合作，本門保證把他救出來。」

老夫人道：「現在一切都不用說了，老身要拜祭拙夫的一角衣襟、一截斷刀，有話請稍待再說。」

第五曦望着她這一怪異行動，只好不說。

這時翠兒已經在上首長案上，點燃起香燭。

老夫人上香之後，跪倒案前，忽然淚如雨下，喃喃的道：「老爺子，你死得好苦，九毒老魔就是爲了咱們祖上傳下來有尅制他的藥方，所以不肯放過你，你放心去吧，我會替你報仇的……」

青衣人緩緩走近，冷聲道：「歐夫人，妳這是做什麼？歐掌門人他……」

「不用說了！」

老夫人倏地站起，回過身去，這一瞬間，她本來白淨慈祥的臉上鐵青得可怕，雙目之中也隱射厲色，沉哼道：「九毒老魔雖已多年不出江湖，但你們的一貫作風，老身還不清楚嗎？你們刦持老爺子，從他口中逼問不出『百草經』下落，才來找老身的，對麼？」

青衣人道：「歐掌門人他雖在咱們手裏，但歐夫人點個頭，咱們立時可把歐掌門人送回來。」

老夫人哼道：「如果老爺子無恙，留在你們手裏當人質，你們肯花五千兩黃金跟老身來買『百草經』麼？你身上帶來了老爺子一截衣襟，一角斷刀，應該早拿出來，等到利誘不成，再用老爺子的東西來脅迫老身，足見老爺子已被你們害死了無疑……」

青衣人道：「老夫人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難道我的想法不對？」老夫人凜然道：「我不妨告訴你，老爺子這柄藥王刀，是藥王門掌門人之刀，刀在人在，刀毀人亡，現在你明白了吧？」

青衣人被她說得微微一怔，說道：「這是歐夫人多心了。」

老夫人冷厲目光，從他身上轉到了第五曦的身上，對他說道：「沒有你們兩家的相爭，大概不會把災禍延到藥王門來的了……」

「大嫂，妳點了百草香……」

羅五常已有好久沒有作聲，這時忽然大叫一聲，拔足往廳門奔去。

那知不知何時，兩扇高大的廳門，已經悄無聲息的關上了。

羅五常似是已無暇拔門開門，一個身子猛然朝廳門上撞去。

如若以他的一身武功而言，這兩扇廳門，就是再結實，也會被他這全力一撞，撞了開來，但他撞上廳門，只發出「砰」的一聲輕響。

這聲響並不是廳門被撞發出來的，而是他身子撞上廳門發出來的。（這兩者粗看起來，似乎毫無區別，實則完全不同，如果身子撞在木門上，木門一定會發出「蓬」然大響，如今廳門沒有聲音，這聲「砰」的輕響，聽去結結實實，自然是他身子發出來的了。）

顯得這兩扇廳門，非常結實，而且是在外面加了門，羅五常撞上去的人，被震得後退了兩三步，一張圓臉都被撞得綻起了青筋，目光狂亂，大聲道：「鐵門，這是鐵門……」

他突然轉過身子，奔到了老夫人跟前，連連作揖道：「大嫂，小弟和大師兄是同門兄弟，大嫂，妳就是要點燃百草香，也該放小弟出去啊！」

他這幾句話，已經幾近哀求！

雲飛白聽得大奇，暗道：「不知他口中的『百草香』究是何物，看他神情這般惶恐，想必十分厲害了。」

老夫人沉聲道：「老爺子不幸爲九毒門所害，你既與他有同門之誼，就該替你大師兄報仇。」

羅五常連連拱手道：「是，是，小弟自然要爲大師兄報仇，但望大嫂……」

「那很好！」

老夫人深沉一笑，伸手一指青衣人，冷冷的說道：「他是九毒觀音秦妙香的手下五毒使者第一號，你先去把此人給我殺了。」

羅五常望望青衣人，然後說道：「殺了他，大嫂就答應放小弟出去了？」

他好像對放他出去，看得比什麼都重要，這來雲飛白登時起了戒心，「百草香」，莫非會是什麼毒香不成？

想到毒香，鼻子也隱隱聞到一般梅花香味，不覺探手入懷，取出一粒瓊天逸士送給自己的「解毒丹」，迅速納入口中。

老夫人口中「嗯」了一聲。

羅五常摸出一顆藥丸，丟入口中，突然一聲輕叱，揉身直上，左拳猛出，向青衣人擊去。

青衣人冷冷哼道：「羅五常，你想找死。」

喝聲出口，待得對方左拳離胸口半尺光景，身子已向左轉成弓箭步，兩臂先變成鈎手，再平舉反擊而出。

他這一出手，拳法穩練，招式鋒銳，大有凝如山岳之勢！

老夫人看得一怔，忖道：「此人使的怎麼會是少林招式？」

羅五常一聲不作，雙手忽拳忽掌，快打快踢，形同拚命一般，連攻了十幾招之多。

那青衣人先前幾手，出勢沉猛，看來羅五常絕非他的對手，那知只不過幾招工夫，竟然一招不如一招，功力似在逐步減退！

第五曦却在此時，身形一幌，直向老

夫人前面欺去。

「嗆」！翠兒迅快的掣出長劍，一下攔在老夫人面前，叱喝道：「你想要做什麼？」

第五曦道：「姑娘站開些，老夫有話要問問歐夫人。」

翠兒道：「有話請說，老夫人聽得見的。」

第五曦道：「歐夫人點燃的『百草香』，可是暗置了散功藥物麼？」

老夫人沉笑道：「不錯，老身爲了自保，只好如此。」

第五曦把手掌一攤，沉聲說道：「拿來。」

老夫人道：「你要什麼？」

第五曦說道：「自然是百草香的解藥了。」

老夫人聽得不覺發出一陣冷冷笑聲。

第五曦道：「老夫想不出歐夫人有什麼好笑的。」

老夫人道：「百草香集一百種草藥製成，只要聞上一絲，專消人身元氣，和散功毒有異曲同工之效，只是散功毒尙有解藥，百草香無藥可解，但只要出了這座大廳就好，毋須解藥。」

所以她要關上廳門。

羅五常因對方功力減退，他精神大振，口中沉笑一聲，右手突出，寒光一閃，手中已多了柄匕首，朝青衣人左肋直送過去。

青衣人臉色一變，倏然後退。

羅五常揉身急上，匕首疾沉，向下劃去，這一招若是給他劃上，青衣人就得開膛剖腹。

但羅五常匕首還沒劃下，口中大叫一聲，往後連退了兩步，原來他手背上赫然釘着一支比牛毛略粗黑色的毒針，那自然是青衣人打出來的了。

羅五常毫不思索，突然把匕首交到左手，一下把自己一隻右掌切了下來，鮮血泉湧，痛得他額上綻出黃豆般大的汗珠，往臉上直淌，他左手迅快翻起衣襟，取出了一個小瓶，用牙齒咬開瓶塞，把藥丸倒入口中，嚼爛了敷在創口之上。

藥王門配製的藥，果然靈效無比，立時就止住了流血。

青衣人打一支毒針，也並未追擊，同樣迅快的從懷中取出藥丸，納入口中，站立原地，一動不動，敢情他發覺不對，服的自然是解藥了。

雲飛白心中暗想道：「自己差幸預先服了一顆藥，只不知能不能解除百草香之毒？」

只聽第五曦道：「那麼歐夫人快叫人去把廳門打開。」

「笑話！」老夫人沉笑說道：「老身若要輕易打開廳門，那就不用點燃百草香了。」

第五曦已知只要出了這座廳門，就可無事，就一言不發，揮手一掌，朝老夫人劈了過去，掌勢甫發，人已轉身往廳門衝去。

敢情他也已發現自己功力正在逐漸減退，是以不想在廳上多耽。

要知第五曦名列南山十戾第二，在昔年已是一等一的高手，這一掌含憤出手，掌力之强，果然有如浪濤般捲出，勁勢凌厲無比！

老夫人似是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身形疾快橫閃而出。翠兒也不待吩咐，長劍一收，橫躍開出。

但聽「嘩啦啦」一聲大響，老夫人身後一把紫檀交椅，被他這一掌擊得四分五裂！

老夫人的臉上，不禁隱隱閃過一絲陰笑。

第五曦身形何等快速，一下衝近廳門，雙手已經排空推出。

此老一身修爲，自然不可與羅五常同日而語，雙掌推出，擊在兩扇廳門上，登時發出一聲轟然巨震，整座大廳，都隨着起了一陣震動！但震動歸震動，兩扇廳門鐵板堅厚，依然緊閉如故，紋風不動。

第五曦神色爲之一變，雙掌一收一發，依然朝鐵門上猛擊過去。

他這一收一發，正是强擊出的力道，這一擊，力道何止千鈞？當然，鐵門上又發出「蓬」然一聲大震，但大家都可以感覺出來，這一擊之勢，比起方才那一掌，至少已經打了一個八折！

但他這一掌的力量，其實比方才已經加强了甚多，由此可見「百草香」消蝕人體眞力，何等迅速了！

第五曦是什麼人，他發覺自己擊出兩記掌力，竟然一掌比一掌減弱，心頭也止不住暗暗凜駭，立時住手，回身過來，目注老夫人，厲聲喝道：「歐夫人，妳已和九毒門結下樑子，再惹上老夫，可知後果如何麼？」

老夫人森笑道：「老身已經豁出去了，結上一個强敵，和結上兩個强敵，對老身來說，並無多大區別了。」

第五曦怒喝道：「那妳要待如何？」

老夫人道：「凡是今晚找上西山別業來的人，一個也休想離去。」

羅五常這時已撕下衣襟，包紮好手腕傷口，聞言大聲道：「大嫂，妳答應放小弟出去的。」

老夫人冷聲道：「你只是自己砍下一隻手掌，並沒殺死九毒門的鼠輩，又怪不得誰來？」

羅五常雙目通紅，看了青衣人一眼，突然左手一揚，欺身過去。

那知他剛撲近青衣人身前，還有四五尺遠近，只聽地上發出一陣滋滋輕響，他雙脚踏過之處，忽然冒起一蓬黃烟。

羅五常發覺不對，急忙往後躍退，已來不及，口中大叫一聲，往後栽倒，立時不動。

原來青衣人在他身前數尺的地上，已經撒下了毒粉。

這下直看得雲飛白心頭暗暗凜駭，九毒門的人，對使毒果然令人防不勝防！

老夫人看在眼裏，神色絲毫不動，只是冷冷一笑。

第五曦沉笑道：「歐夫人，妳想在本門和九毒門人之間，獨樹一幟，只怕不是易事，如聽老夫相勸，和本門合作，老夫保證助妳消滅九毒門，替歐掌門人復仇，妳意下如何？」

老夫人深沉一笑道：「老身用不着和什麼人合作。」

第五曦雙眉軒動，大笑說道：「老夫好話已經說盡，妳以爲老夫眞的怕妳不成麼？」

老夫人哼道：「第五曦，你剛才一連劈出三掌，已經耗去你四成功力，現在剩下的，已不過只是你平日五成光景，你這地龍已成强弩之末，不信，你發一掌試一試？」

她這話乍聽起來，似乎不對，但仔細一想，她是說第五曦先前劈出的三掌，耗去了他四成功力，但經過這一陣工夫，體內又已消滅了一成，所以，變成只有五成了。

第五曦聽得勃然大怒，厲聲喝道：「歐婆子，老夫縱然只有五成功力，但要殺妳，還是易如反掌。」

「只怕未必。」

有人應聲而出，步聲沉重，已經到了第五曦的身後。

雲飛白只是注意着兩人，此時循聲看去，只見說話的正是那個腰背已彎的老蒼頭，這時手中提着一根粗逾鵝卵，足有六尺長的鋼杖，已經走到第五曦身後一丈遠近，停了下來。

雲飛白心中暗道：「這老蒼頭武功平平，怎是第五曦的對手？但看他手中這根鋼杖，倒是不輕！」

第五曦大笑道：「你這老兒，也想和老夫動手麼？」

老蒼頭突然狂笑一聲，腰骨一挺，全身骨節發出一陣格格爆響，雙目神光炯炯，沉笑道：「第五曦，你當老夫是誰？」

手中鋼杖輕輕在地上一頓。

這座大廳極其開闊，他鋼杖這一頓之下，登時震得嗡嗡作響，加上四壁回音，就聲勢非凡！

雲飛白暗自吃了一驚，心想：「原來自己看走眼了，這老蒼頭的武功，其實高明得很！」

老夫人似是也未曾想到老蒼頭有這高的武功，臉上不禁飛過一絲驚異之色！

第五曦也不覺一呆，望着他大笑說道：「你是魔杖翁！哈哈，老夫眞沒想到，三十年前的翁一杖，會躲在藥王門當老蒼頭。」

魔杖翁怒聲道：「老夫昔年重傷垂死，多蒙老主人賜救，老夫甘願追隨老主人，身爲傭僕，這也並不足奇。」

「哈哈！」第五曦大笑道：「魔杖翁錫福，居然甘願屈身爲僕，倒是奇事，是不是別有居心？」

「胡說！」魔杖翁鋼杖一擺，就激起一股風聲，大喝道：「接招！」

「呼」的一聲，朝第五曦直搗過去，這一杖光是抖起來的杖花，就有笆斗大的一圈，勁風四溢，凌厲非凡。

第五曦不敢硬接，閃身避開。

老夫人叫道：「且慢。」

魔杖翁立即杖勢一攻，躬身道：「夫人有何吩咐？」

老夫人道：「你眞是魔杖翁麼？」

魔杖翁欠身道：「老奴不敢欺瞞夫人，老奴是翁錫福。」

老夫人冷笑道：「這麼說，這二十年眞是委屈你了。」

魔杖翁道：「老主人對老奴有救命之恩，老奴甘願爲奴二十年。」

老夫人又冷冷的問道：「二十年到了麼？」

魔杖翁說道：「到今晚正好滿二十年了。」

老夫人道：「那你可以走了。」

魔杖翁道：「算來今晚子時，老奴就該走了，但今晚既然有事，老奴就不得不留下來了。」

說到這裏，口氣一頓，接着道：「第五曦名列十戾第二，雖然只餘下五成功力，但夫人的劍拐還未必勝得了他。」

老夫人哼了一聲，沒有再說。

魔杖翁手中鋼杖一振，洪聲喝道：「第五曦，咱們不用再等了。」

又是「呼」的一杖，迎面劈去。

第五曦大怒道：「憑你翁錫福，要和老夫動手，只怕還嫌不夠格呢！」

他自然知道魔杖翁杖勢沉重，若是讓他施展開來，自己體內只僅餘五成功力，只怕很難應付得下來，因此喝聲出口，身形半旋，左手閃電般抓出。

魔杖翁怒極，心想：「你竟如此小覷於我！」

鋼杖劃了半個圈，橫擊過去。

第五曦左手也隨着劃了半個圈，依然抓向他杖頭。

魔杖翁杖勢不變，索性朝他手上擊過去。

這一下正好擊中他的手掌，魔杖翁只感鋼杖如擊在水中一般，柔若無物，心知不妙，急忙收杖，那知第五曦口中呵呵一笑，五指一攏，已將杖頭抓住。

魔杖翁久經大敵，杖頭被對方抓住，當下就用力將鋼杖往前一送，變爲直搗對方心窩。

他這根鋼杖足有六尺長，這麼一送，就送出去一尺光景。

第五曦似乎早就料到他會順水推舟，直送過去。因此身形向左一偏，抓着杖頭的左手向左帶出，右手如刀，順着杖身，朝魔杖翁削去。

魔杖翁突然心中一動，暗道：「你聞了百草香，功力正在減消中，我又何懼於你？」

這一想，立時杖交左手，右手化掌，迎着來掌擊去。

兩隻手掌很快就拍上了，但聽「蓬」然一聲，震力極强，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但兩人左手却依然各自緊抓着鋼杖不放。

魔杖翁試出對方掌力，已和自己差不多，心中暗暗大喜，大喝一聲：「你也接我一掌。」

右足跨上，右手揮手一掌，直擊了過去。

第五曦左手抓着杖頭，看他揮掌擊來，不得不揮掌迎擊，又是「蓬」的一聲大震，第五曦已感覺不對，因爲自己第二掌比之第一掌，力道又減退了很多！

這一掌，魔杖翁只是上身幌動，退後了半步，但第五曦却被震退了一步。

魔杖翁怪笑一聲，又是一掌迎面劈過來。

第五曦自然知道自己每接他一掌，功力就削減一成，但此時左手抓住的鋼杖，

更不能放開（放開杖頭，他更難抵擋），左手不得不再次向前封架！

雙掌交擊，這回自然更糟，「砰」的一聲，魔杖翁身形不動，第五曦却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魔杖翁大笑道：「第五曦，你怎麼越來越不濟事了。」

右掌連揮，一口氣拍出了五掌。

第五曦要待不接，對方掌勢那就擊上身來，接呢，每一掌每況愈下，到了此時，他只有咬緊牙關，非接不可，雙掌交擊，只聽一連「拍」「拍」「拍」五聲輕響，第五曦接下這五掌，人已連連退了七、八步，但覺一陣血氣翻騰，兩眼一黑，砰然跌坐下去。

「哈哈……」

魔杖翁開口大笑，但他只笑到一半，笑容已經凝結住了，鋼杖往地上一頓，猛地回過頭去，目注老夫人，洪聲道：「夫人何時在老奴身上下了毒？」

這話聽得雲飛白暗暗一怔，心想：「對了，藥王門的人，精研藥草，自然也能使毒了，但魔杖翁忠心耿耿，老夫人何以要對他下毒呢？」

再看老夫人，雙目微闔，並沒作聲。

翠兒開口道：「老夫人一向認為你薛老爹是個忠厚老實的人，却沒想到你竟會是魔杖翁錫福化名而來，足見你也是覬覦本門『百草經』來的了，老夫人女流之輩，防人之心不可無，自然要先下手為強，所以要小婢在你身上使了些『百步聞香』了。」

「妳胡說！」

魔杖翁聽得勃然大怒，喝聲甫出，忽然咦道：「不對，翠丫頭，『百步聞香』乃是九毒門的秘製毒藥，妳又如何會使用呢？」

翠兒忽然格的一聲嬌笑，說道：「翁老頭，你說對了，『百步聞香』的確是九毒門秘製獨門毒藥，但我就是九毒門的人呀！」

「妳……」魔杖翁只說了一個『妳』字，連人帶杖，咕咚栽倒下去。

這變化實在太大了，雲飛白作夢也想不到老夫人身邊的翠兒竟然也會是九毒門的人！哦，這麼看來，老夫人可能是被她制住了。

翠兒身法輕盈，一下飄到青衣人身邊，纖掌一拍，從他身上起下兩顆黃豆大的珍珠針，笑道：「好了，你可以走了。」

青衣人倏地睜目，問道：「是妳制住在下穴道的麼？」

翠兒玉掌一攤，輕笑道：「不是我，還有誰呢？」

青衣人怒喝道：「那妳死定了。」

翠兒揮手就是一個巴掌，「拍」的一聲，打在青衣人臉上，冷笑道：「不長眼睛的東西，你敢對我這般說話，你在身前五尺，佈下了舖地錦，不是本門的人，能走得近來麼？我若不用兩枚珍珠針，閉住你穴道，憑你這點武功，此刻一身功力，早已消盡了，我叫你走，你就只管快回去，就跟二師姐說『百草經』我已經拿到手了。」

說完，翩然往廳外行去，也不知她在那裏按了兩下，兩扇廳門，就緩緩開啓，她一個苗條人影，很快就在黑夜中消失。

青衣人望着她身形，低聲道：「她……會是三姑娘？」

也不再停留，急忙往門外奔去。

事情變得急轉直下，實在太快了，雲飛白高踞樑上，一時看得目怵心驚，江湖上人心叵測，反覆無常，當眞令人不可常情衡量！

目前魔杖翁中的是「百步聞香」，第五曦中的則是「百草香」，不知老夫人又如何了？

他急忙飄身落地，首先奔到老夫人身前，她先前坐的一把交椅，被第五曦一掌擊碎，如今，就坐在左首第一把椅子上，身形微側，手肘靠着茶几而坐。

雲飛白方才居高臨下，還看不眞切，這一走近，就發現不對，老夫人已經臉如死灰，雙目緊閉，看去已無生氣。

這就伸手去探她鼻息，果然早已氣絕，心中不禁暗暗憤怒，這一定是翠兒下的毒手了！

現在大廳上，只有兩個人還沒死，自己總不能見死不救。說到救人，就該有個先後，因為二人雖然同是中毒昏迷，但中的毒，却有輕重之分，魔杖翁中的是翠兒的「百步聞香」，較為厲害，第五曦只是聞了廳上的「百草香」，算來並不嚴重。

× × ×

他想起方才翻閱「百草經」，就曾看到解無形毒的藥方，這就從懷中取出「百草藥」，翻到「解無形毒」這一條，仔細看了一遍，藥草共為七味，再依照藥名，翻看上冊，每一味藥的形狀、特徵，都註解得十分詳盡，心中暗道：「這急切之間，那裏去找這七味藥草呢？」

忽然心中又是一動，暗想：「自己傍晚從側門進來之時，好像看到後進穿堂外面，有一片花圃，藥王門掌門人的花園中，說不定種的都是藥草了。」

心念這一動，立即飛快奔出大廳，穿行長廊，繞向後進，再穿過穿堂，後面果然是一片花圃，嫣紅姹紫，種着不少奇花異卉。

雲飛白走入花園，仔細辨認之下，就證明自己的想法不錯了，因為花圃種着的這許多花卉，自己一株也不認識！

因為如果是花圃的話，百花之中，牡丹、芍藥、春蘭、秋菊，自己總有幾種認識的了，這些奇奇怪怪的花卉，自己沒有一株見過的，這不是藥圃，還是什麼？

差幸他在白石山經瓊天逸士打開玄關，修習上乘玄功，目能夜視，此時對照古本，耐着心，一叢叢尋找過去，終於給他發現了七味藥草中的三味。

一時信心大增，這樣足足找了一刻工夫之久，才把七味藥草找到，他根據書中記載，有的用根，有的用葉，各種抓了一大把，急急退回大廳，在茶几上取過一隻茶碗，用手揉着絞了半碗藥汁，走近魔杖翁身邊，撥開牙關，把半碗藥汁，一齊灌了下去。

大廳上鐵門雖已打開，但案上還點燃着香燭，「百草香」的威力雖弱，香烟還是嬝嬝不絕，是以第五曦仍然躺臥在地，並沒有清醒過來。

雲飛白聽老夫人說過，百草香沒有解藥，只要出了這座大廳就好，他抱起第五曦，走出大廳，把他平放在天井上，但看他仍未清醒，又回入大廳取了一杯冷茶，潑在他臉上。

這下果然有效，第五曦倏地睜開眼睛來，翻身坐起，目光一凝，伸手抹了一把臉，說道：「你是雲飛白？是你救了老夫麼？」

雲飛白道：「不錯，在下路經此地，發現前輩昏迷不醒，不知如何才好，只好用冷茶潑在前輩臉上一試，前輩果然醒過來了。」

第五曦目光一轉，問道：「小兄弟到這裏來作甚？」

雲飛白心知他懷疑自己也是為「百草經」而來，這就淡淡說道：「在下方才已經說過，在下是剛才經過此地，看到院中尚有燈火，才進來的。」

第五曦看了他一眼，似乎有些相信，問道：「廳上情形如何了？」

雲飛白道：「廳上有好幾個人都已中毒身死。」

第五曦聽得神色一變，點點頭道：「好，老夫進去瞧瞧。」

轉身往廳上走去。雲飛白跟在他身後，進入大廳。

第五曦對「百草香」心有餘悸，跨入大廳，立即雙手一揚，大袖揮處，把案上香燭一起熄滅，目光一動，發現九毒門的青衣人業已不見，不覺哼道：「果然給他逃走了。」

說到這裏，回身道：「小兄弟隨老夫走吧！」

雲飛白道：「前輩只管先請，在下既然發現這裏死了不少人，把他們埋了再走吧。」

「那有這麼婆婆媽媽？」

第五曦突然右手一探，五指箕張，朝雲飛白手腕抓來，喝聲道：「你快隨老夫走。」

雲飛白急忙吸氣後退，怫然道：「前輩這是做什麼？」

第五曦一抓落空，似乎微微一怔，沉笑道：「老夫言出如山，你不想跟老夫走也得跟老夫走了。」

雲飛白聽得不覺氣往上衝，哼道：「南山十戾中人，果然毫無道義，在下救了你，你倒反而對在下出手了。」

第五曦乾笑一聲道：「好小子，你敢對老夫如此說話，惹怒了老夫，一掌把你劈了。」

雲飛白朗笑一聲：「第五曦，在下救你，只是為了我是白道中人，不能見死不救，若是認為在下怕你，那只怕未必。」

第五曦反手徐徐揚起，喝道：「小子，你是找死！」

雲飛白怒聲道：「不信，你就劈一掌試試，看雲某接得下來，接不下來？」

這話自然把第五曦激怒了，天狐、地龍、癩蝦蟆，在南山十戾中他名列第二，就是在二十年前，江湖上也人人側目，有誰敢對他這般說話？

他雙目神光暴射，直射雲飛白，厲聲一笑道：「小子，老夫若不是為了你潑我一碗冷茶，你此刻早就躺下了，好，你既然不知天高地厚，老夫就教你知道我的厲害！」

右手一揮，長袖往外飛捲而出，一團勁風，筆直朝雲飛白撞了過來。

雲飛白身形斜轉，左手一橫，斜劈過去！

他雖未直接迎擊第五曦的力道，但也是斜着從側面攻出。

第五曦的這一拂，一團勁風，雖因他身形側轉，避開了正面，但這一拂之勢，勁力足有三尺來寬，縱然避開正面，餘勢還是十分強勁，若是被他掃上一點，還是會身負重傷。雲飛白這一記使的正是他初學會的「多羅葉掌」，看去毫無勁氣，也不聞絲毫掌風，只是像擺了一個手式。

但第五曦已經發覺了，他揮出的一團袖風，在中途似是被人推了一把，把他筆直捲去的內力，推得向前移出去了一尺有奇。

這一來，只是從雲飛白的身前捲過，自然撞不到他身上了。

第五曦果然不愧有「地龍」之號，見多識廣，立時停住，目光稜稜，盯着雲飛白，呵呵一笑道：「好小子，你從那裏學來的佛門神掌？難怪你要口發狂言了！」

口中說着，身形一幌而前，反手疾發，朝雲飛白左手抓來。

這一下當眞快到無以復加，雲飛白只覺身前疾風一颯，幾乎連他出手都沒瞧清，但他玄關已通，反應也極快，何況左手橫掌迎出之時，右手也早已有了準備，因此在面前人影一幌之時，右腕一抬，駢指點了出去。

第五曦來勢既快，自然沒防到雲飛白反手還有這麼一記絕招，但聽「噗」的一聲，不偏不倚點在他左胸「將台穴」上。

雲飛白今非昔比，這一指縱然倉猝出手，少說也有五六成力道，這要是點在旁人身上，「將台穴」又是胸部要穴（為心臟大動脈所在），縱然不死，也會重傷踣地不起。

第五曦一身功力，何等深厚，饒是如此，也不覺咳嗽了一聲，迅疾往後急退（點中「將台穴」就會咳嗽不止）。

雲飛白自然不會追擊過去，他只使了一掌一指，但就憑這兩招已把第五曦唬住了。

第五曦明知雲飛白的功力不如自己甚遠，但在兩招之中，已使出了兩記絕學，不知雲飛白還有多少招奇炒武功沒使出來，既然討不了好，不敢再行出手？

何況這兩招明的雖未落敗，暗中已經吃了虧了，一時倒也不敢再小覷雲飛白，呵呵一笑道：「老夫還要去追那九毒門徒，瞧在你救過老夫的份上，今晚就放你一馬吧！」

他這話自然是自找台階，話聲一落，「呼」的一聲，一道人影像箭一般朝門外急射出去。

雲飛白目送他遠去，正待轉身，去看看魔杖翁服藥之後，是否醒轉？耳中忽然聽到一聲低沉的呻吟，急忙循聲看去，原來這呻吟之聲，正是魔杖翁發出來的！

這就舉步走了過去，果見魔杖翁雙目已經睜開，正在張着口，喘着氣，俯身問道：「老夫醒過來了，不知是否覺得好些了？」

（未完・十）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布狂風還和神通教教主的大女兒爭論着，江東五傑和岳小玉、水瑩兒、許不醉等人正等候着他回來，突然竄來一個鐵老鼠，岳小玉忙打招呼，向衆人介紹，不見多時的鐵老鼠却來報訊，說出郭堡主、諸葛酒　等人被神通教的護法圍困在鐵眉樓裏，只有他一個人走脫出來，衆人商量如何去拯救，布狂風也趕回來召集鐵髮、木眼、和衆豪俠去鐵眉樓，在途中遇上公孫咳，丐帮莊耀一齊去，在路上扯東拉西，談論派來的神通教護法，豹子刀雷金錢，一個叫什麼九霄居士雲淡來，談來談去談出一個「鳥」來，却急煞「局中人」小岳子……

探邪教虛實　支援受挫折

公孫咳道：「何以如此肯定？」

許不醉說道：「他是許某的師叔，而我師父生前，一直都斷定他是個眞正的君子。」

公孫咳道：「你相信令師的眼光，決不會看錯雲淡來？」

許不醉道：「先師生平最大的長處，就是寡言。」

公孫咳道：「寡言有甚麼好處？」

許不醉正容道：「言多必失，沉默是金。」

岳小玉心中大不以爲然，暗道：「啞巴一輩子都不會說話，却不見得個個啞巴都會大大的發財。」

許不醉接着又道：「先師生平，絕少談及他人之長短優劣，但只要一經立下判語，却是從來也不會看錯的。」

公孫咳道：「就憑這一點，你認爲雲淡來決不會幹出任何傷天害理的事？」

許不醉道：「這一點已很足夠。」

公孫咳冷冷道：「但你師叔是人。」

許不醉道：「他當然是人。」

公孫咳道：「只要是人，就會有改變的可能，有人會變好，但也有更多人會越變越壞。」

許不醉搖搖頭，道：「雲師叔決不會變壞，他是個固執的好人。」

常掛珠不耐煩地跺了跺脚，道：「這種爭論有甚麼意思？」

「不！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水瑩兒一直都沉默着，但這時候却忽然插口：「我認爲許軒主的說話，我們是要好好考慮的。」

胡無法道：「考慮些甚麼？」

水瑩兒道：「即使九霄居士眞的加入了神通教，其中也可能會大有文章。」

胡無法又問道：「這便該從何着手才對？」

許不醉道：「我要親自去見見他老人家。」

公孫咳吸了口氣，搖頭道：「這太危險了，簡直是送羊入虎口。」

許不醉道：「我不是羊，我也是個吃人不吐骨的老虎。」

鮑正行道：「這也不妙，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舒一照挿口道：「一傷已是上上大吉，一個弄得不好，兩敗俱傷也不是甚麼奇事。」

許不醉道：「與其大家不明就裏硬闖敵陣，何不讓許某先去探一探路，然後才再從長計議？」

胡無法担心道：「只怕你探路不成，跌進神通教的陷阱裏，那就嗚呵之又嗚呵了。」

許不醉瞪了他一眼，道：「連我也不怕，你在這裏怕甚麼鳥？」

胡無法眨了眨眼睛，笑說道：「你若失手被擒，對咱們的聲名，也是不怎麼好聽。」

許不醉道：「你要明哲保身，最好馬上滾到老遠去。」

胡無法搖搖頭，道：「明哲保身，騙蚊拍蒼蠅天天洗臉十八九次這等事，胡某是絕對不感興趣的。」

許不醉這才面色稍寬，望着他道：「既然這樣，那又何必多廢唇舌？」

胡無法道：「實不相瞞，俺想跟你一塊兒去見雲淡來。」

許不醉兩眼一瞪，道：「雲淡來是個老頭子，又不是千嬌百媚的妞兒，有甚麼好看？」

胡無法道：「看看他也不見得會不見了鼻子。」

許不醉道：「這可難說得很了，誰知道這個老頭子是不是已經性情大變，忽然開始喜歡吃人肉了？」

胡無法道：「你不敢讓我去，是否別有隱衷？」

鮑正行道：「這隱衷多半是不能向大家說的。」

舒一照道：「若可以向大家說出來，那也就不是隱衷啦。」

白世儒道：「既然這樣，老二就不要死纏爛跟，省得人家討厭。」

許不醉哼一聲，冷笑道：「你們算是用激將法嗎？」

胡無法道：「俺不叫激將法，俺是胡無法。」

許不醉道：「你既有興趣跟着我走，我也不會反對，但有甚麼後果，我可不負責。」

胡無法道：「不管是前果後果，都不必你負責就是。」

許不醉目光一轉，望着了公孫咳：「神通教的狗崽子在前面還有多遠？」

公孫咳道：「不遠，不遠。」

許不醉道：「從這裏跑往天竺也不遠，大概兩三年就可以到了。」

公孫咳訕訕一笑，道：「但你若要去見雲淡來，只要半個時辰已很足夠。」

許不醉點點頭，莊耀已叫道：「老叫化願代爲引路。」

胡無法哈哈一笑，說道：「好極！好極」

× × ×

許不醉與胡無法離去後，岳小玉一直都注意着水瑩兒。

她好像有着很大的憂慮。

岳小玉忍不住問：「妳是不是感到有點不舒服？」

水瑩兒搖了搖頭，道：「我很好。」

岳小玉道：「但我看得出，妳似乎有點担心，妳担心些甚麼？是不是怕許軒主會出意外？」

水瑩兒吸了一口氣，道：「許軒主之行，也許會有點波折，但我深信他能應付得來，但……但布師兄仍然留在飲血峯下，却有點大不尋常。」

岳小玉淡淡一笑，道：「布公子的本領大得很，而且在飲血峯下，又有甚麼人敢來撒野？」話才說出口，心中却已暗道：「這倒非也，小岳子在那裏，也險些給應伏弄得頭在下，脚在上，乖乖的屁股朝了天。」

水瑩兒道：「我知道，布師兄是個很懂得顧全大局的人，他不肯去鐵眉樓，絕不是見死不救。」

岳小玉暗道：「妳師父說布公子瘋了，但如今却又變成了一個很懂得顧全大局的人，眞是他娘娘的莫名其妙。」

水瑩兒幽幽的嘆了口氣，又道：「我担心有更驚人的事會發生在飲血峯下。」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倘眞如此，那便如何是好？」

水瑩兒「唉」一聲，道：「但鐵眉樓之事，我們是不能不理的。」

岳小玉道：「妳是不是想回去？」

水瑩兒忙道：「不！我沒有這麼想過，而且，就算我回到鎭裏，憑我的微末道行，也帮不了布師兄的忙。」

岳小玉呆了一呆，忽然身子一幌，道

：「不好！」

水瑩兒吃了一驚：「怎麼啦？」

岳小玉道：「木眼、鐵髮也跟咱們來了，萬一布公子那邊出了重大的變故，他豈不是變成孤軍作戰了？」

水瑩兒道：「我就是這麼想。」

岳小玉道：「這便如何是好？」

小瑩兒說道：「不如叫木眼和鐵髮回去，鐵眉樓的事，就讓我們這些人來解決吧。」

岳小玉眉頭一皺，木眼巳走了過來，道：「你們不必爲布公子担心，他一定可以逢凶化吉的。」

岳小玉暗道：「這傢伙好耳力。」

小瑩兒却道：「這麼說，布師兄那邊眞的會有麻煩事情出現了？」

木眼道：「麻煩之事，無日無之，要担心也担心不來。」

岳小玉說道：「話可不是這麼說法，依我看，你和鐵前輩還是回到飲血峯下好了。」

木眼道：「布公子要我們往東，我們就絕不敢會向西走，鐵眉樓之行，我們一定要護送到底。」

岳小玉暗罵一聲：「眞是他媽的牛脾氣豬腦袋！」

就在這時，莊耀忽然在前面大聲喝叫，道：「甚麼人鬼鬼祟祟的，快給我滾出來！」

木眼聞言，臉色陡地一變，迅速飛掠上前看個究竟。」

但比他更早奔了上去的，却是鮑正行和舒一照。

舒一照磨拳道：「久未揍人，手癢之極。」

鮑正行道：「最好殺來一百個賤骨頭，每人各揍五十個，不亦快哉？」

話猶未了，一隻比蒲扇細小不了多少的巨掌巳向兩人掃了過來。

舒一照一看這巨掌的來勢，巳知不妙，他勝在輕功身法勝人一籌，「颯」的一聲就匆匆閃避了開去。

但鮑正行反應稍慢，而且又正在說個滔滔不絕，等到發覺不妙之際，這巨掌巳擊在他的胸膛上。

雖然鮑正行够胖大，肉厚身重，但這一掌力逾千鈞，他也爲之禁受不起。

他中掌之後，搖搖幌幌地倒退開去，木眼伸手把他扶住：「老鮑，你是挺得住的！」

鮑正行兀自勉强一笑，道：「當然挺得住，哈哈……」誰知說到這裏，那巨掌又再揮了過來，他只覺眼前一黑，便巳昏倒過去。

木眼沒有再扶着他，任由他跌倒在地上。

因爲他要對付一個身高幾乎一丈的巨人！

一看見這巨人，岳小玉差點沒有立刻嚇得跳了起來。

× × ×

如此巨人，可說是世間罕見的。

但這巨人，岳小玉却並不感到陌生。

只見這巨人最少身高九尺以上，拳頭差不多有岳小玉的腦袋那麼大。

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巨漢，而且，他的樣子簡直就和大補氣血樓的阿曼沒有半點分別。

唯一不同者，就是阿曼的臉上，只有眼眶，而沒有眼珠，連一顆也沒有。

而這個巨人，雖然他的笑容也和阿曼一般殘酷，但他却不是個瞎子。

這巨人的笑容殘酷，眼神更殘酷，看他的出手，竟似是一下子就想把別人從中間撕裂開來。

一個這樣粗壯的巨人，行動應該是很笨拙的，但這巨人却並不如此。

他出手又兇狠又快捷，而且招式之怪異，更是令人防不勝防。

鮑正門巳倒下了，莊耀呢？

岳小玉再看一看，不禁立刻深深地抽了口涼氣，全身上下都冒出了鷄皮疙瘩。

只見莊耀背貼着一棵枯樹，兩眼瞪得老大，胸腰之間滿是鮮血，連腸臟也巳給挖了出來。

這情景實在是太恐怖了，顯然是眼前這個巨人所施的毒手。

木眼的臉色也有點異樣。

殺人這種事，他見過不知多少，而他也經常殺人。

更兇殘的殺人手法，他也見過了，但這巨人的身手，還是令他感到有點震慄。

只聽見鐵髮巳在背後喝道：「甚麼人，如此兇悍？」

巨人桀桀一笑，巨掌直上直下地劈了過來，道：「我就是巨魔神阿滿！」

「巨魔神！」木眼道：「你是神通教的人？」

阿滿道：「甚麼教都和我沒有半點關係！」

木眼道：「既不是神通教的狗崽子，何以無緣無故的殺人？」

阿滿道：「是爲了手癢！」

舒一照怒道：「癢你娘個屁！」

阿滿大怒，喝道：「你好大的胆子，待我把你的胆子挖了出來再說。」

舒一照道：「怕你的是龜兒子！」他見這個自稱「巨魔神」的阿滿只是單人匹馬，也就不再甘於示弱。

這時候，衆人都巳圍了上來，公孫咳首先扶起鮑正行，只見他面色慘白，嘴角兀自在流血。

常掛珠急忙問道：「鮑老五死得不死得？」

公孫咳道：「死了九成。」

常掛珠大怒，舉起大算盤便要跟巨人阿滿拚命，公孫咳却一手把他扯了回來，道：「你若不陪着老鮑，那便死了個十足十。」

常掛珠愕然道：「我又不懂得治傷醫病，陪着他又有甚麼用？」

公孫咳道：「我是說，你若去跟這大個子拚命，那麼你便死了十足十！」

常掛珠冷哼道：「常某可不是個貪生怕死之輩，再說，這大傢伙也不見得怎麼厲害。」

公孫咳冷冷道：「他若不厲害，又怎能一出手就傷了老鮑？」

常掛珠陡地呆住，作聲不得。

白世儒在旁邊聽了，大是不滿道：「老五給人打成這副樣子，咱們豈可袖手旁觀？」

鐵老鼠道：「這也不必急在一時，且看木眼如何處理好了。」

但木眼鐵髮還沒出手，岳小玉却居然衝了出去。

阿滿瞧着他，忽然咧嘴大笑，道：「你是從那裏來的小東西？」

岳小玉也哈哈大笑三聲，才慢條斯理地說道：「你怎知道老子細小？」

阿滿道：「你個子細小，那是人人都可以一眼看得出來的。」

鐵老鼠大不服氣，道：「誰說他個子細小？他比一般少年高大强壯得多。」

阿滿道：「他今年幾歲？」

鐵老鼠道：「十五歲還不够。」

阿滿哈哈一笑，道：「我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巳比他還要高大。」

岳小玉道：「那只因爲你高大得不正常之故。」

阿滿大怒道：「你敢說我長得不好看嗎？」

岳小玉道：「本來，你是個很好看的大丈夫、男子漢，但却壞在一雙眼睛，兇神惡煞似的，就像隻吃人的野獸。」

鐵老鼠皺眉道：「但這是天生如此的，又有甚麼辦法可以補救？」

岳小玉道：「事在人爲，若要補救，那是一點也不困難的。」

鐵老鼠道：「除了把眼珠子都剜了出來之外，乂還會有甚麼辦法？」

岳小玉道：「你說對了，這就是最好的辦法，就像阿曼……」

「誰是阿曼？」鐵老鼠問。

而在此同時，阿滿突然大聲叫道：「小東西，你曾經見過阿曼？」

岳小玉蹙了蹙眉，問鐵老鼠：「小東西是誰？」

鐵老鼠忍住笑，假裝愕然道：「對了，誰是小東西？」

阿滿急道：「小孩子，你是不是曾經見過阿曼？他在甚麼地方？」

岳小玉「哦」的一聲，乂對鐵老鼠道：「誰是小孩子？你帶了小孩子到這裏來嗎？」

鐵老鼠搖頭道：「沒有呀，你多半是聽錯了。」

岳小玉挖了挖耳朶，嘆道：「這對小順風耳，眞的好像越來越不順了，眞是他媽的倒霉十足。」

阿滿氣得直躁脚，但却乂不敢發作，看來，他眞的很想知道阿曼的消息。

岳小玉拍了拍屁股，乂道：「今天好悶熱，還是到別的地方乘凉罷。」

鐵老鼠努力合作到底，居然拿出了一條帕子在額上亂抹亂擦，嘴裏不斷喃喃地說道：「你不提起，還不覺得怎樣，今天實在熱得連頭皮也發脹了。」

阿滿怪叫起來，道：「我的老天，就快要下雪的天氣，又怎會悶熱？」

岳小玉盯着他：「你不覺得熱，那是因爲閣下不大正常之故。」

阿滿苦着臉，道：「我的小祖宗，你不要再耍花樣好不好？」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我在耍甚麼花樣了？」

阿滿道：「你怎麼稱呼？」

岳小玉道：「我姓岳，名小玉。」

阿滿道：「原來是岳小兄，失敬！」

岳小玉道：「老子不要你來尊敬，但求閣下不再胡亂動手殺人，巳是阿彌陀佛，萬事勝意之至。」

阿滿道：「只要岳小兄囑咐，不殺就不殺。」

岳小玉道：「不但不能殺，傷人也是不行。」

阿滿道：「不傷就不傷，阿曼在甚麼地方？」

岳小玉望着他，道：「你和阿曼有甚麼淵源？」

「兄弟。」

「甚麼兄弟？」

「兄弟就是兄弟，難道還有許多種類嗎？」

「怎會沒有？最少有親生兄弟、結拜兄弟、難兄難弟等等之區別。」

「我和阿曼是親生兄弟，而且是雙生的。」

岳小玉「啊」的一聲，道：「是眞的？」實則他早巳猜中這一點，這時候只是在作模作樣而巳。

阿滿道：「當然是眞的，你若見過阿曼，一定看得出咱們的相貌，簡直是沒有半點分別的。」

岳小玉道：「誰是老大？」

阿滿道：「不知道。」

岳小玉奇道：「這等事，乂豈有不知之理？」

阿滿道：「不知就是不知，那乂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

岳小玉道：「我明白啦，你們是雙生的，必然是在生下來之後，連父母也分不出那個是老大，那個是老二，對不？」

阿滿連連點頭，道：「對啦！就是這樣！」

岳小玉道：「一胎兩嬰，怎麼都如此高大？」

阿滿道：「這個就不大清楚了。」

岳小玉道：「你們的父母呢？」

阿滿道：「早巳不知所踪，咱們是孤兒。」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那眞是不幸的很。」

阿滿又問道：「我要找回阿曼，他在哪裏？」

岳小玉道：「你們是在甚麼時候失散了的？」

阿滿道：「在十五年前。」

岳小玉道：「那時候阿曼巳經是個瞎子？」

阿滿黯然道：「是的。」

岳小玉道：「他爲甚麼會瞎掉？」

阿滿道：「十五年前，我們在黔北一座山谷之中，跟九個江湖大盜爭奪一座寶藏，但却誤闖入毒瘴地域，阿曼就是因爲中了毒瘴而雙目失明的。」

岳小玉道：「你又怎麼沒事了？」

阿滿道：「我中毒較輕微，所以還能保住這一對招子。」

岳小玉道：「就在那一天，你們失散了？」

阿滿點點頭，道：「是的，你一定見過的，否則絕不會叫得出他的名字來。」

岳小玉道：「要見他，那是不難的，

只要我高興就行了。」

阿滿「哦」地一聲道：「你要怎樣才會高興?」

岳小玉道：「等我見到郭大哥，而他又安全無恙的時候，我就會高興了。」

阿滿一怔：「郭大哥是甚麼人?」

岳小玉道：「他是個一等一的江湖奇俠，武林中人都稱呼他做流水客。」

阿滿道：「流水客?我可沒聽過這麼一個人。」

岳小玉道：「長白山有一觀二洞三堡，其中以百勝峯的百勝堡最爲著名。」

衆人聞言，都是一愕。

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一觀二洞三堡之中，以清壑觀最爲著名，而且也是長白山諸派之首，但岳小玉這麼說，大家也不便加以駁斥。

阿滿更是茫然地說：「既然以百勝爲名，它最著名也是理所當然的。」

岳小玉滿意地點了點頭，才說道：「我這位郭大哥，就是百勝堡堡主郭冷魂是也。」

「郭冷魂，這名字也不錯。」

「人更不錯。」

「你說不錯，那就一定是個天大的好人了。」

岳小玉道：「所以，他現在既有危險，我又怎能高興起來?」

阿滿道：「這個不難，咱們去見他，使他平安無事好了。」

岳小玉冷冷道：「你倒說得容易。」

阿滿道：「這又有甚麼困難了?」

岳小玉道：「郭大哥如今被困在鐵眉樓中，而在鐵眉樓四週，都是那神通教的人。」

阿滿哈哈一笑，道：「那就更加不用費神啦。」

岳小玉道：「爲甚麼不用費神?」

阿滿神秘地一笑道：「不要裝蒜了，既然都是自己人，要進入鐵眉樓還不是易如反掌嗎?」

岳小玉越聽越奇：「甚麼都是自己人?我又在裝甚麼蒜?」

阿滿道：「你們都是神通廣大的高手，那還不是自己人嗎?」

岳小玉一楞，繼而恍然大悟：「你以爲我們是神通教的人?」

阿滿道：「這還用說嗎?」

岳小玉道：「那麼你又和神通教有甚麼關係?」

阿滿道：「我早已說過，我和你們神通教是完全沒有任何淵源的。」

岳小玉道：「你越說，我就越是糊塗萬分。」

阿滿道：「也許你本來就是個很糊塗的人，所以算來算去還是算不清楚。」

岳小玉凝視着他，良久良久，面上忽然露出了古怪的笑容，道：「現在連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神通教的人了。」

這時，水瑩兒已走近他身邊，微微笑道：「我現在明白了。」

岳小玉轉頭望着她，道：「妳明白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水瑩兒嘆了口氣，道：「這位阿滿兒，他顯然是給人愚弄了。」

岳小玉淡淡道：「他本來就不像個怎麼聰明的人。」

水瑩兒吸了口氣，又道：「他一上來，就向咱們大施毒手，他先殺莊長老，又傷了鮑正行，好像跟咱們有甚麼深仇大恨似的。」

岳小玉道：「那時候，我還以爲他是神通教的人!」

阿滿忙道：「你千萬不要弄錯了，我絕不是神通教的嘍囉小卒。」

岳小玉道：「以你的身手，自然不會是嘍囉小卒的身份，正唯如此，那才使人感到震驚。」

水瑩兒幽幽地嘆了口氣，道：「這位阿滿兒，其實不但不是神通教中人，而且還對神通教極爲仇視。」

阿滿詫異地望着她，問：「妳怎會知道的?」

水瑩兒道：「要詳細解釋，那是很困難的，也許，我是冷眼旁觀，所以才會察覺出來。」

阿滯道：「神通教教中人多行不義，經常陷害無辜弱小，我看見了，自然十分氣惱。」

水瑩兒道：「但我們並不是神通教中人，而且也和你一般，對神通教這個邪惡組合恨之切骨。」

阿滿立刻用力擊頭，道：「蠢材!這次又上了惡人的大當啦!」

岳小玉道：「是誰告訴你，我們是神通教的人?」

阿滿想了一想，道：「是個老蒼頭，大概六十歲左右年紀。」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他穿甚麼衣服?」

「灰衣。」

「一身都是灰衣?」

「是的，我在路上遇見他的時候，他已奄奄一息。」

「他對你怎麼說?」

「他說，『老夫是河北雙旗鏢局的老鏢師，原本押運着一萬兩金子到廣東去，但途徑此地，却遇上了神通教的强人，不但把鏢刦走了，而且還殺了好幾十個趟子手和鏢師……』我便問：『那些惡賊在那裏?』老蒼頭伸手向你們這邊一指，道：『他們都在前面，有老有少，還有一個女的……』我聽了大是氣惱，所以……所以便跑將過來……」

岳小玉聽得連連頓足，道：「你眞是個他媽的大蠢材，怎麼隨隨便便就相信別人的說話?」

阿滿道：「我見那老蒼頭看來很老實，而且又受了重傷……」

「受傷!你肯定他眞的受了傷?」岳小玉冷冷道：「江湖上的騙子，甚麼都可以假裝出來，四肢健全的人可以扮成跛子，英俊有如岳小玉的男子可以變成醜八怪，嫁了十八年除了放屁之外連蛋也疴不出一隻的婆娘可以裝出大肚子說是身懷六甲了，至於假裝受傷，更是易如反掌，連眼都不必眨上一眨。」

說到這裏，見水瑩兒瞟了自己一眼，心中立時暗暗道：「瑩兒，小岳子給妳在模模糊糊的時候刺了一劍，那是貨眞價實白刃子進紅刃子出的受傷，可不是有意欺騙小小佳人。」

想到這裏，又見水瑩兒頰上泛現出一絲甜甜的笑容，不禁爲之醉了一陣。

而阿滿却苦着臉，道：「這番沙塵滾滾，殺錯良民啦。」

岳小玉看着他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但却有兩個叫化怒氣沖沖的圍了過來，其中一人厲聲道：「他就算可以改過，但莊耀却已死了!」

「血債血償，這筆帳決不能就此輕輕抹掉算數!」另一個叫化子也激昂地說。

岳小玉瞧着這兩個叫化子，道：「兩位怎樣稱呼?」

一個叫化子道：「俺叫吳一之。」

另一個叫化子道：「我姓施，叫施一然。」

岳小玉道：「莊長老的確死得很寃枉，這筆帳，當然是不能就此算數的。」

吳一之道：「這大個子出手狠辣，莊耀死得好慘好慘，難道你看不見嗎?」

岳小玉道：「我當然看見了。」

施一然道：「既然看見，就該主持公道，爲他報仇。」

岳小玉說道：「這個仇，自然非報不可。」

阿滿長嘆一聲，道：「不要再說了，都只怕阿滿有眼無珠，輕信人言，結果害了好人的性命。」

吳一之道：「不要假惺惺裝糊塗，人是你親手殺的，怎麼抵賴也是無用。」

阿滿怒道：「誰說我在抵賴了?」

吳一之恨恨的道：「你不抵賴，自然最好。」

岳小玉奇道：「這又有甚麼好了?」

吳一之道：「我們要帶他去見本帮刑堂堂主。」

岳小玉說道：「帶他去見刑堂堂主作甚?」

吳一之道：「家有家法，帮有帮規，屆時本帮刑堂堂主自有分寸。」

岳小玉搖頭道：「不行。」

施一然勃然變色。「你說甚麼?」

岳小玉冷冷的一笑，說道：「我說不行!」

施一然冷冷道：「岳小兄弟，我們敬重的是公孫神醫，但却也絕不能任由本帮帮衆枉死在邪魔外道之手。」

岳小玉道：「你說誰是邪魔外道?」

施一然向阿滿伸手一指，道：「就是這個自稱巨魔神的大個子。」

岳小玉搖頭道：「他不是邪魔外道中人。」

吳一之道：「不是邪魔外道，難道還會是個正人君子了?」

岳小玉道：「縱然不是正人君子，也絕不是武林敗類。」

施一然道：「瞧他出手如此狠辣，已足證此人是窮兇極惡之輩，岳小兄弟，你不用再維護這種邪惡之徒了。」

岳小玉道：「我偏喜歡護着他，那又怎樣?」

吳一之臉色一變，喝道：「姓岳的小娃娃，咱們是打狗還看主人面，可不要把自己當作是武林盟主。」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甚麼武林盟主寶座，小岳子是永遠也不會稀罕的，但你們要加罪於阿滿身上，小岳子却怎麼說也是不行。」

吳一之冷冷道：「你能護得住這大個子，那才是怪事!」

岳小玉道：「兩位若能擒下阿滿，那更是怪事中的怪事。」

吳一之與施一然互望一眼，兩人忽然同時轟聲大笑起來……

吳一之的笑聲是沙啞的，而施一然的笑聲却尖銳得有如小母鷄。

但在這兩個人的笑聲中，又夾雜着另一個人的笑聲。

這笑聲不算響亮，也不尖銳，但却是每個人都清晰可聞。

岳小玉忍不住大聲道：「是誰在笑得這麼難聽?」

語聲未落，一條青影已迎面撲來，一人同時喝道：「好大胆的黃毛小子!」

水瑩兒吃了一驚，急叫道：「玉哥哥小心——」她叫着這五個字的時候，長劍早已出鞘，劍尖直向一個青衣人的胸前劃去。

但這青衣人身手敏捷無與倫比，水瑩兒的劍才劃出，他已旋身避開，右掌仍然向岳小玉的胸膛上擊落。

眼見岳小玉立時就要遭殃，忽然一隻蒲扇般大小的巨掌凌空殺出，「呼」的一聲向青衣人的手掌正面擊了過去。

那是阿滿的巨掌。

剎那間，只見兩掌相交，發出了「蓬」的一聲巨响。

阿滿全身紋風不動，人如鐵塔般站立在原處。

那青衣人却已被這一掌之力震得身子搖搖幌幌，終於向後連退了三步。

阿滿笑了，笑意中充滿了殘酷，也充滿了得意洋洋的滋味。

岳小玉却已給嚇出了一身冷汗，只見那青衣人年逾五旬，衣衫破爛不堪，背上最少揹着七八隻布袋子。

「你是誰?爲甚麼一出手就要向岳小公子追魂索命?」常掛珠怒叫道。

公孫咳嘆了口氣，道：「這位就是丐帮最新的刑堂堂主——『鐵掌震京華』謝中傑長老。」

岳小玉眉毛一揚，「啊」的一聲，笑笑道：「一說曹操，曹操就到，原來丐帮刑堂堂主是這個樣子的，眞是名不虛傳之至。」

謝中傑與阿滿拚了一掌，顯然是落了下風，這一口氣如何能嚥得下去。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正待凝運自己的掌力，再與阿滿一較高下，背後却有人淡淡地說道：「謝堂主，讓本帮主來會一會他。」

謝中傑皺了皺眉，看樣子似乎不願就此退下。

但背後那人又再乾咳一聲。

這一咳，似乎是命令，而且比用說話表達出來的命令還更嚴厲。

謝中傑臉色一變，終於還是緩緩地退了開去。

在他背後的，是一羣叫化子，這羣叫化子行動捷迅而且了無聲息，可見都是丐帮之中的精英份子。

而當中一人，他頭髮斑白，面如秋霜

，一雙眼睛更是銳利如箭。

但這雙銳利的眼睛，偏偏却又是深深陷了下去的，令人看來更是有着不寒而慄之感。

岳小玉不喜歡這種眼睛，更不喜歡看見這個人的臉。

但這人却直盯着他，好像岳小玉欠了他成十萬兩銀子沒有還似的。

× × ×

這個面如秋霜，眼睛深深陷了下去的人，就是當今丐帮帮主尹天瀾。

尹天瀾是個很威嚴的人，他不苟言笑，辦事認眞，而且極爲重視帮規。

丐帮弟子，一直在私私竊議，都認爲丐帮近二百年來，最嚴肅最鐵面無私的帮主，就是尹天瀾。

尹天瀾無妻兒，無兄弟姊妹，只有一個舅父。

這舅父也是丐帮中人，當尹天瀾當上了帮主之後，他的舅父巳是丐帮的八袋長老。

一般人都認爲，這舅父是尹天瀾最靠得住，也最親近的親信。

但在今年仲夏，這舅父死於刑堂之中，而他所犯的罪名，是「誣陷帮中九名弟子，並使其中六人死於强盜之手」。

這當然是大罪。

但誰也想不到尹天瀾居然會殺了他。

雖然，親手殺舅父的並不是尹帮主，但命令總是由他發落下來的。

經此一事，尹帮主的說話，就是命令了。

連咳嗽也是命令！

× × ×

岳小玉的胆子絕不能算細小，但尹天瀾這樣兇厲厲的瞪着他，他還是不禁感到有點害怕。

但阿滿忽然站在他的面前，擋住了尹天瀾的目光。

尹天瀾的臉色更深沉，道：「你是甚麼人？」

阿滿大聲回答：「武林人。」

尹天瀾道：「你沒有名字？」

阿滿道：「我有名字，我叫阿滿。」

尹天瀾又道：「只有名字，沒有姓氏嗎？」

阿滿道：「姓氏對我來說，是旣不重要，也沒有任何意義的。」

尹天瀾冷冷道：「狗也是一樣。」

岳小玉突然從阿滿的背後伸出了頭，大聲道：「口沒遮攔，吠得尖酸刻薄的才是狗。」

尹天瀾的臉色陡地一變，但却沒有立刻就發作。

因爲岳小玉沒有指名道姓罵他，他若急急發作，倒像是自認口沒遮攔，吠得尖酸刻薄了。

但阿滿却回頭望了岳小玉一眼，道：「你不必怕這條老狗。」

尹天瀾看着這個巨人，眼睛裏開始出現了血絲。

阿滿翻了一翻眼，又說道：「一人做事一人當，我誤信奸人之言，錯殺丐帮一人，又傷了一個胖子，你要怎樣便怎樣好了。」

岳小玉立時大叫道：「這不公平！」

尹天瀾冷冷一笑，道：「殺人償命，那是理所當然之事，又有甚麼地方不公平了？」

岳小玉說道：「這只是大打官腔的說話！」

尹天瀾沉聲道：「黃口小兒，你懂得甚麼？」

岳小玉道：「我就算甚麼都不懂，最少也懂得怎樣分辨是非黑白，瞭解世情世故！」

尹天瀾嘿嘿一笑：「你說得輕鬆極了，但就算是活到八十歲的老江湖，只怕也不一定能分是非黑白，可以瞭解人情世故的！」

岳小玉道：「學無前後，達者爲師，小岳子是人，若與一條活了幾十年的老狗相比，自然是優勝得多了。」

尹天瀾的臉色又變了，瞳孔迅速收縮成一綫。

阿滿也沉着臉，冷冷道：「你是丐帮帮主，總不好意思對付年紀輕輕的岳公子罷？」

尹天瀾瞪着他，道：「黃口小兒之言，本帮主怎會放在心上？」

鐵老鼠忽然哈哈一笑，道：「但瞧帮主的面色，却好像快要吐血了。」這位江湖神偸，與丐帮不少弟子都很相熟，生平結交了無數叫化子朋友，但對尹天瀾，却是全然沒有半點好感。

尹天瀾的臉色更是一片鐵靑，眼睛裏的血絲也更是濃密。

「難道你們這些人，全都與邪魔外道混上了？」他厲聲在叫。

公孫咳嘆了口氣，道：「不才認爲，莊長老之死，全然是給神通教所害的。」

尹天瀾冷冷道：「莊耀並不是本帮長老！」

岳小玉昂着臉，朗聲道：「但我們都喜歡稱呼他做長老。」

尹天瀾冷笑道：「只不過現在無論你們怎樣稱呼莊耀，他都聽不見了。」

公孫咳道：「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兇手抓出來，爲莊長老報仇。」

尹天瀾向阿滿戟指喝道：「他就是兇手！」

公孫咳搖搖頭，道：「他不是兇手，只是兇器。」

「兇器？」

「不錯，他就像一把切牛肉的刀，忽然給人拿來用作殺人武器。」

尹天瀾說道：「但他不是甚麼牛肉刀，不是甚麼武器，而是一個冷血的殺人兇手。」

公孫咳道：「但不才認爲他沒罪！」

尹天瀾冷冷道：「他兩手血漬仍在，正是罪證如山！」

公孫咳說道：「尹帮主，這是不公平的！」

尹天瀾道：「不爲莊耀伸雪寃讎，那才是最不公平！」

岳小玉目光閃動，道：「要找眞兇，該找指使阿滿行兇的老蒼頭。」

尹天瀾道：「不要再强辭奪理，本帮主決定要把阿滿帶走！」

阿滿突然用力一拍胸膛，大聲道：「好，我跟你走！」

岳小玉吃了一驚，連忙大叫：「你若跟他走，這一輩子休想再見得着阿曼！」

「阿曼！」阿滿聽見這兩個字，立刻全身一陣劇烈地顫抖。

也就在這一瞬間，尹天瀾巳揮棒向阿滿砸了過來。

他揮動的是綠玉打狗棒，而這根打狗棒對歷任的丐帮帮主來說，簡直比性命還更重要得多。

阿滿巳察覺到危險，從尹天瀾手裏施展出來的打狗棒法，威力自非一般可比。

可是，阿滿是避不開去的。

在這裏，誰都避不開去！

所以，阿滿立刻就連中了三棒。

尹天瀾冷笑，他當然知道，這三棒巳是足够使阿滿那樣的巨人痛苦十天以上。

但這是絕對不够的，他要用綠玉打狗棒，把阿滿的兩條腿活生生打斷！

× × ×

阿滿連中三棒，額上巳沁出了黃豆般大小的汗珠。

他無法閃避尹天瀾的棒，但當他在連挨三棒之後，他巳和尹天瀾接近了最少三尺。

三尺並不遠。

但高手相爭，即使是三寸之遙，也足以使戰果完全改變過來。

尹天瀾能够成爲丐帮一帮之主，他在武功上的造詣自然非同小可。

事實上，這二十年來，他從來也沒有吃過一次敗仗，即使是前丐任帮帮主任亭年，也認爲他是丐帮中最具才幹，武功也最好的絕頂高手。

多年以來保持不敗，使尹天瀾對自己的武功有了極大信心。

這個阿滿，無疑也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但尹天瀾仍然胸有成竹，認爲要收拾他絕對不是甚麼難事。

但老謀心算的尹帮主仍然忽略了一件事。

他忽略了阿滿潛伏在體內的狂力。

阿滿是狂野的，就像是一頭不知死活，只管橫衝直撞的野獸。

當他在戰局中大佔優勢的時候，這種狂野的性格可能會完全被隱蔽着。

但這時候，他一上來就巳完全陷於下風，打狗棒使他創傷，也使他的野獸般的狂力被引發出來。

這種野獸般的狂力，在別的人身上也會存在，也會被引發，但誰也及不上阿滿那麼狂，誰也及不上阿滿那麼可怕。

因爲阿滿是個身高幾乎一丈，而且一點也不笨拙的巨人。

這種天賦異稟的巨人，縱使他完全沒有練過武功，他溜伏在體內的力量又是極其驚人的。

更何況阿滿本來就是內外兼修，功力深厚之極的一流高手！

就在兩人接近了約莫三尺之際，阿滿巳毫不保留地展開了反撲，這種反撲，是原始獸性在極度憤怒的自然表現。

沒有人能控制這種力量，就連阿滿自己也不能。

在這一瞬間，尹天瀾忽然發覺自己也陷入了極兇險的境地！

× × ×

阿滿的反撲，再加上尹天瀾兇狠的第四棒，這一瞬間的氣氛巳足以使任何人完全窒息。

每個人的眼色都變了，包括尹天瀾在內。

只有阿滿，他雖然連挨三棒，但他的眼神一點也不畏懼，只是憤怒！憤怒！極度的憤怒。

高手相爭，動怒者必然大大吃虧。

但這也不定是絕對的。

有時候，這種突如其來的鉅大變化，也可以使對手爲之一陣驚詫。

這驚詫的時間不必長久，只是一瞬間就巳足够了。

現在，尹天瀾就是這樣。

尹天瀾甚至想抽棒後退，但却巳來不及了。

所以，他只好繼續向阿滿進擊，只要打斷這巨人的兩條腿，勝負之數就巳分明了。

這是硬拚一招！

只聽見一陣骨裂聲响，阿滿的右腿突然屈了下去。

綠玉打狗棒巳擊中了他，但他致命的一掌也巳擊在尹天瀾的左頰上。

尹天瀾沒有慘叫，他根本叫不出來。

他整個人立刻向後倒飛出去，足足飛出了一丈之外才跌了下來。

他甚至連綠玉打狗棒也拏不穩了。

人倒飛出去，綠玉打狗棒也脫手飛出去。

若是別的兵刄，也還罷了，這綠玉打狗棒乃丐帮鎭帮寶物，更是身爲帮主必不可少的令符，豈容失掉？

但尹天瀾巳給阿滿這一掌打得七葷八素，生死未卜，這打狗棒他自己當然是拿不回來的。

他拿不回來，謝中傑可不怠慢，立時展動身形，伸盡右臂，終於把綠玉打狗棒抄在手中。

他這一下搶回綠玉打狗棒的姿態，可說是又快又美妙，若不是帮主給人打得狠狽如狗，此刻丐帮帮衆必然巳齊聲喝采叫好。

謝中傑把綠玉打狗棒抄在手裏之際，臉上立時現出了一種異樣的神情。

這是丐帮最重要的鎭帮之寶，也是帮主賴以號令大江南北逾萬帮衆的令符，如今居然落在自己的手中了！

當然，這支打狗棒仍然是屬於尹帮主的。

但萬一尹帮主中了這一掌之後，再也站不起來的話……

想到這裏，謝中傑面上的神情就顯得更是怪異了。

他把綠玉打狗棒握得更緊實，然後深深地吸一口氣才向尹天瀾那邊走過去。

× × ×

尹天瀾巳給吳一之和施一然扶起。

但這位尹帮主，只能坐着，再也站不起來了。

他的左半邊臉孔，簡直巳不成臉形，最令人感到怵目驚心的，就是他連左眼也給那一掌之力震爆了。

尹天瀾忽然哈哈一笑，但這笑聲却甚是微弱。

（未完・廿二）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蕭寒月將船放回湖心，更使敵方莫名其妙，爲了不失戰機，二先生派出陰磷雷火隊向空船襲擊，蕭寒月等人埋伏在岸邊等候毒火隊十二人上岸後，朱盈盈先用「銀月飛霜」飛刀斬殺二名毒火殺手，蕭寒月、閑雲大師、白玉仙全力突襲，武林中最厲害的幾種兵刃、劍法、暗器，全都出齊，將他們全部殲滅，免除日後的禍患。白玉仙、蕭寒月帶領羣豪直奔西北方向，找那座秘谷，借夜色掩護迅即已到，墨非子、蕭寒月先入谷中，谷口站立四個手執梅花針筒的大漢，神情木然，引起懷疑，白玉仙、朱盈盈在遠處掩護他倆進谷……

四大漢身藏火藥　白玉仙險遭厄運

墨非子接道：「梅花針本來就是江湖上最歹毒的暗器之一，現今，他們視爲仗持的，想是這梅花針了？」

「不！晚輩覺得，他們仗持的可能不是梅花針，也許別有所仗」。

墨非子瞧瞧這四個大漢，笑道：「除了他們手中的梅花針筒之外，那就是他們懷抱中的長刀，難道那長刀之中，還有什麼可怕的變化不成？」

「不是刀……」蕭寒月緩緩說道：「以晚輩在江湖上的經驗不足，實在瞧不出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但晚輩覺得，他們這四人沉着的大背常情，晚進總覺得這裏面有些可疑。」

墨非子道：「咱們總不能就這樣和他們對峙下去，不管有什麼危險，在下先去瞧看一下，你在旁側戒備。」

蕭寒月雖然江湖閱歷不豐，但他才智過人，既然一發覺了可疑之處，總覺有些不對。但險惡隱藏於何處，却又無法說出一個明顯的地方出來，只有凝聚了全身功力，暗作戒備，必要時全力馳援。

以墨非子的老練、經驗，受到蕭寒月點明之後，亦十分小心起來，仔細的觀察之下，心中也感覺到有些可疑了。

那些抱刀的大漢太沉着了，就江湖上高手而言，不論何等身份的人物，面對着鼎鼎大名的墨非子時，至少也該有點激動的神情，但這四個人却如枯井不波般的，連眼都不眨一下。

距離四人還有一丈左右時，墨非子停下了脚步，冷冷說道：「貧道是墨非子，但是，不知四位怎麼稱呼？」

墨非子是武林中最有名氣的劍客，只要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都應該知道這個名字。

但那四位大漢充耳不聞。

墨非子長劍平胸，道：「四位可以發出暗器了，貧道目下的距離，是梅花針筒最有效的距離。」

四個人目光轉動，望了他一眼，仍然默不作聲。

墨非子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好！貧道話已說明，諸位既是不肯動手，那貧道就得罪了。」

右手一振，手中長劍，幻起了一片光影，直向最右一個人刺了過去。

這一招，劍勢如輪，幻起一大片光影，但劍勢的速度却是不快。

那右側大漢左手單刀突然施一招「推窗望月」，單刀封住劍光，右手的梅花針筒同時移動，指向了墨非子。

兩人的刀劍並未接觸，墨非子的用心，旨在誘敵施用梅花針。

所以，當對方針筒移動時，墨非子立刻挫腕收劍，長劍立即化作了一片繞身的劍幕。

蕭寒月全神貫注，盯在那大漢身上。

他一直有種感覺，這四個大漢的厲害之處，絕不在那梅花針筒之上。

梅花針固然是江湖上歹毒的暗器，但如用來對付武林中第一流高手，如墨非子這樣的人物，絕無得逞的機會，這中間的道理，二先生應該明白。

墨非子劍勢化作了罩體光幕，但那大漢的右手上那梅花針並未發出。

有一種被戲弄的汚辱，激起了墨非子的殺機。

他冷笑一聲，道：「貧道倒要瞧瞧，諸位這份過人的鎮靜工夫。」

眞氣凝聚，舉起長劍。

蕭寒月雖然還未能全部瞭解這些人的危險之處，但已瞧出了一點瞄頭，急急叫道：「道長且慢。」

墨非子正準備出劍一擊，聞言停手，「蕭大俠可是瞧出了什麼？」

蕭寒月道：「道長可曾看出，你攻向右側之敵時，其他人既不出手援救，肅立原地，一步也未移動？」

墨非子嗯了一聲，道：「果然是有些可疑，不過，貧道還是瞧不出他們的可怕之處，如果只是憑藉手中的梅花針筒傷我，老實說，貧道實在不放在心上。」

這時，閑雲大師、聞百奇等，都已進入山谷，和白玉仙等聚集一起。

這谷內一片平坦，數十丈內沒有可以藏身之處，不怕敵人隱身暗算。

蕭寒月道：「道長，他們保持一定距離，站着不動，莫非那些惡毒的佈置，就在他們的身前，所以，他們才不肯離開一些，仍站在原地。」

墨非子看看那抱刀大漢停身之處，一片綠草如茵，和別處並無不同，搖搖頭，道：「貧道看不出來。」

閑雲大師忽然一拂大袖，飄飛而至，落在墨非子的身側，道：「道兄請退後一些，由老衲試試他們。」

墨非子知道這老和尚的劈空掌力，可及三丈以外的實物，這方面的成就，放眼江湖，無人能出其右，當下退後兩步。

閑雲大師也緩步後退，直到距那大漢兩丈左右時，才突然揚手發出一掌。一股柔和的暗勁直湧過去，直待那暗勁接觸到那大漢的身軀之後，才陡然迸發，化作一股强大的力道，那大漢整個人被擊得飛了起來。

墨非子一皺眉頭，道：「蕭大俠，他們只是在虛張聲勢……」話未說完，響起了一聲蓬然大震，火光閃動，血肉橫飛。

凝目望去，烟硝迷濛中，那裏還有人形踪影，整個人的軀體，已經被炸得支離破碎。

原來，這些人竟把火藥裝在身上，只要受到撞擊，立刻爆炸。

火藥的威力十分强大，幸好，蕭寒月等都站在兩丈開外，人雖未受到傷害，但亦感覺到那一爆的威勢强大無比。

閑雲大師合掌當胸，低喧了一聲佛號，道：「罪過，罪過……」

蕭寒月接道：「我只瞧出情形有些不對，但是，却瞧不出那裏不對，原來，他們竟然是把火藥藏在身上，勿怪他們站着不動。」

墨非子神情冷肅，呆呆的望着那些散落支離的軀體，歎口氣，道：「當眞是匪夷所思，滅絕人性的方法，如非蕭大俠再三勸阻，貧道只怕已經粉身碎骨了。」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這只是他們第一道的防範，很可能還有別的埋伏……」

但聞閑雲大師接道：「阿彌陀佛，那三位施主，怎的還不退走？」

抬頭看去，只見另外三個抱刀大漢，仍然站在原地，對同伴的死亡，恍如未睹。

白玉仙道：「只怕他們無法走了。」

蕭寒月目光轉動，發覺那些人並未受到拘禁，四處平原，也沒有看到有人在暗中監視，心中大感奇怪。



蕭寒月忖道：搏殺拚鬥，置生死於度外也許不難，但像這等必死之局，仍能如此沉着，這些人的胆識，就十分可怕了，那位二先生，用的什麼方法，能把一個人訓練到這等悍不畏死的境界？

只聽白玉仙歎息一聲，道：「他們已經無法移動……」

蕭寒月接道：「在下瞧不出，他們是如何受到控制？」

白玉仙道：「我聽二先生說過，有一種奇異的武功，來自天竺，稱謂制心術……」

閑雲大師接道：「老衲也聽說過這種奇功，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之中，就有這一種武功，就老衲所知，佛門獅子吼，可以破解，老衲助他們一臂之力……」

聞百奇急道：「大師且慢……」

閑雲大師回顧了聞百奇一眼，道：「聞兄有何高見？」

聞百奇道：「這三個人身懷火藥，爆炸威勢驚人，如若讓他們解了禁制，到處亂撞，咱們要如何應付？」

閑雲大師微微一呆，道：「這個……」



聞百奇接道：「我知道你心存仁慈，但戰陣之間，詭詐百出，不可不防。」

閑雲默然。

蕭寒月道：「大師，寒月的看法，除了他們的神智受制之外，應該另外有一種禁制，使他們不能移動……」

墨非子接道：「蕭大俠又發現了什麼？」

忽然間，墨非子對那位年輕人，生出了極爲佩服之心，他不但承襲了劍帝的絕學，而且，以他本身的才慧，也是一般武林中無人能及的。

蕭寒月道：「如若他們只是被控心術所制，不應該凝立不動……」

白玉仙嗯了一聲，道：「有道理，賤妾出手試試。」

但見一道寒芒飛射而出，朱盈盈已一語不發的搶先出手。

寒芒如閃電般的直取那呆立的大漢。

顯然的，他們的神志還未迷失，還知道用手中的單刀，去封擋那疾射而至的寒芒。

「銀月飛霜」削鐵如泥，那大漢手中的單刀一接觸，立時就被削斷，寒光未停，掠胸掃過。

這些時日之中，朱盈盈苦練「銀月飛霜」，已能控制隨心，寒芒掠胸而過，已劃開了那大漢的衣服。

只見那大漢胸前綑滿了黑色的火藥，大約是那包火藥的外壳也被劃破，黑色的藥粉，正向地上散落。

雖然相隔還是數丈之遠，但幾人的目光，也都異於常人，仍然是可以看的十分清晰。

蕭寒月若有所悟的道：「是了，他們身上滿裝火藥，受到了强力的撞擊之後，火藥才會爆開……」

白玉仙低聲接道：「朱家妹妹的兵刃鋒利，削開這些綑滿火藥的外壳，那就不會再爆炸了。」

蕭寒月道：「看來好像如此了。」

白玉仙說道：「銀月飛霜可有五丈左右的距離，遠在火藥爆炸威力之外，應該是很安全了。」

蕭寒月點點頭。

白玉仙回顧了朱盈盈一眼，道：「再施放銀月飛霜，他們火藥都帶在胸腹之間，妳兵刃鋒利，就算那些包裝火藥的外壳堅硬，也是無法阻止，再試一刀。」

朱盈盈道：「距離太遠，我怕拏揑不準，傷到了人。」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咱們用心在救人，但如不幸傷了他們，那也只能怪他們命該如此了。」

朱盈盈回答道：「既是如此，小妹再試試了。」

右手揚揮銀月飛霜，有如流星劃閃，又在那大漢胸腑之間掃過。

這一次，朱盈盈放心施爲，出手大胆，右腕轉動，那「銀月飛霜」竟在那大漢胸腑之間，轉了一圈。

果然，一大片黑色的火藥，洒落地上。



白玉仙道：「運用自如，控制得宜，還有另外那兩人。」

朱盈盈嫣然一笑，移步轉身，「銀月飛霜」連環出手。

但見寒芒飛轉，在另外兩個大漢胸腑之前轉了一轉，頓然衣衫破裂，黑色的火藥，洒落下來。

蕭寒月暗中估算一下，每個人身上帶的火藥，足足有三四斤之多，火藥既然失去，當再無爆炸之力，當下舉步行去。

白玉仙一伸手，抓住了蕭寒月，問道：「你要幹甚麼？」

蕭寒月道：「我去看看，他們是如何安排的？」

白玉仙道：「不！這個險不用你冒，由我去就行了。」白玉仙說罷，順手取過了蕭寒月手中長劍，大步行近一個大漢身前去。

她經驗豐富，行近那大漢時，右手長劍一挑，先把大漢手中的梅花針筒挑開。

担心之處，就在那大漢手中的梅花針筒，在接近他的身邊時，突然施放，由機簧施放的毒針，快速强勁，在數尺距離之內，武功高明的人，只怕也很難閃避。

很意外，那大漢竟然沒有施放梅花針。



這時，聞百奇也疾奔而至，遙發一掌，擊落了另一個大漢手中的針筒。

白玉仙全神戒備，長劍平胸，劍身上凝注了强大的內力，只要那大漢稍有反擊行動，這一劍將會迅如驚雷般，疾擊而出。

完全出人意外的是，那些大漢既無反擊行動，亦無惶恐的表情。

行近身前，白玉仙這才發現那些大漢，一個個神情木然，似乎是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境界。

他們不是不反擊，也不是沉毅勇猛，置生死於度外，而是，早已無攻擊敵人的能力了。

他們站在那裏，只是裝腔作勢。

想想看，一個人，不管如何的慓悍勇敢，但在他身上綑滿火藥時，神色不變，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白玉仙機警過人，立刻想到了第二個危險，急急叫道：「聞前輩，快退。」

口中呼叫，人已倒飛而退。

就在她向後躍退之時，身側突然一聲大震，一股濃烈的火光，由地下直衝上來。

這一爆之力，比起那大漢身上的火藥爆炸，更爲强大。

白玉仙感覺到一股熱氣，撲身而來，令人窒息。



幸好她輕功絕倫，發覺的早了一瞬，但仍烟硝灰土洒了一身，倒落着實地，坐在地上，但人無恙。

聞百奇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和那大漢一起被炸的肢體橫飛，屍骨不全。

蕭寒月距離最近，飛身一躍，一把抱起了白玉仙，飛奔而退。

白玉仙本來無事，只是受了一點驚嚇，但被蕭寒月緊緊一抱，也就借勢裝作昏迷，閉上雙目。

蕭寒月退出了三丈，才把白玉仙放下，道：「白姑娘，白姑娘……」

朱盈盈也急急的奔了過來，道：「玉仙姐姐……」

白玉仙不好再僞裝下去，因爲，她雖洒了一身烟屑塵土，但全身却無傷，只好睜開眼睛，呼一口氣，道：「好陰險的埋伏。」

朱盈盈喜道：「玉仙姐，妳沒有事吧?!」

白玉仙理一下散亂的長髮，道：「我沒有事，聞前輩呢?」

蕭寒月黯然一歎，回答道：「人已被炸碎了……」

白玉仙緩緩站起身子，拭去臉上的烟硝，想想適才經歷的危險，也不禁由心底生起了一股寒氣，就是那一點突來的警覺之心，只要稍爲遲一點，怕不也和聞百奇一般，被炸的血肉橫飛。

朱盈盈道：「姊姊好快的輕功，應變是如此迅速，如是小妹，只怕早被炸死了。」

白玉仙苦笑一下，說道：「我只是僥倖罷了。」

蕭寒月道：「姊姊是替我冒險，小弟心中好生不安。」接着又道：「這地方看來是步步兇險，處處陷阱了。」

白玉仙道：「嗯……這也說明了此地的重要……」

閑雲大師神情肅然的緩步行了過來，道：「白施主，沒有受傷吧?」

「托佛祖護佑，晚進還好。」

閑雲大師道：「聞百奇是老衲多年故友，想不到，老衲眼看着他將化作刦灰，却無法救他。」

蕭寒月道：「大師，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老禪師也不用自責了。」

閑雲大師合掌喧了一聲佛號，道：「那位二先生手段狠毒，老衲這世外之人，也有些動了怒火……」

墨非子大步行了過來，接道：「兩重埋伏，設計的陰毒至極，除了那些人身上帶有火藥之外，在他們身前兩尺，也埋下了火藥。」

蕭寒月心中一動，道：「兩位前輩，江湖中人常常使用火藥對敵麼?」

「很少，可以說絕無僅有……」墨非子說：「就貧道所知，除了霹靂門善用火器之外，很少人像這樣施用火藥的。」

蕭寒月道：「霹靂門中人，難道也被二先生收服了?」

（未完．五十八）

中篇武俠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劍中劍（十）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錢老大將狄少青、華惜春、娟娟救出來，暫時在龍王廟棲身，爲娟娟療傷，却找不到廟裏的酒肉道士，原來他將霍天來帶來偵察的兩隻狗宰了，却將霍天來等人找上門來，錢老大扮狗叫將他們引走，又帶回一罎酒，酒肉道士也把狗肉煮好，霍天來等人又找上門來，這次却被酒肉道士全將他們點了穴道，取笑他們一番才放走，霍天來回去，這次他帶來了兩位高手，兩個穿錦衣的老者，一肥一瘦，肥的聲明要找邋遢道士——酒肉道士，錢老大嘻皮笑臉的迎上去，却被他用「袖裏印」的成名絕技拍來，想將錢老大打倒……

倨傲受戲弄　擊劍比高低

錢老大還在陪笑着，連聲道：「是，是，小老兒應該聽得懂，只是……只是……啊……」

他好像被人推了一把，上身忽然往後仰了一下，口中也「啊」一出聲來，目光如豆，盯着胖子，說道：「秦老哥，是你推了小老兒一把，這就是你老哥不對了，小老兒是因酒肉道士不知躲在那裏偷喝酒，一時找不到他，才出來招呼二位的，怎麼說我嫌命長，還暗暗的推我一把，要不是小老兒還站得住，否則這仰天一跤跌下去，不把我後半個腦袋瓜砸破了才怪，上了年紀的人，跌不起跤，一跌閻老二就會請你，你也是上了年紀的人，連這點都不懂，還有小老兒旁的事情，老朋友說笑都沒關係，惟獨有人說我嫌命長，這話是小老兒最忌諱的了，以後你老哥別開這種玩笑，會傷感情的。」

胖子沒想到自己一記「袖裏印」，沒要了錢老大的命，他明明避也沒避，着着實實的印在他身上，他居然只不過上身往後仰了一下！

這可把胖子看傻了眼，他不相信眼前此人，只是昔年一個出了名的老偷兒，不過去了一趟大內，博得御鼠的雅號，本來武功平平的人，竟能在冷不防之下，硬接了自己一記「袖裏印」，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他望着錢老大，胖臉上依然笑嘻嘻的說道：「老偷兒，兄弟這是爲你好，咱們從前總算認識，讓你活着離開這裏，你怎麼還賴在這裏，想要找死麼？」

口中說得還算客氣，一個人却一下到了錢老大的面前，右手食、中二指叉開，比閃電還快，戳到錢老大心窩左右的「斬命穴」上（斬命穴是雙穴）。

錢老大口中「啊」了一聲，說道：「秦老二，你這做什麼？要斬我的命？」

腳下稍稍退後了半步。

胖子這一招，不但手法奇快，身法更是快速絕倫，但就在他兩指點出之際，突覺點在又軟又鬆的東西之上，心中不禁大

奇，這電光石火之間，錢老大已經後退了半步，急忙低頭看去，原來自己兩個手指戳在一個又白又厚的饅頭裏面。

這下眞把胖子一張又白又胖的肥臉，脹得發紅，口中尖笑一聲：「彭城老兒，多年不見，你果然有點門道了！」

兩指一揮把叉住的饅頭朝錢老大面門電射過去。

錢老大左手一抓，就接住了饅頭，瞪着兩顆眼珠，喝道：「什麼，你們兩個爲我好，要我錢老大走開，這話是什麼意思？我找不到酒肉道士，好意出來招呼你們，你們要我走？這不是瞧不起人？難道我錢老大連你們兩個都招呼不下來麼？」

「哈哈！」瘦高老頭咧咀大笑道：「彭城老兒，你想招呼咱們兩個，你沒說錯吧？」

錢老大聳聳肩，笑道：「冷老二，我怎麼說錯了？」

瘦高老頭雙目精芒閃動，冷聲道：「你叫我什麼？」

「嘻嘻，你是錦衣雙衞的老大，小老兒怎麼會不知道？」

錢老大接着道：「只是小老兒叫做錢老大，在小老兒面前，不管你是什麼老大，都只能稱老二了。」

說起錦衣雙衞，在武林中可數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瘦高者叫做瘦金剛冷金華，矮胖老者叫笑彌勒秦青雲，江湖上的人就稱他們爲錦衣雙衞老大、老二而不名。

錦衣雙衞這名稱的由來，是他們兩人担任過前朝的錦衣衞，這句話少說也有五六十年了，儘管他們那時候年紀極輕，但能夠選得上錦衣衞，武功至少也總過得去了。

如今雖巳改朝換代，但他們却憑這點名頭，在江湖上叱咤風雲了幾十年，年歲大了，更是倚老賣老，黑白兩道對他們也都要買個帳兒，就算各大門派的掌門人，也都尊讓他們三分。

試想他們有這份氣勢，如何會把昔年偷鷄摸狗的老偷兒放在眼裏？

錢老大此言一出，冷金華（瘦高老者）枯瘦的臉上，微見慍色，嘿然道：「你想當老大，該和閻老二去敍敍譜才是！」

喝聲出口，左手一探五根枯爪巳經落到錢老大的肩頭。

錢老大嘻的笑道：「冷老二說得對極，和閻老二敍了譜，我錢老大就不會……啊，冷……冷老二，你這是做什麼……」

他肩頭被冷金華像鋼爪般五指抓住，口裏不覺殺豬般叫了起來。

冷金華陰森一笑道：「老夫叫你去找閻老二，你快去吧！」

右手掌，朝錢老大當頭拍落！

「慢一點！」錢老大縮着脖子，幾乎連下巴都恨不得縮到脖子裏去，雙眼盯着對方正待擊落的手掌，大聲叫道：「你這樣出人不意，錢老大死也不會服氣的。」

冷金華冷森的道：「你要如何……」

錢老大右肩被拏，他一隻左手不知何時居然從背後彎了過去，手中拿着一支鐵針，一下刺在冷金華的手背上。

兩人面對面的站著，你如果左手有何舉動，自可看得清楚，但絕不會防到他左手會從背後繞過去刺人，冷金華驟覺手背上一陣刺痛，心頭不期一怔！

錢老大拿捏得極準，就在對方手背劇疼之際，他肩骨突然一縮，施展「縮骨功」，一下從對方掌心掙了出去，迅速的退了兩步，口中嘻嘻呵呵的笑出聲來，說道：「冷老二，你被我九毒針刺中，見血封喉，你趕快叫我三聲老大，小老兒就可給你解藥。」

冷金華看他左手果然拿着一支黑黝黝的針，心中不覺有點顧忌，對他說的九毒針見血封喉，倒也不敢不信，一面說道：「你本來就叫錢老大，老夫自然要叫你老大了。」

錢老大笑嘻嘻的道：「你現在承認我是老大了，嘻嘻，笑死人了，小老兒手裏只是一支縫衣針，小老兒一生沒討過婆娘，衣服破了總是要自己縫，這是我的縫衣針兒，那是什麼九毒針，嘻嘻，錦衣雙衞的老大縱橫江湖幾十年，居然怕我錢老大的縫衣針，傳出江湖，不笑掉人家大門牙才怪……」

冷金華是個心機極沉的人，不然他就不會有這般枯瘦了，他可不敢胡來，聽了錢老大的話，先自賭賭運氣一試，手背上雖然被刺出了血珠，果然絲毫沒有中毒現象，這下可把冷金華激怒了，口中嘿了一聲，身形像行雲流水一般直欺過來，沉喝道：「老夫今晚不劈了你！就不姓冷！」

揮手之間，就漾起四五條爪影，朝錢老大身前抓來。

「嘻嘻，冷老二，你不姓冷，那好極了，就姓我的錢吧……」

錢老大沒待他爪影抓落，一個人就像老鼠一般，東鑽西鑽，一下就被他從爪影隙縫之中鑽了出去，口中還在嘮叨着道：「還有錢老三，咱們以後就稱錦衣三衞好了。」

冷金華是錦衣雙衞的老大，成名數十年，一旦出手，豈會這般容易就讓你從他爪下脫出？口中沉嘿一聲，身形倏轉，左手又及時揮出，左手堪堪揮出，右手又緊接着揮起，雙手連揮，快速無倫！

刹那之間，他雙手揮動之際，登時漾起一條又一條的爪影，他瘦高的人影，看去就像平空生出八九條臂膀來，這八九隻手爪，幻出了不同的手法，朝錢老大左右上下盤旋飛舞，勾屈着五指抓來。

冷金華以「搜魂鬼爪」威震江湖，「搜魂鬼爪」原是九陰門的陰毒功夫，這一施展開來，一縷縷奇寒澈骨的陰氣，縱橫交織，愈來愈盛！

古人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錢老大只有兩隻手，但冷金華此時覺有八九隻手爪之多，比三頭六臂還多了三條臂膀，這叫他如何不急？口中大聲叫道：「喂、喂，冷老二，你已經承認我是老大了，怎麼可對老大下殺手？你這是存心要我老命的了。」

他一邊大聲叫嚷一邊也聳肩縮頭，兀是在一片爪影之下，像老鼠一般顚着屁股到處亂鑽。

天底下任何一種武功，刀劍也好，拳掌也好，當初創出來的時候，都自以爲自己盡善盡美，不會有什麼破綻了，但其實，沒有一種武功，沒有破綻的。

冷金華展開「搜魂鬼爪」，一個人就像生出了八九條手爪，爪影漫天，縱橫交織，已把錢老大身前身後全數封死，實際上，一個人總共只有兩條手臂，兩隻手爪，因爲他使得太快了，其中有七條只不過是他幻影罷了。

手爪既然只有兩隻，要使得快，才有幻影，但這八九條影之中，總是會有實際空隙的，錢老大就藉着對方這一綫忽東忽西的空隙，遇隙即鑽，而且要鑽得快，才能鑽得過去。

話雖如此，但冷金華功夫精到，八九條幻影之中，可虛可實，使人捉摸不定，要在他手爪底下鑽來鑽去，不停的鑽，却也非易事。

一會工夫，錢老大已經鑽出了一身大汗，口中還在不停的叫，道：「喂，冷老二，你這算是什麼？要和我小老兒動手，也應該一招一式，正大光明的比拚，你這樣沒有招式，不成章法的亂揮一通，沒的叫人看了笑話？錦衣雙衞的老大，像街上的無賴漢，小混混一樣亂打一通……」

他不開口還好，愈說冷金華聽得愈氣，身上一襲錦袍都像燈籠般鼓了起來，一個人已經雙脚離地數寸，一雙鬼爪也愈舞愈快，記記抓向錢老大要害大穴。

他在盛怒之下，非把錢老大毀在他爪下不可。

金老大看他爪勢越來越厲，喊叫了半天，他也不理睬，忍不住又大聲叫道：「喂，酒肉道士，你太不夠意思了，偷了我的酒，還要我老命，咱們講好了的，你是這裏的當家，這裏的事，都由你管，現在……你再不出頭，就要出人命啦，出了人命，你是當家，也脫不了干係……」

冷金華森冷的道：「錢老兒，你省點力氣吧！再叫也沒有人會理你的了。」

「誰說的？他……他不來，我就不和你打了。」

錢老大嘶啞着聲音說道：「沒有我陪你玩，你也會覺得無聊，啊，你鬼爪慢一點好不，太快了，轉得我小老兒昏頭轉向，你還不知道我方才酒喝多了。」

冷金華陰笑道：「酒喝多了，正好做個酒鬼！」

呼呼兩爪，劈面抓去，爪勢之快，簡直有如電光乍閃。

「不！我還不想做鬼。」

錢老大拚命的鑽，一面叫道：「酒喝多了，再這麼一轉得快，小老兒心口就壓不住的往上抬，啊，不好，你快停一停讓開，我……我要吐了……」

話聲未落，口中「嘔」的一聲，張開口噴出一道匹練，直向冷金華迎面直射過去。

吃進去的時候，女兒紅酒香撲鼻，香肉也鮮美無比，但這些東西，從人肚裏打個轉再回出來，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他噴出來的這道匹練，當眞如黃河之水天上來，窖藏的女兒紅，如大碗大碗的香肉，交滙成了一道又腥又穢的又黏又膩的穢汁了！

從他口裏噴出來的時候，因爲受了喉管的約束，還是滙成一條的，但噴出口外，沒了束縛，就突然四散開來，面積就有圓桌那麼大了，一時間穢氣冲天，中人欲嘔！

冷金華不防他有此一着，正在施展殺手，要避也避不開，被噴了個一頭一臉，雙手更不用說了，手掌手背都沾上了，鬧得個濕淋淋，糊稠稠，還火辣辣的生痛！

他一下後退出七八尺遠，雙手急忙在衣衫上抹了抹，再伸手去抹臉孔，連鼻孔和咀裏都流進了不少又鹹又膩又穢又稠的東西，味道可不好聞，他連吐了幾口口水，心頭一陣作嘔，連晚上吃的酒菜，幾乎被錢老大這一拋磚引玉，要從他胷肚裏給勾了出來了！

錢老大這一吐，人就輕鬆了，「搜魂鬼爪」之圍旣解，他舉起衣袖，抹抹咀角，聳着肩拔脚往裏就跑。

錦衣雙衞的老二秦青云口中尖笑一聲道：「錢老大，你慢點走呀！」

口中還在笑，一團人影可比風還快，一下趕了過去，那知剛掠到階前，突覺脚下被大石一絆，一個收脚不住，砰的一聲，朝三級石階上摔了下去。

以他的功力，就是絆上了大石，也不會摔倒下去，老實說，大石被他踢上了，就算不踢碎，也會至少會被踢得滾出老遠，他是絕不會脚下絆了一下，撲倒下去。

這在笑彌勒秦青云來說，也是迷迷糊糊的，連自己也弄不清楚怎會跳下去的？但是，等他睜開眼來，自己已經躺在石階上了。

他正感奇怪，瞥見自己身邊躺着一個醉人，那不是酒肉道士是誰？

方才錢老大還進去找過他，都沒找得到，自己一直在路上，也從沒看到酒肉道士出來，他幾時又躺在石階上的呢？

笑彌勒心裏清楚，自己一跤跌下來，準是他搗的鬼了，還待翻身躍起！

突見酒肉道士眯着一雙醉貓眼，迷迷糊糊的瞄了秦青云一眼，咀裏迷迷糊糊的道：「錢老兒，你眞該死，不會喝酒，就少灌些黃湯，你知不知道剛才那一脚踢在我腰裏麼，走路也不看看清楚，我也踢你一脚，看你試試痛不痛？」

口中說着，果然橫飛一脚，踢了過來（他還是躺在地上，沒站起來，這一脚是躺着踢過來的。）

笑彌勒跌下去的人，就躺在他邊上，看他橫脚踢來，明明可以躲得開，以他的武功，隨便挪移都可以避得開，但不知怎的竟然連打個滾都滾不及了，「砰」的一聲，被他結結實實的一脚踢在腰骨上，一個人像肉球般滾下階去。

酒肉道士却毫不放鬆，忽然一躍而起，一把抓住了他胸前的衣衫，憤憤的道：「你……你罵我什麼？臭道士？我……我偷你的酒喝？你才是老混球，你……還罵人？」

揮手一拳，又結結實實的打在笑彌勒鼻樑上。

他喝醉了酒，竟然把笑彌勒當作錢老大了！

這下，秦青云被打得兩眼發黑，鼻樑疼痛若折，他這一痛，心裏登時明白過來，酒肉道士明明是借酒裝瘋，故意向自己下手的。

心念這一動，那還客氣，口中大吼一聲，上身一下翻身坐起，揮手一記「袖裏

印」朝酒肉道士當胸拍去。

酒肉道士眯着醉眼，大笑道：「你還敢出手打人。」

抓住他胸口往右一橫，硬把翻身坐起的笑彌勒撳了下去，右脚忽然跨了過來，一下騎坐在笑彌勒的肚上，兩眼佈滿了紅絲，獰笑道：「你別以爲我道士專吃狗肉，沒吃過人肉，惹我生氣，一樣把你吃掉了。」

騰出右手，一下子叉住了笑彌勒的頭頸。

笑彌勒當然要反抗，但不知怎的，平日一身武功，不知到那裏去了，竟然一點也使不出來，酒肉道士騎在他肚子上，叉着他脖子，他好像忘記了運氣，只是用手去扳叉住喉嚨的手。

酒肉道士自然不肯讓他扳開手去，口中哼道：「你還不服氣，哼，我就不相信你力氣比我大。」

他一手叉住笑彌勒喉嚨不放，另一隻手還要去捉笑彌勒的手。

笑彌勒秦青云被他叉得連兩顆眼珠都快要凸出來了，一時情急，突然身子一滾，希望摔開酒肉道士。

酒肉道士那裏肯放，兩個人就在地上滾來滾去的扭作一團。

瘦金剛冷金華被錢老大吐了個一臉一身的酒菜，穢臭難聞，噁心得幾乎也要嘔吐，差幸他來時看到廟前右方有一道小溪，溪水潺湲，清可見底，一時也顧不得找錢老大算帳，匆匆回身出廟，走到溪邊，蹲下身去，掬着溪水，洗了把臉，然後又把胸前一大片被嘔吐狼藉的衣衫，也用清水冲洗乾淨。

忽然聽到不遠處傳來一陣用水拍臉的聲音，接着又有人用手掬水漱口，和「咕」「咕」喝水之聲，轉眼看去，只見離自己三數丈外，蹲着一個黑影，果然正在低頭喝水？

這人非別，就是吐了自己一頭一臉的酒鬼，老偷兒，錢老大！

冷金華看到錢老大就火冒三丈，那肯放過，這就很快直起腰來！

他這邊剛直起腰，那邊錢老大也同時直起腰來，一眼看到冷金華，招招右手，打着招呼，陪笑道：「冷老二，方才眞對不起，吐到你身上，其實小老兒早就發覺忍不住了，叫你趕快讓開，你老弟就是不肯停一停，才……」

冷金華給他這一聲「老弟」叫得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聲：「誰是你老弟，你眞該死！」

飛身撲起，十指如鈎，朝錢老大當頭抓落！

三數丈距離，還不一撲即至？

錢老大一臉俱是驚慌之色，兩眼望着他，脚下連連後退，說道：「這……這從何說起，你不是承認我是老大麼？你……你是冷老二，老二自然是老弟了，這也要生氣？」

口中說着，人已經飛快的往左閃了開去。

「生氣！」冷金華一撲未中，厲笑道：「老偷兒，老夫今晚要撕了你！」

雙手箕張，又追撲過來，十道森冷的尖風，宛如十支尖錐，密集刺到。

錢老大駭然道：「冷老二，你……你瘋了，我不和你計較。」

說完拔腿就跑。

冷金華冷哼一聲，說道：「你跑得了麼？」

錢老大脚下飛一般的往前跑去，一顆頭却轉了過來，嘻嘻笑道：「我不是在跑了嗎？你冷老弟要試試我的脚程，咱們就跑一段試試看？」

兩人一個跑，一個追，漸漸的遠去。

× × ×

霍天來給瘦金剛冷金華喝了聲：「霍總敎練，你們可以出去了。」他奉命惟謹，趕緊率領着席勝衣等一干人，匆匆退出大門。

冷金華要他們出去，可並不是要他們到龍王廟外面，是去雁翅般站着。

這句「出去」，就是說：這裏有自咱們錦衣雙衞會收拾的，你們去做你們的事好了。

霍天來要做的事有二：一是追回劍盟逃犯單逢春和娟娟，二是緝拿帶職潛逃的副總敎練狄少青。

這三人沒在第一進，自然是在第二進了。

霍天來並不笨，他率領着七名敎練退出龍王廟大門，立即揮了揮手，由席勝衣率同言柏春、張振宇、婁良四人從大門向左包抄後進。

他自己率同周友成、鮑叔寒、馬樹椿由大門向右包抄後進，兩撥人作鉗形包圍，同時躍登第二進圍牆。

在霍天來想來，三人之中，應以狄少青的武功最高，但他最高也不至於高過他總敎練，其次是單逢春，自然也只是一個女孩兒，任何兩個敎練，也足夠拖她拏下了。至於娟娟那只是個小丫頭，更不足道了。

因此他算來算去，他這一行人，已足夠達成任務而有餘了。

× × ×

狄少青、華惜春雖是錢老大催着他們回轉後進去的，還說：今晚你們只管睡覺，不論聽到什麼聲音都不用起來。

兩人自然聽得出他話中的意思來，那不是說今晚一定會有事的了。

狄少青轉過迴廊，就低聲說道：「單兄弟，今晚說不定會有事呢？」

華惜春道：「霍天來還會來麼？」

「很難說。」

狄少青道：「他非把我們擒回去不可，不然，他如何向上面交代呢？」

華惜春冷笑道：「就憑他霍天來和他手下那幾塊料，想把我們擒回去，眞是做他的清秋大夢！」

狄少青道：「他上午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今晚如果再來，那一定來了帮手，才敢再來。」

華惜春問道：「他今晚再來，我們要不要出手呢？」

「我想……」狄少青考慮了一下，才徐徐說道：「錢老大雖然說我們不用起來，但這是因爲我們而引起的麻煩，我們豈能置身事外？」

「狄兄說的極是。」

華惜春道：「那麼狄兄之意，我們該

當如何呢？」

兩人邊說邊走，已經跨進第二進的天井。

狄少青站停下來，才道：「霍天來今晚如果再來，人手決不會少，而且也可能分出人手進犯後進，所以我的意思，是由妳保護娟娟，不用出面，來人由我來對付好了。」

華惜春道：「我爲什麼要躲起來？霍天來這老賊我就是不取他性命，也非剁下他一隻臂膀不可！」

她前胸衣衫曾給霍天來撕開，此仇自然非報不可。

狄少青自然知道，但不便多說，只得點點頭，道：「也好，我們就一起動手好了。」

一起動手，是怕華惜春不是霍天來的對手。

華惜春朝他笑了笑道：「待會霍天來來了，狄兄可不能和我搶啊！」

狄少青道：「好，我讓給妳就是。」

華惜春嫣然一笑道：「那我先謝謝你了。」

狄少青道：「自己兄弟，何用說謝，時間還早，妳還可以回房去休息一會。」

說完轉身朝自己住的房中走去。

華惜春也自回轉臥房，推門而入，只見娟娟靠着木床坐起，看到自己，就叫道：「單爺，今晚霍天來會來嗎？」

華惜春笑道：「他來了，就要他吃不完兜着走。」

娟娟舉手掠掠鬢髮，說道：「小婢在他那裏躭了將近一年，知道的也較多，霍天來一身武功，甚是高强，他手下席勝衣是個深藏不露的人，言柏春是辰州言家門中人，另外還有婁良和鮑叔寒，武功也都很高……」

她不待華惜春開口，接着說道：「小婢聽單爺說過，霍天來上午鎩羽而去，那麼，如果他晚上再來，一定會帶來帮手，他認爲有足夠制勝的把握，才會再來，霍天來的總教練，手下一批人，並不可怕，但小婢聽說南北總館的護法堂中，高手如雲……」

華惜春雙眉一挑，冷笑道：「就算他護法堂的人全來了，我不殺它個落花流水才怪。」

她說話之時，臉上隱現殺氣，一雙鳳目之中，也冷芒飛閃，使人不寒而慄！

娟娟心中暗道：「這位單爺，也是一個女子，怎麼會有這樣濃重的殺氣，她既非劍盟的人，但却要女扮男裝，混入南北武館來，莫非她和總館的什麼人有着深仇大恨不成？」

華惜春臉上怒容漸漸歛去，忽然朝娟娟笑了笑道：「娟娟，妳是劍盟的人，屈身爲婢，只是爲了工作，以後不許再自稱小婢了。」

娟娟道：「但……但單爺……」

華惜春含笑道：「當然也不許再望我單爺了，我們都是女兒之身，年紀差不多，應姐妹相稱，只是我爲了行走江湖方便起見，還要繼續穿男裝，妳就稱我單兄好了。」

娟娟道：「這個我如何敢當。」

華惜春道：「我們都是武林兒女，不用客氣，就這樣說定了……」

剛說到這裏，只聽隔牆上，傳來極輕的彈指之聲，這就低聲道：「是狄兄示警，大概有人來了，妳躺着別動，我出去看看。」

說完，伸手抓起長劍，正待舉步跨出門去。

突聽天井中傳來一陣「撲撲」輕響，果然是賊人從牆頭飛落天井！

就在此時，只聽霍天來深沉的聲音說道：「狄老弟，請出來答話。」

狄少青腰懸長臉，緩步從廂房中走出，他依然神色自若，瀟洒的跨下石階，朝站在中間的霍天來拱拱手，目光再向左右一瞥，含笑道：「總教練和諸位老哥都來了。」

他目光一瞥，有如寒電閃過，看得席勝衣、周友成等人都不禁抱拳還禮，口中叫了聲：「副總教練。」

狄少青微微一笑道：「狄某已經離開，那就不再是副總教練了。」

霍天來深沉一笑道：「狄老弟並未辭去副總教練職務，總館並未除名，狄老弟只是因故離開，在尙未免除職務以前，自然還是副總教練了。」

狄少青淡淡一笑道：「霍總教練今晚率人前來，不會只是和在下討論在下還是不是副總教練的問題吧？」

霍天來唔了一聲道：「當然不是。」

狄少青含笑道：「那麼總教練的來意如何呢？」

霍天來嘿然道：「狄老弟心裏明白，難道還用本座說麼？」

狄少青微哂道：「霍總教練不說，在下如何會明白呢？」

「那好。」霍天來道：「本座今晚就是找狄副總教練來的。」

狄少青「哦」了一聲，並未說話。

霍天來又道：「也就是要狄副總教練做到兩點。」

狄少青又問道：「要在下做到那兩點呢？」

霍天來道：「第一，狄副總教練應該交出兩名劍盟的奸細，娟娟和化名單逢春的女子。」

狄少青依然臉含微笑，問道：「還有第二件呢？」

霍天來看他神色自若，似乎絲毫未把自己這些人放在眼裏，心中暗暗感到驚異，忖道：「他好像有恃無恐，會不會是劍盟也有援後趕來了呢？」

一面沉笑道：「關於第二件，那是狄老弟擅離職守，自然要隨本座回去了。」

狄少青頷首道：「如果在下還想幹副總教練，這兩點自然非做到不可……」

霍天來沒想到他會答應得如此快法，一手拂鬚，說道：「這麼說，狄老弟答應了？」

狄少青含笑道：「只是在下已經不想幹副總教練了。」

霍天來臉色漸漸變得陰沉，嘿然道：「方才本座已經說過，你老弟的副總教練是上面派的，在老弟沒有辭去職務，總館沒有除名之前，仍然是副總教練，這是不爭的事實，你老弟想不幹，也要等總館批准之後，才能離開，在總館沒有批准前，

老弟不能無故擅離職守，如果擅自脫離職守……」

他口氣微頓，接下去道：「像老弟這樣，已經不是擅離職守了，老弟是勾結匪類，叛離本館，如以叛逆論，本館可以通令天下，一體緝拿，案情重大，可以格殺勿論……」

狄少青道：「聽來似乎很嚴重。」

「自然很嚴重了。」

霍天來道：「凡與本館爲敵之人，江湖雖大，只怕沒有他容身之地，所以本座要勸勸老弟，你年紀還輕，最好愼重從事，仔細考慮考慮。」

狄少青含笑，說道：「在下用不着考慮。」

霍天來雙目寒芒飛閃，大笑說道：「好，好，好，狄少青，你自甘墮落，本座就沒有好說的了，只是本座今晚前來，方才說的兩件事，非辦妥了不可，你既然不肯自願隨本座回去，本座只好把你緝拿歸案了。」

他早就有了動武之意，自然說翻臉就翻臉了。

狄少青仰首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笑，說道：「霍總教練應該明白一件事。」

霍天來道：「老夫明白什麼？」

狄少青含笑道：「放眼天下，狄某如果不想去，只怕還沒人請得動在下，要把在下緝拿回去，不是在下小看低霍總教練，只怕還做不到呢！」

霍天來一張老臉，呈現出一片鬱怒，厲笑道：「你口氣不小，老夫倒要衡量衡量你究竟有多少道行，敢口發狂言！」

一面左手向空一揮，沉喝道：「你們給我搜，務必把娟娟和單逢春拏下了，如敢頑抗，就地格殺勿論。」

他這一揮手，由席勝衣爲首，率領着言柏春、周友成、張振宇、馬樹椿四人舉步朝階上奔來。

七人中留下了婁良，鮑叔寒兩人，緊站在霍天來左右。

就在席勝衣等五人還未奔近石階，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喝道：「還不給我站住，眞想找死嗎？」

隨着話聲，單逢春已從階上現身，緩步走下石階。

她神態從容，左手雖然握着長劍，但並未出鞘。

席勝衣等人雖已知道這位曾是自己同事，任職教練的單逢春，是一個女子，但看她舉止如此從容，倒也不敢立即出手，向她發動攻勢。

第一，當然是被單逢春的從容神態震懾住了，第二，當然是大家想仔細看看這位易釵而弁的單逢春，到底如何被總教練看出來的？是以大家果然都停住了脚步。

單逢春雙目含煞，冷冷的朝霍天來走來，口中也冷冷的道：「霍天來，你不是要把我緝拿歸案麼？正好我也要找你算帳，單某就在這裏，你亮出兵刃來，單某領教領教你的高招。」

霍天來面對狄少青這樣一位年輕高手，自然不敢絲毫分心，只是揮揮右手，喝道：「你們還不給我拏下了？」

單逢春「鏘」的一聲，抽出長劍，劍尖朝霍天來一指，目中寒芒飛閃，冷叱道：「霍天來，我偏要和你動手，你可是不敢麼？」

狄少青乘機退開了兩步，含笑道：「單兄既然要和霍總教練一較勝負，在下那就只好讓賢了。」

霍天來眼看單逢春已經掣出劍來，也立即掣劍在手，這一瞬間，和他方才預先安排的計劃顯然有了很大的變化。

方才，他預計由自己對付狄少青的，狄少青年事不大，武功就算不弱，也不至於高過了他，但他是個心機極深的人，遇事老謀深算，想到萬一狄少青武功和他不相上下，（他預計絕不會高過於他）豈不是擱不住狄少青了？所以他另外安排了兩個人，婁良和鮑叔寒，合三個人之力，把狄少青拏下，自然不會再有問題了。

其餘五人去對付單逢春和娟娟，也一樣可以手到擒來。

這是他先前的計劃，如今單逢春硬要和他動手，這一安排自然也要稍有變動。

單逢春的武功，當然要比狄少青差上一籌，由他和單逢春動手，那就不需要婁良和鮑叔寒作他後備了。

霍天來右手掣出長劍之際，左手同時微揚，食、中兩指向空幌動了兩下。

這是他在臨行前籌思好第二個安排，此一暗號，就是告訴大家現在要執行的第二個方案了。

第二個方案是由席勝衣、言柏春、婁良、鮑叔寒合四人之力對付狄少青，分出張振宇、馬樹椿去緝拿娟娟。

留下周友成在他身邊，作爲隨時機動策應之人，當然也因周友成和狄少青、單逢春二人較熟之故，不便把他放在主力上了。

這自然也是萬無一失的安排，他手勢甫一遞出，但聽一陣「鏘」、「鏘」長劍出鞘之聲，婁良、鮑叔寒從霍天來身邊舉步走出，席勝衣、言柏春也同時從左方朝狄少青包圍過來。

狄少青目光一掃，但人却依然瀟洒的站立不動，臉含微笑，問道：「四位要和在下動手麼！」

婁良冷森一笑道：「咱們這是奉上命差遣，要副總教練多多包涵了。」

隨着話聲，人已經欺到了狄少青的右側。

席勝衣抱抱拳道：「屬下如有冒犯之處，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依屬下相勸，副總教練還是隨總教練回去的好。」

狄少青含笑道：「在下早已說過，我已經不是副總教練了。」

言柏春道：「狄兄既然一再否認不是副總教練，咱們也就不用顧慮了，狄兄接招吧！」

右手一振，一縷指風，首先發難，朝狄少青背後「入洞穴」激射過來。

他是辰州言家門的人，言家門以「硃砂指」名聞天下，精於指功，他這一記使出來的雖然不是「硃砂指」，但指風嘶然，强勁如矢，也是大爲可觀！

另外，張振宇、馬樹椿兩人眼看席勝衣等四人把狄少青圍住，他們兩人的任務，最爲輕鬆，只要把負了傷的娟娟擒過來就好，當下也毫不怠慢，立即縱身朝階上撲去。

狄少青方才目光一掃之際，對方人手分配，自可一眼就看出來了，他對言柏春的一記指風，恍如未見，只是含笑道：「四位兄台就是要和在下動手，也請稍待一下。」

身形突然一幌，有好如一縷輕烟，奇快無比的閃了出來！

席勝衣等四人明明已把他圍在中間，這回話聲入耳，突覺眼前一花，明白站在四人中間的狄少青，忽然失去了踪影。

人已不見，言柏春這一指自然也落了空。

這一直把四人看得齊齊一怔，只聽狄少青的聲音已在階上响起：「二位要做什麼？」

原來電光石火之間，狄少青已經到了階上，擱在張振宇和馬樹椿的前面。

張振宇、馬樹椿堪堪撲到石階，他們撲起之時，階上還沒有半個人影，但在他們撲到之時，耳中已聽到狄少青的話聲，再定睛一看，狄少青已經笑哈哈的望着自己，負手站在石階之上。

張振宇、馬樹椿不由大吃一驚，雙手既已成了敵對之勢，自然先下手爲强，他們和狄少青原來又毫無交情可言。

張振宇冷冷的道：「咱們是奉命拿人的，狄兄最好請讓開。」

口中還在說話，手上三節棍「呼」的一聲，朝狄少青膝彎掃到。

馬樹椿手中提着一柄朴刀，更是一聲不响，手腕翻處，一記「寒蟾吐月」，當胸就扎。

當然，如能一下把狄少青放倒，這件功勞，可比拿住娟娟至少要大上十倍。

婁良、言柏春等四人驟觀狄少青已經到了階上，口中同時發出叱喝之聲，四條人影也同時縱身朝階上追撲過來！

狄少青左脚一提即踩，便把張振宇的三節棍踏住，右脚飛起，「砰」的一聲，把張振宇一個人像皮球般蹴起一丈來高，朝大天井中飛了出去，右手兩個指頭一下夾住了馬樹椿的朴刀，隨手往前揮出，口中喝道：「你也去吧！」

馬樹椿但覺從刀柄傳過去一股無形勁力，朝身上推來，身不由主跟着憑空倒飛出去。

等婁良等人撲上石階，狄少青却長嘯一聲，身形電射，已經回到了原立身之處，朗聲道：「在下不是請四位稍待嗎，四位何用如此性急，趕來趕去，要和在下動手，那就快些回來吧！」

張振宇、馬樹椿兩條人影，「砰」「砰」兩聲，跌墜在天井中間，落地之後，並沒有再爬起來，只是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上。

周友成是見識過狄少青武功的，但也沒想到他出手會有如此快法，此時趕忙走到兩人身邊，伸手一摸，心臟仍在跳動，可是人並沒有死，只是被制住了穴道。

當下在兩人身上連揉帶拍，連拍了幾掌，張、馬二人依然一動未動，穴道似乎是絲毫未解。

他心裏明白，狄少青的點穴手法，憑自己是解不開的，但他總已經替他們解過了，解不開就不是他的事，這就站起身，悄悄的退後了兩步。

這一下也直看得婁良，言柏春等人心頭大爲凜駭！

他們都是總館委派的教練，平日也經常在一起，張振宇、馬樹椿的身手如何，大家也都清楚得很，沒想到在狄少青手下，一招之間就被人家像稻草人一般隨手丟了出來，由此可見就算自己四人聯手，只怕也未必是人家的對手了。

這可眞把四人給震懾住了，他們撲了個空，站在階上怔得一怔。

婁良望望三人，低喝一聲：「咱們下去！」

四人又從階上飛落天井，落到地上，仍然各佔一位，把狄少青圍在中間。

鮑叔寒抱拳道：「狄兄果然高明，咱們四人，算起來昨天還是狄兄的屬下，但時間不同，形勢也有了改變，今晚咱們却成了敵對之人，這原是意想不到之事，狄兄武功高强，咱們兄弟明知不是狄兄對手，只是形勢所迫，咱們不得不向狄兄討教，咱們已經亮了劍，狄兄也請亮兵刄，咱們才好出手。」

但也說明了一點，他們雖然看出狄少青武功不凡，因爲四人使的都是長劍，各人在劍上都有一番功夫，認爲如使兵刄，縱然不是狄少青的敵手，或可自保。

狄少青含笑說道：「鮑兄好說，既然四位使的都是長劍，在下那就在劍上奉陪了。」

右手輕輕一抬，嗆然劍鳴，抽出長劍，隨便朝胸前一橫，朗目神光湛然，向四人領首微笑道：「四位請賜招吧！」

席勝衣站在他左首，抱劍爲禮說道：「咱們相聚時日雖短，總做過狄兄屬下，何況咱們又有四人之多，已經佔了便宜，還是請狄兄先發招吧！」

狄少青笑道：「席兄太客氣了，既然如此，兄弟就有僭了！」

長劍刷的一聲，斜斜劈出，只是劈向地上，並沒有攻向任何一人，才抬目笑道：「四位現在可以發招了。」

這一劍斜劈，表示他不肯佔四人的先，本來是他謙虛之處，但如果有人對他有成見的話，也可以說他是托大倨傲了。

席勝衣在心裏就對他暗暗欽佩，忖道：「狄兄年事輕，武功高猶其餘事，光是這份氣概，就好生令人心折！」

婁良和言柏春兩人心裏却在暗暗冷哼：「這小子眼高於頂，顯然沒把咱們四人放在眼裏了！」

婁良手中是一柄吳鈎劍，吳鈎劍就是劍尖有一鋒利的鈎子，既可作長劍使用，也可當作鈎鐃使用，專鎖敵人兵刄。

此時吳鈎劍一引，冷然道：「狄兄不肯佔咱們的先，咱們似乎不用客氣了。」

話聲出口，劍勢已經隨着推出。

他知道狄少青武功了得，不可輕敵，這一劍又是第一個發難，自然不敢用上全力，去勢也相當緩慢。

言柏春是辰州言門高手，言門中人使的劍都是劍身細長，以點刺爲主，他一見婁良出手，也立即振腕一劍，飛刺而出，接口道：「婁兄說得不錯，咱們上命所差，只好得罪了。」

他爲人陰險，劍已先發，話却說在後面。

他兩人業已出手，席勝衣和鮑叔寒兩支長劍自然也只好隨後相繼出手。

這四人同時出手，威勢就非同小可！

尤其婁良出身秦嶺一派，「秦嶺劍法」原以迅捷見長，他方才推出的一鈎，去勢緩慢，是因爲第一個發劍，怕狄少青率先反擊，意思就是要讓大家一起出手，如今大家都已出手了，他自可不必再顧慮了，因此本來推出去的緩慢劍勢，突然加速，推引之間，連發三招殺着，每一劍都是鈎向狄少青要害。

言柏春細長長劍一抖，身隨劍進，劍走偏鋒，使出言家「子午劍」，精芒冷電，化作點點寒星，專攻狄少青兩脅，沒一劍不辛辣狠毒。

席勝衣使出來的是點蒼派劍法，劍勢出手，就捲起幾道劍光，宛如匹練橫飛，繚繞渾身上下飛舞，隨着攻上。

其實此時狄少青並未還擊，他用不着採取守勢，這只是不願和三人聯手急攻而已。

鮑叔寒也是劍術名家，他這一展開劍勢來，身形就不時的飛縱撲擊，像生了兩隻翅膀一般。

原來他練的竟是「五禽劍法」，劍劍都是騰身發招，鷹翔隼刺，來去如風。

這四人在劍術上各有深厚造詣，出招各展所學，聯手合擊，當眞有風雲不變之勢，數丈方圓，看到的盡是匹練般劍光，和千萬朵寒星，劍光霍霍，劍氣縱橫，像狂風暴雨一般，幾乎把這一塊地方，全給淹沒了！

狄少青站在他們中間，不，被四人圍在中間，是不是淹沒了呢？

沒有，他在四人出手之際，長劍也同樣隨着出手。

因爲他出手在四人之後，並沒和四人搶攻，所採取的只是守勢。

所謂守勢也就是見招拆招，你一劍刺來，他隨勢化解。

化解，當然也不是硬拚，你一劍刺來，我硬把你格出去，因爲劍法之妙，是在不沾青而走青，（沾青是術語即不能躲閃乾淨也）劍與劍之間，從不相交。

這話說來容易，其實可大非易事！

試婁良的「秦嶺劍法」，以迅捷見長，一柄吳鈎劍，攻勢來去，間不容髮。言柏春的言家「子午劍」，以點刺爲主，出手如電，再加上席勝衣的「點蒼劍法」，他雖然守多於攻，但還是有攻出的時候，鮑叔寒的「五禽劍法」，記記都是飛鶻摩云，騰躍發劍，由上而下，翩如飛鳥。

四柄劍無一不快，你如果和單獨一人作戰，只要你快攻，我快封，就可無事，如今以一敵四，每一個人刺來的劍，你都要予以封解，出手豈不要比他們快上四倍，才能一一化解開去。

但狄少青一柄長劍，看去使得並沒有他們那麼快法，他又是不徐不疾，從容應敵。也沒有大開大闔，把一柄劍縱橫交擊，使得風雨不透，只是劍尖不住的指東劃西，毫無章法，但圍着他急攻的四人，都可以感覺到自己刺出去的每一記劍法，都被他輕易化解開去，不論你使得多快，都被他接了下去。

他們雖然四人聯手對付一人，但使的是四種不同的劍法，可不是四個人久經訓練，練的是同套合搏之術。

如果練的合搏之術，劍法相同，就有互相支援，動作合一，他們却是各使各的，各攻各的，四個人互不相關。

因此每一個人心中，都在想着：「他（指狄少青）記記只能接住自己的劍招，應該無暇兼顧其他三人的攻勢了，難道他們都沒有攻他？」

他們只有自顧自的急於發劍攻敵，當然沒機會去看別人如何？其中只有兩個人看得較爲清楚！

一個是席勝衣，他內心對狄少青有一份尊敬之心，發劍攻敵較少，心中自然也較爲冷靜，看出狄少青劍勢不快，却能從容應付，顯然是游刄有餘。

另一個則是鮑叔寒，因爲他每一劍都是縱身騰躍，不時的居高臨下，自可對全盤敵我攻守之勢，看得比其他三人清楚。

這一情形，顯而易見，是狄少青只守不攻，並未向四人出手還擊，他希望四人知難而退，並無傷人之意！

就在此時，狄少青忽然聽到了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今日之局，閣下想不傷人，只怕是做不到了，你不出手刺傷幾個，他們是不會停手的了。」

狄少青聽得不覺一怔，這話，自然是有人以「傳音入密」向自己示警了！

這說話的聲音聽來極生，既非錢老大，也不是酒肉道士，和華惜春，那麼這人會是誰呢？

從聲音判斷，這說話的人，應該就是和自己動手的四人之一了。

因他對這四人並不太熟，是以一時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來，心中不覺暗暗一動，忖道：「莫非這四人之中，也有劍盟的人不成？這人如非劍盟中人，他就絕不可能會對自己說這句話了。」

雙方動手，劍來劍往，何等快速？不過一會工夫，已經打了三十個回合。

婁良、言柏春等人，眼看自己四人聯手，四柄長劍使得宛如風雷交擊，竟然連狄少青一點衣角都沒有沾上，自然漸感不耐。

言柏春口中大喝一聲，「子午劍法」招式突然一變，劍勢驟緊，一支長劍像雨點般點出。

婁良吳鈎劍也在此時，像靈蛇亂閃，劃出一道道的銀鈎，縱橫交織，鈎鐃同使，加緊攻出。

席勝衣、鮑叔寒因兩人劍法驟緊，也隨同源源出手，着着逼進！

這一來，登時劍影如山，漫天揮洒，比之方才，更見凌厲！

這是已經到了決戰階段，各出全力，勝負之分，將可立判。

這時同在一個天井中的另一場以劍相拚的決鬥，也同樣進入了緊要關頭！

那是華惜春和霍天來。華惜春因爲霍天來撕開她胸衣一事，一直耿耿於心，大有遇上了非把他開膛剖腹，不足以雪恨之慨！

今晚霍天來自已送上門來，她自是求之不得的事兒，因此她早和狄少青講好了，今晚由她來對付霍天來。

（未完・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太清裝腔作勢捉鬼，擺下法壇，一切道具都齊，如張天師的雷霆印、日月符，相傳是驅使鬼神的信物，可惜他既無這些法寶，又沒有乃師抱琴道長的法術，只懂得一味「脫」咒，這次却被鬼迷，鈴鈴鐃鈸（查查）都扔掉，幾乎死去，幸好青青的師祖慧明打救才脫險，到底是鬼是人，現在仍難說清。慧明來此是爲了首徒李湘湘有難，來到葉家找到葉青青，見太清乃是故人之徒，順手牽羊將他救出，見他資質不錯，並帶他們二人去救李湘湘，原來她被小白面百里清潮欺騙，失了身，現在又騙她服毒，慧明及時將她解救，聽她訴說遭遇……

女媧古琴

緊張恐怖神奇俠情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查身世受辱　獲救疑有因

李湘湘續說道：「百里清潮連飲三杯酒，才嘆了一口氣，道：『湘湘，實不瞞你，不是我矯情，也不是我看不起你，更不是我懷疑你不是處子，實是我如今還不能成親！』我忙問：『爲何不能成親？何況你雙親已死，沒人可以阻攔你！』他道：『因爲先父母是被人殺死的，先父臨終遺言要我替他報仇，仇若未能報，便不能娶妻！』

「我呆了一呆，又問：『仇家是誰？』他道：『天山雪魔！』我倒抽了一口冷氣，想那天山雪魔『武林有數的魔頭，這仇可眞難報，忍不住又問他．『天山雪魔遠在天山，你怎會跟他結下寃仇？』他道．『我殺了他一個徒弟，老魔找不到我，所以殺了先父母洩恨！』

「我爲了救他，忘了羞恥和矜持，要他求生，他却謂反正他活下來也沒法報仇，又何必偸生！我見苦勸無效，心中十分悲痛，陪他喝了不少酒。未久，他忽然跳了起來，叫我趕快棹舟上岸，說藥性發作了，我手足無措，他的雙眼黃赤，不斷撕扯他的衣服，央求我離開，免得汚了我的清白……」

樹林裏突然沉默起來，良久，才聽見李湘湘輕微的聲音：「那時我忽然不顧一切地撲上去，但他却將我推開，可是我決定爲他犧牲，終於點住了他的痲穴……把清白交給他！」

葉青青道：「師父，他……那個百里清潮爲何至今還不娶你？」

「次日他醒來，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將我大罵一場……」

太淸接口道．「這人豈有此理，你救他他竟罵你？」

「他罵我令他失却孝道，我忍着眼淚說是自願的，只要他不嫌棄我，我可以等他報了仇，然後再成親！他當時感動得哭了出來……後來咱們在西湖過了半個月，他身上的病徵，完全消失，便與我分別，說要去練武報仇，當時我一言不發，便默默離開！」李湘湘說至此，長長地一嘆，道：「也許當時我不該離開他！」

慧明道：「痴兒，男人若要變心，就算你片刻不離，也沒用處！」

太淸道：「後來呢？你們五年一直不再相見，直至最近？」

「不，我回山之後，發覺懷了孕，幸好慧光師叔知悉內情，悄悄在麵湯裏下了一把藥，把孩子打掉，我想這也好，否則檀郎又不肯立即娶我，我帶着個孩子也實在不像話，何况佛門乃清淨之地！」

「過了兩年，我養好了身子，便再下山找他，我本來不敢懷着奢念，不料却在西湖畔找到他，他告訴我武功有了進步，但仍不足與天山雪魔頑抗，要我原諒。這一切都是我自願的，自然不怪他。不料十天後分手時，他竟勸我另擇他人，我大怒，問其原因，他說怕今生都報不仇了，會誤我的佳期，我告訴他，今生非他不嫁，他訝他心中難安，我叫他寬懷，咱們又在西湖住了兩天才分手！

「後來我再下山一次却找不到他，但心中却無時無日不記掛着他。恨不得他早日練成了絕藝，報了父仇，好與我共諧連理！」

葉青青道：「師父這次你又遇上他，所以囑徒兒在三星鎭等你？」

「爲師本想過了令尊的六十大壽後才去他故鄉看看，可是路經那附近，便再也忍不住要先去探望他，所以囑你先去三星鎭等我，不想……」

太淸道：「他不在家？」

「他在家！」李湘湘倏地吸了一口氣：「但他家內還有一個女人！」

葉青青脫口道：「他，他好壞！」

慧明道：「痴兒，你有沒有問他？」

「徒兒問過了，他說他再次中毒，那個女子跟徒兒一樣獻身救他……」李湘湘說到此，眼淚簌簌淌下。

太淸道：「那有這般巧的？」

李湘湘道：「這也難說，那萬妙仙姬是出了名的淫娃，而且霸道之至，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慧明又嘆了一口氣，道：「只怕太淸說得對，否則你後來又怎會服毒？」

「那女人也承認是這樣，徒兒不信也得信……」

「她是誰？」

「聽說是江南『迴風柳葉刀』史懷安的么女史翠翠！」

慧明道：「聞說史懷安剛正不阿，乃吾道中人，他女兒料非淫娃！唉，若眞如此，兩女共事一夫也沒問題，你又何必服毒！」

「史翠翠邀徒兒住下，徒兒心情雖不好，但終還是留下來……」

慧明插腔問道：「晚上他可是在你房中留宿？」

「第一晚他在史翠翠房中過夜，第二晚便過來……不料他竟向徒兒提出一個要求，叫徒兒將本派的內功心法傳與他…」

慧明哼了一聲，冷冷地道：「他打的好主意！」

「他說他家傳的內功心法，不如咱們佛門的正宗，他若不學正宗內功，今生絕報不了仇，還說史翠翠也將她家的刀法及輕身功夫傳授與他，徒兒說本派與史家規矩不一樣，武功不能外傳，而且授女不授男，是以徒兒勸他另想辦法……」

「他如何說？」

「他很不高興？問徒兒想不想做他百里家的媳婦，若想的話，便得聽他的話！師父，當時徒兒內心又急又驚，又焦又慮，忍不住哭了起來，徒兒固然愛他，但師恩難忘，門規難違，教我如何做？」

慧明搖搖頭，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爲師看他只怕沒藏好心，這種男人不嫁也罷！」

「徒兒再三向他解釋，他反說徒兒不愛他，徒兒向他表白，他問徒兒肯不肯讓她處置，徒兒答他，除了師門武功不能傳授外，其他任何條件都可以答應，於是他便將徒兒關在房中……」

話音未落，慧明已忍不住罵道：「好個負心漢，你早該離開他！」

「但……徒兒還指望他會改變主意，所以寧願默默忍受，師父，若非如此，你教徒兒如何自處？」

慧明喃喃地道：「寃孽寃孽，後來又如何？」

「前天他忽然沒來問我是否回心轉意，每頓都由史翠翠那賤人送飯，徒兒問她，她說他出去找朋友。徒兒枯坐房中，無聊煩悶之至，便不斷呼叫她，她都不理，可是徒兒一發狠，便由午叫至晚上……」

太淸截口道：「你好傻！那窗子是木做的，你大可以打破窗子出來！」

李湘湘似甚不高興，瞪了他一眼：「你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

慧明嘆息道：「太淸沒有說錯，在別人的心眼中！你的確傻！」葉青青見太清

累自己師父受責，向他瞪了一眼，太清吐吐舌頭，向她扮了個鬼臉。

李湘湘道：「那婆娘給徒兒吵得睡不着覺，便走到門外道：『賤人，你叫什麼？』徒兒怒道：『你才是賤人！』史翠翠道：『你死了心吧，檀郎要娶的是我！他只對你們峨嵋派的內功心法有興趣！』我反唇相稽：『檀郎認識我時，你還不知道在那裏哩！』不料那賤人聽後，竟然哈哈大笑起來。

「我怒叱道：『你笑什麼？我可有說錯？』她冷冷地道：『你沒說錯，小妹知道你是在十年前認識檀郎的，十年前，哼，你今年好像三十歲了吧，可惜小妹風華正茂，今年才二十歲，給檀郎時才一十八歲！』當時徒兒又氣又自傷，眞恨不得出去打那賤人一頓。

「不料那賤人又道：『你認識檀郎十年，他跟你睡過幾天，我這兩年來一直住在他家裏，與他幾乎日夕相對，你以爲他念舊情，笑話，當時是你自己要他的，是女霸王硬上弓，不過是另外一個萬妙仙姬而已！而小妹呢？却是他跪在天上苦苦哀求的！』」

李湘湘說至此，眼淚又似斷綫之箏般淌下，慧明愛憐地撫着她的頭髮，安慰她：「她爭風呷醋罷了，怎當得眞！」

「當時徒弟幾乎儍了一般，以後她再說什麼都聽不見了，後來她尖叫一聲：『你聽見沒有？』徒兒一怔，反問：『你說什麼？』她道：『你試想想，假如檀郎若眞的愛你的，豈會讓你回峨嵋山？就算碍於父親遺言，不能結婚，也可以與你合籍雙修，待報了父仇才正式成親，何況你又是無父無母的孤兒！』

「徒兒怒道：『沒有名份豈能，豈能……』她哼了一聲：『沒有名份你怎會跟他睡？別臭美了！我且問你，他求過你來這裏住沒有，沒有是不是，這便證明他不愛你了！只是你不自知而已！哼，也不照照鏡，你憑什麼跟我爭，我要是你呀，早就服毒自殺了！』她說罷門縫下便飛進一個小紙包來，徒兒問道：『這是什麼？』

「她道：『毒藥！』言畢便再聽不到她的聲音，徒兒思前想後，覺得她說得也有點道理，一時想不開，便將她的毒藥嚥下了！」

李湘湘言畢飲泣不已，良久慧明才嘆道：「儍弟子，你爲何要輕生？」

太清接道：「對啊，假如那百里清潮眞的是個負心漢，你便該想辦法殺死他，假如是那姓史的賤人搬弄是非，你更要對付她，你輕生豈非反成全了那……那一對狗男女！」

葉青青道：「你說了這許多話，只有這一句說得最對！」

慧明輕斥道：「姑娘家說話不許如此，湘兒，太清說得對，你絕不該輕生，爲師却又不贊成你報仇。」

葉青青忍不住道：「師祖，這是爲什麼？那男人這般壞，你還要祖護他？」

慧明輕罵道：「小丫頭說話沒輕沒重！婆婆怎會祖護他？事實上是你師父自己不帶眼，送羊入虎口！」

太清道：「師太，您這話可就有點不對啦，不管李姑姑是不是送羊入虎口，她總對他有恩，他就算不想娶她，也該說個明白，假如他一早說明白，相信今日姑姑絕不會自盡，也不會受那婆娘的烏氣。」

「出家人說話，怎地這般粗俗，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又謂自作孽不可活，百里清潮若是賊子野心的，他終會受到報應，又何必親自去報仇，寃寃相報何時了，再說那史丫頭，說不定，她也是受害人！」

太清心中大不以爲然，却不便反駁，李湘湘輕泣了一陣才道：「是，徒兒跟師父回山之後，便請師父爲徒兒落髮！」

「痴兒，爲師看你塵緣未了！只怕你落了髮之後，心仍沒法寧靜，此事還是從長再計議吧！」

葉青青道：「對，師父，徒兒也不贊成你落髮。」

李湘湘斥道：「小孩子懂得什麼！」

太清道：「師太，咱們好像還要到葉府去是不是？」

慧明抬頭一望天色，日巳近午，便笑道：「貧尼只顧說話，倒忘記了時光，咱們這就去吧！」

太清笑嘻嘻地道：「現在再不走，等下小道只怕走不動啦！」

葉青青白了他一眼道：「你又沒受傷，作甚走不動？」

「小道的肚皮早貼到背脊去啦！」

慧明笑道：「等下老尼敎你一個小玩意，補償你的損失就是。」

葉青青忙道：「師祖，你要敎他什麼玩意兒。」

「小丫頭，婆婆不會偏心，也一併敎你就是！」慧明說着長身道：「走吧，遲了回去，你爹也會記掛！」四人出林之後，立即向葉家鎭方向走去。

× × ×

葉蓮舟果然沒有食言，在他六十大壽那天，開了糧倉濟貧，而且壽禮雖辦得倉猝，但到賀的親友還是絡繹不絕。

這之前，太清與葉青青都在跟慧明學習「擒拿手」，原來慧明見太清異日必有一番功業，又見他赤子之心，動了愛材之念，便將三招擒拿手相授，雖只有三招，但變化繁複神妙，花了兩天才學了七八分，不料慧明巳十分滿意。

李湘湘心情不好，整日都坐在房中冥想，葉青青怕師父會看不開，再度輕生，吩咐幾位精靈的丫頭相陪。

葉蓮舟自然知道慧明在敎自己女兒的武功，也不去打擾，直至壽筵擺了上來，再親自入內相請，慧明帶着李湘湘、葉青青與太清隨他到大廳，只見廳上巳坐滿了賓客。喜氣洋洋，葉蓮舟解除了「心腹之患」，又逢喜事！更是整天笑得合不攏嘴來，就是他夫人與兒女也精神百倍！

「師太，這一席齋是弟子特地爲你設的。」

「阿彌陀佛，多謝葉施主盛意，貧尼自幼即入空門，世間禮節早巳生疏，也忘了備一份壽禮，失禮之處，還請施主見諒見諒！」

葉蓮舟忙道：「師太不說是小女的師祖，就說是外人，弟子也絕不會見怪，何況您又是敝莊的大恩人！」

太清聽見慧明提及壽禮，才想起自己，不由抓抓頭皮，道：「莊主，小道也忘了備禮……咳咳，等下再補辦一份，請原諒！」

「一頓酒飯算得了什麼，道長怎可跟老朽客氣，只要道長肯留下的，老朽願供養你一生一世！」

太清笑道：「如此貧道豈非成了神仙了！」

葉青青瞪了他一眼，道：「給你三分顏色，你便開起來染坊了。」

慧明冷笑道：「青青，你過去陪你爹吧！」

葉蓮舟道：「弟子不能親自陪你，讓她代表寒家問候您，請師太莫推辭。」

慧明見他言詞殷切，只好同意，四人坐下，葉蓮舟便回席，大門外傳來一陣震耳的鞭炮聲，聲落，葉蓮舟長身敬酒，賓客們紛回敬，刹那間，壽比南山，福如東海之聲不絕于耳。

酒菜流水般送上來，香氣溢室，太清暗暗垂涎，暗道：「這莊主明知貧道不避葷，爲何不請我過去，偏叫我吃這個淡出鳥來的齋菜。」他抬頭一望，剛好與史耀祖打了個照面，刹那間他心頭一動，尋思道：「這人我在那裏見過？怎地好像是舊相識般。」

不想史耀祖看到太清，心頭也是怦怦亂跳，暗忖道：「那小道也爲何跟寶兒那般相像，咳咳，我敢情是想昏了頭，那有這般巧的，唉，他娘也死了八年了，若果孩子還未死的，他娘豈有不給我託夢的道理。」

史承家輕聲道：「爹，揚宗兄向您敬酒。」

史耀祖定下神來，帶杯虛應一聲，却輕聲問道：「宗侄，那位小道士是誰，怎地跟尼姑坐在一起？」

「哦？你問是的太清小道長，他是舍妹在路上認識的朋友，世伯莫看他年紀輕輕，但他本事却大得很。」

「哦？」史耀祖笑道：「一個小道士還有什麼本事。」

葉揚宗不便在席間說出詳情，只得含糊地道：「聽說他師父是個能人，他的武功也很可觀，這是舍妹說的。」

史耀祖忍不住又望了太清一眼，不料太清也呆呆地望着自己，他心頭詫異：「這小道士爲何老是望着我？兀也奇怪。」

正在奇怪，大門外忽然傳來一陣吵什之聲，葉蓮舟連忙大聲問道：「興福，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那興福是葉家的管事，聞言忙下階跑出去探視，隨即又回來禀報：「老爺，外面來了一大羣乞丐！」

「拿些米飯給他們吧！」

「他們不要，說要酒肉吃，否則就不走！」

葉揚祖道：「那有這樣霸道的乞丐，待我去看看！」

興福忙道：「二少爺，他們都陌生得很，絕不是附近的人，還怕……」

「還怕什麼？」

「還怕是學過武的！」

葉青青跳了起來，道：「學過武的又如何，二哥，小妹陪你出去看看！」

葉揚祖聽見那些乞丐學過武的，心中已有了寒意，巴不得妹妹同去助胆，當下道：「好吧，但不要鬧事！」

葉蓮舟瞪了他一眼道：「還是看什麼，興福，到灶房看看還有沒有酒肉，拿些打發他們！」興福去了之後，他又舉杯道：「來來，老朽再敬諸位賓客一杯！」

一個大腹賈道：「葉兄你是壽星公，爲何只勸不喝！」

葉蓮舟驚憂之症早好，聞言道：「好，小弟便跟章兄乾一杯。」堂上又恢復了熱鬧，猜枚說笑之聲，此起彼落。

慧明長期在空門，對此情景場面，甚感不慣，不過她修爲深厚，仍然心平氣靜地進食着，李湘湘則心情不佳，每菜都只淺嚐即止，葉青青年紀雖小，但到底是女兒家，還不怎樣，只有那太清覺得心癢難搔，他師徒酒量都極豪，山上還自釀了不少松子酒，幾乎逐日飲之，現在見別人喝得興高采烈，自己只能看不能喝，那種難受，實非筆墨能喻！

忽然興福氣急敗壞地跑進來，道：「老爺，小的拿了酒肉給他們，他們都丢在地上！」

葉蓮舟臉色一變，問道：「這是爲什麼？」

「他們嫌肉少，嫌酒劣，」興福苦着臉道：「但灶房裏巳沒有肉！」

太清說道：「豈有此理，貧道連酒都沒得喝，他們竟敢嫌酒劣，待貧道去看一看！」

葉青青也道：「我陪你去！」

李湘湘忙道：「青兒，他們也許是丐帮弟子，可要小心。」

太清道：「家師說丐帮弟子近這十多年來，越來越不成話啦，說不定今日要敎訓他們！」他怒氣沖沖走到大門外，只見門外高高矮矮地站着三十多個粗壯的叫化子，心頭一懍，氣也小了。「你們嫌肉少，可知主人家巳傾盡所有，難道要賓客們都餓着肚子回去麼？」

一個年紀較大的道：「你是誰？」

「貧道太清，乃是葉家莊的貴客！」太清挺起胸膛道：「你又是誰？」

「大爺是丐帮香主葉波，叫葉蓮舟出來見我。」

葉青青怒道：「咱們不識你，我爹爲何要出來見你！」

葉波上下看了她幾眼，哈哈一笑。「你是葉蓮舟的女兒，好，大爺便跟你說幾句：咱們來找他，是給他的臉子，告訴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葉青青怒道：「咱們什麼酒也不不給吃，乖乖的便滾吧！」

葉波怒極而笑：「小小年紀便牙尖嘴利，可眞不知死活啊！」他旁邊一個乞丐對他耳語幾句，葉波雙眼一睜，道：「她學過武又如何？你是那一家一派的？」

太清道：「她是峨嵋派的弟子，貧道乃來自連雲山！」

「這又如何，嚇不倒咱們，趕快拿些好東西來，否則咱們便……」

葉青青問道：「便要如何？」

「便要你們好看！」

「好，姑娘想知道一下，你們憑什麼來撒野，又有什麼道理，要咱們家奉獻酒菜？」

「因為大家都姓葉，他為何請別姓的，偏不請咱？」

太清道：「你們全是姓葉的？」

羣丐一齊應是，葉青青怒極反笑：「請問你們做壽，可有請咱們麼？」

「咱們窮棒子，一生也未做過壽，若有那一天，一定會請你們，就怕你們不賞臉！」

葉青青沉下臉道：「不管你們怎樣說，咱們都不請，你們走吧！」

葉波反問：「假如咱們不走呢？」

「那就乖乖站着！」

「假如咱們要進去呢？」葉波笑嘻嘻地道：「你這小姑娘有了婆家沒有？」說着竟然伸手來摸葉青青的臉蛋，葉青青虞不及此，幾乎被摸個正着。

太清怒道：「喂，你們竟敢公開調戲良家婦女，眞可怒也！」

一個眇丐大笑：「這小道士在呷醋，他奶奶的，道士調戲得，難道咱們香主便調戲不得，眞眞可怒！」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葉青青忍無可忍，標前過去，朝那眇丐便是一拳，眇丐舉臂一格，道：「不痛不痛！」葉青青立即一脚掃出，眇丐向後一跳，道：「這種婆娘做不得老婆，我老許不要，你們誰要！」

葉波道：「還是讓俺跟他家親上加親吧！」

羣丐大笑：「對對，做了親戚，不怕他家不請咱們吃酒！」

葉波雙臂一圈，望葉青青纖腰摟去，說道：「小親親，跟你葉爺爺去做叫化子吧！」

葉青青又羞又怒，又見他滿身污垢，臭氣薰天的，不敢以手格之，急忙後退，叫道：「死道士，你還不替我教訓教訓他們！」

許眇丐道：「老大，這道士果然是她的情人，你可要爭氣呀。」

太清一言不發，捏拳望葉波攻去，不料葉波雖然無賴，但却有點「本錢」，否則也不敢這般放肆，太清一口氣攻了七招，都讓他格開，不過他也被迫得心頭火起，喝道：「不知死活的死道士，敢跟大爺爭女人！」

說着反攻過去，太清看他們人多，知道討不了好的去，連忙道：「你快閉上眼睛！」說着輕快地唸起咒來，葉青青又知道他要使那「絕活」，連忙閉上雙眼，只聽太清大喝一聲：「脫！」

只聞「卜」的一聲，葉波腰上的草繩自中而斷，那條褲子刷地滑下，那些做叫化的，三餐不繼，那還有內衣褲，刹那間只見他醜態大露，不由呆住了，太清哈哈大笑：「你如今知道道爺的厲害了吧？」

不料葉波怪笑一聲，道：「小姑娘愛看，咱們便索性成全她，又有何不可？喂，你們都把褲子脫了吧！」

葉青青大叫一聲，掩面而入，因走得急，與一人撞了個滿懷，她鬆手一看，却原來是師父李湘湘：「青兒，什麼事掩着臉進來！」

「他們，他們把褲子都脫了！」

李湘湘急問：「他們是誰？」

「乞……丐幫弟子！」

李湘湘大怒，快步出大門，只見門外那些乞丐的褲子都穿得好好的，不過他們却將太清圍在核心，太清敵不過他們人多，被打得臉青鼻腫，李湘湘跳進人羣，不分由說，手揮脚踢立即擊倒了兩個乞丐。

葉波怒道：「你這娘子是誰？」

「峨嵋派『飛鳳』李湘湘！」李湘湘嘴上說着，手脚却不停。

葉波笑嘻嘻地道：「風聞飛鳳是位美人兒，想不到已經徐娘半老！」

李湘湘怒不可遏，立即向他迫去，但她五年前因救百里清潮，損失了五年的功力，才剛恢復，又服了毒藥，雖經師父替她逼毒，但元氣未復，剛才只是攻其不備，如今對方有了防備，便佔不到便宜了。

葉波與許眇丐合鬥李湘湘，道：「老許，你一向喜歡風韻猶存的女人，這個便讓給你吧！」

太清見來了救兵仍沒法脫困，身上中拳越來越密，不由叫起救命來，幸而周成與葉青青帶着一批護院及家丁出來，提着棍棒亂打，羣丐才退後，葉波恨恨地道：「姓李的婆娘，你護得了他們今日，護不了明日！」

李湘湘怒道：「你們這批敗壞丐帮帮規的無賴，下次撞在我手中，便要你們好看！」

葉波冷笑一聲，道：「咱們走着瞧吧！走！」他呼嘯一聲，帶着手下離開。

周成忙道：「請女俠、小姐跟道長回廳吃飯，這裏由在下守護。」

李湘湘回廳，大聲道：「那些乞丐已離開了，大家繼續吃吧！」

慧明輕聲問道：「他們是丐帮的弟子麼？」

李湘湘便將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慧明臉色微微一變，道：「看來為師要在這裏多呆幾天了。」

葉青青喜道：「師祖婆婆最好一直在青兒家裏住下去！」

李湘湘白了她一眼，道：「你師祖是峨嵋掌門，豈能永遠在此住下去，而且為師料她老人家留下來必有深意！」

「不錯，聽那些人的語氣，頗為不善，只怕他們還會來尋衅，為師想教你們一點防範的本領。」

葉青青大喜，道：「這叫做壞事變好事。」

慧明道：「可要好好地練習！」

當下壽筵之後，近隣都散去，遠親則仍留下來，慧明帶領徒弟到內堂傳授武功，太清獨自一人，甚感無聊，剛好見到葉揚宗送了客回來，連忙拉着他，問道：「大公子，你派人去三星鎮查那個姓汪的女人，情況如何？」

葉揚宗道：「查到了，那女人在五六年前便搬走了，聽說她丈夫是個無賴，整日嫖賭飲吹，吃喝玩樂，不務正業，最近因到楊家寨訛騙，被捉到官府裏去，還判了罪！」

太清心頭一跳，忙問：「他叫什麼名字？」

「姓包名游，人家都叫他老包！」

「老包？」太清急再問：「大公子可知他訛騙的是那一家麼？」

「聽說是楊長！」

「準是他不會錯的了！」

葉揚宗道：「道長認識他？」

「啊，不……那女人現在搬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咱們可查不到。」

「好，多謝大公子，貧道自個慢慢調查就是！」太清返回客房，躺在床上，左想右思，暗道：「師父叫我下山調查自己的身世，我豈能白跑一趟？唔，那包游九成便是去楊長扮鬼的老包，要找他倒也容易，待我去楊家寨走一趟，諒楊長不會拒絕我的要求，只要他肯替我向官府說情，我便可去獄中提問老包，如此豈不水落石出？」

想到此，太清自床上跳了下來，大聲叫道：「春花！」

丫頭春花連忙在房外問道：「道長有什麼吩咐？」

「老爺在那裏，貧道要去向他辭行！」太清開了房門，又道：「二小姐呢？她在那裏？」

春花道：「道長為什麼這樣快便要告辭？今晚老爺還有宴會！」

「你別囉嗦，貧道會再來！」

「老爺大廳裏陪客，小姐跟她師父在院子裏練武。」

太清道：「你帶我去見小姐。」

春花帶太清到葉家莊的中院，只見慧明正在教李湘湘及葉青青練武，葉青青見他過來便嚷道：「本派武功不許外人偷看，你快離開！」

太清忙道：「貧道不是來偷看你練武，我是有話要跟你說一聲的。」

慧明道：「青兒你過去吧！」

葉青青走到太清面前，道：「你有什麼話快說，免阻碍姑娘練武。」

太清見她一副富家小姐的模樣，不由有氣，大聲道：「貧道要走啦，特來向你告辭。」

「你為什麼不向爹告辭？」

「你爹在陪客！」太清言畢轉身便向前行去。

葉青青忽然將他叫住。「喂，你要去那裏？」

「貧道要去調查身世。」

「去三星鎮？」

「去楊家寨。」

葉青青忽覺有點難捨，忙道：「喂，你還來不來？」

太清一挺胸膛，道：「道爺喜歡來便來，不喜歡來便不來。」

「哼，誰稀罕！」

慧明道：「太清，你若還會經過便再來一趟吧，也許貧尼還未離開。」

慧明對于太清有救命之恩，他可不敢無禮，忙彎腰恭聲道：「是！晚輩會再來的！」

李湘湘道：「青兒，借一匹馬給太清代步。」

葉青青應了一聲，沒好氣地對太清道：「你跟我來吧！」她帶太清到馬廄，只見那裏放着三匹馬，她道：「我那匹馬不許你借，其餘兩匹任你挑一匹。」

太清挑了一匹，忽然想起一件事，將身上的三百兩銀票交給葉青青，道：「青青請你替貧道保管。」

葉青青見他如此信任自己，剛才的氣已消了，問道：「你路上用不着麼？」

「貧道還有幾両碎銀！」太清向她扮了個鬼臉道：「貧道回來一定補辦一份壽禮！」

葉青青嗔道：「誰稀罕！嗯，你要去多少天？」

「三五天之內便回來，我還要回來看你師父做法事，超度那兩隻野鬼哩！」

「那你速去速返吧！」葉青青親自送太清出門，太清爬上馬背，那馬慢慢地走着，他呀地叫了一聲，手掌在馬臀上一拍，馬兒一吃痛，登時洒開馬蹄奔馳起來。

太清初次騎馬，只覺馬背顚簸，撞得臀部隱隱發痛，連忙將馬勒慢，暗道：「乖乖不得了，原來騎馬並不舒服。」

他出了鎮，仍不敢放轡而馳，只不徐不疾地走着，心想反正天黑之前，可以趕到楊家寨，也就不緊張，沿途瀏覽風光，悠然自得。「幸好師父讓我下山走走，否則長年窩在山上，又怎知外間這般好的風光！」

心念未了，馬匹忽然失却前蹄，將太清拋下馬背，他屁股跌坐在沙地上，痛得他淚水直流，正想罵那馬匹不長眼，不料忽聞身旁有脚步聲，連忙睜開雙眼，只見周圍都是些乞丐，為首那個正是丐帮香主葉波！

葉波笑嘻嘻地道：「臭道士，現在你還能作威作福麼？」

太清一驚非同小可，他見沒法逃走，便索性舉袖拭淚水，同時口中暗唸『退字咒』，許眇丐道：「老大，這小牛鼻子在裝佯，咱們再請他吃一頓老拳吧！」

葉波道：「慢慢來，你怕他會飛上天去麼？」

太清今早被他們打了一頓，此刻身上仍隱隱生痛，聞言大驚，暗中把咒經唸得更快，葉波獰笑一聲，問道：「李湘湘呢？她為什麼不再保護你？」

許眇丐道：「九成是那婆娘嫌他不中用，將他一脚踢開了，須知女人三十如狼，四十似虎。」

話音剛落，猛聽太清大叫一聲道：「退！」

羣丐一怔，但隨即依言退了兩步，太清自地上跳了起來，口中不斷地叫道：「退，退，再退三丈！」

那些乞丐如中了魔般，乖乖後退，葉波心中暗叫一聲邪門！當下凝神站定，不料太清又大叫一聲：「退！」他不由自主又退了一大步，太清見機不可失，立即抽腿而跑！

葉波叫道：「快追！」他帶着手下追了上去。

太清大驚，心知今日若落在他手中，只怕沒有好結果，當下一邊跑，一邊猛叫退！

羣丐又退了兩步，再度被太清拋開，葉波道：「這小雜毛邪門得很，大家只顧向前跑！」

羣丐退了二十多丈，太清與他們距離只餘丈餘，猛見他轉頭過來，叫道：「脫！」手指隨即向羣丐下身指去，刹那間，羣丐的褲子全都滑了下來，都破口大罵起來。

葉波抽起褲子苦追不捨，道：「操他奶奶的，今日不把他抓來剝皮，怎能洩恨！」可是他們扯着褲頭奔跑，速度大受限制，始終沒法追得上太清！

太清邊跑邊唸「退字訣」，羣丐眼看追上，又莫名其妙地退後幾步！

許眇丐城府比較深冷，眼珠子一轉，心生一計，倏地蹲下身，拾起一塊拳頭大小的石頭，向太清拋去！

太清顧得了跑，那還顧得看背後，那石頭不偏不倚，擊在他腿彎上，他雙脚一軟，重心驟失，登時跌倒地上！但此刻無異是生死關頭，他不敢怠慢，在地上打了一個滾，又爬了起來開步便跑。

羣丐又將距離拉近，最要命的是太清，經此一跌之後，心頭大亂，竟忘記了唸那退咒，刹那間，葉波只距離太清幾尺，他倏地一躍撲前，雙手抓住太清的道袍，兩人立即滾落地上！其他丐帮弟子一擁而上。

葉波坐在太清的身上，先在他小腹上打了兩拳，太清痛得哇哇大叫，五內似要倒翻過來，連呼吸也覺困難！

葉波罵道：「臭牛鼻子，你還能唸咒不？」

許眇丐問道：「老大，咱們如何整治他？」

葉波道：「先將他縛起來？」

另一個乞丐說道：「咱們去那裏找繩子？」

「笨蛋！不會將他的道袍解下來，再將他的手脚縛住麼？沒有繩子，找條褲頭帶也行！」

許眇丐道：「這小雜毛刁鑽得很，預防他再唸咒！」

葉波說道：「先拿一塊布塞住他的咀巴！」

許眇丐道：「布就沒有，不過屬下却有一雙破襪！」說着坐在地上除掉破鞋，將那對又破又髒的襪子解了下來，羣丐齊聲叫好！

太清隔遠便聞到那股子臭味，胃內亂攪，他連忙道：「貧道不再唸咒！」

「許爺爺如何相信得過你？」許眇丐一手揑開太清的牙關，一手將襪子塞進太清咀巴裏，太清只覺一股氣自腹底升起，忍不住張咀嘔吐起來，偏偏那臭襪被許眇丐按住，吐又吐不出，那狠狽勁及辛苦勁，實在不能形喻！

葉波大笑：「小雜毛，你現在知道咱們的厲害吧？」

太清拚命點頭，葉波道：「老許你站在他背後，一見不對便打暈他，我有話問他！」

許眇丐將臭襪拉出來，太清又嘔了好一陣，連胆水都吐了出來，才像離水的鱔魚般，斜倚着樹直喘氣！

葉波說道：「小雜毛，你的一條小命就揑在咱們手中，現在大爺問你一句，你若不答一句，便得斷一條骨頭！聽見了沒有？」

太清呻吟似地道：「貧道……聽見了！」他心中却將這般乞丐罵個半死：「哼，今日若讓道爺逃出生天，日後便要你們好看！」

「那李湘湘還在葉家？」

「是的，還有她的師父！」

葉波面色一變：「她師父是誰？」

「慧明師太！」

「那豈不是峨嵋的掌門？」葉波目露兇光：「小雜毛，你有沒有騙咱們？」

「貧道可以發誓，假如騙你們的，老君罰我半身不遂！」

葉波怒道：「哼，那女禿顱，要住到幾時？」

「這個貧道便不知道了，聽說她要爲葉莊主主持一場功德！」

葉波又問：「你跟姓葉的莊主是什麼關係？」

「貧道跟她女兒是朋友。」

一個乞丐邪笑，道：「是什麼樣的朋友？」

太清忍不住氣道：「方外之交！」

葉波瞪着他道：「只是這般簡單麼？那麼你何必爲他抱打不平？」

太清道：「因爲貧道覺得葉莊主是個好人！」

「好人！哈哈……」葉波仰頭道：「有錢的人自然可以做好人，窮鬼只好做壞人了！」

「話並非如此！有錢的人也有壞人，窮人也大多是好人！窮人不擇手段致富才是壞人……」

話聲未落，許眇丐巳摑了他一巴掌道：「他奶奶的，要你來教訓咱們？眞是不自量力！咱們要殺死你，就像踩死一隻螞蟻！」

他這一掌力量甚重，摑得太清耳朶嗡嗡亂响，半邊面火辣辣地腫了起來。太清心中暗罵：「操你奶奶的，道爺終有一天要你百倍償還！」

許眇丐問道：「老大，咱們怎辦？這小雜毛反正沒用處，索性將他殺了吧！」

葉波又問道：「小雜毛，你想要去那裏？」

太清不敢騙他，依實作答，葉波又問：「你去楊家寨作甚？」太清將調查自己身世的事說了，葉波側着頭問道：「他一定肯助你？」

「貧道相信楊長會肯的，因爲貧道對他有恩！」

葉波道：「哦？那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

許眇丐說道：「只怕他不肯拿多少出來！」

「反正那女禿顱未離開葉家，咱們先到楊家寨敲一筆，回頭再到葉家，這就萬無一失！」

許眇丐道：「老大，你眞好計，這就去麼？」

葉波道：「今天趕不到地頭了，找個地方歇脚，明早再去吧！」

許眇丐道：「這匹馬送上門來，咱們不要辜負小雜毛的好意，今晚兒倒有一頓美食！」羣丐都眉飛色舞。

太清爲了討好他們，忙道：「馬肉有點羶味，最好送燒刀子，貧道身上有銀子，今晚請你們喝酒！」

許眇丐冷哼一聲：「我倒忘記搜身，還用得你請？你身上的錢便是咱們的！」

他在太清道袍裏摸索了一陣，取出幾塊碎銀，喜道：「還夠明早那一頓，老黑，你

回鎭買酒，順便買些饅頭來！」

一個皮膚黝黑的年輕乞丐，接過碎銀便回鎭了。葉波道：「這裏人來人往，咱們往前走，找個隱蔽點的地方歇歇！」

許眇丐提着太清大步而行，他長得十分魁梧，提着太清就像痲鷹提小鷄，完全不費氣力。太清全身赤條條，被他這樣提着，眞是又羞又氣憤，奈何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只好閉目聽天由命。

走了約莫里許，找到一座小樹林，羣丐便走了進去，那樹林一邊靠着田野，一邊靠着小山坡，甚少人經過，那牽馬的乞丐也不管什麼，拉着馬就由田地上走了過去。

進了樹林，許眇丐將太清拋在地上，叫人看管着太清，却吩咐其他人拾枯枝，準備燒烤馬肉，葉波則躺在地上，呼呼地睡着。

俄頃，枯枝巳放滿了一大堆，許眇丐又叫人牽馬去河邊洗涮。一切準備就緒，日巳將落，那老黑也買酒回來了。許眇丐將馬拉在一大樹下，自己站在樹枝上，抽出一柄厚背刀來，哈哈道：「大刀呀大刀，許某人今日要請你飲馬血！」

那馬匹似知道死神將至，不斷蹦跳驚嘶着，太清不忍看，緊緊閉着雙眼，耳裏聽見許眇丐一聲斷喝，接着是「噗」的一聲响，伴隨的是嘶嘶的聲音。

林內的乞丐都歡呼起來，「老許好刀法，一刀便砍斷了馬首！」

「可惜沒有水桶，要不然一定可盛滿一桶子馬血！」許眇丐高聲大笑：「老許巳年多沒吃馬肉了，今晚便吃個夠，要不然可對不住那小雜毛！」

太清心中十分懊悔的說道：「馬兒呀馬兒，是我連累了你，早知我不該騎你出來！」

心念未了，猛地聽見「蓬」的一聲，連地也震動起來，太清忍不住睜開雙眼，只見那馬兒巳跌倒在血泊中，四脚仍輕微地抽搐着！

許眇丐自樹上跳了下來，手臂一揮，厚背刀過處，一條馬腿巳卸了下來，他又再卸了一隻，然後將刀拋在地上，說道：「你們去分吧！這對腿我跟老大，一人一條！」

那些乞丐雖然有三十個人，但也足夠他們飽餐一頓，刹那間羣丐奔上前，有刀的都抽出來，宰割。許眇丐道：「生幾堆火，誰替老大烤！」

羣丐鬧了一陣，終於生了四五堆火、齊齊圍在一起燒烤，唯有葉波與太清坐在一旁。

日落，歸鳥在林外呱呱而叫，太清望着那些鳥兒，心中頗多感觸。「牠們是不敢回窩，我却是有家也不能回！唉，也不知以後會怎樣！」

黑暗迅速籠罩着大地，林內火光熊熊，飄盪着一股奇異的香氣，太清担心自身的安危，毫無食慾。

一忽，許眇丐提了一條馬腿過來，道：「老大，這是你的！」

「酒呢？」葉波懶懶地道：「拿一塊給這小雜毛吃！」

許眇丐說道：「少吃一頓，餓不死他的！」

葉波把臉一沉，罵道：「他奶奶的，你懂個屁，你幾時敢不聽我的命令！」

許眇丐雖然長相凶煞，但對葉波似甚忌憚，聞言忙陪笑道：「等下再在兄弟那一條腿上切一點給他吃！喂，你們把酒拿過來！」

「還有，用馬韁縛住他的手脚，讓他穿上道袍！」

這次許眇丐不敢反駁，大聲道：「你們聽見沒有？過來一個！」

一個乞丐用解腕刀切斷馬韁，然後解開太清手上的道袍，太清急急穿上道袍，那乞丐縛住他的雙脚，再將另一端繞在樹幹上，他縛得甚爲技巧，太清甚難解開繩結。

許眇丐切下一塊馬肉，拋給太清，道：「這是咱老大賞贈給你的，快道謝，拿去吃！」

太清道：「貧道不餓！」

許眇丐倏地跳到他面前，又摑了他一巴掌：「不餓也得吃，操你奶奶的，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你敢不吃，許爺爺便拿些馬糞來餵你！」

太清雙眼似欲噴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許眇丐又摑了他一巴掌，陰森地道：「你再用這種眼神看你許爺爺，便將你的眼珠子挖出來！」

太清深深吸了一口氣，壓下胸中怒火，慢慢蹲下身，拾起地上那塊巴掌大的馬肉，他連沙也不抖，便將之塞進嘴角，用力咀嚼起來，許眇丐大笑走去喝酒，太清內心酸苦，兩行清淚沿腮滾下！

他自從上山後，在師父呵護之下，即使平日受師兄們的欺侮，也不太難過，今次下山只道不用再被師兄等作弄，不料吃的苦頭却更大，這刹那，他不期然想起師父來了：「師父，你可知道徒兒被人欺侮麼？」

忽然他腦中响起師父往日的諄諄敎導：「太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爲！唔，莫非師父囑我下山，謂是要我調查身世，其實是要我下山歷練一番，然後待我上山之後，再敎我更厲害的武功？唔，他老人家常說武功好像溺水一樣，既可載舟，也可覆舟，好人學了武功，可以造福人羣，假如壞人學了武功，就遺害無窮了！」

太清想到此，心情略寬，倒着頭望着那些大喝大吃的乞丐，心中的憤意也消失了大半。眨眼間，那塊馬肉巳被他吃個清光，便倚着樹幹假寐。

許眇丐無意中瞥及，不由怒道：「這小黃毛竟然這般舒服，咱們拿他來開心一下！」羣丐齊聲叫好！

葉波冷冷地道：「老許，你這人就是顧眼前不顧眼後，咱們還要利用他來賺錢，萬一這小雜毛一怒之下，屆時不跟咱們合作，豈不是咱們竹籃提水——一場空，要拿他來開心，以後還有機會！」

另一個道：「老大說得對，只要咱們有錢，要找女人來開心也行！」

許眇丐道：「那就便宜了這小子！」

忽然有人道：「不是便宜了他，是便宜了我！」

許眇丐巳喝得半醉，喝道：「你們誰

跟我抬槓？」

「是我！抬起頭來！」

許盼丐抬起頭來，定睛看了一下，才發現對面樹上盤着一個黑衣漢子，他拔起插在地上的厚背刀，大步走前，喝道：「你是什麼東西，鬼鬼祟祟躲在樹上，偷聽咱們說話！」

黑衣漢子冷傲地道：「將那小道士解綁！」

許盼丐向同伴打了個眼色，道：「你是他的朋友？」

那些乞丐有的走上前，有的走到太清身旁。

黑衣漢子十分不耐：「某家的話，你們聽見沒有？」他這話聲音極亮，太清不由睜開眼來，目光觸及黑衣漢子，心頭猛地一跳，暗道：「怎地是他？」原來那人赫然是百里清潮！

葉波冷哼一聲：「閣下可知道咱們是什麼人麼？」

「哼，大不了是丐帮的弟子罷了！」

「你既然知道咱們是丐帮弟子，你還敢跟咱們作對！」

百里清潮道：「你們帮主、長老在不在這裏？」

葉波說道：「雖然不在，但本帮弟子遍天下，你去到那裏，都逃不出咱們的掌心！」

百里清潮哈哈大笑：「那是數十年前的事了，最近兩任的丐帮帮主，都是志大才疏，好大喜功，自高自大之輩，丐帮只是一頭垂死的老虎，有什麼可怕！」

葉波道：「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大概未聽過吧？」

「聽過，不過你們這些飯桶，根本不值得某家說這種話！」

許盼丐怒道：「就算你再兇，也快不過咱們的刀，你的朋友終難逃一死！」

百里清潮大笑：「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

「如此你爲何要救他？」

「這是某家的事，你們管不着！」百里清潮把臉一沉，道：「你們到底放不放人？某家喊三聲，你們若仍不放人，便莫怪某家要大開殺戒了！」

許盼丐冷笑一聲：「閣下連名也不敢報上，你說的話，咱們便會相信麼？」

百里清潮仰天大笑，笑聲驚動了樹上的宿鳥，笑聲未止，百里清潮已如豹子一般自樹上飛射下去，他雙掌彎曲如爪，遙指葉波，葉波見他來勢猛烈，不敢攖其鋒，連忙後退，不料百里清潮左腿橫蹬，踢向許盼丐！

他這一招雙臂只是虛招，目的是要迫退葉波及撩人耳目，脚上那一招才是實招！那許盼丐平日欺壓善良慣了，對上級只懂吹捧拍馬，那裏知他有此一着？

刹那間，只聞「蓬」的一聲，他胸膛中了一腿，只覺體內氣血翻騰，一股大力將他迫退幾步，若非後背爲樹幹所擋，說不定還要跌倒！

百里清潮拍拍手，道：「單這一招夠不夠？」

葉波仗着自己這邊的人多，雖知其非泛泛之輩，但仍不畏懼，道：「閣下乘人不備，不算是眞材實料！咱們就再領教一下！上！」

百里清潮不待他說畢，便撲進人羣，只見他手揮足踢，「砰砰」數聲，已有幾個乞丐弟子打倒在地，哼哼哈哈地爬不上來！

葉波赤膊上陣，百里清潮如虎入羊羣，葉波攻來的幾招，都讓他從容避過，但他的手下可就慘了，中拳便即喪失再鬥之力！

太清在遠處看得眉飛色舞，暗道：「你們這些惡丐，今日也該吃些苦頭了！」

葉波喝道：「將他團緊，不怕他兇！」話音一落，左脅已吃了一掌，幸而他卸勁得快，否則連肋骨也難以保全！

百里清潮身子如風車般團團轉，他無影脚過處，三四個丐帮弟子立即的被他踢飛！

猛聽他長嘯一聲，拔空而起，左臂準確地抓住一根橫生的樹枝，挺腰一盪，便向太清的方向飛去！

許盼丐大喝一聲：「站住，否則老子就殺死他！」原來他見勢色不對，提着厚背刀，悄悄走到太清的身邊，將刀架在他脖子上！

百里清潮落脚在地之後，如釘子一般插在那裏，怒道：「你敢動他一根毫毛，某家便將你的肉一片片切下來燒烤！」

許盼丐見狀，知道他有所顧忌，胆氣稍壯，冷冷地道：「咱們河水不犯井水，你最好乖乖離開！」

百里清潮道：「把人交給我，某家立即離開！」

許盼丐道：「別作夢！你要這小子何用？」

百里清潮殺機盈眶，冷森森地道：「告訴你們，這道士我是要定的了，就算今夜我得不到手，以後你們也別想有安樂覺睡！」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許盼丐大聲道：「現在大爺命令你，給咱們滾出去吧！」

「假如某家不出林呢？」

許盼丐一頓，挺胸道：「那麼咱們便將他殺掉！」

「你殺掉他一命，某家要你們丐帮拿一百條命來賠償！」

葉波吩咐手下散開，遠遠將百里清潮團住。「閣下何其霸道，咱們丐帮可不是任由人欺侮的！」

太清見他們爭執不下，暗中唸動咒語，倏地大叫一聲：「退！」

許盼丐和站在太清附近的幾個乞丐聞言，應聲退開幾步，百里清潮反應極快，雙脚一頓，人即如出洞毒蛇直射了過去！

他人未至，右手一揚，一柄飛刀隨手發出，「刷」的一聲，割斷太清被縛的繩子！

與此同時，許盼丐一退即進，揮動厚背刀望太清項頸劈去！

太清十分機靈，繩子一斷，立即伏身地上滾開，百里清潮已至許盼丐面前，許盼丐一刀砍去，他擰腰一閃，還了一掌！

那邊一個乞丐見太清在地上，立即彎腰以解腕刀刺太清，百里清潮眼尖瞥及，大喝一聲：「賊子爾敢！」

這一叫如同春雷乍迸，那乞丐心頭狂

震，吃了一驚，手上一慢，太清乘機一脚掃出！

那個乞丐應聲倒地，太清順手奪了他的解腕刀，其他乞丐圍上來，百里清潮已退至他身旁，道：「你先出林等我！」

那些丐帮弟子見他神勇過人，心胆俱寒，都紛紛後退，太清割斷了脚上的繩子，又大叫一聲退，然後飛奔出林！

他出了林之後，踏上田梗，由於驚慌，幾番都幾乎跌倒，心中暗自尋思：「這百里清潮分明不是好人，他爲何要救我？哼，必是另有陰謀！唔，我等不等他？」

他心念電轉決定還是先躲起來，待看情形再作打算，抬眼四望，林外一片黑暗，但附近都是阡陌，那裏有安身之處？他想了一下，便繼續前進，到了公路，急速地飛奔，但跑了一陣，他便拐彎，向樹林後那座山坡跑去！

百里清潮雖然狡猾，他一定料不到自己會躲在樹林的後邊，當太清躲在山坡上的一塊石塊後面，暗讚自己聰明！

樹林中的吆喝聲逐漸輕微，終於不復再聞，太清探頭望下，只見一道黑影在林外一閃即沒，他估計那必是百里清潮，忖道：「此處既然安全，我何不就在此過夜，待天亮之後再上道？」

一忽，又見丐帮弟子紛紛出林，他暗暗咬牙：「今日塞臭襪之仇，異日非報不可！」他見沒有人便放心睡覺，可是他不知過了多久，他肩上却多了一隻手掌，像鐵鉗一般將他抓實，太清一驚之下，睡意全消，脫口叫道：「鬼！」

話音一落，背後忽然傳來一聲怪笑：「你身爲道士，還怕鬼？」

太清認出他的聲音，哭喪似的道：「是你？你，你怎會找來這裏？」

那人冷哼一聲：「我叫你到林外等我，你爲何跑到這裏來？」

太清眨眨眼，答道：「貧道來此等你嘛！」

「哼，幸好有丐帮的弟子看見你兜過來，我一猜便猜到你必是躲在這裏，來此一找，果然找到！」

太清心中暗暗叫苦：「老君啊，貧道的命爲何這般的苦！」

那人道：「你爲何不說話？」

太清道：「你不問貧道如何答你？」

「你是不是叫太清？」

「是。」太清沒好氣地道：「你是不是叫百里清潮？」

他此話，純粹是拖延時間，不料百里清潮忽然輕呼一聲，說道：「你怎知道某家的名字？啊，對啦，一定是湘湘告訴你的！」

太清道：「是的！李姑姑告訴貧道，說你叫百里清潮不叫百里衞！」

「咦，怎地有個人叫百里衞的？」百里清潮十分驚詫：「百里衞是誰？」

太清暗暗冷笑、「你倒會裝蒜！」當下道：「百里衞便是百里清潮，難道你不知道？」

話音一落，太清已被那人扯轉了身，面對着面，百里清潮道：「某家跟你說眞的，你跟我開什麼玩笑？」

太清喃喃地道：「貧道此刻那還有心情跟你開玩笑！」

百里清潮眼珠不停地轉動着，半晌才問道：「那麼你是說眞的？」

「自然！」

「你認爲百里衞便是百里清潮？」

「是的！你就是他，他就是你！」

百里清潮似十分驚奇，眉頭一皺，說道：「那個百里衞的樣貌眞的跟我很相像麼？」

「一模一樣！」

「你再看清楚一點？」百里清潮摸出火熠子來，迎風幌亮，沉聲道：「此事非同小可，你該仔細地看！」

太清道：「那還用看？你化了灰，貧道也認得出來！」

百里清潮怒道：「你以爲某家跟你開玩笑麼？」

太清反被他攪得糊糊塗塗，當下看了幾眼，覺得他跟前幾天所見的百里衞沒有不同之處，惟一有差別的只是眉宇間那股冷傲之氣，似乎稍淡，當下他想了一下才道：「貧道看不出你們有何不同之處！」

百里清潮吹熄了火熠子，道：「小道長，你快跟我說一說，你是如何認識那位百里衞的？」

太清只好將那天的事簡述了一遍，百里清潮喃喃地道：「這就奇怪了，那個百里衞爲何要假冒我？啊——對啦，他必是某家的仇人，故意嫁禍於我！」他目光一及，又說道：「你的眼睛爲何老是眨也眨的？」

太清抓抓頭，道：「貧道實在想不出，天下間那有兩個這般相像的人，嗯，你有沒有同胞兄弟？」

「沒有！寒舍三代單傳！」

「這就是嘛！諒非你父親在別處另外收養了一個女人，他跟那女人還生了個孩子！」

「別胡說！先父不是那種人，而且即使是同父同母所生也不會這般相像，何況是同父異母！」

「那只能問老天爺了！」太清忽然問道：「你是不是跟一個叫史翠翠的女人住在一棟磚屋裏？」

「咦，湘湘怎地會把這些事情告訴你呢？」

「李姑姑不是告訴我，而是說給她師父聽，貧道恰好在旁邊！」

「哦，原來慧明師父也來了，奇怪，她一向甚少離開峨嵋的！」

「師太說她是算出她弟子有難，所以趕來拯救她的！」太清問道：「你爲何救我？」

「你被他們脫光身子時，某家便見到了，悄悄跟了上去，見那姓許的畜生虐待你，動了惻忍之心，所以出手救你！這有什麼奇怪？你還眨什麼眼！你還不相信我？好，我問你，你說那個百里衞被擊斷了腿，假如我就是他的話，爲何只兩天，我的腿便沒事了？」

太清一呆，半頓才想到一個問題，問道：「假如你不是百里衞，你怎知道貧道叫太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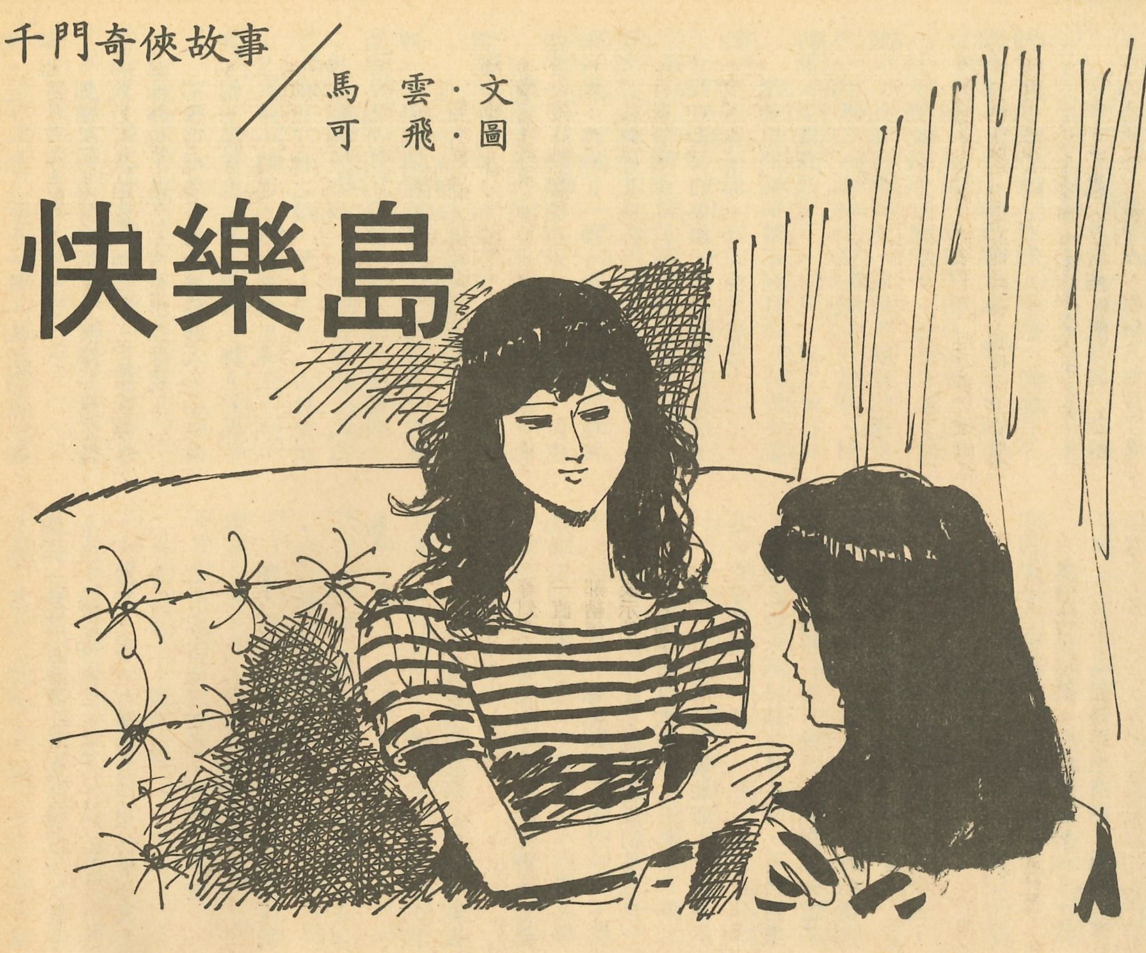
（未完・五）

答案：「覔」字拆開，便是成了個個見（人人見），意思是，每個人都可以見。於是書生便敢於啓程了。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快樂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郝納德是一位富商，在飛機上認識一位火奴魯魯投資顧問公司總裁史勿夫，他來香港是發展投資事業的，二人彼此初訂友誼，郝納德這次因生意關係，順便打探投資到外地去，同時作移民打算，尚未找到理想的地方，他的大兒子郝乃才是學建築設計，和當地富商范國良的女兒范愛寶相戀，范國良組織一個財團集資開發一荒島，建設成爲第二個香港，他將建設藍圖請郝乃才修改，但藍圖却被人偷去，留下字條請不要報警，等候電話，范愛寶知道父親的藍圖有保密性，只好托私家女偵探張雪兒查辦，建設荒島之事，已成公開秘密……

山頂別墅內

范愛寶說：「我男朋友剛將車子開返家裏去了。」

「妳應該先找我，然後才去移動那車子，因爲妳通知我們之後，我會派人到那車子去找一些竊賊可能留下來的綫索。但是，事到如今，我們惟有亡羊補牢了。」張雪兒道。

范愛寶打開手袋，取了一叠鈔票出來，對張雪兒道：「我先付給妳一些訂金。」

張雪兒却說：「這點反而不重要，先請妳在這張委託書上簽個字，然後帶我的探員到妳男朋友的車子裏去，我們須要在車子內外印取指紋，以及小心觀察一下，這點十分重要。因爲萬一對方是有案底的積犯，這件事對我們的偵查工作，就會事半功倍。」

范愛寶於是先在委託書上簽字，再付了訂金。然後，張雪兒隨即又派了兩名男女探員，跟隨着范愛寶到郝乃才家去。

郝乃才這時已返抵家門，一心要等對方的電話，却給母親拉到房間裏去。

郝太太情急地問：「愛寶呢？怎麼不見了她？你出去之前不是說過今天晚上不回來吃飯嗎？怎麼忽然又回來啦？可不是跟愛寶鬧翻了吧？」

藍圖現眼前

郝乃才被她一連串的，有如機關槍似的追問下去，幾乎聽也聽不清楚。

郝乃才道：「她等會兒就會來。」

接着他又問：「有人找過我嗎？」

「你約了什麼人？」郝太太又担心地說：「乃才，你可不是有了第二個女朋友吧？」

「當然不是。」郝乃才又問：「我未返家之前，有沒有人用電話找過我？」

「沒有啊！唉！我還以爲你約了別的女孩子呢。乃才，本來你已經長大了，交友、談戀愛這等事情，做父母的可管不了，但目前這兒的情况，相信你也很明白，人人都爭取移民外地的機會，既然范愛寶的父親有一套這麼完整的計劃，我勸你無論如何也不可以放過啊！」

郝乃才有些不耐煩，那並不單祇是因爲郝太太剛才這番說話已在他面前講過了好幾次，主要還是藍圖無端被竊，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心情。所以他什麼也不想多說，只留心着電話的鈴聲。

電話鈴聲先後也响過了好幾次，可是沒有一次是找郝乃才的。

郝乃才正感到萬二分焦慮之際，電話响了，這一次正是找他的。

他拿起電話筒，對方竟然是個女人的聲音，而且還是他最熟悉的。

對方並非別人，正是他的女朋友范愛寶！她在電話中說：「乃才，你到下面停車場來一次好嗎？我和偵探社的人在等你。」

「嗯！但是，我現在要留下來等聽電話的啊！」

「你只要放下車匙，就可以上去等電話，讓我向他們交代一切吧。」范愛寶又說：「你不必對你的家人講得太多，明白嗎？」

「我明白了。」郝乃才又說：「你在下面等等我，我立刻就下來。」

郝乃才放下電話筒，就匆匆跑到樓下去。

范愛寶和兩名私家偵探已在停車塲裏面等他。郝乃才開啓了車門，交下車匙之後又匆匆登樓去等電話。但是，偷走了藍圖的人一直未有電話與他連絡。過了一會兒之後，范愛寶也上來了。

范愛寶有點急不及待地問郝乃才：「有電話來過嗎？」

「沒有！」郝乃才輕輕嘆了一口氣：「我們還是回去坦白對你父親說個明白吧，我怕誤了他的正事。」

范愛寶道：「既然已委託私家偵探去調查，何不多等一兩天再作決定呢？」

郝乃才道：「妳父親一直不想將此事公開，妳請來的私家偵探靠得住嗎？」

「放心吧，張雪兒是本地最好的私家偵探，相信很快就會有結果了。」范愛寶又皺眉道：「爲什麼對方沒有電話來？我反而担心他們的眞正企圖。」

「所以我才準備接受妳父親的責備。」

「本來我也不反對你對他坦白說出一切，只怕他因此而改變了對你的印象，故此，我寧願化一筆錢去請私家偵探，希望能够找回那批藍圖。」

「萬一他直接致電話給妳父親，怎辦？」

「相信不會吧。對方的目的極有可能要向你勒索一筆金錢，所以，我們不妨耐心地等一下。」

不久，郝納德由外面回來。

郝太太很緊張地把他拉過一旁：「乃才與范小姐在他的房間裏，我看他們的神色似乎不大對勁。」

「青年男女談戀愛，口角是難免的，妳又何必替他們担心呢？」郝納德毫不在意地說。

「不，你誤會我的意思了。」郝太太道：「他們本來說好了不回來這裏吃晚飯的，不知怎的，不久之前他們竟分先後匆匆由外面回來。回家之後乃才就不斷追問我，有沒有人找過他。等到范小姐也來了之後，他們就關上了房門，一直未見出來。」

郝納德想了想，忍不住笑了：「一切跡象正好表示他們不久之前發生口角，女方自知理虧，所以匆匆趕來向我們的兒子道歉。我才不明白，爲什麼你會這樣緊張？」

郝太太道：「說眞心話，我並非担心我的兒子沒有老婆，只担心他開罪了范小姐之後可能影响我們參加快樂島的發展計劃。」

「妳放心好了，除了他們之外，我另有門路。」

「我不管你心裏怎麼樣去想，總之我只希望生活在另一個香港——也就是快樂島。」

「我要講的仍然是快樂島，並非別的地方啊。」

郝太太又是一陣驚奇：「你的意思是：你另有門路加入快樂島的發展大計？」

「是的。」郝納德道：「無意中與一些商塲上的朋友談及，原來『快樂島』已是半公開的秘密，許多富商都準備在那小島投資。」

「那豈不是說：快樂島絕非空中樓閣，而是確有其事。」郝太太有點興奮地問：「你有沒有好好地去把握機會？你應該知道，這件事對我們非常之重要。」

「放心吧！我根本不用去找門路，相反，他們已自動來找我助他們一臂之力。」

「那眞好極了！」郝太太舒了一口氣，「你要積極點，照最近的行情看，談判可能有障碍，但雙方都在極力掩飾，看來我們一家人還是早走早着！」

「是的，商塲上的朋友們都說：萬一談判破裂，相信這兒將會發生劇變！」

「所以你一定要主動爭取，讓我們早早到快樂島去生活。」郝太太還想說下去！

就在這時候，有個電話接駁入來。

郝家之內幾乎每一間房均設有電話分機，郝納德是一家之主，他們夫婦二人所住的睡房當然也有。

電話是一個男子要找郝先生的，郝納德以爲是找他，但接聽之後，却又給對方弄得一頭霧水。

對方是個陌生的男子，他在電話中說：「你就是郝先生嗎？」

「是的，有什麼指教？」郝納德反問道。

「那批藍圖暫時由我們保管，如果你急於要得回它，代價是五十萬元。」

「你到底是誰？」郝納德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我根本不明白你剛才說一些什麼。」

「你是郝乃才吧？」

「不！我只是郝乃才的父親。剛才你所講的，到底又是什麼藍圖呢？」

「嗯——」對方這才知道弄錯了，立即掛斷電話。

郝太太在旁，鑑貌辨色，也知道事有蹺蹊，立刻向她丈夫追問。

但是，郝納德根本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所以他也不知道如何交代才對。最後，他只好用內綫電話把他們的兒子郝乃才召來問個明白。

郝乃才本來要在父母面前隱瞞這件事，但是，現在却被郝納德問得啞口無言，同時又不想讓女友范愛寶在外久候，也只好直認不諱。

郝納德夫婦二人聽了，也嚇得一跳！尤其是郝太太，她十分担心因此而引起范國艮的反感。

下人傳話入來，說是晚飯已經準備好了，請大夥兒到餐廳那邊去。

當郝氏夫婦與郝乃才由房間出來時，范愛寶也知道事不尋常。

郝乃才過來對她說道：「那傢伙剛來過電話。」

范愛寶感到十分緊張地反問道：「他怎麼說？」

「可惜對方誤會了爸爸就是我，所以弄得他一頭霧水。」郝乃才道。

郝納德看見范愛寶的尷尬表情，忍不住過來安慰她，說：「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我以爲你們也不必難過，也不應該再隱瞞，剛才乃才已告知我事發經過，可惜的是我知得太遲，否則，我一定會留住對方。」

「那麼，我們現在怎辦？」范愛寶求助地盯實郝納德夫婦。

郝納德道：「我們先吃了晚飯，慢慢再商量吧。」

郝太太也過來安慰范愛寶：「都是乃才太大意，一切與妳無關，我們先吃過了晚飯，再找個藉口向妳爸爸交代。」

「不！」范愛寶立刻就說：「我不想讓他知道。」

郝太太道：「我們也想過了，這件事可大可小，越早讓他知道越好，太遲只有給對方有更多可乘之機。」

郝納德也說：「是的，照我所知，這一類藍圖一定另有底稿，甚至一定不祇一份，所以對方的動機，一時我還弄不明白。假如早些把事情轉知令尊翁，我們反而可能商量出一個應付的良策來！」

范愛寶再也沒有說什麼。

事實上她是害怕父親責難之外，同時也担心父親因此對郝乃才留下壞印象，何況這件事乃由她而起，要是當時她不阻止郝乃才先送藍圖返家，然後才陪她去喝下午茶，這件事根本不會發生。

晚飯吃過了之後，大家又回到客廳裏來。

范愛寶不斷張望着客廳裏的電話機，她顯得有些緊張，可惜電話一直未再响起來。

郝乃才和范愛寶都沒有把請私家偵探的事告訴郝納德夫婦。

郝納德夫婦雖則主張把此事立刻告知范國良，但是，范愛寶一直反對。她一方面渴望與偷去藍圖的人連絡上，另一方面也寄望於女私家偵探張雪兒的身上。

郝乃才看見她這樣固執，也沒有勉强她。

那晚，范愛寶一直留在郝家很夜才返家去，但是，那偷走了藍圖的人始終也沒有電話來過。

范愛寶在這段時間之內，固然等得十分焦急，同時也担心歹徒致電范家找她，所以她三番四次致電家中，對家人說：要是有人用電話找她，就請對方撥電話到郝家。但是，范家的人總是回答說，沒有人找她。

× × ×

張雪兒接下了范愛寶的委託之後，立刻去找她的男朋友游天虹。

但是，游天虹並不在家裏。張雪兒於是找到一間私家俱樂部裏面去。

果然，游天虹正在這間俱樂部的貴賓房之內，與幾個陌生人在賭博。

對於這種場面，張雪兒已是見怪不怪，因爲游天虹是有名的千門奇俠，有時游天虹參加賭博，未必是自願的，也不一定是爲了贏錢，而是另有目的。

所以張雪兒看見他正聚精會神地在下注，也只好暫時一聲不响地，站立一旁，注視着賭局的進行。

游天虹彷彿見不到張雪兒，只瞪住燈光底下的樸克紙牌。其他四個男人也賭得臉紅耳熱的。

張雪兒趁住游天虹還未發覺她之前，留心着那四個男人，發覺他們都在三十至四十餘歲之間，個個衣着光鮮，即使不是大商家，也是有錢人。當然，這只不過是表面的事而已。至於各人的底子，未必有人知道。假如有人知道，這個人應該是游天虹。

也只有張雪兒最了解她這位男朋友的性格；他是個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換句話說：只要他出現的地方，尤其是賭局，他的對手一定是一些問題人物，而且大多數是老千。

那麼，現在這場面又如何？難道那四個男人都是老千麼？看情形又不似啊！

在燈光底下，張雪兒最低限度認得其中一個男子，他是有名的商人賈朝偉。他應該是個正派的商人。

於是張雪兒又有了另一個想法：可能是局中有老千要騙賈朝偉，所以游天虹才會仗義前來助他一臂之力吧！

其實，除了張雪兒之外，許多人都明白游天虹的個性，他既不是賭徒，亦非老千。不過，他却擁有一夥正義之心，經常出沒於一些有人聚賭的地方，也經常加入賭局，與老千們周旋。

原來游天虹不但精於賭術，更精於千術，幾乎任何出千騙人的手法，亦難騙得過他的雙眼。只要他看不過眼，他就會出手。所以江湖上的人都稱他千門奇俠。

當然，出千無非只局限於賭局之中，更可怕的老千騙局，更高深的千術，往往是出現於商場之上，令到不少富商在有意無意之間陷入千局之中，損失的金錢往往比賭桌上輸掉的更大。

張雪兒知道他這位男友的個性，他最憎恨老千們，因爲他覺得那是天下間最卑鄙的行業之一；甚至比刦匪更可惡！後者雖然用上暴力去搶，去刦！但大致上還算得上「光明正大」，不致像老千們鬼鬼祟祟。

也正是因爲游天虹對老千們深痛惡絕，所以任何這一類出千事件，只要讓他知道的，他也不會放過對方。

這一次他又在對付一些什麼人？抑或只是逢場作興地加入這賭局？看來後者的可能性很微，因爲游天虹絕對不是一個嗜賭的人。

張雪兒這次急於要找游天虹，自然是因爲他熟悉不少江湖中人。她自己雖則也認識不少三教九流中人，但是到須要求助於這班人時，她這位女偵探有時即使花了一大筆金錢亦未必有辦法。

相反，她這位男朋友有時只要撥個電話，就可以找到許多人，解決許多問題。這點實在不能不使她佩服他。

究竟游天虹是否有三頭六臂？其實說起來也很簡單，只不過因爲游天虹平時肯帮朋友，所以，當他有事求助時，人家自然也樂意帮帮他。

張雪兒平時很少有這份耐性，觀看游天虹與別人在賭桌之上一決雌雄。今次眞是因利乘便，也算得是大開眼界。

游天虹與人賭的是「沙蟹」——一種利用樸克紙牌作爲賭具的純技巧賭博，而涉及的注碼，亦一直被視爲「賭博中之冠」。因爲其他的賭博，大都限制注碼，就只有沙蟹沒有限制。所以，有人可以在一夜之間把全部財產輸個清光。

當然，所謂「純技巧」，是指正正當當的去賭；只要不是出千，而是正正當當的，最後勝利者肯定是技術勝人一籌的，運氣只是佔極少極少而已。

當然，正如許多人的見解一樣，凡是賭博，幾乎都夾雜了運氣在內，但是相信懂得賭「沙蟹」這種賭博的人，一定都同意，這是技術高於一切的賭博方式，如果要依靠運氣去贏錢的話，機會是很微的。

游天虹終於也是勝利者，張雪兒也知道他是此中高手，所以一點也不會覺得意外。

但是，入局的人之中，最少有兩個人似乎很不高興。

張雪兒混在觀戰的人羣之中，忽然又聽到有人低聲在交談。由於距離太近，所以她可以聽得很清楚。

她身邊的一名男子對另一人說：「這傢伙好厲害，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我也不清楚。」另一名男子低聲答道：「不過不管他是誰，相信老二總會有辦法反勝他的。」

「我猜不可能吧！」

「怎麼你會對老二這麼沒有信心？」

「你剛才沒有看見麼？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這個傢伙分明也是我們的行家。」

他身邊的男子不等他說完就用手臂輕輕碰

了他一下：「說話小心點！你瘋了嗎？」

張雪兒一直就只把視綫投到賭桌之上，只當剛才什麼也沒有聽到。

豈料這時候，游天虹竟然收拾好桌面上的鈔票，之後，便宣佈退出賭局，他不再賭下去了。

除了張雪兒之外，許多人也可以看得出，入局者那兩名中年人在不斷交換眼色之外，也顯得有些憤怒，而且越來越表面化。

只有張雪兒認識的商人賈朝偉附和着說道：「我們實在也賭了很久，倒不如休息一會兒，喝杯酒，聊聊天吧！我也坐得有些腰痠背痛呢。」

「你不過想喝酒而已！」一名中年男子對一名在場侍候他的女侍應道：「替我們拿一瓶最好的洋酒來吧！我們還要繼續下去的。」

但是，游天虹一邊說道：「要賭你們繼續賭好了，我實在不想再賭。」一邊他就要站立起來。

怎料到這時背後的二名彪形大漢分別用手按住了游天虹左右肩膊，同時有人向他發出了警告：「我看你還是好好的坐回原位吧，賭局還沒有完啊！」

「好！」游天虹也很乖巧，他好像無可奈何地，重新坐了下去！就是連在場冷眼旁觀的張雪兒，也感到有些意外；他怎會表現得這麼懦弱呢？

張雪兒想也未想得完，游天虹已連人帶椅急急後退。

那張椅子首先把背後站着的那兩名大漢撞開，其他人都感到非常愕然！游天虹於是開始反抗。

這刹那間，那些看似無關重要的旁觀者，竟有數人露出了本來面目，紛紛出手對付游天虹！張雪兒當然也不再袖手旁觀。

場面突然變得十分混亂，參加賭局的幾個男人，有些乘混亂中逃走房外去，也有人突然拔刀相向。此時游天虹四面受敵，看來處境堪危！

但是，游天虹毫不驚懼，揮拳踢腿之間，忽然有幾張樸克紙牌自他的手中飛出，隨即可以聽到有人尖叫起來，也有人棄刀捧腕，狼狽地退出房外！

張雪兒手急眼快，三縱兩跳，已竄到房門外，搶在那中年男子的前頭！

那中年男子不但是參加沙蟹賭局的人，也是因持刀襲擊游天虹，反而被游天虹樸克紙牌割傷手腕的頭目——憑張雪兒闖蕩江湖的經驗，她確定這中年人一定是其中一名頭目。

所以她及時攔在那人的前面，冷然一笑，道：「怎麼啦，你輸了的錢，不是想强取回去麼？」

那中年人只以爲游天虹孤軍作戰，想不到他竟然有個這麼漂亮的女同黨。

他怔了一怔！然後又强作鎮定地說：「妳是什麼人？竟然帮着出老千的人。」

張雪兒忍不住縱聲大笑起來：「誰是老千？相信沒有人可以清楚得過你吧？」她又說道：「既然對方是老千，你更加不應該走，即使你大方到不去報警，也很應該向這兒的主持人求個公道啊！」

那中年人正待分辯，這時已有一班人包圍過來，他們顯然是這家俱樂部裏面的打手們。這班人分作兩批，一批急急湧入那間貴賓房裏面去，制止裏面的人再打下去；另一批則留下監視張雪兒和那個中年人。

經過一番擾攘之後，各人終於被帶進了另一間房間裏面去。迅速與其他來此消遣的人分隔開。

那名受傷的中年人也是大輸家，他不服氣地說：「這傢伙不但在賭桌之上出千，被識穿了之後，更老羞成怒，逞兇傷人！」

游天虹雖然是被當面指責，也只是淡然一笑，沒有反駁對方，張雪兒反而因此而覺得奇怪！

俱樂部的主持人是個胖子，他的面上堆滿了笑容。要不是剛才目睹事發經過的人，一定想不到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胖子笑道：「我們彼此都是朋友，何必因財失義？何況大家來此消遣，無非是尋開心，即使有什麼誤會，也請看在小弟的份上，各退一步，不要再節外生枝了，反正以後有的是機會，又何必爭一日之長短？」

原來這胖子並非別人，却是當地有名的大撈家蔡克難，在江湖上許多人叫他「大難才」，但他身邊的朋友都喜歡稱他「大頭菜」。大概是因爲他經歷過不少災難，結果都能化險爲夷，故得了前者的綽號，又因其人很有頭腦，並非像一般黑道中人只有一股蠻勁，而「菜」與他所姓的「蔡」是同音的，所以朋友們才會這樣稱呼他。

也許是時代不同了，近年以來，黑道中人紛紛轉移陣地，有時甚至遠涉重洋，跑到歐美華埠去發展，就只有胖子蔡克難這一股黑勢力落地生根。

游天虹固然認識他，即使以中年人爲首的對方那一班人也知道他的來頭。現在胖子既然說了這一番說話，根本就沒有人敢再說什麼。

胖子回頭又吩咐手下取了一瓶最好的洋酒來。

胖子蔡克難親自替各人斟了酒，而那個大輸家也只好勉爲其難地，喝下了這一杯「和頭酒」。

雖然胖子口口聲聲叫大家下次再來玩過，但是，那個大輸家此刻亦已知道了游天虹的來頭，那裏敢再約他賭呢？最後也只好悻悻然離去。

相反游天虹却留下來，對胖子說道：「以後你想招攬人客來這裏玩，最好小心剛才那一類人，否則傳了出去，人家一定以爲你坐地分肥。」胖子當然也知道游天虹話中的意思，他們都是朋友，所以他更了解這位千門奇俠的個性。

胖子笑道：「如果我對你說，下次他們不敢再踏入這兒半步，你未必會相信。不過，我倒不妨告訴你，今天幸好贏家是你，相反，如果是他們，只怕剛才給他喝下去的會是一杯毒酒呢。」

游天虹也知道胖子目前在這裏還有多少勢力，同時也很清楚這傢伙是黑道上著名的「笑面虎」，不管他的內心正在生氣還是開心，他的臉上總是堆滿了笑容的。

游天虹喝完了那一杯酒之後，就偕同張雪兒向胖子蔡克難告辭。

離開俱樂部時，張雪兒有些担心地說：「小心點，街上可能有人埋伏呢！」

游天虹反而說道：「放心好了，那班老千就算要找我們算賬，也得改在另一天，今晚只要我們少了一根汗毛，我也會算在胖子大頭菜的頭上，讓他去找那班人理論好了。」

張雪兒這才放下心頭大石，對游天虹說：「爲什麼你不問我？爲什麼忽然之間會在俱樂部出現？」

游天虹伸手過去，環腰抱住她：「還用多問麼，當然是因爲妳掛念着我啊！」

「胡說！」張雪兒一手推開他，「正經點，讓我告訴你一件事。有沒有聽過范國良這大名？」

游天虹一怔：「是什麼人？」他又說道：「妳也知道，我向來很少與上流社會的有錢人

打交道的，除非另有目的。這個姓范的，可就是這種人？」

「他一度是這裏非常活躍的富商，但是不知怎的，年來忽然急流勇退，但是現在我要講的並不是他，而是范國良的女兒范愛寶。」

「范愛寶？」

「對了，妳也認識她嗎？」

「不！我怎會認識她呢。不要以為我對任何女人都有興趣啊！」

張雪兒道：「這位范家大小姐黃昏時份曾經神色匆匆地來找過我。」

「她家裏發生了甚麼事嗎？」

「不！只是她男友的車裏失竊了東西。」

「失竊？」游天虹幾乎忍不住就要笑了起來：「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可不是失了大批金銀珠寶吧？」

「如果失去的是金銀珠寶，我反而不會覺得驚奇，奇就奇在那是一些藍圖。」

「嗯！妳再講清楚些好嗎？」

「你沒有聽錯，那是一批藍圖，不知何故被人從她男友的車廂中偷去！」

「可是火箭，或者電腦設計的藍圖？」

張雪兒道：「奇就奇在那並非什麼新產品的設計藍圖！而是建築設計圖則而已。十分普通的東西。」

「妳可把我弄得胡塗起來了。」游天虹怔怔地說：「這到底又意味着一些什麼呢？」

「不管怎麼樣，我已接下了這宗委託，所以才來找你助我一臂之力。」

「在什麼地方失去的？」

「郊區一間茶座附近的停車場。」

這時候，二人已走到了停車的地方。張雪兒有所顧忌地，四處張望了一遍。

游天虹安慰她說：「放心開車走吧，我說過不會有事的。大頭菜是個很吃得開的大撈家，剛才的事情，他自會擺平。相反，要是我們出了事，同樣也要找他。那班老千既然還要在本市活動，敢信他們決不會自惹麻煩。」

張雪兒終於上了汽車。

她一邊開車一邊問道：「為什麼富商賈朝偉也在賭局中？」

游天虹一怔：「妳也認識他？」

「不！我只是知道他是一名富有的商人而已。」

「不妨告訴妳，這一次是他請我來的。」游天虹道。

「他被人騙過？」

「是的，就是剛才那班人。」

張雪兒道：「你現在要到那裏去？」

「我與賈朝偉約好，明天才見面的。」游天虹又說：「今夜我應該屬於妳！」

「我才不稀罕你這種臭男人。」張雪兒回頭瞪他一眼。

「那妳為什麼又要找我？」

「只因為你認識不少三教九流中人。」

前面十字路口亮了紅燈。

張雪兒突然把視綫放到望後鏡裏去：「游大俠，我覺得你似乎太過自信了。」

游天虹怔怔地問：「這是什麼意思呢？」前面紅燈變綠，張雪兒一邊開車向前行，一邊說道：「你有沒有留意後面一輛小房車？車上好像有三名男子，我發覺他們已經跟踪了我們很久。」

游天虹的警覺性雖然相當高，但也自問不及張雪兒。他回頭張望了一下，果然可以見到一輛小房車，如影隨形地，在後面跟踪他們。

游天虹看看前面有一座多層停車場，靈機一觸，對張雪兒示意道：「開車到前面停車場去吧，我要摸清楚這三個人的底子。」

張雪兒有些担心地說：「你瘋了嗎？我們只有兩個人，那兒十分僻靜，萬一——」

車子不可以太慢，因為後面還有其他車輛跟隨。轉眼已駛到了停車場的入口。

游天虹不等張雪兒說完就說道：「邪難勝正，難道妳連我也信不過嗎？」

張雪兒無可奈何，惟有將車子駛入停車場裏面去。

但是，後面那輛小房車却未見跟隨入來。這時候張雪兒反而以為自己神經過敏。相反，游天虹却肯定他的判斷很正確。

所以他又對張雪兒道：「把妳的車子開上二樓去吧！」

「不！我想繞一個圈子就開走。」張雪兒一邊把她的車子開上斜坡，一邊說道：「剛才我可能估計錯誤！」

「為什麼妳會這樣說呢？」

「可不是嗎？你瞧！他們根本沒有跟上來啊！」

「妳錯了。」游天虹道：「我如果沒有估錯，他們極有可能就在樓下等着我們下去！」

車子終於停在停車場的二樓，二人落了車，果然未見有人跟上來。

游天虹走到欄杆後面，俯首下視，看見街道的一旁，停了一輛小房車——正是剛才那一輛。

張雪兒也見到了，她有些担心地說道：「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游天虹道：「跟我來吧！」

他們繞到樓下，但却不是由正門出口處出去，而是由另一處地方，所以小房車裏面的人根本沒有發覺。

等到張雪兒故意出現在小房車旁邊的行人道上面時，那三名男子才如夢初覺地，感到又驚又奇！

他們商商量量，終於有二人下了車，一衝而前，企圖挾持張雪兒；豈料他們的一擧一動早已被張雪兒用眼尾看得一清二楚。

因此，當他們將要撲到時，張雪兒已突然之間施展了馬尾脚，其中一名男子想不到她會有此一着，小腹之下被她踢了一脚，當堂痛得他彎下了腰來！

於是剩下的另一名男子變了孤軍作戰，以張雪兒的功力，自然可以應付得來，何況那男子見同黨受了傷只是刹那之間的事，更在驚慌中作戰，所以就顯得有些手忙脚亂！

車子裏另一名男子看見這情形，正待急急推開車門下車之際，不知從那兒閃出了一個人，這人當然就是游天虹了。

游天虹用力把車門一推一撞，那男子痛得直叫起來，他還未完全離開他的汽車，人已受了傷。

游天虹把他推回車內，同時更在一連串的閃電動作之中，將他的手臂反拗向後。

與此同時，張雪兒亦已將她的對手男子制服。

除了在行人道上受傷的男子之外，其餘二名男子均先後被游天虹和張雪兒制服，推到了車子之內。

在行人道上受傷的男子，急急有如喪家之犬，逃得無影無踪。

游天虹質問那名被他制服的男子：「你到底是何方神聖？」

「嗯——」那傢伙眨了眨眼，沒有說話。

張雪兒把另一名男子按在車廂後面，說道：「我有個主意，可不知你也贊成否？」

游天虹微笑道：「希望妳的主意不是報警吧！」

「不！當然不是報警。」

「那麼，妳有什麼建議？」

「請你先用安全帶綁起你手上的敗類吧。」張雪兒一邊說話，已一邊將那名被她制服的男子身上的衣服脫下。如此一來，那男子雙手就被他本身的外衣捆住，完全無法動彈。

前面，游天虹亦已用安全帶將他手上的另一個男子固定在駕駛座位之上。

但是，游天虹雖然照足張雪兒的意思做了，還是不明白她到底想怎樣。

張雪兒又作勢地問：「你跳車的技術不是一向很好麼？不久之後，你就有機會大顯身手了。」然後她又對前面的游天虹命令着說：「開動馬達吧！」

游天虹總算明白了她的用意，就是那二名男子也聽得非常之明白。無奈那兩人都無法動彈。

張雪兒道：「你們還有最後一次機會，假如仍不講出眞話，明天早報一定多了一宗嚴重交通意外！」

毫無疑問，張雪兒要游天虹開車後，在適當時候跳車逃生，讓車上二名男子自生自滅！

那二名男子大驚失色！

其中一名坐在前面游天虹身邊的說道：「我們只是想發一點橫財而已，想不到——」

游天虹不大相信，說道：「你們原來只是刦匪？」

「我們都在俱樂部裏輸得一塌糊塗！」後面車廂裏的另一名男子也說：「我們目睹你老兄贏了一大筆錢，所以才會打你的主意！」

游天虹回過頭來問：「雪兒，妳也相信這番話麼？」

張雪兒道：「大頭菜是個有頭有面的人，如果你相信他，那麼，兩個小嘍囉自然是一些遊魂野鬼而已！」

游天虹故意說道：「我倒有個好主意，不如就把這兩個人帶回賭場去交給大頭菜吧！」

豈料此語一出，當堂嚇得二名大漢一跳：「請不要這樣，我們只是被高利貸迫得緊，才會出此下策！」

另一人也說：「是的，假如你們把我們交到大頭菜手中去，肯定我們不會活着離開賭場，即使可以活着出來，也一定會變成殘廢。」

張雪兒道：「你們眞難侍候，這樣不是，那樣不肯，到底想怎麼樣？」

「只要兩位肯放我們一馬，我們願意替你們做任何事情。」坐在前面的男子說。

「那好極了。」游天虹道：「剛才聽你們說，與高利貸的人有來往，那一班人大概都是黑道中人吧。」

「是的，我們三個人前後連本帶利，欠下他們集團過萬元；明天要是沒有錢還給他們，只怕我們三個也活不下去了。」

另一個說道：「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迫不得已，跑到地下賭場去博一博，想不到還是輸了，所以才會揀着你們下手，想不到——」

游天虹也不等他說完，已從衣袋中摸了三疊鈔票出來，全部都是黃澄澄的千元面額的大額鈔票。

「雪兒，放開他們吧！」游天虹一邊把鈔票遞給他身邊的男子，一邊說道：「這是三萬元，你們三個人平分，每人可得一萬元。我們就當交個朋友，這筆錢就算是見面費吧！」

那二個大漢怔了一怔！他們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因為不久之前他們仍然担心會被送回大頭菜的地下賭場去，怎麼游天虹忽然又會改變了對他們的態度？

游天虹看見他們的目光中充滿了疑惑，忍不住又笑道：「當然，這個世界絕不可能有這麼便宜的事情，你們刧不到我們，反而被我們抓住，按常理，就算不把你們交給警方，我也應該求個公道。但是，我也是江湖中人，江湖救急，金錢絕對不是個問題，所以我先讓你們去解決高利貸的事，然後你們要為我們做一件事。」

二名大漢這才覺得「合理」。其中一個說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你對我們這麼好，即使赴湯蹈火，我們亦在所不辭。」

游天虹於是回過頭去，向張雪兒遞了一個眼色：「妳把妳的故事再說一遍好嗎？我相信這三位朋友也許可以助妳一臂之力。」

游天虹所講的「三位」，自然也包括了在逃的另一名刦匪在內。

張雪兒雖然也明白他的意思，但却有點猶疑。

她說：「他們靠得住麼？」

游天虹瞥了二名大漢一眼，笑了笑道：「我游某做人處世的態度一向是：以恩報恩，以怨報怨。我對他們這麼好，萬一他們以為我只是個傻瓜，我相信我會有更傻的方法去找他們算賬。」

二名大漢這時也不由自主地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同時也回憶起在大頭菜主持下的俱樂部內的情形，只要稍為多想一下，就知道游天虹此人絕不簡單。

所以其中一個人急忙說道：「兩位請一萬個放心，這次你們網開一面，我們決不會以怨報德！」

另一個則說：「是的，我們都是人，人是有理性的。你們對我們這麼好，我們怎麼會出賣你們呢？何況這一次我們有了這一筆錢還給高利貸之後，總算渡過了一個難關。只要你們吩咐一聲，任何事情，我們三弟兄也會替你們辦妥。甚至包括殺人、放火在內！」

「殺人放火是犯法的，我怎麼會敎你們去做？」張雪兒道：「我只是要你們代我去查明一件事。」

張雪兒於是把偷藍圖的事說了出來。二名大漢也很用心地聆聽。

游天虹向他們提示着說：「我們覺得奇怪的是：那些藍圖根本沒有價值，為什麼會有人對它發生興趣呢？你們既然在黑道中混，希望你們助我們一臂之力吧。」

「你兩位放心好了，這件事就包在我們的身上。」二名大漢異口同聲地，也表現得很摯誠地說。

其中一個甚至問張雪兒：「如果我們有消息，如何與你們連絡呢？」

「這是我辦事處的電話。」張雪兒把名咭遞過去，「萬一找不到我，向我秘書留話，或者用傳呼機的號碼找我也可以。」

游天虹反問道：「我們還未請敎你們的大名呢。」

「我姓郝，他姓陳。」張雪兒身邊的男子說道。

另一名說：「我叫陳才，那個逃脫了的是我大哥陳用。我們三個是好朋友。」

「那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三位呢？」

「嗯——」郝、陳二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我們三個以後大概也不敢再去賭場了。晚上我們多數喜歡去打桌球。」

「那就易辦了，我們如果沒有消息，三天後就會去紅燈區的桌球室找你們。」游天虹又說：「不過，我不希望主動去找你們，還是讓你們找我們吧！」

說完，游天虹會心地一笑，同時很大方地推開了車門讓他們可以鬆了一口氣！

張雪兒也會意地下車離去。

那二名男子更蠢也聽得明白：假如三天之內沒有藍圖的消息，游天虹就會找他們算賬。

只不過游天虹故意說得客氣些而已。

游天虹也由車頭下車，讓郝、陳二人開車

離開。

他們呆立於行人道上，凝望住「賊車」絕塵而去。

張雪兒忍不住說道：「你怎麼可以相信他們？」

游天虹笑道：「不合邏輯的案件，必須用不合邏輯的手法去處理。女偵探，誰叫妳接下這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案？」

「是的，藍圖到底有什麼秘密？眞叫人想不明白；除非那是一些藏寶地圖。」張雪兒沉吟道。

「藏寶地圖又怎麼會放在汽車之內？也許藍圖是一些新設計的圖則，敵對公司派人偷去映印，說不定此刻已物歸其主，悄悄送回失主之手呢。」

張雪兒和游天虹二人邊行邊談，回到他們的汽車裏。

「你以為他們會主動來找我們嗎？」張雪兒一邊開動她的汽車，一邊說道。

游天虹苦笑道：「這只不過是一場賭博，目前勝負是未知之數。」

「難道我們就呆着等他們的消息麼？」張雪兒道。

「當然不是。」游天虹看看腕錶，伸伸腰：「先回到妳的香閨去，讓我洗個澡，其他事情慢慢再談好嗎？」

「好吧！」張雪兒側過頭來瞥了他一眼：「你要怎麼樣都可以，就是不可以留在我家過夜。」

游天虹的心事被她識破，有些尷尬地笑了笑！

回到張雪兒的香閨，游天虹明知道這裏只有他們兩個人，關上了大門之後就擁抱着她熱吻起來。

入門處不遠就是客廳，客廳裏的燈還未開亮，二人已雙雙倒在沙發之上。

游天虹極力挑逗張雪兒，目的當然是希望留下來，天亮才走！

但是，張雪兒早已洞悉了他的心事，所以到了最後關頭就把他推開。

她迅速由沙發上爬起來，亮了燈，對他說道：「你不是說過要洗個澡麼？我進浴室去替你先放一缸水。」

她做事又技巧，又夠體面，最低限度不會令她的男朋友覺得難下台。

游天虹有點無可奈何，在嘆息中瞪住她的背影消失於浴室門際。

張雪兒果然調校好一大缸溫水，讓游天虹入浴。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游天虹身邊的傳呼機響了！

原來是一名大富商，急於找游天虹，他致電多處地方，都找不到他，結果惟有利用傳呼機。

張雪兒也知道她的男朋友是個大忙人，要是剛才她讓他為所欲為，相信他早已將傳呼機關閉了。但是她對他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目的是迫他早日與她結婚。無奈游天虹這傢伙始終不肯成家立室，所以這對歡喜冤家只有拖下去！

游天虹認識許多有錢人，剛才在俱樂部中與他賭沙蟹的賈朝偉只是其中之一。現在用傳呼機找他的，却比賈朝偉更加富有。

游天虹也明知此時此地的有錢人個個都是大忙人，若是泛泛之交，想找他們絕不容易。更不要說由他們來找你了。

所以游天虹當時心裏也覺得奇怪，未與對方通電話之前，先怔怔地對他的女友張雪兒說：「梁百雄是個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傢伙，他有什麼事急於要找我呢？奇怪！」

張雪兒是個女偵探，所以她首先以偵探的口吻反問道：「他喜歡賭博麼？」

「不！他從來不喜歡賭博。」游天虹呆在電話機旁：「我只知道他非常富有，是本市的麵包大王！」

「噢！原來是熊人麵包公司的大老闆。」張雪兒恍然大悟！

游天虹接通了電話，電話是接到山頂別墅去的。

梁百雄親自接聽，游天虹只覺得他的語調極不尋常：「我可以立刻見見你麼？」梁百雄問道。

「現在嗎？」游天虹看看腕錶，已是接近午夜時份。

「是的，你只要告訴我你現在什麼地方，我立刻派車來接你。」梁百雄急不及待地說。

「有什麼事這樣急？明天我來拜候你，好嗎？」

「不！我找得你這麼急，當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商量啊！」

「嗯——」游天虹也是個爽快的人，他想了想之後就說：「好吧！你不必派車來了，回頭我會到府上來！」

「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今晚我已經找了你大半晚呢。」梁百雄道。

游天虹有個習慣，就是每當他要聚精會神去跟別人賭博時，一定先把傳呼機的响號掣關上，以免他在賭博中分心。所以梁百雄說找了他大半晚，大概當時正是他關上了機掣之際。

電話掛上了之後，游天虹一邊穿回脫下了的衣服，一邊說道：「看來一定有些事情發生，我非去一次不可。但是，好像梁百雄這麼正派的人，到底有些什麼不愉快的事發生在他的身上呢？」

「要是可以報警的，他肯定不會找你。」張雪兒又以推理的眼光分析：「大概又是被人騙得莫名其妙。結果左思右想，才決定找你這位千門奇俠吧。」

「我也不是萬能的！」游天虹這時已穿好了衣服，他過去擁吻着張雪兒：「我眞的福薄，連妳親手調較好的浴湯也無福消受，怪不得妳不肯嫁給我。」

張雪兒只是輕輕一笑！

只有他們才心裏明白：不是張雪兒不肯嫁給他，只是他不肯正式與她登記、註冊；而她却站在女人的立場上，一定要與他正式結婚。

張雪兒瞪住游天虹的背影在門際消失，然後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 × ×

在山頂一幢豪華的花園洋房之內，富翁梁百雄正熱情地招待着游天虹。

游天虹却有點不耐煩地問：「你這麼深夜找我，可不是為了談心吧？」

「你這幾天有空嗎？」梁百雄答非所問，一邊斟了一杯酒給游天虹。

「你這麼急把我找來，原來就是為了問這一句話？」

「不！只因為這件事可大可小，想來想去，又沒有誰能夠帮得上我，所以，我迫住要找你。」

「反正我已經來了，即使我更忙也要聽你講故事的，你的故事就算更加動聽，也不必講上幾日幾夜吧？」

「你有所不知，除了講故事之外，我還打算請你陪我去一個地方。」梁百雄道：「但這件事十分複雜，恐怕在電話中解釋不清楚，故此把你請來面談。」

「嗯！」游天虹感到有點意外：「請我去遊埠？」

「不！你又誤會了，不是遊埠。」梁百雄

苦笑道：「是請你做我的投資顧問。」

游天虹幾乎忍不住要大笑起來：「誤會的可能是你！」他又問梁百雄：「你認識我有多久了？梁先生。」

梁百雄一怔：「認識多久不是一個問題，有些朋友認識了一輩子，但可能對你毫無帮助。至於你，我記憶中大概也有好幾年了，主要是數年前有一批麵粉，我幾乎被老千設局騙了巨欵，幸好得你拔刀相助。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們的友誼便是由那時候開始的。」

「還好，你的記憶力很健全，所以你應該記得我對商場上的事務一竅不通，試問又如何能做你的顧問？」

「不怕大胆說一句，我之所以有今日，主要還是知人善用；我知道你對老千們份外敏感，所以，才在有懷疑的時候就需要請教你。剛才我所講的顧問，大意上也只不過如此這般而已！」

游天虹立刻將投資、顧問以及老千等等字句串起來，心裏彷彿已猜到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了。

但是他還沒有機會說話，梁百雄已經站立起來，放下了手上的酒杯，對他說道：「對不起，請你稍候片刻，我去拿一些東西給你看看，相信你看了之後，對我的用意更易理解。」

梁百雄迅速轉入一間房裏去，客廳裏只留下游天虹一個人。看來梁百雄的家人要不是都睡了，一定是事先得到他的吩咐，都紛紛迴避起來。

片刻之後，梁百雄捧了一大叠文件出來，放在游天虹面前的几子之上。

游天虹在這剎那之間，好像觸了電似的，渾身一凜！

原來當梁百雄將那叠文件在几子上攤開了之後，游天虹見到的，竟然是一些建築用的藍圖以及城市設計圖則。本來這些東西十分普遍，尤其是梁百雄本身是一名商家，只要他有興趣，隨時也可以投資地產建築，問題却是事有湊巧，藍圖之左上角，均有「快樂島」字樣。所以才令游天虹嚇了一跳！

張雪兒要找的東西，突然之間竟會出現在這位富翁的家裏，這到底又意味着一些什麼呢？的確令人費解。

委託張雪兒尋找這批藍圖的，是另一位富翁的千金范愛寶，她說這些藍圖是在她的男友的汽車內失竊的。那麼，會不會是梁百雄派人去偷走了這些藍圖？

梁百雄看見游天虹也怔怔地想得出了神，忍不住對他說道：「老兄可能聽過『快樂島』計劃，是不？」

「嗯——不！不！」游天虹為了想知得更多，只好說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最初游天虹還有多少懷疑自己可能看錯了，但聽了梁百雄親口提及「快樂島計劃」之後，更加證明他現在手上持有的藍圖，絕對就是張雪兒要找的東西。

但是他表面上仍然佯作若無其事地。

梁百雄又展示着那些藍圖：「這是龐大的投資計劃，有人邀請我參加。若在以前，我根本就不會考慮這件事，但是『一九九七』問題困擾着許多人，其中也包括我在內，所以迫不得已，我只好親自去看看那地方。」

游天虹細心地觀看着那些藍圖，雖屬映印本，但上面都有則師的簽名，但對游天虹來說，這却是第一次見到。好奇地問：「這項計劃到底大到什麼地步？」

「發展整個島，單是其中一部份，亦需數以億元計的美金。」梁百雄道：「朋友們都很有興趣，但我個人則認為不熟不做，所以我投資的還是興建一座麵包廠，包括機製麵包以及麵食等等食品在內。」

「你既然已決定參加是項計劃，還找我商量一些什麼呢？」

「這件事說起來我心裏很不舒服，日前我參加一項秘密投標。這種事情商界中早已傳開了，只是對我來說，却是第一次參加，結果麵類食品廠這一項由我出標投得，我要依例繳訂金一百萬元。」

「我開始有點明白了，你就是因為騎上了虎背，所以要我陪你一齊到快樂島去看個明白！對不？」

「對了！」梁百雄毫不否認地說：「我知道你老兄是個很有正義感的千門奇俠，對設局騙人的事，往往會一目了然，相反，我現在却變了局中人，正所謂當局者迷，我才決定請你陪我去一次。」

「你已下訂一百萬元，萬一退出，那一百萬元訂金是否可取回？」

「依例是不可以取回的。」

「那麼！萬一你退出，豈不是損失了那筆錢？」

「一百萬元事小，以後投資數以億元計的金錢，才是大前提呢。」梁百雄又說：「但是，商場上許多朋友都參加各項投標，否則也不會引起我的興趣。」

「你打算幾時起程？」

「數日以後。」

「還有時間呢，何必這麼急急要找我？」

「到那兒去，必須先飛到菲律賓轉機，然後才可抵達快樂島，所以單是辦手續、簽證以及機票等等，也要數天才可以辦妥。」

游天虹總算明白了梁百雄的意思，目前他是騎虎難下，所以希望有個旁觀者清的人給他一些意見，於是他看中了游天虹。

「這件事恐怕我帮不了你。」游天虹說道：「第一，我沒有時間。第二，這裏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不想突然放下。第三，一九九七距離現在還有十多年，好像我這般人，連明天的事也懶得去想它，更不要說十幾年以後的世界了。第四，我對商場的事，一無所知。只怕你這一次找錯了人，即使我陪你去，恐怕也看不出什麼端倪。」

「老兄，我知道你做人的作風十分實際，否則我也不會找你。」梁百雄道：「對於一九九七問題，我不妨打個譬如：有兩夫婦吵架，結果鬧至離婚，他們的兒女們看見父母吵得那麼兇，都很害怕，最後由隣居托養。若干年後，這些兒女均已長大成人，母親看見他們如此聰明能幹，都十分渴望從養母手上取回這些兒女。可惜兒女們想想母親過去的兇相，心理上都感到有點害怕，所以大家都不想回家去，寧願獨立生活，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世界。快樂島就是我們這輩兒女們的理想世界。只要證明這不是一個騙局，我不但樂意到那兒去發展，還會慫恿你們這班朋友過去，一齊携手創造我們的樂園！」

「人各有志，我當然沒有資格去教你。不過我不大明白，為什麼許多有錢人都向美加、澳洲等處各地打主意，偏偏是你例外？」

「美國太過民主，人人可以帶槍，我根本不喜歡那種社會，加拿大太冷，聚居的中國人也太少，我也不喜歡。至於澳洲，雖然說可以投資移民，我仍然嫌中國人太過分散。所以偶然在那一班商界朋友談起我們的未來，最理想還是由我們創造第二個香港——快樂島就是我們想像中的未來香港。它位於南太平洋，無論氣候、地理環境等等，均與香港十分相似，只要我們肯大量投資，相信必然可以令它變為樂土！」

（未完．二）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鄭雷到制台府解釋一番，推說制台派來的大內高手未曾謀面，便告辭在途中遇到賈慶、嚴凌霄跟踪，二人在江湖上愛管閒事，查不出鄭雷的異動，又顧而他去，却追踪一羣人似打鬥模樣，據說什麼皇子研練神功，又懷疑軒轅經落在皇子身上，但因骷髏帮主事先有約，不得不去赴約……凌雲天喬裝撫署公子盧玉堂，成功地爲撫署大內高手鄭雷鋤去制台府的大內敵對高手，再和鄭素雲商議，要求鄭雷協助瞭解自己的身世，鄭雷受恩在前，遂將所知說出，原來殺害凌雲天父母的幕後人是七皇子，因邀請出山不遂，猝下毒手……

制台點點頭，傳命繼續監視撫署的舉動。

殊不知那密摺巳在盧玉堂身上帶出，攬翠園後隣院鄧素雲笑靨相迎，召來葉勝，將密摺交與葉勝命人送往燕京張相爺。

鄧素雲道：「我明日要離此他往了，那日密林矮屋中實係七皇子，風聞巳潛往嵩山少林，天弟是否隨我前往。」

凌雲天聞知是七皇子，玉面倏然罩上一層嚴霜，眉頭逼泛殺機。

鄧素雲心中一驚，道：「你是否巳查出七皇子與令尊令堂之死大有淵源？」

凌雲天面寒如水，道：「眞象未明，不能妄指，但不無嫌疑，小弟尚須趕往一處相尋一位武林前輩查明昔年眞象。」

鄧素雲嫣然一笑道：「但願你能查出身世來歷，事了即趕往關洛與我相見。」

救人查身世　追踪找元兇

凌雲天强斂悲痛，說道：「在下豈有此意，但不知那雙夫婦姓甚名誰，可否見告。」

鄭雷面有難色道：「這個老朽就不知道，老朽也是事後風聞，因七皇子城府陰沉，下手毒辣，嚴命不得走漏風聲，不愼吐露者當罹族誅慘禍，緣老朽供職大內，皇上在各皇子之間均佈有眼目，息息相通，故老朽略有耳聞。」

凌雲天不禁大感失望，悲憤流淚道：「看來在下要查明身世，除面執七皇子外無他途可循了。」

鄭雷沉吟須臾，答道：「公子不可自亂方寸，據老朽所知，昔年參預猝襲仙靈潭者武林高手石誠，因不滿七皇子所爲，在嚴密監視下，逃出燕京，其妻妾子女舉族早巳秘密他遷，改名換姓，易容隱居荊州長湖濱岸，石誠或知仙靈潭之事的個中原委。」

凌雲天聞言精神一振，霍地立起。

鄭雷忙搖首道：「欲速則不達，石誠昔年武林卓著盛名，武功之高堪爲一派宗師，易容號稱一絕，武林尊稱千面神儒，自逃出燕京後，七皇子震怒嚴命搜覓，格殺勿論，萬一我等此去事機不密，反爲他引來滅門慘禍，將使神明內疚，終身莫贖矣。」

凌雲天心中猛惕，頷首道：「在下謹受教！」

× × ×

一連五日，盧玉堂鮮衣駿馬前往金粉巷攬翠園，徵歌逐色，尤勝於畫眉燕爾之樂。

其實，盧玉堂與鄧素雲研悟武功及密商日後進退之計，兩人情愫日見增濃，如膠似漆，但不及於亂。

第六日鄂撫忽召盧玉堂密室商議，一個時辰後，盧玉堂面色肅然走出，一抵撫署外即換了面色，口角含笑，神采飄逸，跨下青驄，蹄聲得得往金粉巷而去。

督轅派有眼目佈伏在撫署外，見狀甚疑，飛報回督轅，制台大愕，金老夫子道：「鄂撫自恃朝中張相爲奧援，所以無恐，這兩三日來鄂撫必有密使去京，大人不可鬆懈，截取去使密摺。」

凌雲天頷首道：「小弟遵命。」轉面望了窗外天色一眼，接道：「鄭雷現在郊外相候，小弟告辭了，雲姐珍重。」說時，雙肩一振，穿出窗外，去勢如電，轉眼疾杳。

初冬景色，異常蕭瑟，凋葉殘枝，逐風飛舞，蛇山之陽，黃土小道上趻立着蒼鷹鐵筆鄭雷，頭戴寬簷草帽，身着藍布大褂，足登虎爪軟靴，一柄子午筆將布套裹住斜搭在肩頭，面上塗有易容藥物，顯得焦黃掩飾目中冷電精芒。

林中藏有兩騎健馬，不時隱隱傳出嘶聲。

鄭雷神色煩躁不安，喃喃自語道：「天到這般時分，尚未見到來者，莫非出了什麼岔錯？」

忽聞一聲陰惻惻冷笑道：「鄭大人，別來無恙？」

鄭雷不禁心神巨震，只見四條人影疾如鬼魅般從林中掠出，分立四象方位，將自己圍在核心，凝目望去，認出其中一人係宮廷中卅六鐵衛之一雙頭蛇陳鉞，就知事情有點不妙。

當下鄭雷不動聲色，微笑道：「陳老師眼力委實銳利，居然認出鄭某，陳老師久留燕京，春風得意，緣何來到湖廣？」

雙頭蛇陳鉞年在六十望外，目光冷毒，聞言捋着花白長鬚，獰笑道：「鄭老師這是明知故問，陳某奉命來取你項上首級的。」

鄭雷淡淡一笑道：「鄭某是望七之年，死有何恨，不過要死得明白，請問陳老師奉了何人之命鄭某身犯何罪？」

陳鉞哈哈大笑，道：「鄭老師臨死之前，陳某當叫你明白。」揚手打出十三點梅花形暗器，急風銳嘯，揚花亂舞罩襲而去。

暗器手法怪異詭奇，去無定向，令人無從閃避。

鄭雷目睹陳鉞打出獨門暗器梅花毒硝針，心中大驚，知這暗器霸道歹毒巳極，一着人身立即炸裂燃燒，骨碎四飛，奇毒循着眞氣攻入臟腑，糜爛身死，但他沉穩若定，不閃不避，雙掌蓄勁待發。

那十三支梅花毒硝針堪近鄭雷身前，忽由鄭雷身後捲起一片罡飆，非但將暗器震飛開去，而且風勢有增無巳打向陳鉞隨來三個黑道兇邪。

猝然奇變，令陳鉞四人凜駭失色，手足無措，只聽三聲慘嗥騰起，梅花毒硝針打入三兇體內，立即炸裂，血濺肉飛，胸腹等處燃起熊熊火燄，滿地翻滾慘嘶。

雙頭蛇不由驚得呆了，胆寒魂落，只見迎面人影一閃，寒虹疾閃，兩條手臂齊肩落地，血湧如泉，瞥見來人正是鄂撫公子盧玉堂，不禁目露驚容，慘笑道：「盧公子，你假裝得很好，誰都知你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

盧玉堂冷笑一聲，左手兩指飛點了陳鉞雙肩穴道，如注鮮血立止，但逆血回攻之痛苦令陳鉞難以禁受，身軀急顫，面色慘變。

雙頭蛇陳鉞隨來三個匪徒，被燒得變成焦炭模樣，萎草上附滿着人脂油膏，死狀厥慘。

盧玉堂沉聲道：「廢話，在下要問的鄂督身後是何皇子。」

「七皇子！」

盧玉堂手起劍落，陳鉞身首異處，迅從陳鉞屍身上解下大內鐵衛士銀牌及鏢囊暗器解藥，抬面笑道：「鄭老師，速將屍體清除，不讓留下一絲可疑痕跡。」

蒼鷹鐵筆鄭雷爲盧玉堂才智武功折服得五體投地，行事出手乾淨俐落，宛如斲輪老手，天衣無縫，由不得暗嘆一聲道：「江湖代有奇人出，前浪消逝後浪催。」

聞言忙與盧玉堂將四具屍體清除後，牽馬一躍上鞍，控騎疾馳而去。

途中，鄭雷道：「你我即是見着千面神儒石誠，恐不易取信於他。」

盧玉堂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在下深知前途艱鉅，惟求其在我了。」說時從懷中取出一張面具戴上，面目森冷，微黃疏鬚，與前判若兩人。

鄭雷驚異面具製作精巧，如非親眼見得，無法辨出盧玉堂面目破綻，不由讚嘆道：「公子神機不測，若非目睹，鄭某亦將受愚。」

盧玉堂微微一笑，揚鞭揮空，風馳電掣奔去。

長湖鎭炊烟四起，殘陽向暮，盧玉堂鄭雷兩騎馳入街口，華燈初上，行人如蟻，市廛繁榮，人烟稠密。

兩騎抵達一家杏花樓下騎，立時有店小二迎入，引向憑欄一副雅座，欄外長湖千頃，澄波一碧，濱湖蘆荻千重，風詠如雪，令人胸襟爲之一開。

鄭雷點了酒菜，望樓面上巡視了一瞥，不禁暗暗一呆，原來樓面上八成座客武林人物幾乎佔了半數。

雖然這些武林人物穿着與常人並無異樣，肩頭也未携帶兵刃，但鄭雷目光何等銳利，一眼即瞧出眼神有異，只覺一人背影稔熟異常，不禁朝那人多瞧了兩眼。

盧玉堂見狀，蟻語傳聲道：「鄭老師必有所發現。」

鄭雷答道：「不錯，左首第三張座上身穿皂衫背影，似爲鄭某在京夙識五行輪姚平，與九宮環高鴻並稱形意二傑，他久爲大內網羅，莫非七皇子巳查出了石誠潛跡長湖尚放不過他麼？」

盧玉堂心中一動，道：「鄭老師如未看錯，那石誠可在姚平身上找出下落。」

這餐飯足足吃了一個更次，食客們雖此去彼來，但那些喬裝武林人物却一個未離。

驀地——

一個瘦小眼神閃爍的青衫人緩緩趨在五行輪姚平低語了數句。

只見姚平眼神望了四座一眼，武林人物挨次離座，會賬下樓而去。

五行輪姚平與瘦小青衫人最後離去，盧玉堂與鄭雷示了一眼色，出得杏花樓暗躡姚平身後，兩人掩蔽得極巧，姚平始終未察覺有人暗暗躡踪。

寒月迷濛，夜風瑟瑟，只見五行輪姚平兩人掠入一座小廟。

盧玉堂低聲道：「鄭老師，這廟外必有伏樁，容在下去探聽他們密謀何事，去去就來。」說着一鶴冲天而起。

廟後屹立着一雙帶刀漢子，夜風拂盪鬚髮，眼神巡飛掃視，逼視懾人寒芒，宛

如鬼魅凌風，使人不寒而慄。

兩個兇徒突感脅下一麻，氣阻血凝，立即不省人事，但仍自竚立不倒！

一條迅疾人影如淡烟般掠過兩人頭頂翻入牆內。

荒蕪大殿上人影幢幢，只聽一個陰陽怪氣嗓音道：「……兄弟敢斷言那幸華秋員外必是千面神儒石誠無疑……」

「從何察知？若誤傷誤殺七皇子怪下罪來，姚某無法担待！」

「兄弟在幸華秋府中潛跡近十日之久，因府中建一貯糧穀倉，兄弟扮砌牆泥工，幸華秋精華內蘊，無法察覺可疑之處，但莊內護院十六名武師個個身負卓絕武功，却無一是名見經傳之輩，顯然他們已更易姓名並易容僞裝，此可疑者之一。」

「其次呢？」

「那幸華秋樂善好施，性情和易親人，莊中三百餘戶無一不對幸員外欽敬異常，但其所居內院除十六名護院武師及親信外無人可進入，此可疑者二。」

「還有第三麼？」

「那是最重要的一環。」陰陽怪氣嗓子冷笑道：「兄弟昨晚甘冒萬險，潛入宅內，以兩柄匕首按入大廳圓柱內深沒入柄，只餘下寸許柄端，並有意發出聲音驚動幸華秋，隱身樑上不出。

果然驚動幸華秋及五名武師，見匕首入木，幸華秋面色冷肅神情甚驚，傳命搜索追踪，竟錯料兄弟已遁出宅外，見幸華秋緩緩伸出右掌向短匕按去，移時兩柄短匕已輕如無物拔出，周附木質已成粉屑簌簌落下，這手『三陽腐木』絕乘功力，兄弟憶及前在殿下邸中親眼目睹千面神儒石誠顯露過，可知幸華秋定是石誠無疑。」

只聞五行輪姚平道：「好，咱們明晨開始採取行動，並非大擧襲擊，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殿下處心積慮這麼多年，千面神儒石誠乃殿下心腹大害，稍一不愼，足以影響全局……」

那陰陽怪氣嗓子又說道：「依姚兄之見呢？」

姚平答道：「用滲透之法，混入幸莊，查明院內隱秘，用惡毒手法制住其妻妾子女，使其慢慢發作，擇一極有利的時機，使石誠束手就擒。」

陰陽嗓子冷笑道：「昨晚兄弟所爲，已使石誠提高警覺，深恐夜長夢多，弄巧成拙。」

姚平反唇相譏道：「徐邦明兄素有智比諸葛之名，此次眞乃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石誠是殿下志在必得之人，萬一我等恃強追襲，若被石誠脫逃無踪，此罪何人承當。」

徐邦明似爲姚平言語所懾，破殿中，立時鴉雀無聲，良久才聽姚平徐徐出聲道：「徐兄今晚立即趕回幸莊，潛伏築倉工人羣中如常工作，事不在急，謀定後動，在下自會派人與徐兄聯絡。」

此刻，一條疾若飛鴻人烟一般掠出廟後，暗中解開被制住兩名匪徒穴道，疾如流星而去。

兩名匪徒如夢初醒，但仍矇然無覺，不知有人點了穴道，只聽一人咳了聲道：「連日勞累，倦然欲眠，方才竟昏昏如睡，再要如此不眠不休持續下去，不生病才怪哩。」

另一人冷哼一聲道：「嘮叨則甚，奉命差遣，身不由己，都怪咱們吃壞了這碗飯。」

忽瞥見一條人影由廟內電飛而出，心中一驚，忙喝道：「甚麼人？」

那人冷哼一聲道：「兄弟徐邦明。」說明已落在兩匪身前，冷電逼視了兩人一眼，振臂騰起落在四丈開外，急奔而去。

凋林中突閃出凌雲天及蒼鷹鐵筆鄒雷兩人，凌雲天目送徐邦明急奔而去的人影，低聲道：「這人就是徐邦明，你我追躡而去。」

徐邦明似若無覺三丈開外鄒雷凌雲天兩人追踪，穿過阡陌縱横一片廣大田野，前途隱隱可見林木森翳中一所大莊院，只見他身形一矮，竄入林中。

凌雲天迅速無比地跟去，但見徐邦明鑽入一座矮茅草架內，但聽悉索悉索一陣，顯然在換易裝束。

片刻，徐邦明鑽了出來，已變成龍鍾微駝的老漢向莊院內走去。

凌雲天瞧得逼眞的徐邦明形像裝束，微微冷笑一聲，反身與鄒雷會聚，道：「你我就此前往拜莊。」

鄒雷道：「徐邦明昨晚在石誠內宅留刀示警，你我此行將因此困難重重，但事在必行，當不計成敗利鈍。」

兩人昂然洒開大步向莊院走去，只見高牆危壘，築寨而居，護莊河闊約五丈，吊橋已然高高懸起，牆垣上燈火閃爍，刁斗森嚴。

牆頭守莊莊丁發現鄒雷凌雲天兩人奔來，高喝道：「來者何人？」

鄒雷宏聲答道：「煩勞通稟，咱們要拜見幸員外。」

「兩位姓名可否賜告。」

老朽昆仲王龍王虎。」

忽聞高聲傳來道：「兩位稍候，容在下通稟。」

約莫一盞茶時分過去，只聽牆頭傳來語聲道：「幸員外有請二位。」

軋軋聲大作，吊橋緩緩放下，鄒雷與凌雲天慢步從容踏上橋面走去，沉重鐵門隆隆大開。

兩人一入莊門，只見十六名持刀大漢，高擧火炬分兩列立着，目光中顯露出敵視之意。

莊內快步走出一青衫中年人，五官停勻，面膚白皙，三綹如漆黑鬚在夜風中飄拂，兩眼開合間精光逼吐，肩頭斜搭着兩柄鴛鴦拐，步履輕捷，足不揚塵，顯然是一內家好手。

青衫人打量了凌雲天鄒雷兩人一眼，抱拳笑道：「賢昆仲貪夜拜莊爲了何事，但請見告。」

凌雲天笑道：「咱們兄弟須面見幸員外有事奉告，只作片刻逗留，尊駕無須疑心咱們兄弟懷有敵意而來。」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賢昆仲此來必有用心，騙不了在下，敝莊主幸員外從不交往武林朋友，書香傳家，兩位要見幸員外並無不可，但必須言明來意。」語言雖委婉，但語鋒銳厲。

凌雲天冷笑道：「如我等懷有敵意而來，也不致在莊外竚候良久，盡可飛身闖入。」

青衫人面色一沉，道：「那麼兩位不妨試試，敝莊雖無金城之險，但兩位却不能來去自如。」

凌雲天注視了青衫人一眼，道：「我等以禮求見，尊駕有意對我等過不去，却是爲何？」

青衫人道：「在下只求來意見告。」

「我等並非求見尊駕，既是尊駕見拒，那麼我等就告辭了。」

青衫人道：「兩位走不了。」

凌雲天哈哈一笑，右掌疾伸，一式「分光蹈影」攻出，神奇已極。

青衫人早已有備，移星換斗，橫掌一封，兩指斜點凌雲天「章門」要穴，一式兩招，奇快如電。

却不料凌雲天右掌一沉，翻身疾旋，五指疾如電光石火扣住青衫人脈門要穴，身形落在青衫人身後。

青衫人大驚失色，一陣飛麻襲體，其氣立渙，只覺耳旁送入凌雲天語聲道：「我等是友非敵，如不面見幸員外，貴莊有覆巢之禍。」

語音如蟻，却字字清晰進入耳中。

青衫人聞言大震，道：「好，在下領你去見幸員外，閣下請鬆開五指吧。」

凌雲天道：「害人之心雖不可有，但防人之心却不可無，你我携手而入吧！」

青衫人無可奈何，長嘆一聲道：「請隨在下入見幸員外。」

凌雲天低聲道：「區區知道幸員外在宅中業已陳兵相待，命尊駕出迎試試我等武功如何……」

說着已扣青衫人擧步緩緩走去，鄒雷隨在身後，那十六名高執火炬帶刀漢子均目露忿容。

青衫人道：」閣下倒是料事如神，但在下乃莊內無名小卒，制住在下實無補於事，反恐弄巧成拙，何不明告來意！」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其實，也難怪尊駕視我等如仇，昨晚倘無留刀示警之事，你我亦不致動手相搏了。」

青衫人面色大變道：「原來閣下…」

凌雲天微笑道：「我等就是爲此事而來，貴莊內已潛伏大內奸細，最好不要張揚出去，以免打草驚蛇。」這幾句話以內功傳音之術送出。

青衫人聞言心神猛駭，忙向執炬帶刀十六漢子沉喝道：「不用你等跟隨！」

十六漢子聞言一愣，忙止步停下。

青衫人道：「如此說來，在下是錯怪兩位了。」說時已走至一幢大宅門前，宅內大廳燈燭輝煌，餘外一片沉黑，似刀光隱隱，人影幢幢，戒備甚嚴。

廳前堦下竚立着微胖雍容老叟，口角含笑，身後左右散立着十數內家高手，肩上均搭有獨門兵刃。

凌雲天五指一鬆，青衫人掠在老叟身前低語了幾句。

老叟兩道劍眉微挑，目泛神光，但瞬即平復如初，疾趨前兩步，抱拳笑道：「兩位枉駕敝莊，老朽不知多有失禮，請兩位海涵。」

凌雲天鄒雷抱拳還禮，亦未答話。

幸華秋不禁微愕，右臂一伸，欠身道：「請至廳內一敘！」

凌鄒兩人昂然走入大廳，幸華秋率着十六名內家高手隨入。

賓主落坐，幸華秋道：「兩位請賜告來意。」

鄒雷眼神朝幸華秋身後武師們望了一眼。

幸華秋微笑道：「閣下無須担擾，這十六人是老朽肝胆相照，刎頸之交，不用迴避。」說着語聲一頓，又道：「兩位似非本來面目，尤其此位……」手望凌雲天一指，接道：「易容之精，神化已極，如非仔細觀察，老朽也要受愚了。」

鄒雷哈哈大笑道：「我早知瞞不過石老師銳利目光。」

幸華秋目光一變，霍地立起，喝道：「兩位速賜告眞正來意，不然，老朽可要不利於兩位了。」

鄒雷道：「津門舊友，西山夙識，難道石兄不復記憶老朽語聲麼？」

幸華秋面色大變，道：「原來是鄒兄，莫非奉命而來，要取老朽項上人頭？」

鄒雷嘆息一聲道：「鄒某人五年前就知石兄隱居長湖，如有不利於石兄之意，也不會等待今日了。」

幸華秋冷笑道：「片面之辭，焉可採信。」

鄒雷微微一笑道：「石兄俟我鄒某說明來意，再下斷語不遲。」說時目注幸華秋一眼，接道：「石兄在七皇子府內可認識一名喚徐邦明之人麼？」

幸華秋頷首道：「共事一主，焉能不識，此人陰險狠毒，匪號鬼府夜叉。」

鄒雷冷笑一聲，便將在荒廟中探悉五行輪姚平鬼府夜叉徐邦明之言詳細說出，道：「信與不信端憑石兄，俗云最難風雨故人來，反遭石兄疑嫉，我等告辭了。」

幸華秋忙道：「慢着！」略一沉吟道：「鄒兄之言決非捕風捉影，全然有據，但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安知鄒兄不是苦肉之計，七皇子梟視狼行，爲人寡恩陰毒，命鄒兄前來，犧牲姚平徐邦明等人騙取石某信任使石某墮入彀中而不覺。」

鄒雷太息道：「要如何才能使石兄見信？」

幸華秋泛出一絲苦笑道：「非是我石某冷漠無情，試問鄒兄不在鄂撫署內，不辭千里迢迢遠來長湖則甚？」

凌雲天道：「係在下堅邀鄒老師前來拜望莊主，不可錯怪了鄒老師。」

幸華秋道：「耳聞閣下武功奇絕，面見老朽必有所爲，請即賜告師承來歷。」

凌雲天道：「在下要查明昔年一件血案，非石莊主不知，在下來歷師承……」說時在懷中取出神木令，接道：「莊主武林高人，在下師門信物當無不知之理。」

石誠目睹俠丐木尊者當年威震武林之神木令，不禁大驚，面色肅然，抱拳道：「原來是木尊者前輩傳人，閣下早應取出，也免石某得罪鄒兄了。」

鄒雷亦苦笑一聲道：「鄒某並非器量狹窄之輩，石兄無須掛懷，片刻之前鄒某也不知少俠眞正來歷。」

千面神儒示意武師退下，面色誠敬，邀請凌鄒兩人往宅內密室相叙。

密室中燭光熒熒，千面神儒石誠道：「少俠垂詢何事？」

凌雲天說起十八年往事，身世不明，懇請石老師賜告。

千面神儒石誠驚得霍地立起，手拉着凌雲天道：「據老朽所知，少俠如眞是他，左乳上長着一顆豆大紅痣，並有一塊金鎖。」

凌雲天立時寬去青衫上衣，袒露上體，赫然左乳上呈露一顆豆大紅痣，頭懸垂胸一塊金鎖。

石誠神色莊肅，只見凌雲天褪下面具，顯出一方神采飛揚的面龐，不禁喃喃的自語道：「紫芝眉宇，人中龍鳳，莫謂天道無憑。」

凌雲天道：「石老師可願賜告麼？」

「少俠本姓岳，令尊岳宗浩，令堂虞慧文，本是一雙神仙美眷，善行俠擧，不求人知，長年隱居仙靈潭，甚少涉身江湖……」說着長嘆一聲道：「七皇子心機深沉，陰狠如狐，爲覬覦國器，不惜延聘武林高手，千方百計以求，風聞令尊令堂之名，遣人禮聘，怎奈令尊秉性恬淡，恥爲滿人鷹犬，嚴厲拒絕，因不忿來使危言恐嚇，令尊大怒出手，逐之離山，於是仇怨結下，遂種下滅門慘禍……」

凌雲天不禁目眥皆裂，面籠殺機。

石誠搖手微笑道：「少俠不必氣憤，老朽昔年身受令尊救命大恩，但七皇子行事出手異常縝密，老朽奉命隨行到達大別山後才知，事前無從預聞，老朽大驚，設法趕往仙靈潭告警，但老朽返回雖應對得妙，但已被疑嫉。」說着嘆息一聲道：「一場激烈拚鬥，七皇子手下死傷七十三人，令尊令堂分途逃走，圖分散鷹犬實力，令尊負傷於巴東跳下長江波心，令堂浴血衝出重圍不知所踪，生死成謎。」

凌雲天愕然道：「石老師是說在下雙親還在人世麼？那家師親眼目睹先母倒斃沼澤，親自掘土殮葬。」

石誠搖首道：「那是令堂貼身侍婢銀杏、令尊令堂分途逃走，目的就是分散鷹犬注意，使少俠免於一死。」說着走向壁前掀動暗紐，石壁緩緩移動，顯露出一具暗屜，取出一封密緘，遞給凌雲天道：「當年之事，老朽就其記憶，詳錄記載於上，少俠按圖索驥，可找出主兇是誰。」

凌雲天冷笑道：「主兇乃是七皇子無疑，在下與他誓不兩立。」

石誠微笑道：「少俠不可意氣用事，昔年向七皇子推薦令尊令堂之人或有宿怨，明知不敵，故暗薦於七皇子遂其借刀殺人惡計，此人乃元惡主謀，參與猝襲之人是主兇，七皇子不過是受人利用而已。」

「此人是誰？」

「老朽也無從得知，因從大別山轉返，已受疑嫉，於是老朽蓄意離開虎穴，韜光養晦，百事不問，半年圖謀，才獲機逃逸，奉勸少俠，小不忍則亂大謀，如今情勢混亂異常，宮中皇子間各立門戶，互派有奸細在對方臥底，非但如此，而且在武林各大門派均遣有臥底奸細……」千面神儒石誠嘆息一聲道：「所以，武林各大門派均愛惜羽毛，自掃門前雪，不願捲入是非之中，表面上崖岸自高，其實恐懼本派涉身其中，恐有不測之禍，萬一爲勢所逼，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如箭在弦，不得不發，榮辱禍福，在所不計……」

凌雲天聰明絕頂，聽出石誠弦外之音道：「石老師是說當今之事，有武林門派中人參預？」

千面神儒石誠黯然點一點頭，說道：「少俠如要復仇須愼重其事，牽一髮而動全身，以一人之力面臨如許强敵，甚爲不智。」

凌雲天將那封密緘藏入囊中，道：「金玉良言，焉能不遵，貴莊之事有如燃眉，不要爲了在下徒亂人意。」

千面神儒石誠聞言長嘆一聲道：「蒙二位不辭迢迢遠來報訊，老朽得以逃過這場滅門大禍，但老朽將無法久居在此，基業初創，又要流離顚沛。」

鄒雷微笑道：「無妨，凌少俠才智絕高，必有兩全之策。」

千面神儒暗道：「他雖然是俠丐木尊者前輩傳人，武功深得眞傳，或許有之，但年歲輕輕，初涉江湖，才智高絕之語實有過當之嫌。」神色之間似不深信。

鄒雷老於江湖，那有瞧不出來之理，遂細敍自身之事笑道：「以鄒某高傲固執，目無餘子，却對少俠欽服不已，定有來由。」

千面神儒不禁矍然動容，抱拳肅容道：「少俠有以賜教老朽？」

凌雲天忙道：「不敢。」說着目光凝視窗外，似若沉思，良久才笑道：「得之矣！」遂與石誠鄒雷密商……

鬼府夜叉徐邦明偷偷摸摸返回幸莊工棚內，自以爲不知鬼不覺，便蒙頭大睡，鄒雷凌雲天兩人拜莊渾然無知。

曙光初泛，屋面上凝結着一層雪白霜粒，晨風夾着凜冽寒意。

工棚內工頭催促衆人起身盥洗用飯後上工，一霎那間，喧嘩嘈雜不堪，百數工人作十羣，蹲着地面圍住用飯，菜疏味美豐盛，大塊鷄鴨魚肉堆在海碗內高高地似一座小山，雪白的大米飯，香味四溢。

突然，工頭高聲道：「唐管家，您老好早。」

只見一個五旬開外藍衫老者，面含笑容走入工棚，道：「穀倉只才三日就可完工，員外稱讚不已：但員外尚須另建一座佛僂，工程浩大艱辛，動工在即，故員外命兄弟送來十罎陳年瀘州大麯與諸位歡飲，並有賞銀在散工後發放。」

工棚內立時騰起一起歡呼之聲。

唐管家用手向棚外一招，只見十數莊丁，捧着一罎罎陳酒，送入工棚，酒罎約重十斤，揭開泥封，一股濃冽芳香直冲入鼻。

工人紛紛起身掐酒，唐管家與工頭在低聲談話，無非是商議如何建造，並取出圖樣觀看。

徐邦明鯨飲了一口酒，暗道：「好酒，窖藏至少廿年，哼！他建造佛樓乃憂心有性命之危，臨渴掘井未免太遲。」不時偷覷唐管家手中圖樣，但相距甚遠，縱然有心覷探亦是無可奈何。

今晚，他與五行輪姚平有約在莊外會晤，並帶入三名好手潛伏莊內，只覺昨晚莊內戒備森嚴，如非自己在莊牆暗處鑿洞出入，難免被擒。

徐邦明乃好酒貪杯成性，不覺飲了五海碗，酒力後勁甚强，不禁玉山頹倒，靠着棚柱爛醉如泥昏昏如死。

唐管家一眼瞥見徐邦明醉倒，不禁微笑說道：「難得一醉，今日是員外幼公子五歲吉誕，不如放假一天，容他們盡興痛飲。」

工頭堆上滿臉笑容道：「多謝員外及唐管家恩賞，小的親賀公子福壽康寧。」

唐管家哈哈一笑，轉身離去。

工棚內陸續有人醉倒不起。

約莫一個時辰過去，工棚內只有醉睡如死的三十餘名好酒貪杯的工人，橫七豎八鼾聲如雷，其餘均離去返家團聚，他們多半是本村及附近四鄉土著。

忽地，一條迅疾黑影掠入，在徐邦明身上飛快點了五處穴道，翩若驚鴻般已掠出棚外。

只見徐邦明渾渾噩噩的站了起來，步履踉蹌，身不由主地望外走去。

他似神差鬼使般走向幸華秋居宅，因爲身前丈外有一黑影人緩緩走去，竟跟隨着黑衣人。

一入門中，黑衣人手如雷光石火伸出扣着徐邦明曲池穴，快步奔向內宅。

密室中坐着千面神儒石誠，鐵臂蒼龍鄒雷，一見徐邦明走入，不禁目中暴射威稜。

石誠冷笑一聲道：「徐邦明，你將石誠潛跡此處之事，稟明了七皇子麼？」語音森厲令人不寒而慄。

徐邦明的神色滯呆，朗聲答道：「未曾！」

「却是爲何？」

「因爲七皇子已在嵩山佈署一切，其餘皇子亦紛紛派遣能手趕去，情勢嚴重，不容外鶩旁注，千面神儒石誠是否就是幸員外尚未確定，萬一事機不密，容石誠逃逸，則我等罪該萬死。」

石誠微笑了笑，目注了黑衫人一眼，道：「久聞徐邦明心機至上，鬼計多端，果然不虛，若此擧擒獲石誠，定邀上賞，若石誠逃去，則秘不上聞。」

徐邦明頷首笑道：「尊駕料得不錯，徐某正是如此心意。」

石誠深深地注視了徐邦明一眼，道：「閣下能引老朽等去見五行輪姚平否？老朽有機密大事奉告。」

徐邦明毫不遲疑，朗聲答道：「自然可以。」

凌雲天在他身上施展「軒轅經」內絕學，逆轉經脈「易龍轉鳳」手法，令徐邦明意識神智俱爲控制。

千面神儒石誠沉聲道：「好，我們這就去。」

× × ×

昨晚五行輪姚平與徐邦明等凶邪相聚的那座荒涼破敗的小廟，雖在大白天裏依然陰森沉沉，斷垣頹壁，大殿樑柱傾斜，蛛網密結，牆下長起荒草盈尺，秋蟲唧唧悲鳴，闃無一人，陰雲蔽空，如同晦暮。

殿廡下堆着石塊，紛亂無序，作不規則地堆砌。

一條矮瘦黑影掠入廟內，目睹殿廡上石堆不禁愕然注視良久，猛地面色疾變，反身疾如脫弦之弩般掠出廟外而去。

約莫半個時辰過去，五行輪姚平率着十數勁裝人物迅疾掠入廟內，望了堆石一眼，目露驚容道：「徐邦明遇上了緊急困難之事，通知姚某聚齊人手在此相候……」說着望了望天色一眼，接道：「天時已近午刻，徐邦明也該到啦！」

只聽廟外傳來徐邦明語聲道：「徐某準時到達！」語聲中，徐邦明已自跨入門中。

五行輪姚平目睹徐邦明神色莊重嚴肅，不禁暗暗一驚，道：「爲了何事相召我等。」

徐邦明道：「徐某昨晚返回莊內，探悉一項駭人秘聞，豈料石誠老賊已投向骷髏幫中……」

姚平聞言不禁面色大變，喝道：「此話是眞？」

徐邦明道：「非但如此，骷髏幫已偵知我等在長湖現踪，有不利於我等之擧，故徐某……」

話尚未了，驀聞隨風送入陰惻惻冷笑道：「太遲了，你等如束手就縛，尚可免去一死。」

五行輪姚平心神巨震，猛撤肩後五行輪，衆匪徒均撤出兵刃在手。

只見廟外掠來十數黑衣幪面人，其中一人手中執着一柄寒氣襲人，青虹電閃的長劍，振腕一招「西風捲簾」。

徐邦明悶嗥一聲，身首異處，鮮血噴起尺許高。

黑衫人劍勢如虹，寒飈飄飛，立時七名匪徒被腰斬而斃，騰起淒厲慘嗥。

五行輪姚平目光銳利，瞧出這幪面人手中乃武林神兵，切金斷玉，宛如摧枯拉朽，自己與之爲敵，無異以卵擊石，心疑此人係骷髏幫主，不禁胆寒魂飛，五行輪震起漫空輪影，人却望廟外竄了出去。

他才竄出兩丈遠近，忽聞一聲森冷喝聲道：「回去！」

迎面撞來一股無形潛勁，震得身形望回翻去，氣血逆翻，身上沾地，發現同黨均已喪命劍下，不禁長嘆一聲，將五行輪擲之於地。

幪面人冷笑一聲道：「你倒是很識時務。」左掌疾伸，望姚平頭頂拍下，「冰魄」劍收回鞘中。

姚平只覺機伶伶一個寒顫，神智逐漸昏亂，前事盡忘，瞠然雙目呆滯發楞。

驀地——

廟外送入森沉語聲道：「閣下且慢得意。」只見七個錦衣老者偕一三旬開外，氣度威嚴，面目冷肅的青年儒生走入。

兩個錦衣老者脇下各挾持一雙黑衣幪面人，凌雲天佈伏廟外的暗樁俱爲所制。

那青年儒生肩搭一枝斑剝蒼古長劍，邁步走來，口角噙着峻冷笑容道：「我手下姚平等人與尊駕何仇，爲何這等心狠手辣，誅戮殆盡？」

那幪面人正是凌雲天，聞言冷笑道：「那麼我手下十三人，爲姚平等無辜誅殺，血債血還，這有什麼不對，閣下未免明於責人，昧於責己。」

青年儒生不禁語塞，轉注姚平，目中逼射懾人寒芒，喝道：「姚平，可有此事麼？」

姚平答道：「確有此事，屬下罪該萬死。」

顯然姚平神智爲凌雲天所制，目光呆

滯，但天色暗沉，青年儒生未曾察覺姚平神色有異，聞言不禁一怔，道：「我聞報你等逗留長湖發現可疑仇踪，難道幸華秋是本藩大仇麼？」

本藩二字顯露青年儒生身份。

凌雲天不禁心中大驚，忙以內功傳聲送入姚平耳中。

姚平囁嚅惶恐答道：「幸華秋乃長湖富紳，不諳武功，但其中一名護院武師則似為屬下昔年大仇，豈知謬誤鑄成大錯，屬下趁着那武師出莊會友之際，半途截擊，竟遭此人伸手架樑……」

語聲未了，那青年儒生面色一沉，道：「這就是閣下不對了，伸手架樑，視同仇讎，十三條性命是自找其死。」

蒙面人冷笑道：「尊駕何能斷章取義，先問明姚平，那武師是否是他宿仇。」

青年儒生不禁一怔，目中威稜逼射姚平。

姚平回答說道：「屬下誤認，罪該萬死。」

青年儒生聞言大感困惑，忽聞身後起了兩聲悶哼，忙別面一望，只見在廟外被制住的一雙蒙面人突自解穴道，猝然出招逼開兩人，掠至殿廡，不禁心中一驚，道：「閣下莫非就是骷髏帮主麼？」

蒙面人朗聲大笑道：「我若是骷髏帮主，此刻尊駕焉有命在。」

青年儒生冷笑道：「大言不慚。」右掌輕輕拍出。

凌雲天心知青年乃七皇子，有心相試七皇子武功深淺，以點蒼白鶴掌法攻出三招，去蕪存菁，神化無比。

青年儒生右腕一翻，化拍為封，輕輕的一震，幻起掌影漫空，挾着一片嘶嘶銳利寒罡。

凌雲天疾飄出三丈開外，哈哈大笑道：「在下尚有事待辦，無暇奉陪，他日江湖道上當再相見。」

大喝一聲。「走！」凌雲天率衆穿空疾如鷹隼而去。

青年儒生身後一雙面目森冷老者厲喝道：「那裏走。」

身形騰空而起，突聞青年儒生沉聲道：「回來，讓他們去。」

一雙老者聞聲猛施千斤墜身法，疾沉沾地。

青年儒生道：「此人武學奇高，蘊藏不露，以點蒼白鶴掌法出招，滲以內家絕學在內，富神奇於平淡中，分明不願與我為敵，顯然姚平自獲其咎。」

一個藍衣老叟道：「此人是否骷髏帮主，屬下心有此疑。」

青年儒生搖首答道：「未必，風聞骷髏帮威名已凌駕武林各大門派之上，骷髏帮主武學已臻化境，其手下無一不負卓絕武功，何能為姚平等人一擊殲斃十三人，我先問明姚平再說。」

他轉面目注姚平，發現姚平面色痛苦已極，冷汗如雨冒出，氣喘如牛，身形已搖搖欲傾，不禁眉頭發皺，喝道：「姚平，你傷在何處？」

姚平忙答道：「藏血、玄璣，靈陽三穴。」

青年儒生疾伸兩指，點向「陰谷」穴道。

「陰谷」穴在武林中人多不甚知，在「陰却」、「通谷」二穴之間，十二時辰僅有二次瞬息間行血流經此處，陰陽二氣會合，他認為姚平必是陰陽二氣阻滯，只需震開「陰谷」穴，氣通血暢，傷勢便立癒。

那知姚平面色大變，張嘴噴出黑血，仰面倒地，氣絕斃命。

青年儒生淒然嘆息一聲道：「我誤了你的性命子，一時疏忽，鑄成大錯。」

藍衣老叟詫異道：「殿下，這却是為何？」

青年儒生道：「姚平行血因穴道被制，往返通路閉塞，一部份行血逼回肝肺脾臟淤積在內，我因急於求功，解開穴道，使其行血眞氣復暢，那知他體內氣血積鬱太久，一旦復通，宛如洪流洩河不可逆止，淤積死血冲使噴出腔外，致令臟腑俱裂，回天乏術，此非我之過歟？」

老叟道：「人死不能重生，殿下不必自責。」

青年儒生示意手下將姚平掘土成葬，負手凝望雲天，若有所思。

片刻，藍衣老叟趨至青年身前，躬身道：「殿下，我等如今何往？」

青年儒生道：「嵩山！」

藍衣老叟聞言大感困惑，怔了一怔道：「殿下不是才從嵩山而來的麼？為何復返？」

青年儒生嘴角泛出一絲峻冷笑容，道：「我就是讓阿哥們認為我已離去，去而復返，使其無防。」

藍衣老叟道：「殿下眞有鬼神不測之機。」

青年儒生低喝一聲「走」，率衆如飛奔去，轉眼身影遠去杳失。

只見三條身影迅如飛鳥般掠出來，正是凌雲天及千面神儒石誠鐵筆蒼鷹隼雷三人。

石誠目露感激之容，道：「少俠智比孫吳，才氣縱橫，武林之內不作第二人之想。」

鄒雷笑道：「石兄信服了麼？」

石誠赧然笑道：「小弟嘗自詡智計過人，今日才知霄壤顯然有別。」

凌雲天道：「謬獎過甚，令在下汗顏無地。」

鄒雷道：「言歸正傳，少林大典風聞延期下月舉行，但黑白兩道羣雄均已雲集嵩洛關中，莫非少林已知有非常之變，故予延期。」

石誠道：「此乃少林穩重之處，上代掌門證果，由福慧上人接掌二十六代掌門，福慧才智非常，深知黑白兩道與宮廷皇子同出一氣，相互仇殺，欲利用少林接掌大典之期，掀起驚人巨變，毅然改期舉行大典，在此月餘期間，皇子之間必不能和平相容，仇殺不止，少林則可置身事外，免捲入是非漩渦中。」說着微微一笑，目注凌雲天道：「此為非常之會，乃武林光復之機，少俠亦可趁此查明當年主兇潛身所在，據老朽所知，七皇子以重金賂使一些隱世多年不出的凶邪參預其事。」

凌雲天道：「如此說來，當年仙靈潭石老師並未……」

千面神儒石誠已知凌雲天話意，道：

「老朽曾巳語及奉命之初，全然不曉此行為了何事，抵達大別山麓才猛然惕悟，七皇子心機陰沉，分四撥高手趕撲仙靈潭，但並非同途，其中一撥就是這批凶邪，老朽僅就記憶筆錄，但未免掛一漏萬。」

凌雲天喟然嘆息道：「血海沉寃，道遠任重，千絲萬縷，無從着手，武林情勢變幻迷離，牽一髮而動全身，在下有動則得咎之感。」

鄒雷道：「少俠這叫做明於謀人，拙於謀己，凡事宜如置身局外，不慍不躁，則無往而不利。」

凌雲天說道：「至理名言，在下謹受教。」

千面神儒石誠道：「少俠才智卓絕，武功奇奧，若遇勁敵或陷入困境，最好不要展露『冰魄』劍，免啓覬覦之機。」說着話聲一頓，又道：「目下武林情勢混亂，各大門派相互觀望，自顧不暇，遂任宮廷皇子萌念吞併江湖，若長此以往，蠶食鯨吞之禍當不在遠……」

凌雲天、鄒雷二人知石誠並非故作危言，不由凝耳傾聽，但聞石誠說下去：「如今僅有一人心機委實叵測難料，此人乃骷髏帮主，神龍不見首尾，徒黨遍及天下，邇來所作所為，無不是故示恩惠，籠絡人心，意在霸尊武林，樹敵結怨在所不計，他瞧出眼下無人統率武林全局，乘隙而入，可見其人心機之深，但依老朽看來，骷髏帮主定非良善易與之人……」

鄒雷說道：「石兄雖埋名隱世，但對武林局勢，瞭如指掌，可見石兄亦有心人，但你我俱是垂暮之年，有心無力為之奈何？」

石誠望了凌雲天一眼，道：「人有非常之器，必有非常之功，你我以垂暮餘生，輔襄少俠以成大業如何？」

凌雲天聞言惶恐答道：「在下只求恩仇了了！武林之事，不願過問，何況德薄能鮮，誤己誤人，百死莫贖。」

石誠冷笑道：「少俠不知一身之恩仇，已牽涉整個武林麼？若少俠大仇為骷髏帮主籠絡，少俠武功雖高，以一人之力恐無法達成心願。」

凌雲天不禁一怔道：「此話何解？」

石誠道：「由老朽處境可知其他，當年仙靈潭合襲令尊令堂之人，幾乎一半為七皇子重金賂酬相助行兇，事了後凶邪雖轉回居處，但無不岌岌自危，遁往他處，如老朽臆料不差，七皇子仍然搜覓當年共事凶邪，意在滅口，老朽如無少俠，必難保首領。」

鄒雷道：「事隔多年，其他行兇之人未必不誅戮殆盡。」

凌雲天面色黯然神傷，猛咬牙冷笑道：「倘在下擒住七皇子，以生死相脅，何愁大仇不報。」

千面神儒石誠搖首道：「此乃下下之策，非但於事無補，而且恐弄巧成拙，須知殺官如同造反，七皇子備位皇儲，若喪命少俠之手，天涯雖廣，少俠將無置身之處，反令眞兇逍遙法外……」說着，咳了一聲道：「也許老朽說得不明白，若少俠將七皇子置之於死，大內必將牽怒整個武林，以一身之恩怨，累及千萬生靈，不獨智者不為，少俠又於心何忍，大丈夫行事處身宜權衡輕重，何況令尊令堂尚生死成謎。」

凌雲天默然久之，抬面微笑道：「恩仇之間容有商酌，但二位金玉之言，焉敢不聽，石老師，附近城鎮可有打造兵器良匠麼？」

石誠略一沉吟道：「江陵城帽兒巷尾吳聾子打造兵器遠近馳名，選鐵之精，鑄製之工，湖廣無出其右。」

凌雲天頷首道：「好，在下這就去江陵。」

石誠笑道：「兩位先行一步，老朽回莊稍事安排立即趕去，連陞客棧晤面。」

× × ×

夜幕深垂，寒風蕭瑟。

江陵城燈火萬家，獨帽兒巷一無燈火，居民門戶深扃，沉寂如水，顯得陰森淒涼。巷尾一家門內火光外映，照耀高懸門首一塊有大書「吳」字，下繪刀剪圖形，敢情那就是吳聾子打造兵器店。

凌雲天、鄒雷颯然疾行，抵達吳聾子店門外，只見一個十二三歲精壯小伙子赤膊坐在冶爐旁鼓風冶鐵，汗流浹背，壁上滿懸刀剪。

鄒雷一步跨入門中，高聲道：「吳聾子在麼？」

那小伙子聞聲霍地而起，睜目打量了鄒雷兩眼，面現不悅之色，道：「我爺爺睡了，尊駕如要請他老人家打造兵刄，最好請明天再枉駕一趟。」

鄒雷忽瞥見壁角暗處懸着一對孩兒槊，不禁面色一變，道：「既然如此，老朽只好明天再來。」說着，手一指孩兒槊，接道：「那孩兒槊是何人打造？」

「是一位面有刀疤的矮瘦老者重金打造，講妥今日交貨，迄今未至，想必遇事不能前來。」

鄒雷長長哦了一聲，轉面對凌雲天笑道：「咱們明兒個再來吧！」

裏間忽然傳出蒼老語聲道：「湘兒，有人找我麼？」

那小伙以布擦拭頭上汗水，答道：「爺爺，是兩位客人需打造兵器。」

只見內面走出赤着上身，鬚髮斑白，面色紅潤老頭，綻露笑容道：「是那位需老漢鑄造兵器。」

凌雲天說道：「在下需要打造一支長劍。」

鄒雷忙在懷中取出一錠白銀，道：「仿龍泉欵式，上好緬鋼，此是定金，三天交貨。」說罷右手迅快拉着凌雲天轉身掠出店外。

兩人掠出門外之際，一條黑影迎面掠入店內，身法奇快。

鄒雷拉着凌雲天拔空騰上屋面，隱身在屋脊後。

凌雲天大感困惑，低聲道：「那人是誰？」

鄒雷答道：「五皇子黨羽，紅教高手牟雲秋，此人心性多疑，心狠手辣，那奇形兵刄孩兒槊乃他獨門兵器，他在江陵現踪必有蹊蹺……」

說時突止口不言，衣袂破風微響，一條黑影如玄鶴般冲上對首屋面，兩道銳利眼神四巡了一瞥，驀地穿空騰起，去勢如電，眨眼杳失於夜色蒼茫中。

鄒雷倏地立起，長吁了一口氣道：「牟雲秋血腥雙手，此行必有任務，說不定他那原有的孩兒槊被人毀去，可惜不知他潛身何處。」

說時，忽又見一條黑影疾如流星，似向牟雲秋身後趕去。

鄒雷低喝一聲「追」，兩人疾隨那黑影之後。

翻出江陵城垣，奔出五七里之遙，只見置身一條筆直黃土小道，路旁矗立兩行古松，松針蔽空，松風濤嘯，在此沉寂夜色中，憑添了幾分陰森，追踪之人已然消失無踪。

驀地，突聞隨風送來一個陰沉笑聲道：「兩位暮夜奔波，可是迷失路途，敝上習性好客，不如留宿敝莊一宵，明晨再行。」語聲雖微，却字字清晰刺入耳鼓。

鄒雷心神一震，高聲答道：「實不瞞尊駕，我等是追踪追魂槊牟雲秋而來，若尊駕欲與我爲敵，何不明言直說。」

松後突轉出一個錦袍中年人，虎目重瞳，氣宇威嚴，含笑道：「閣下倒也直爽無欺，但兩位似非追踪牟雲秋。」

鄒雷冷笑道：「我等去江陵城帽兒巷吳聾子處打造兵刄，正巧追魂槊牟雲秋取一對孩兒槊由店中走出，待追踪之際，忽見一條飛快身影追躡牟雲秋之後，我等因一步之差，只有緊躡那人不捨。」

錦袍中年人點點頭道：「閣下所見迅快人影，係兄弟手下，牟雲秋爲虎作倀，雙手血腥，何況他毒手連傷敝莊弟兄，兄弟決難饒恕，兩位不如權作敝莊佳賓，稍時牟雲秋必率衆來犯敝莊，恐殃及兩位無辜。」

凌雲天始終一言未發，朗笑道：「既來之，則安之，尊駕既不嫌棄，我等只好敬領盛情，權作一宵之留。」

錦袍中年人微微一笑道：「兄弟領路！」轉身由道旁松隙走下。

凌雲天、鄒雷兩人隨後走去，隱隱只覺草木叢中暗樁密佈，殺機四伏。

天際遙處忽冲起一道旗花，紅光流燄，耀眼眩目，在流燄映照下，葱蘢樹木中隱現出一片偌大莊院。

錦袍中年人冷笑一聲，身法如疾，捷逾飛鳥，落在莊前一株古幹參天，匝蔭十畝老槐下，回面發現鄒凌二人接踪而至，目中泛出一抹驚異神光，含笑道：「兩位好俊的輕功，牟雲秋進襲在即，兩位且作壁上觀，待一舉成擒後，兄弟再面謝方才忤觸之罪。」

鄒雷笑道：「我等天涯作客，尊駕無須掛懷，但願尊駕能手刄牟賊！」

天邊連冲起數十道旗花，隱隱傳來喝叱之聲，不時騰起一聲悶嘷。

嘷聲竟是越傳越近，顯然牟雲秋率衆節節進逼。

錦袍中年人眉峯微聚，似自言自語道：「牟雲秋，果非易與之輩。」

其實這話是說給凌雲天、鄒雷二人聽的。

鄒雷淡淡一笑道：「尊駕疏忽了極重要一點，牟雲秋身爲五皇子十二金剛之一，身手極高，貴莊主諒忤犯了五皇子，今宵一戰諒非牟雲秋一人，看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錦袍中年人望了鄒雷一眼，說道：「閣下似對五皇子，瞭若指掌，想必大有來歷。」

鄒雷道：「江湖末學，無名之輩，不值掛齒，倒是今晚情勢異常可慮，無論貴莊勝負，或將來犯之人驅退擒捕，五皇子決難坐視，貴莊恐有纍卵之危。」

錦袍中年人冷冷一笑道：「這個兄弟早有萬全之備，無須憂慮。」

鄒雷微微一驚，道：「尊駕成竹在胸，穩操勝算，在下未免杞人憂天了。」

驀地。

五丈開外突飛掠三個面目森冷，形像獰惡老者，其中一人正是追魂槊牟雲秋，懾人精芒注視了莊屋一眼，冷笑道：「這點五行奇門之學，尙難不到老夫。」

「未必！」冷笑聲中如風電閃迎面掠出五個黑衣人，手持兵刄。

牟雲秋沉聲道：「今晚老夫不願妄戮無辜，奉了皇子之命，面見貴莊莊主，只須將賤婢獻出由老夫帶走，決不相犯，不然玉石俱焚，莫謂老夫言之不預。」

一個黑衣人冷笑道：「大言不慚！」

牟雲秋仰面縱聲大笑，笑聲如梟，令人毛骨聳立。

半晌笑定，突然跨前一步，面色一沉，大喝道：「你等也配攔阻老夫麼？」一對孩兒槊「巧打連環」攻出。

五個黑衣大漢身法奇快，手中兵刄如奔雷凌厲揮去。

顯然隨牟雲秋而來的一雙老叟亦是身負卓絕武功，冷笑一聲，四掌倏地拍出，捲起一股狂飆。

此刻，鄒雷忽向錦袍中年人低聲道：「貴莊手下武功雖高，但對方却狠辣無比，何必驅令送死。」

錦袍中年人冷冷一笑道：「恐怕未必如閣下所料吧！牟雲秋三人愈深入敝莊，生機愈少。」言辭之下不勝自負。

鄒雷道：「看來老朽似嫌多口了。」

牟雲秋三人攻勢凌厲如山，招式無不是玄詭絕倫奇招，五黑衣人漸露敗象，猛地暗中撲出十數身影，潮水般向牟雲秋三人攻去，配合嚴謹，此退彼進，攻招辛辣狠毒。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牟雲秋此番要被生擒活捉了。」

驀見牟雲秋喉中發出一聲刺耳長嘯，三人倏地一鶴冲天拔起，半空中疾變換身法，頭下足上，漫空槊影夾着牛毛絕毒暗器及四股如山掌力罩襲而下。

只聞淒厲慘嘷騰起，傷斃了五六人，錦袍中年人見狀大怒，無法按耐一腔怒火，厲喝道：「停手！」大步跨出。

牟雲秋三人飄然落下，口角噙着冷笑，目注錦袍中年人走來。

錦袍中年人冷笑道：「兄弟本意使你等知難而退，怎奈三位心狠手辣，連傷敝莊多人，恕兄弟無法按忍。」

牟雲秋喋喋怪笑道：「閣下諒是程管家了，貴上現在何處？」

錦袍中年人鼻中冷哼一聲道：「敝上現在莊內，無法出見三位。」

牟雲秋陰陰一笑，說道：「老朽奉命求見貴上，既不願出見，就請閣下領帶進謁。」

錦袍中年人面色凝肅道：「這本無不可，恐三位無生還之望。」

牟雲秋聞言呆得一呆，霍地喋喋怪笑道：「老朽來得便可去得，縱令貴莊如龍潭虎穴，老朽也要闖上一闖。」

錦袍中人微微一笑道：「牟老師豪氣干雲，兄弟失敬了，請隨兄弟去見莊主。」緩緩轉身走去。

牟雲秋三人互望了一眼，昂然緊隨錦袍中年人之後。

錦袍中年人走近凌雲天、鄒雷兩人隱處，朗聲道：「兩位亦請勞步隨兄弟去見莊主。」

凌雲天、鄒雷二人由樹後閃了出來，隨着牟雲秋三人走去。

行了數十丈遠近，只見花樹綿密，景物幽森，莊屋已然在望，忽地錦袍中年人轉身旋面，笑道：「敝莊嚴禁訪客不得携帶兵刄暗品，請即解下如何？」

牟雲秋搖首冷笑，道：「這個萬難從命！」

錦袍中年人面色一變，突聞莊內隨風飄來一個銀鈴語聲道：「讓他們進來。」

牟雲秋聞聲一怔，道：「原來貴上竟是女流之輩。」

錦衣中年人冷笑一聲不答，身形飄然前行，跨入莊門逕往一座宏偉大廳走去。

凌雲天發覺莊宅內的除大廳外映之燭火，陰暗如漆，陰陰森森地令人不由泛起恐怖之感，暗道：「江湖之內眞個雲詭波譎，短短數月中却經歷過甚多未聞罕睹之事，若非親身經歷無法令人置信。」不覺走入大廳內。

只見廳內佈設華麗，壁上懸着名人書畫，但僅燃着兩隻兒臂粗牛油巨燭，紅光閃閃，闃無一人。

忽聞正壁內傳出銀鈴語聲道：「牟雲秋，你知罪麼？」

牟雲秋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知身處危境，但他天生兇頑，傲骨倔强，聞言冷冷笑道：「莊主語氣似當今皇上，只怕難以嚇倒老朽。」

廳內燭火突然一暗復明，香風颯然，一條嬌俏身影立在牟雲秋兩丈外，面幪黑紗，彷彿極美，無疑是一絕色麗姝。

那麗人盈盈一笑道：「牟雲秋，你率衆殺傷本莊弟兄多人，這筆血債要如何清償。」

牟雲秋道：「動手相搏，死傷難免，老朽以禮求見，怎奈貴莊手下口出不遜，一再相逼，老朽忍無可忍。」

麗人鼻中輕哼了一聲道：「你爲何定要見我？」

「奉了五皇子之命，身不由主。」

「莫非爲了玉蟬丫頭之事。」

「正是！」牟雲秋道：「只須交出玉蟬姑娘及四寶火齊珠，以後各不相犯。」

麗人冷冷一笑道：「此事萬萬不能，五皇子身爲天潢貴胄，無須在江湖稱雄，相煩轉告，叫他速回燕京……」

牟雲秋道：「莊主好大的口氣，不嫌太狂妄了麼？」

麗人不答，纖手往後一招，只見廳後走出一青衣女婢，手中執着兩封信函，交與麗人。這一切舉動，均帶着有神秘氣氛，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凌雲天心中暗暗納罕，忖道：「此乃鬥智之局，出奇制勝，看來牟雲秋鬥不過這位姑娘。」只見麗人手持一函遞與牟雲秋，盈盈一笑道：「牟老師，且瞧瞧這封信再說。」

牟雲秋聞言不禁一怔，接過信函掣出信箋凝目投向箋上字跡。

但見牟雲秋面色漸變，額角冒汗，身形微微震撼，看至最後一字，色如死灰，信箋亦脫手飄落在丈外。

那信箋一飄落在地，却發現箋上一無字跡，只是一張白紙，凌雲天大感驚惶，不禁望鄒雷一眼。

鄒雷似若無睹，無動於衷。

麗人格格響起一串銀鈴嬌笑道：「牟老師如今想必不說我驕妄自負了麼？另一封信煩面致五皇子親自拆閱。」

牟雲秋面色敗壞，接在手中。

偕同牟雲秋闖莊的兩老目露不忿之容，只聽森冷笑道：「老朽三人就此空手而返麼？」

麗人道：「三位能全身而返，已屬不幸中之萬幸，你等進襲本莊飛手，一一就地成擒。」

老者厲聲道：「老朽難以置信。」功行兩臂，欲趁機閃電出手制住儷人，如此可將情勢逆轉。

麗人格格一笑，纖掌疾揚而出。

老者只覺一片奇寒澈骨罡風拂體而過，不禁機伶伶打兩個寒噤，但感眞氣頓受阻滯，不能提聚。只聽麗人冷冷說道：「你們走吧！我也不難爲你們。」

牟雲秋聞言如逢大赦，三人轉身緩緩走出廳外，背影異常蕭索沉重。

麗人望了凌雲天、鄒雷一眼，問錦袍中年人道：「這兩位是誰？」

錦袍中年人躬身將凌、鄒兩人追踪牟雲秋誤入本莊禁地經過詳情說出，又道：「屬下雖尙不知這兩位來歷，但發現此二人與牟雲秋似不相識，其言純屬子虛烏有之詞。」

鄒雷冷笑一聲道：「尊駕未免太武斷了，想牟雲秋雙手血腥，殺人之衆，樹敵之多，不計其數，老朽爲友復仇有何不可，難道非彼此相識……」

麗人格格嬌笑，玉掌一搖，道：「不必爭論了，兩位姓名來歷可否賜告。」

鄒雷笑道：「老朽雷堯生，這位姓雲單名一個天。」說着略略一頓。又道：「莊主隱世高人，但願見告。」

麗人道：「我姓魏。」說着盈盈笑道：「適才情形兩位也曾親眼目睹，我在莊內沉思對策，只覺與五皇子爲敵勝敗均非所宜，只有不戰而屈人之兵是爲上策。」

凌雲天道：「莊主未免太小覰了五皇子，如不出在下所料，五皇子清晨必親身拜莊，今晚五皇子遣來之人僅牟雲秋功力最高，其餘均是無足稱道之輩，此來端在探聽虛實而已，殺一牟雲秋無補於事。」

麗人湛冷眼神望了凌雲天一眼，道：「雲老師可知我命牟雲秋面交五皇子那封信寫的是什麼？」

凌雲天道：「據在下猜測，信中所敍莫非揭破五皇子隱私。」

麗人格格嬌笑，說道：「想不到閣下智才過人，他有把柄在我手中，諒他不敢前來。」

（未完・九）

十君子傳奇故事

暴風雨前夕　揭開身世謎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艾天齊殺害了劉光軍和帥忠，被仇如海看到，並在艾天齊面前揭發此事，使艾天齊爲之翻臉，雙方正在爭執時，艾老人忽然出現，艾老人怒責艾天齊的不是，非要艾天齊向仇如海，雷嘯天道歉不可，艾天齊性情固執，不願低頭認錯，艾老人出手扯住艾天齊下跪，誰知在一扯之下，艾天齊衣服破裂，褲頭鬆脫，而讓仇如海見到艾天齊臍處一粒紅痣，正是師父遺書中所說的那位頂替自己的無辜孩子，這使仇如海明白了眞相……仇、雷兩人立即辭去天下武林店之職，和艾天齊割袍斷義、立即離店，並約艾老人二更天在石湖畔的廢樓相見……艾老人也已經對仇如海、雷嘯天起疑，所以在赴約之前，已準備了暗器等……

接着，蕭秋風在沉思刹那，再次自言自語道：「設若我推斷得不錯，今夜……今夜恐將是難以脫過這場血戰了，曉梅，但願妳能夠聽到，看到！」

話罷，緩緩而起，突然想起一事，道：「不好，走得怱忙，竟沒通知鳳陽四醜，這……」

正自語間，突然遠處來了一人，此人雖在白天，却毫不掩飾他那驚人的功力，身法展開，如行雲流水而近！

蕭秋風注目下，心中一喜，來人竟是四醜中的老大「醜天狗」，立即大步而迎，豈料「醜天狗」和他對面之後，並沒招呼，視若不識，當擦肩而過時，「醜天狗」却以急促的聲調說道：「右邊樹林中等我！」

蕭秋風心中一動，步履放慢，向千人石邊一片黑松林中而去，借俯身登鞋之故，看到「醜天狗」已轉向林後。

蕭秋風暗佩四醜的聰慧和經驗，自己與雷嘯天脫離分店不久，四醜兄弟非但已獲消息，並能追踪至此……

想到這裏，蕭秋風暗呼一聲「不好」，忖念道：「四醜怎能知道自己來這千人石上呢？除非分店中有人暗中追躡我與大哥身後，四醜再由此人處獲知……」

轉念時，已到林邊，林中的「醜天狗」似已等待不耐，正雙手互擦，搓揉不已，看到蕭秋風後，立刻道：「仇老弟請深入些，快！」

蕭秋風緊走幾步，到了林深處，道：「小弟辭却分店之後，太過怱忙，未能通知貴兄弟，又而勞動吾兄奔波城外，此情永感。」

醜天狗道：「我的老弟，你可眞成，甚麼時候了你還慢條斯理的文謅謅，我們四兄弟是老江湖了，你用不着掛心！」

蕭秋風道：「吾兄有所不知，分店中藏龍臥虎，況艾老人已到，兄等是持小弟信物入店，可能被疑爲……」

醜天狗一笑，道：「老弟這次可沒料到，我兄弟住這分店，始終沒用信物，故而至今店中不知我兄弟與老弟交厚！」

蕭秋風一笑道：「薑是老的辣，吾兄有何指示！」

醜天狗一拉蕭秋風，閃身一株巨幹之後，手向林外一指……

蕭秋風一笑，悄聲道：「小弟早就看到他了！」

醜天狗道：「老兄弟，你能勝他？」

蕭秋風道：「或許。」

醜天狗道：「那就出去攔擒回來！」

蕭秋風道：「何必，他只不過是奉令去『西園寺』，調集昔日『六絕』中的神劍、金筆、銀鈎三老！」

醜天狗神色一變道：「原來老兄弟早已知道了？」

蕭秋風道：「想象中的事耳！」

醜天狗拇指一挑，道：「了不起，老哥哥我是心服口服！」

蕭秋風道：「這算不得甚麼，老哥哥有何事通知小弟，另外三位仁兄，是否還在分店之內，小弟十分懸念。」

醜天狗道：「事有湊巧，老兄弟與剛剛過去的那個小子，割袍劃地斷義絕交之時，我恰好有事要與老兄弟相商……」

蕭秋風哦了一聲，接口道：「原來是老哥哥躲在左後窗上！」

醜天狗一驚，說道：「這個你也知道了？」

蕭秋風道：「小弟適巧發現而已。」

醜天狗搖了搖頭，說道：「令人難信，不管了，反而我對老兄弟你，早已佩服得五體投地，老兄弟，今夜你可要當心，那……」

他說到這裏，似是突然想起了甚麼，咦了一聲道：「雷兄弟人呢？」

蕭秋風道：「去了金陵！」

醜天狗啊了一聲，道：「甚麼？他走了？」

蕭秋風道：「走了，有事嗎？」

醜天狗恨聲道：「哼！看不出來，我一向當他是條血性漢子，誰知道同盟兄弟在大難之時，他却悄悄遠行！」

蕭秋風一笑道：「老哥哥誤會雷大哥了，是小弟再三求他去的！」

醜天狗皺眉道：「這我就不懂了，今夜人手不够，爲什麼……」

蕭秋風接口說道：「今夜小弟一人足矣！」

醜天狗一跺脚道：「我說老兄弟，你可也太托大了，人家金令調集百里之內的高手，限初更到，並且甚麼劍、筆……」

蕭秋風一笑接話道：「老哥哥，可以聽小弟一言？」

醜天狗道：「當然可以。」

蕭秋風道：「今夜之會，請問老哥哥，夠兇險不？」

醜天狗道：「按人家對付老兄弟的種種辦法來說，是兇險萬分！」

蕭秋風道：「老哥哥，小弟要問老實話，老哥哥別怪罪。」

醜天狗道：「放心問就是！」

蕭秋風道：「在近百名高手包圍，和『六絕』齊集，及艾家父子的聯手之下，若是老哥哥兄弟遇上，結果會怎樣？」

醜天狗坦然道：「那還用問，準他媽的全部完蛋大吉！」

蕭秋風道：「若僅僅是老哥哥一人遭遇上呢？」

醜天狗想了一想道：「我的功力太差，仍要完蛋大吉！」

蕭秋風道：「逃生之望是不是多過四位一起呢？」

醜天狗道：「這是眞的。」

蕭秋風道：「老哥哥可相信小弟的功力？」

醜天狗道：「信得過！」

蕭秋風道：「以剛才所作比較，小弟今夜若獨自等候彼輩，在萬一引起血戰之下，逃走之望是否輕易成功？」

醜天狗道：「老兄弟，我說過，早就服了你，對，大概這就是你打發雷兄弟走的原因，哦，還包括我們兄弟……」

蕭秋風誠摯的說道：「老哥哥們要是心疼小弟，請莫使小弟心神不安。」

醜天狗沉思多時，慨然道：「我聽老兄弟你的，不過今後咱們那兒見？」

蕭秋風道：「小弟與老哥哥，萍水相逢，承蒙老哥哥們愛護有加，小弟實既感且愧，不知當如何方始……」

醜天狗擺手道：「慢着慢着，老兄弟，咱們能不能免了這些客套？」

蕭秋風一笑，慨然道：「老哥哥，小弟遵命，不作虛套語，今有大事相求，不知道老哥哥們，能否助小弟完成所望？」

醜天狗道：「老兄弟，看家狗永遠當不了吃肉的狼，反正老哥哥我這塊材料，你很清楚，量能而用吧！」

蕭秋風深施一禮道：「雲天之義，非空謝可能了，小弟……」

醜天狗道：「老兄弟，怎麼又來這個了？」

蕭秋風一笑道：「小弟認錯，老哥哥，小弟所求之事，關係極大，是故必須事先和老哥哥研究清楚！」

醜天狗道：「說嘛！」

蕭秋風道：「老哥哥在江湖中，盛名廣傳，敢問若是遭遇有關武林，及江湖中的大事時，老哥哥能約得多少高手？」

醜天狗沉思刹那，道：「大概二十幾位。」

蕭秋風道：「若是爲了武林盟主之位，老哥哥又能約人若干？」

醜天狗道：「那就多了，至少二百名以上！」

蕭秋風道：「可有方法使彼等暫聽老哥哥之令？」

醜天狗想了想，道：「老哥哥我有辦法！」

蕭秋風道：「好，小弟敢煩老哥哥，聯絡所有的人，在『中秋』佳節，駕臨三湘岳陽府外的『雷家堡』……」

醜天狗接口問道：「可是『霹靂雷家堡』？」

蕭秋風頷首道：「正是！」

醜天狗皺眉道：「老兄弟，那個堡難惹得很呀！」

蕭秋風道：「老哥哥放心，我雷大哥，正是此堡的主人！」

醜天狗驚呼一聲，道：「甚麼？」

蕭秋風道：「雷大哥是堡主！」

醜天狗道：「雷老弟他，是『霹靂震天』雷爺的公子？」

蕭秋風道：「正是！」

醜天狗哈哈一笑道：「我們這四個醜怪，着實的高高的攀上了樹梢啦，龍伴龍，鳳隨鳳，他是雷家堡主，那麼老兄弟你呢？」

蕭秋風坦摯的說道：「老哥哥不能今後再問這件事？」

醜天狗道：「是怕我這嘴不夠嚴？」

蕭秋風無奈，道：「老哥哥原宥，小弟並不姓仇！」

醜天狗一驚，道：「不姓仇？那……那……」

話鋒一頓，突有所悟，哈哈一笑道：「對對對！『十君子』中無人姓仇，老弟呀，你可騙苦了我們兄弟啦，說吧，老兄弟你是那一位？」

蕭秋風道：「老哥哥，小弟身有血海寃仇……」

醜天狗一擺手，道：「老兄弟，話出你口，聽入我耳，未得老兄弟同意前，我若告訴給第三者聽，則死無葬身之地！」

蕭秋風急忙阻止，已然不及，只得歉然道：「都是小弟不好，小弟有一物，請老哥哥過目！」

說着，取出了那面「黑石船令」，一抖而開，醜天狗看得仔細，却嚇了個胆亡魂冒，立即悄聲道：「老兄……不，盟主，快快，快收起來！」

蕭秋風收起旗令，說道：「小弟蕭秋風！」

醜天狗大嘴一哆嗦，道：「這……這可好……好了，剛才說，我兄弟是……是攀到樹梢頭，現在上了雲端啦！」

蕭秋風道：「老哥哥，小弟適才所托之事……」

醜天狗接口道：「老……盟主……」

蕭秋風擺手道：「小弟不能承認，此事現在還在未定之天！」
醜天狗道：「沒這旗令，自然會有人說不，有這旗令，誰也沒有那大胆子，我說盟主，你可別想能撤手！」
蕭秋風道：「到時候看吧，老哥哥，小弟所求之事……」
醜天狗接口道：「放心吧，我這就走，中秋前一天，雷家堡見！」
蕭秋風道：「老哥哥，這旗令的事，目下……」
醜天狗道：「盟主放心！」
蕭秋風又問道：「老哥哥打算怎樣下手？」
醜天狗道：「盟主可知道『合肥』三賢？」
蕭秋風道：「聽說過，是三位武林中的仁厚長者。」
醜天狗一笑道：「三個老頭，生了四個不成材的兒女，曾闖過大禍，是我兄弟替他們了斷的，三個老頭很感激……」
蕭秋風一笑道：「這是個好辦法，但請千萬要先顧到三賢的名譽！」
醜天狗道：「盟主放心，我人醜，心可不醜！」
蕭秋風深施一禮，道：「小弟先謝奔波之勞。」
醜天狗道：「這算得了甚麼，盟主，我去了。」
蕭秋風道：「一路順利！」
醜天狗哈哈一笑，拱手而別，行未數步，突然一拍自己的腦袋，搖着頭又走了回來，道：「差一點誤了大事！」
蕭秋風一楞道：「甚麼大事？」
醜天狗道：「我高興的昏了頭，盟主，我是爲告訴你消息來的！」
蕭秋風眼珠一霎，道：「是不是有關聞文的『五色彈』？」
醜天狗把眼一瞪，道：「盟主，我可是從來不信邪，不過今天盟主是……」
蕭秋風一笑，說道：「這沒有甚麼玄妙。」
醜天狗道：「盟主，這還不玄妙，要怎樣才叫玄妙，我要有這兩套，何至於奔波在這陰險的江湖之上……」
蕭秋風又是一笑，道：「那老哥哥想作甚麼？」
醜天狗道：「就算擺個測字攤，也能落個『仙』名。」
蕭秋風道：「要是憑着這個擺測字攤的話，小弟敢說，不用兩天，非叫人家劈了招牌，飽頓老拳不可！」
醜天狗搖頭道：「我不信！」
蕭秋風道：「說出內情，老哥哥你將信了。」
醜天狗說道：「盟主，你說出來我聽聽。」
蕭秋風道：「聞文和金成，是奉令監視小弟而來，曾有個夜晚，小弟無心中聽到他們的心腹話，談到過『五色彈』！因此，小弟越法暗中注意，蘇州分店，建有廣大而堅固的地下室，聞文就在地下室中，製這迷彈。當初艾天齊，曾留下一張分店建築圖樣，圖樣上雖然沒有地室設備，但因有幾個地方，不合建築成規和比例，被小弟發現疑處，搜索之下，發現了地室，悄然串行幾次，遂無不瞭然！如今雙方雖未成仇，但因小弟深知對方習性，自然考慮到可能對付小弟的手段，『五色彈』恰好利用得上，況聞文製成此彈，暗作實驗的那一夜，小弟自始至終隱身一旁偷窺，深知厲害，故而老哥哥，在對方一切可能對付小弟的辦法說盡之後，聲言還有消息，小弟遂猜是此彈……」
醜天狗長歎一聲，接口道：「不錯，說出原委並不驚人，但這種平常秋毫不失的謹慎，和遇事神色不動的沉着，已足令我敬服了。」
蕭秋風笑道：「老哥哥什麼時候，學會了捧人？」
醜天狗坦然道：「就算是捧，也得有該捧的事才行，否則那就等於『捧』字上多加一點，怕不變成『棒』了！」
蕭秋風道：「老哥哥都是用『棒』子，『棒』過誰？」
醜天狗哈哈一笑道：「從前沒有，今後要開始棒打那些該挨棒的人了！」
說着，拱手又道：「我去了，今夜之約盟主當心，對這種以陰謀算人的匹夫，似乎不必以仁義待之，望盟主三思！」
蕭秋風道：「老哥哥放心吧，小弟還想和老哥哥們，於『中秋』佳節的時候，在『雷家堡』暢飲幾盞賞月酒呢！」
醜天狗哈哈兩聲，道：「一言爲定，中秋見！」
話聲中，這位江湖豪客，懷着無比的興奮和欣慰，飛步出林，去作他答應過的事情去了！
時間尙早，蕭秋風找了一株參天古樹，飛身而上，趺坐於巨大的三岔椏枝間，靜調眞氣，緩緩行功！

× × ×

距傍黑還有兩個時辰，以「羅漢」全身法像的眞，和全，而聞名天下的「西園寺」中，來了位不速客！
知客僧合十爲禮，迎進客堂，獻上香茗之後，道：「施主自何方來？」
不速客，正是蕭秋風，聞言笑道：「城內。」
知客道：「許願還是參佛？」
蕭秋風搖頭道：「都不是，找人！」
知客一楞道：「敝寺目下未有十方施主寄居！」
蕭秋風說道：「出家人是不說誑語的呀！」
知客臉一紅，道：「是這樣，有三位施主，寄居業已數年，貧僧認爲施主不會是來找這三位的，因此……」
蕭秋風道：「恰好相反，小可正是拜望這三位來的！」
知客一驚道：「施主請賜名姓，貧僧前去……」
蕭秋風接口道：「剛才不是有位艾公子來過了嗎？人呢？」
知客道：「原來施主是艾公子一道的朋友，那就請施主自己去吧，順右長廊向後走，最後那個院子就是。」
蕭秋風道：「多謝高僧指引，請問艾公子呢？」
知客道：「離寺了，不過他說傍黑還來。」
蕭秋風頷首道：「這就對了，我是說

好晚點來的，沒想到事情辦得十分順利，所以早到了兩個時辰。」
知客合十道：「施主，還有什麼吩咐嗎？」
蕭秋風取出十両紋銀，道：「敢煩高僧，替小可添點燈油。」
知客合十唸一聲佛，說道：「施主慈悲。」
接過銀両，恭敬至極，蕭秋風適時轉身順右長廊走去，長廊盡頭，果有一個小院，院門却是緊緊關着。
蕭秋風主意早定，立即輕扣門環！
剎那，有人前來開門，邊走邊問道：「那一位？」
蕭秋風道：「請開門吧，是我！」
呀的一聲，大門開啓，蕭秋風注目這人，五旬以上的年紀，短小精悍，一身古銅色長衫，目光炯炯！
蕭秋風忙一拱手，說道：「是『金筆六爺』？」
開門的這人神色未變，只微微一笑，道：「請進。」
蕭秋風暗自點頭，已知金筆六爺認出了自己，道一聲「吵擾」，隨即坦然步入院中，進了堂屋。金筆六爺只將門虛掩，然後急步相隨蕭秋風而進，適時，左邊暗間中，傳來威嚴而宏亮的話聲，說道：「六弟，是什麼人？」
金筆六爺道：「大哥和四哥請出來吧，有年輕朋友來訪！」
話聲之下，雙暗間同時門帘一挑，各自走出一人，左暗間這人，年足七十，目露神光，十分威嚴，右暗間那位，身材修長，紅紅的一張臉，六旬上下，蕭秋風立即斷定，左邊是劍大爺，右邊那位是鈎四爺！怪的是，這三位主人，見到蕭秋風之後，沒有一位是面露驚色，似是想得到蕭秋風會來，只肅禮讓坐。
賓主坐定，劍大爺首先說道：「仇老弟，你約的時間是二鼓，地點是石湖旁邊的塌樓之前，如今竟來到西園寺，有何見教？」語氣不算客氣，但也不是惱怒。
蕭秋風含笑道：「小可早就有心前來拜會，只因……」話沒說完，劍大爺已不悅的接口道：「年輕人說話，最好老老實實，若非小爺今午前來，替你引了路，老夫深信，你不會知道我兄弟隱……」
蕭秋風也肅色插口道：「成名的英雄，料事似應合乎情理才對，艾天齊來過不假，若說是他引路，小可才知道三位，那就錯了！」
鈎四爺道：「怎麼錯了？」
蕭秋風道：「從艾天齊身上，最多小可會想到西園寺中，必然有他要找的帮手，但却無法知道，是六絕中的三位吧！」
劍大爺微微頷首道：「有道理，老夫承認判斷錯了，不過你來作甚？」
蕭秋風道：「作次禮貌拜訪！」
劍大爺道：「謝謝你了，如今人已見到，仇朋友還有什麼事？」
蕭秋風淡然一笑，道：「小可本應現在告辭，但有句話不吐不快！」
劍大爺正色道：「仇朋友，請別忘記，我們立場敵對！」
蕭秋風一笑道：「小可自認，和『六絕』無冤無仇！」
劍大爺道：「話是不錯，不過老夫兄弟，却須聽命……」
蕭秋風接口說道：「小可也就是爲此而來，小可相約艾老丈，二鼓相會，旨在談清楚一件事故，不料，艾老丈却小題大作……」
鈎四爺叱道：「住口，老夫不容你妄議他人之是非！」
蕭秋風一笑道：「艾老丈功力之高，小可深信三位俱皆知曉，已下金令，調集百里之內高手，又令天齊，親請六絕大駕，所爲，只是一個像小可這樣的人，以三位在武林中的英名和經驗來說，是否認爲艾老丈過份看重小可了些？」
劍、鈎、筆三絕，語爲之塞，當時沒有答話！蕭秋風接着又道：「相約艾老丈者，是小可，小可既知艾老丈如此重視此會，則不能不多用點腦力思索原由……」
蕭秋風自動停住話鋒，若無其事的改變話題，道：「小可自晨至今，水米未曾沾唇，可能賜杯茶嗎？」
劍大爺雙眉一皺，手指茶壺，道：「請自斟！」
蕭秋風坦然斟滿一盞香茶，緩緩就唇而飲，剎那已盡，重斟一盞置於桌上，對剛才未完的話，却絕口不提。
鈎四爺脾氣大概急些，道：「你說的話還沒完。」
蕭秋風故作不解，道：「什麼話還沒說完呀？」
鈎四爺道：「你說你用過腦力……」
蕭秋風哦了一聲，道：「小可因爲愚蠢，至今沒有想通內中原因！」
鈎四爺口中哼了一聲，說道：「言不由衷！」
蕭秋風坦然道：「言不由衷，或許此人是另有難言之隱，至少與人無碍，無妨，但若行事狠毒，心腸陰損，却……」
鈎四爺怒聲道：「你是在說那個行事狠毒，心腸陰損？」
蕭秋風道：「小可並無專指，但天下事若情理俱皆不通的話，內中必然隱藏着陰損狠毒的鬼計！」
劍大爺雙眉又是一皺，道：「請說明白些！」
蕭秋風道：「譬如小可今夜與艾老丈相約一談的事來說吧，小可獨自前往，而艾老丈非但與師動衆……」
劍大爺道：「那雷嘯天不算是個帮手嗎？」
蕭秋風道：「恐怕是算不得！」
鈎四爺冷哼一聲，道：「算得算不得，不能由你來說！」
蕭秋風一笑道：「此事必須由小可來說，並且絕對是算不得！」
鈎四爺沉聲道：「老夫要聽聽這個道理？」
蕭秋風道：「小可的雷大哥，現在恐怕已走在幾十里之外了！」久久沒有開口的筆六爺，這時却道：「雷嘯天不是臨危棄友的人！」
蕭秋風道：「小可深感金筆六爺對敝盟兄的稱讚，敝盟兄並非臨危棄友而去，是料無兇險，趕辦要緊事情去了。」
筆六爺一笑道：「料無兇險四字，說的太狂！」

蕭秋風道：「這一點容小可稍待解釋，現在仍然先接着說小可與艾老丈相約之事，艾老丈興師動衆，調集許多高手，並專請『六絕』大駕，小可深深不解，艾老丈爲何不敢與小可單獨相會一談！」

鈎四爺道：「防人之心不可無！」

蕭秋風道：「這是對的，但爲了小可一人，似乎不必如此大擧吧？況還安排了陰險的毒謀，和鬼祟之物！」

鈎四爺道：「你惹得老夫發火，什麼毒謀，鬼祟之物又是什麼？」

蕭秋風道：「小可深信，艾老丈這些準備，不會事先告訴諸位的，但小可提醒諸位注意，今夜若是發現五彩濃烟突現的話……」

筆六爺接口道：「慢，你是說還有暗器？」

蕭秋風道：「不錯，暗器名叫『五色彈』！」

筆六爺看看鈎四爺和劍大爺道：「你怎麼知道？」

蕭秋風道：「小可幸而交有知友，預示內情，此彈設若僅僅是傷人致死的話，還不算狠毒陰險，但它却是……唉，不談也罷！」

鈎四爺道：「不行，說下去！」

蕭秋風道：「此彈大如鷄卵，色呈五彩，是迷魂之物！」

鈎四爺向劍大爺道：「大哥可信？」

劍大爺沉重的說道：「大概有的！」

鈎四爺恨聲道：「這……這……算什麼？」

蕭秋風却淡然道：「鈎四爺不必爲此不安，這東西或是備而不用，另有一事，却請諸位多多思量，就知道今夜之會不平常了！小可就算功力夠高，艾老丈一人足可相敵小可，但他竟如此愼重安排，原因何也？那就是他今夜必須將小可除去！小可自認識艾老丈，蒙其垂青，與天齊義結金蘭，並任店中總監督職，可說是有功無過，一朝反顏，立欲置小可於死地而後快，何也？這內情小可願諸位三思！」

劍大爺道：「你何不將內情說出來聽聽？」

蕭秋風神色陡變肅穆，道：「小可現在相訪，並非爲今夜之會，設不幸而成干戈時討情，是另有所聲明，小可願今夜相會之後，能容小可與艾老丈談說清楚，然後動手一搏，那時內情自明，不知三位可能承諾？」

劍、筆、鈎互望一眼，正欲答話，突然闖進了一人！

神劍倏忽站起，目射奇光，自堂屋門隙處，已經看到了來人，微吁一聲，重又坐下，蕭秋風背對室內，難見來者！

室門被來者推得大開，蕭秋風回顧處，立即含笑站起，原來這人是那以正直令人敬仰的抓五爺。

抓五爺突見蕭秋風在座，竟沒先和劍、筆、鈎三人招呼，大步向前，雙手捧着蕭秋風的肩頭，搖着頭道：「太好了，省得老朽東西奔波去找老弟了！」

蕭秋風却恭敬的說道：「老哥哥還敢對小可這樣親近？」

抓五爺道：「這是什麼話，各交各的朋友！」

劍大爺却道：「老五，接到『玉符』了？」

抓五爺頷首道：「小爺第一個就找到我！」

鈎四爺道：「五弟，那還能再和仇朋友論交？」

抓五爺正色道：「爲什麼不能？」

筆六爺道：「五弟，今夜『玉符』傳令，是……」

抓五爺接口道：「那是今夜，現在還沒到時間呢。」

說着，轉對蕭秋風道：「老弟，你怎麼攪得這樣糟？」

蕭秋風道：「小可能說？」

抓五爺道：「當然能說！」

蕭秋風道：「那就請老哥哥聽小可之求，在今夜小可與艾老丈相會前，深望老哥哥不要再與小可存有友誼！」

抓五爺道：「這算什麼話？」

蕭秋風道：「小可是不願使老哥與艾老丈，數十年友情毀於一旦，更不願使老哥哥存了先入爲主的成見！」

抓五爺道：「是爲那『駝鈴』？」

蕭秋風一驚，道：「老哥哥怎知『駝鈴』之事？」

劍大爺皺眉問道：「老五，什麼『駝鈴』？」

蕭秋風由劍大爺這句問話中，恍然大悟，立即道：「老哥哥，她在……」

抓五爺顧左右而言他，道：「這件事稍等候吧，我知道了不少從前不知道的事，抓老五自幼年到今天，血性不改……」

蕭秋風已知抓五爺之意，接口道：「老哥哥，你請答應小可剛才的要求。」

抓五爺搖頭道：「辦不到，老兄弟，現在我有個不情之求，老弟在原諒之下，一定要答應帮老哥哥這個忙。」

蕭秋風道：「是什麼事？」

抓五爺道：「今夜之約，聽說是老兄弟你訂的？」

蕭秋風道：「不錯！」

抓五爺道：「那就好辦了，老哥哥的不情之求，是要請老兄弟你，寫張信柬交我轉上艾老爺子，柬……」

蕭秋風道：「老哥哥，你是要小可毀約？」

抓五爺搖搖頭道：「不！是改期。」

蕭秋風回答道：「有何好處，反正遲早……」

抓五爺正色道：「老兄弟，『玉符』轉來諭令，訴說今夜要全力對付老兄弟，未說來由，也沒有出示其他……」

蕭秋風道：「業已十分明顯，何必再有他示呢！」

抓五爺道：「老兄弟有所不知，若能改期，『玉符』今夜出示之事，即失時效，則老哥哥就可從中化解……」

劍大爺皺眉接口道：「老弟，主人能夠接納？」

抓五爺反問劍大爺道：「大哥是否讚成？」

劍大爺道：「化解自比結怨高明！」

抓五爺一笑，接着正色道：「大哥四哥和六弟，我有句話要問明！」

神劍、金筆和銀鈎，俱皆看出抓五爺神情的鄭重，三人不由互望了一眼，劍大

爺也以鄭重的神色道：「五弟請說。」

抓五爺說道：「我們兄弟，自成名武林至今，數十年以來，諸兄可曾發覺，小弟有什麼言不由衷，或行事莽撞無理的地方？」

劍大爺搖搖頭道：「五弟的剛毅和誠信，已令天下武林同道敬仰！」

抓五爺道：「如今小弟要說出一件天大的秘密，非但要請諸兄信我而不疑，並望諸兄能嚴守機密，莫對人言！」

劍大爺道：「刀、枴二弟沒到……」

抓五爺接口道：「來了，但是不在此地！」

劍大爺道：「他們現在何處？」

抓五爺說道：「大哥，此處小爺還要來的，極不方便，若是大哥四哥和六弟，深信我的話，請即駕臨我那『水果行』一談。」

劍大爺點點頭，金筆、銀鈎慨然而諾，抓五爺道：「我與仇老弟先行一步。」

話罷，拉着蕭秋風，大步出了堂屋，穿過廊道，走出西園寺的小門，一言不發，由小路疾縱而去！

蕭秋風邊走邊道：「小可看出，老哥哥意圖迴避艾老丈父子，但老哥哥水果行開在城裏，出進城門怕不……」

抓五爺道：「你放心。」

說着，已轉向大道，道旁，早巳停着一輛豪華的雙馬車，抓五爺顧盼左右剎那，探囊取出一物往頭上一戴，道：「老兄弟，請坐進車中，快！」

蕭秋風聞聲一驚，這聲調突然變成了混濁的河南腔，再看對面的人，誰說是抓五爺，根本是個四旬大漢！

他正木楞間，車門已由內推開，一隻柔荑伸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往車中一拖，並且傳來嬌聲道：「傻哥哥，快進來吧！」

這聲調，活脫脫的是曉梅姑娘，因此蕭秋風沒有掙扎，跨上車去，並且順手帶上了車門！

但當他看清車中人時，却驚咦一聲，掙脫手腕道：「姑娘，妳……妳是……」

車中的姑娘，十分醜陋，自然不是曉梅。

這位姑娘一笑，雙手在玉頸間一托一揭，那醜陋的面孔，突然變成了絕美的少女，誰說不是曉梅！

蕭秋風喜出望外，不由伸手握住了曉梅的雙腕，道：「小妹，妳……妳好！」

曉梅那些說不出道不盡的委屈，此時再難忍下，撲在蕭秋風肩上，悲傷不已，痛苦難止！

蕭秋風雖不知曉梅所受之苦，但由曉梅這般沉痛哀傷中，也料到了極深的委屈，撫着曉梅的香肩道：「哭吧，痛痛快快的哭一場，會好受得多。」

曉梅驀地抬頭，兩個人，鼻尖幾乎相碰，四目一接，蕭秋風不由雙手一緊，曉梅全身一顫，道：「你……你好狠心。」

蕭秋風錯當是雙手握得太緊，歉然道：「怪我，我不知覺的力量大了些！」

說着，雙手鬆了不少，誰知曉梅却嗯了一聲，道：「不，不重！再握緊些！」

蕭秋風手一滑，握住了曉梅的一雙無骨柔荑，低低的道：「小妹，我什麼事狠啦？」

曉梅道：「人家爲了你受了不少苦，你却毫不關心的回了蘇州！」

蕭秋風道：「佟主事說，妳和令尊他往，一時不會回來……」

曉梅櫻唇一呶，道：「你就信？」

蕭秋風一驚，道：「難道小妹妹沒離開過總店？」

曉梅聽到提及總店，悲傷感懷又起，香肩聳顫，止不住晶淚洒落，一邊點着頭，一邊道：「我被爹爹關在地下的鐵室之內！」

蕭秋風歉然道：「我沒想到。」

曉梅白了蕭秋風一眼，說道：「你判斷什麼事都很準，難道這件事你就沒有想想？」

蕭秋風道：「因爲聽說是令尊……」

曉梅哼了一聲，道：「得啦吧，你根本就沒想到我！」

蕭秋風道：「小妹，我的心……」

蕭秋風不善辯解這種奇特的反問，也可以說是不甚明瞭女子的心意，說實話，這應該算是一門學問。

有時，她會故作嗔惱，你必須瞭然，疏之通之則嗔爲喜，惱爲羞，無限情意適時昇華，是心犀相通的境地。

反之，極可能將故嗔迫成眞怒，假惱變成怨恨，使本來的一場綿綿深情美意，化作舌劍唇槍的戰地！

人說「少女心，難捉摸」，不！天下唯一「誠」字，持之而守時，無不固若金湯，執之而攻時，則無不克！

曉梅深知蕭秋風，看到蕭秋風的窘態，不由一笑，說道：「算了，好在事已過去啦。」

蕭秋風道：「妳是怎樣逃出來的？爲了什麼事，使令尊……」

曉梅接口道：「我不願意說第三遍，等一下當着『六絕』的面，你仔細聽好了，總之，全是爲了你。」

蕭秋風道：「爲我？怎麼會？」

曉梅道：「趁這一段路程，我要問你幾句話。」

蕭秋風道：「說吧。」

曉梅道：「如海哥，我要聽實話！」

蕭秋風楞了一楞，曉梅已接着說道：「你不願意？」

蕭秋風正色道：「小妹，妳知道我不會騙妳的。」

曉梅說道：「那你爲甚麼要吞吞吐吐的？」

秋風道：「因爲妳喊了我一聲『如海哥』！」

蕭秋風之意，是要想告訴曉梅，自己的眞正姓名，但是在未決定是否立刻說明之前，曉梅已開口罰問，如今他很自然的說出原故，不料曉梅却錯會了心意，玉頰生春，羞垂着粉頸道：「原來你也不算老實。」

蕭秋風此時，業已決定暫不說明，他要在當着「六絕」之面，聽完曉梅爲何被其父關於鐵室之後，再告訴大家。

因此，蕭秋風將錯就錯，道：「傻子也偶然會有聰明的時候。」

曉梅小嘴一噘，道：「你要傻，天下人都成了呆子啦。」

蕭秋風道：「我要不傻，怎會相信了佟主事的話？」

曉梅哼了一聲，「我說過，那是你根本不關心我。」

蕭秋風道：「那你說我關心誰？」

曉梅一時無法回答，遂使出女孩子的嬌嗔道：「哦，你不關心我，還要我來猜你是關心誰，想得那麼好，哼！」

蕭秋風一笑道：「不猜就不猜，小妹，妳不是說有話問我嗎？」

曉梅說道：「嗯……我說過，要你實答。」

蕭秋風道：「當然！」

曉梅道：「我是鄭重的問你。」

蕭秋風頷首道：「我懂，我也鄭重的回答。」

曉梅道：「第一句話，是問你爲甚麼辭了分店的事情？」

蕭秋風道：「說來，起因應該說是爲了你。」

曉梅道：「可是我哥哥和爹爹，逼你要人？」

蕭秋風道：「也可以這樣說。」

接着，把事情前後經過，詳述了一遍，往事剛剛說完，車子也恰好進了城門，已距抓五爺的家不遠了。

曉梅哀怨的長歎一聲，道：「沒有出我所料，幸而我先到五叔家，不過恨祇恨走得太慢，仍然被爹爹和哥哥走在前面，沒能早見到你。」

蕭秋風道：「也不晚。」

曉梅道：「晚了一步，否則我準會勸你，借督巡之名暫離蘇州，豈不省得和哥哥，爹爹交惡成仇？」

蕭秋風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曉梅神色一正，道：「第二是，我明知哥哥有很多不對的事，但我不能不請你看在我的份上，別和他們爲敵。」

蕭秋風劍眉一挑，道：「我本來就沒有和令尊、令兄爲仇之意，不過按令尊、令兄如今對我的情形來說，他們却已把我當成了仇家。」

曉梅道：「我知道，因此才問你，能不能答應我的請求？」

蕭秋風正色道：「本來我對令兄，是存了遇有機會，必將好好教訓他一次的心意，但是現在，我已決定不如此……」

曉梅接口道：「我先向你道謝。」

蕭秋風搖頭道：「這不是因爲妳，所以妳不必謝我。」

曉梅道：「是因爲誰？」

蕭秋風回答道：「是爲了先父和先恩師！」

曉梅心頭一凜，道：「如海哥，這裏面好像別有文章？」

蕭秋風頷首道：「不錯，內情十分複雜。」

曉梅道：「不能說？」

蕭秋風道：「能，見到『六絕』，在妳把話說完之後！」

曉梅沉思刹那，道：「如海哥，對我爹爹呢？」

蕭秋風道：「本來對令尊，仍存恭敬而絕無仇心的，不過當我必須改變對令兄的看法之後，對令尊却成爲死敵！」

曉梅神色大變，道：「如海哥，你……你……」

蕭秋風道：「小妹，恕我直言，現在我仍然十分希望一切不是我所想像的那個樣子，但是，我怕……」

曉梅道：「怕已將成事實對嗎？」

蕭秋風歎息一聲，道：「但願不是事實。」

曉梅黛眉微蹙，道：「你對我哥哥的轉變，似乎和對我爹爹的轉變有關？」

蕭秋風道：「關係甚大！」

曉梅道：「仍然是不可說？」

蕭秋風剛要開口，曉梅已經接着說道：「我知道，你要是等我把話說完之後，再……」

蕭秋風慨然接口道：「小妹，我答應在今日相約會的最後一刻，把一切事情都說出來，一個字，一句話都不作假或者保留。」

曉梅感激的說道：「夠了，很夠了，如海哥，你……你再握緊我些！」

蕭秋風心中一酸，幾乎滾下淚來，他明白曉梅已有所感，也可以說是知道了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假若是和自己有關的話，那——那兩個人的一生，恐將必須在懷念、寂寞和亦仇亦愛之中，孤零的渡過了。

想到這裏，雙手一緊，不由喃喃道：「上天有時，爲何這般殘酷。」

曉梅微閉星眸，緩緩向倚靠在蕭秋風肩上，道：「知足了，能與誠摯關懷愛戀的人，短暫相共，我已甘願以一生光陰年華來作此交換。」

蕭秋風雙目一闔，英雄淚下，恰好滴落在曉梅粉頰之上，曉梅驀地抬頭，猛然抽回雙手，接着緊緊抱住蕭秋風道：「如海哥……我……我……」

蕭秋風雙臂環圍着曉梅的柳腰，低低頻喚着……

「小妹！小妹……」

四臂緊合，兩心相印，這雖說是片刻沉醉於溫柔和愛戀之中，但何嘗不能說是永生的記憶？

突然！車停了，他倆動也沒動。

接着，車門大開，他倆依然是一動不動。

抓五爺搖搖頭，悄悄把車門重又關閉，心頭倏地一陣酸痛，不自主的以肥大衣袖擦擦雙目，喃喃說道：「我不管，不管要費多大的力量，甚至扔掉這一條老命，也在所不惜，絕不使這一對相愛的人兒分離！」

他站在車門外，等了盞茶光景，出指彈叩車門，那對沉浸在無言、愛戀、柔情、詩意中的人兒，方始緩緩分開。

× × ×

是抓五爺昔日痛懲井天的地室，正中一張八仙桌，圍坐桌着八個人，一盞明燈，吊於中央。

桌上一大瓷壺上等好茶，一人一碗，這八個人是劍、刀、枴、鈎、抓、筆六絕，和蕭秋風與艾曉梅。

作主人的抓五爺，這時開口道：「姑娘已把被主人禁於鐵室中的經過，說完了，如今我必須問大家一句，我們應該怎麼辦？」

劍大爺長歎一聲，道：「姑娘，主人是自承昔日的作爲？」

曉梅珠淚盈睫，點着頭，適才的一段自述，她是邊泣邊訴，自船上所見起，直說完被禁止，故而淚痕未乾。

刀二爺低吁一聲道：「唉，沒想到的事！」

拐三爺看了抓五爺一眼，道：「五弟，你是不是已經有了打算？」

抓五爺道：「不錯！」

劍、刀、筆、鈎、拐五絕，同時道：「何不說出來聽聽？」

抓五爺說道：「我祇是爲自己作的打算！」

刀二爺道：「也可以一談呀！」

抓五爺道：「今夜之約，是仇老弟所訂，我想請仇老弟看個薄面，暫時改期，然後小弟要親自問問主人……」

曉梅接話道：「五叔，改期相會，侄女兒不反對，五叔要坦直的去問爹爹，侄女兒說什麼不敢讚成。」

鈎四爺道：「是爲什麼？」

曉梅說道：「親如侄女兒，尚險遭不測……」

抓五爺苦笑一聲，接口說道：「我正想用這一條不値錢的老命，試試主人的心意，假如我在約定的時間內，沒有回來的話……」

拐三爺擺擺手道：「五弟，這並不是好辦法，主人對我們六個人，皆曾有救命之恩，既然現在要我們去死，也是義不容辭……」

抓五爺道：「三哥，小弟並非要抗拒主人，祇是要用一切力量，來規勸主人，甚至犧牲這條老命也不惜！」

劍大爺道：「五弟，此事何不你我兄弟一道前去？」

抓五爺道：「不瞞大哥說，小弟是志在求死，但却不願諸兄偕亡！」

筆六爺道：「五哥可是業已深信，主人昔日作爲是……」

抓五爺接口道：「六弟應該知道，愚兄決不說半句不實不盡的話！」

拐三爺道：「五弟，就按大哥說的辦吧，咱們兄弟一道進言！」

抓五爺苦笑一聲道：「諸兄何必一定要與小弟共死？」

劍大爺道：「你我兄弟，昔日有誓，設能偕死於同日同時，豈不很好？此事就這樣決定了，五弟不必再言。」

抓五爺長歎一聲，道：「既是諸兄弟意念已決，我多言何益，不過小弟必須聲明，任何情形下，祇准俯首就戮，却不能相抗！」

劍大爺道：「五弟放心，你我兄弟不是忘恩負義之輩！」

抓五爺目光一掃蕭秋風，說道：「仇老弟，老哥哥現在，要請你表示一下意見了！」

蕭秋風神情極端嚴肅和鄭重，掃視了「六絕」一眼之後，目光落在身旁曉梅姑娘身上，誠摯的一握曉梅柔荑，道：「小妹，還記得車上說的話嗎？」

曉梅知道要來臨的事就要來了，首先報以含情的一瞥，然後回握着蕭秋風的手，緊了一緊，道：「如海哥你說吧，任憑是什麼話，我不怪你！」

蕭秋風首先毅然對抓五爺道：「老哥哥們，你們的好心善意，小可祇有從心裏感激，你們怎麼去作，小可沒法子聞問，不過今夜之約，請恕小可方命之罪，小可必須守此諾信，既便今夜小可落個粉身碎骨，也在所不顧！」

抓五爺誠懇的說道：「仇老弟，老哥哥以未來餘年，要求你……」

曉梅接口道：「五叔，如海哥志既已決，我們不應相强。」

抓五爺歎息一聲，搖了搖頭，沒再開口。

蕭秋風握着曉梅的手，緊一緊，抖一抖，帶着歉然的神色，對曉梅道：「小妹，原宥我，我不姓仇，也不叫如海！」

「六絕」聞言俱皆大吃一驚，可是曉梅却似早已料到此事，非但神色沒改，並且帶着微笑！

不過蕭秋風却已看出，曉梅那種微笑的後面，是隱藏着無邊的心酸和悲楚，不由自己也心頭一疼。

抓五爺適時道：「仇……不，老弟，你到底是誰？」

蕭秋風一臉哀傷的說道：「小可等一會兒就要說明的，在小可說到自己身世名姓之前，却要先告訴老哥哥們一個驚人消息！」

「六絕」同聲道：「是什麼消息？」

蕭秋風握着曉梅的手，又是一緊，道：「小妹，不論我說出什麼話來，妳別激動。」

曉梅道：「我受得了！」

蕭秋風這才目光罩着「六絕」，道：「這消息也許會使老哥哥們驚駭難信，却十分眞實，是小可經種種推斷和實據，而證明出來的。」

抓五爺道：「到底是什麼消息？」

蕭秋風道：「艾老人並不姓艾！」

「六絕」虎的一聲全站了起來，曉梅也沒有想到，蕭秋風會說出這種驚人之言，不由變色站起！

劍大爺說道：「老弟，這可不能够胡說！」

曉梅道：「如……你……你說你有證據？」

蕭秋風道：「再告訴老哥哥們個事實。」話鋒一停，轉對曉梅道：「小妹，艾天齊並不是妳的哥哥！」

曉梅驚訝的星眸圓睜，說不出話來！

蕭秋風却接着又道：「也就是說，艾天齊並非艾老人的親生兒子！」

鈎四爺沉聲道：「老弟，這些話你要負責！」

蕭秋風道：「當然！」

筆六爺道：「有證據？」

蕭秋風道：「當然有！」

刀二爺口吻和緩的問道：「老弟，你又是那一位呢？」

蕭秋風道：「最後會說到的！」

抓五爺却說道：「老兄弟，我相信你敢當着姑娘的面前，說這些話，必然是握有證據，就請先告訴我們，主人他是姓什麼？」

蕭秋風道：「姓卜！」

「六絕」同聲說道：「卜？請出示證據！」



蕭秋風道：「卜老丈的身份，高過現在的『天下武林店』店主，他是昔日名震天下，『十君子』中的第十位！」

六絕互望良久，神色上，已不似先前那樣驚訝不信了，曉梅全身不由顫抖難止，對蕭秋風道：「是……是他？」

蕭秋風又道：「別人要那『駝鈴』何用？」

劍大爺道：「老弟應該拿證據出來了吧？」

筆六爺却道：「也該說出你的名姓來了！」

蕭秋風道：「說來話長……」

鈎四爺接口道：「長話儘可短說！」

蕭秋風道：「小可先說自己的名姓，我姓蕭，名字叫秋風！」

鈎四爺道：「我要說句聽來不太合理的話，誰能信你是姓蕭呢？」

蕭秋風道：「所幸這一點，小可也有證據！」

筆六爺和鈎四爺道：「我們要先看證據！」

蕭秋風慨然說一聲「好」，探手處，證據尚未取出，地室鐵板倏忽滑開，有人沉聲說道：「他說的都對，不必向他要證據了！」

話聲驚人心神，動人魂魄，大家抬頭看……自那鐵板滑落現露的門戶中，隨聲走下來了一個身着灰衣的老者，竟然就是艾老人！

「六絕」本已站起，此時十分尷尬，不知是迎接的對，抑或是不迎的對，不由楞在一旁。

曉梅驚呼一聲之後，立刻恢復了平靜，起座欲前！

艾老人笑嘻嘻的走過來，揮手道：「妳別過來！」

曉梅一呆，喊道：「爹您……」

艾老人厲聲道：「住口，不准叫我爹！」

蕭秋風却冷哼一聲，左足悄然將所坐椅子推向一旁。

「六絕」此時移步相迎，行未兩步，艾老人已說道：「誰也別動！」

蕭秋風却一笑，坦然而前道：「老丈眞是無孔不入！」

艾老人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對抓五爺道：「五弟，還認識我這老哥哥？」

抓五爺道：「今生今世，小弟不能不認！」

艾老人哈哈兩聲，道：「那就好，今日此地的聚會，是誰作東呀？」

抓五爺道：「小弟。」

艾老人道：「五弟可歡迎我這個不速客？」

抓五爺道：「小弟不善謊言，主人突然現身，小弟吃驚不小！」

艾老人又說道：「是要老哥哥去的意思？」

抓五爺道：「小弟怎敢？」

艾老人道：「我可以要個座位嗎？」

曉梅搬起自己所坐的椅子，剛要送過去，那知艾老人却搖一搖頭，目光一掃秋風，道：「妳的椅子我不坐！」

曉梅道：「爹……」

艾老人厲聲道：「我不是妳爹！」

曉梅不由悲從衷生，珠淚串流道：「爹您好狠！」

艾老人道：「住口，難道妳沒有聽見，我不是妳爹！」

曉梅道：「爹，女兒就有不是……」

艾老人沉聲道：「聽着，眞要還認我是妳爹……」話鋒一頓，手指着蕭秋風道：「妳就殺了他！」

曉梅猛退幾步，道：「爹，您……」

蕭秋風適時叱道：「姓卜的，你枉爲人父！」

艾老人驀地哈哈狂笑起來，笑聲止住，聲調、態度，轉爲十分慈祥，極其溫和的對蕭秋風道：「時間不多了，來，咱們坐下來談談正經事吧！」

曉梅又是嬌喚一聲，道：「爹，女兒是……」

艾老人似是突然換了個性格，溫柔仁慈的接口道：「曉梅，別急，坐下來聽，然後妳就懂了！」話聲一頓，轉對「六絕」道：「六位賢弟也坐！」

衆人都不知艾老人心意，祇好各自入座。

艾老人誠摰的看看曉梅，又瞧瞧蕭秋風，說道：「首先老夫聲明，現在咱們等於朋友般閒談，別有火氣，別存殺心，什麼事等話完了再辦！」

衆人沒有答話，艾老人接着對蕭秋風道：「現在我承認姓『卜』……」

話未說完，「六絕」已驚呼出聲！

曉梅却衷傷的說道：「爹，您……您……您叫女兒怎樣……」

卜老丈不理曉梅，仍對蕭秋風道：「船上欲封『駝鈴』，而殺盡舟子的人，是我！」

「六絕」心頭一震，蕭秋風點頭微微一笑，曉梅却驀地痛哭出聲，雙手掩面，靠在了蕭秋風左肩之上！

卜老丈接着問蕭秋風道：「你說你是蕭秋風，可有那『黑石船令』？」

蕭秋風動也沒動，旗令就在身上，但他不能相信「卜老丈」的爲人，所以沒有表示旗令就在，僅僅點一點頭！

卜老丈已開口道：「我信得過你，也替已死的蕭大哥慶幸，他有了這樣的一位傳人，應該是九泉之下再無憾恨了！」

蕭秋風冷冷地說道：「小可却是認爲，若未將老丈那黑心狼肺奠祀於先父母靈前，先父母在天之靈怕很難無憾！」

卜老丈道：「很好，有志氣，老夫願能成全你的心志！」

蕭秋風道：「是否還要小可向老丈道謝呢？」

卜老丈哈哈一笑，道：「口齒如此之利，却沒有令尊對人仁厚了！」

蕭秋風道：「老丈說的也許對，先父認錯了盟兄弟！」

卜老丈又是一笑道：「咱們不談這個，老夫有更緊要的話說！」

蕭秋風冷哼一聲，沒有接話！

卜老丈含意深長的，對「六絕」道：「今夜之事，現在誰也不許談起，目下我的心情極佳，賢弟們若有急欲想問的話，最好就問！」

說着，斜看了蕭秋風一眼，道：「也包括蕭公子你！」

（未完・二十）

新系機構主辦・美麗宮酒樓夜總會贊助

藍皮書中國情人節晚會



藍皮書一九八四年中國情人節晚會，訂於八月四日（星期六）假美麗宮酒樓夜總會舉行。收最低消費，提供豐富節目，並即場抽出現金及多項名貴獎品。以目前消費而言，每對情侶上一流夜總會晚飯跳舞，起碼接近三百元，只供應冷飲的的士高，亦收一百六十元；但本屆情人節晚會，每對只收二百二十元，遠超所值。

每一屆情人節晚會餐舞券，都掀起搶購熱潮，向隅者衆。爲了避免擠迫，由七月一日起，提前預售，請即填妥表格，向各贊助酒樓購買，幸勿執輸。（小童恕不招待）

名貴獎品

Ⓐ現金獎：

藍皮書送出頭獎現金二千元、二獎現金一千五百元、三獎現金一千元。

Ⓑ華筵美食：

①北園野味海鮮酒家野味海鮮珍品席，價值六千八百元
②東海酒家海霸王裙翅席五千六百八十元
③香滿樓海鮮酒家香滿翅皇席五千元
④鏞記酒家金牌燒鵝紅斑生翅席四千元
⑤佳寧娜精品席三千九百元
⑥潮州城螺盞潮州翅席三千六百元
⑦美麗宮酒樓夜總會全體乳豬鮑翅席三千五百元
⑧金島燕窩潮州酒樓（星光行）鮑翅燕窩席三千三百元
⑨歡樂小館全家歡樂宴二千零八十元
⑩佛笑樓歡樂家庭餐四份共値二千元
⑪國都酒樓海鮮乳鴿席一千八百元
⑫統一酒樓金牌翅席一千二百元

Ⓒ旅遊享受：

①新華旅行社送出雙人泰國巨獎逍遙遊五千二百六十元
②彩虹假期送出桂林、陽朔、廣州海陸空五天豪華遊價值一千八百九十元

Ⓓ實物獎：

①峨嵋葯廠送出碧玉珠、紫金丹８３份，價值五千四百元
②仁記洋行送出拿破崙XO三瓶，價值一千一百八十五元
③（點金）調味品，人人有份
④歐化傢俬禮券一千元
⑤環球出版社名著小說及名廠打火機
⑥生力啤酒廠啤酒競飲，另送出精美獎品抽獎。

（尚有獎品陸續公佈）



晚會餐券發售處：

①香港銅鑼灣謝菲道四四〇號洛克大厦北園野味海鮮酒家
②香港高士打道一四四號香滿樓海鮮酒家
③香港洛克道四四一號香滿樓
④香港威靈頓街三十二號鏞記酒家
⑤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七八號國都大酒樓
⑥香港洛克道四七七號歡樂小館
⑦香港高士打道一五一號佳寧中心一樓佳寧娜潮州菜
⑧九龍尖沙咀東部尖沙咀中心二樓北園野味海鮮酒家
⑨九龍何文田太平道三號香滿樓
⑩九龍尖沙咀東部帝苑酒店第二層地庫香滿樓
⑪九龍尖沙咀彌敦道一三〇號美麗宮酒樓夜總會
⑫九龍尖沙咀東部新嘉連威老道九八號東海商業中心東海酒家
⑬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星光行二樓東座金島燕窩潮州酒樓
⑭九龍尖沙咀東部加連威老道九八號東海商業中心一樓潮州城酒樓
⑮九龍尖沙咀東部好時中心三樓佛笑樓海鮮酒家

藍皮書中國情人節晚會
參加表格

姓名：＿＿＿＿＿＿＿＿
地址：＿＿＿＿＿＿＿＿
＿＿＿＿＿＿＿＿
電話：＿＿＿＿＿＿＿＿

最低消費
最高享受
精彩節目
豐富獎品